

書叢學文光農

人的賤微

作彥西王





鴻英圖書館

價格 9.600-
 登記 92248
 書碼 15.2 10
 日期 52 12 17

書叢學文光晨

編主璧家趙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5299B

種 十 三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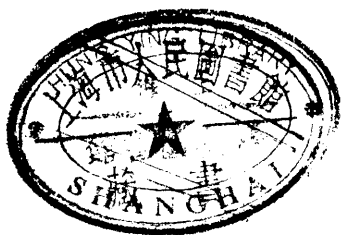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版出光晨海上

號五一二路中川四

42248

微賤的人

王西彦作



版初月六年九四九一

權作著有書本

角五元三價基冊每

初夏的早晨，藍灰色的天壁上，還留有幾顆隱約的殘星，曙光遲緩而稀薄地展開着。東邊接近遠處山巔一帶地方，剛剛浮起一層淡青色，烏雲則如像一些在藍液里浸染過的棉絮，蹣跚地遊移着。逐漸的，曙光加濃了。淡青色的天邊，顯得更為明淨；雲層開始被鑲上白銀的邊緣，而隱約的殘星也隨即羞赧地隱匿不見。蹲伏在高巍的蝦蟆岡下的小小蝦蟆村，依然沉在朦朧的睡意里。村前一口橢圓形小小池塘，呈現出乳白顏色；水面上，則盪漾着烟靄似的晨霧。宇宙原是靜謐無聲的，村後山一些樺樹、野桑和樟木所編織成功的屏籬里面，隨着晨光，這時傳出一陣林鳥的噪鳴，表示黑夜業已過去，一切生命都將從夢昧之中蘇醒。

小小蝦蟆村也實在小得可憐，它只有十來戶人家，十多間互相毗連的平屋，遠遠望去，彷彿是一個隱伏在叢林里的小小寺廟；和高巍的蝦蟆岡相配襯，顯得很不調和。蝦蟆岡是村後一個突起的削壁一般的山巖，高達十餘丈；山岡上一塊焦黑岩石，模樣像極了一隻蹲伏不動的大蝦蟆。據說在若干年前這里是一個有名豪強的大村子，在它的黃金時代，全村戶口幾達千數，村屋一直和村口邊的狼尾莊連接一起，在遠近十里左右一些山村里，儼然居着霸王的位置。但是，一個村子的盛衰，如像潮汐，有它高漲的時候，也一定有它低落的時候，和盛極即衰的

定律相符。如今的蝦蟆村，只剩下幾間低矮的卵石疊成的土屋，人們很難從它去想像當年的興盛景象了。而且現在它又變得多麼貧乏了啊，甚至沒有一位白髮如銀的老叟，於夏日的黃昏或寒冬的早晨，在樹蔭下或朝陽里，以矜誇的口吻，爲年青的一代一遍一遍地述說那一去不復返的光榮歷史，那一直連綿到山口的高廳大廈，那和山口外面的人互相械鬥的壯烈犧牲及輝煌勝利，那一屆冬季全村年青人使成羣結隊上山行獵的壯觀，那蝦蟆岡上山神廟里迎神過節的盛會以及產生在岡上岡下各種充滿浪漫意味的神話傳說了。現在，它以其平庸，寒儉而且襤褸可笑的村屋，呈顯在晨光之下，靜悄悄的，彷彿被人遺忘了似的，正待從瞌睡中醒來……

終於，隨着炊烟從村屋上面升起，一隻小小黑狗，從一間旁邊有着一排盛開着的紅豔如火的石榴花的平房，驀地竄將出來。牠精神飽滿地跳躍着，到離開屋門兩丈來遠的地位，便回過身來，抬起頭，輕輕吠叫兩聲，倒在地上翻了一個身，重新站起，不住搖着尾巴，做出歡喜樣子。牠是在迎接着自己的女主人，一個健壯的年青農婦。她出來了，黑狗迎將上去，在她身後嗅着跳着，輕輕咬着她的褲子和後襟。這農婦穿着一件淡藍色短衫，頭上纏着一塊深色包布，赤着腿，露着臂，挺着一個豐滿迷人的胸脯，踩着重實有力的脚步。如像對付一個淘氣的孩子，她首先拍了幾下黑狗的頭部，隨後站在屋前伸懶腰打一個呵欠，抬頭望望遠處的天，又復輕動着嘴唇，不知道是在責罵糾纏得叫人討厭的狗，還是讚美清新多彩的天。略一躊躇，她一

直向池邊跑去。

這農婦名叫銀花。走到池邊一座爲浣衣洗菜而特意搭起的小木橋，她解下頭上的包布，蹲在橋頭，俯着身子，雙手勺起清涼的池水，向自己臉上澆着，發出嘩嘩嘩的聲響。她用包布揩了臉，又勺水到嘴里，洗刷着口腔，呼嚕嚕把水噴吐出來，把原是平靜，一如明鏡的水面攪亂了，蕩開細小的皺紋。隨後，她把濕淋淋的手掌，輕輕撫摸着自己的頭髮，又用手指梳理着它們。完畢了這每天照例的簡單盥洗，她應該離開橋頭了，但這時依然呆呆蹲在那里，彷彿陷入沉思似的重又俯下身去。在漸歸平靜的反映着純淨天色的水面上，她看見生在白皙的，一邊有着一顆黑痣的頸子上的，一個圓圓討人歡喜的臉孔，一雙慣於瞪人不轉珠的眼睛，和一張上唇微翹的嘴巴。她對着它，細細的近乎入神地端詳着它。她覺得它是可愛的，她感到一種輕微的自負，終於露出一列整齊潔白的牙齒，噗哧的笑了；同時伸出一隻粗大的，帶着健康的黑色的手臂，羞赧地把水面上的影子攪碎。

汪汪，岸上的黑狗，好像耐不住所遭受的冷落，吠叫了幾聲。牠更劇烈地搖着尾巴。一時坐着，一時團團轉走着。牠企圖走到橋上去，走到女主人身邊去。

「你這隻瘋狗！」銀花回頭望牠一眼，罵道。

牠跳起兩隻前腳，又汪汪的吠叫着。

銀花又回過頭來，看着黑狗的焦灼模樣，不禁笑了；同時有着一種隱秘莫名的情緒，輕輕從胸口掠過。

天色很快的大明了。山叢里的霧氣，逐漸疏散，高升，變成淡薄，把原是朦朧難辨的重疊山巒，一層一層的顯現出來；遠處的山成爲模糊的翠藍，近處的山則是青黃的雜色；可以從中分辨出那是叢林，那是柞岡。近山脚下，山民們的鋤頭所開闢出來的耕地，一條條有秩序地環繞着，窄狹一如精緻的花邊。村子前面，是一塊小小盆地，雖然並不怎樣肥美，但由於山溪和池塘的調節，很少災荒。這時正當稻禾快要成熟的季節，在羣山屏障之下，展開一片燦爛的金黃，發散出一種混合濃重泥土氣息的穀屬的醇香。

「媽媽，媽媽……」

在同一屋門口，又復闖出一個頭髮蓬鬆的小女孩，她張開雙手，如像一隻稚燕似的飛向池邊。

「快莫來！快莫來！」作媽媽的銀花喊着，揮着一隻手，匆忙在水里絞一把包巾，準備離開木橋。可是那隻玲瓏的黑狗卻搶先趕過去了，牠奔向小女孩，在她左右前後兜着圈子，發出嗯啾嗯啾表示親暱的聲音，甚至用後腳像人一樣直立起來；如果不是作媽媽的趕到阻止住牠，一定會把牠嚇哭了。

「秀秀，這樣早到塘邊來做什麼？」

「奶奶說，」叫做秀秀的小女孩撇着小嘴，還在對那太熱情的黑狗生氣，「奶奶要到鎮上去，奶奶找籃子，奶奶叫媽媽去……」說着雙手揉揉睡態惺忪的眼睛。

「籃子不是在豬欄背嗎，」作媽媽的抱怨地回答，「連這也要問我？快回去，告訴奶奶去，說籃子裝着赤荳莢，放在豬欄背。連這也要問我！」

受了搶白，秀秀老不情願地轉過身子，雙手依舊揉着眼睛。

作媽媽的還不肯馬上離開池邊。每天早上，她都要在池邊消磨一個長長的時間。她喜歡在池邊和一個小孩子般的玩水（雖然她以一個母親的身份，禁止女兒秀秀這樣做），她原是生長在江外江邊的，在江風江水里過慣玩慣的，這種對水的嗜好一直沒有改變。她常常會獨自對着池塘凝神；她想會有那麼一天，她要跳下水去，讓柔和的水浸着自己的全身，她願意永遠不再上岸來。這時，她望着秀秀，心里躊躇着是不是要跟着她回屋去；同時對於婆婆連一個籃子也要詢東問西的囁嚅相，老實抱着反感。

「快去！快回去！」她催促着女兒。

正在這時，黑狗突然搶過秀秀，一支箭似的向前面奔去。因為從另一家門口，走出一個荷鋤的年青農夫；在他身後，跟隨着一隻小黃狗。黑狗是找同伴去的。牠趕到小黃狗身邊，輕輕

咬牠頸子和耳朵，把牠掀倒在地上，在牠腹部和腿部嗅個不停。年青農夫似乎並不同意牠們的友誼；他吆喝着，放下肩上的鋤頭，對黑狗威脅地揮舞着。

這年青農夫叫陶八月，是秀秀的堂房叔叔，蝦蟆村最出色的年青男人。他有着—付爲太陽晒黑了的健康的臉容，一個大鼻子和一張厚嘴唇把它襯得很堅實；雖然他的眼睛很細小，是常言所說的那種鼫鼠眼，而且髮脚也太低，把額角壓擠得幾乎只剩一雙濃黑眉毛，但大體說來，依然不失是一個健壯有爲的莊稼漢。他的廣闊的胸脯，粗大的胳膊和腿肚子，以及那種年青人所特有的虎虎有生氣的脚步，都在說明着他精力的飽滿。年青人總是可貴的。如果業已是如此寂寞僻靜的蝦蟆村，再沒有像他這樣的年青人，那該是怎樣的難以設想呢？——他，陶八月，自然非常明白這一點，所以一舉一動都不忘記顯示出自己的驕矜。這時他看見站在池邊的那個女人了，便特意大聲喝罵着黑狗：

「死不要臉的東西！滾開！我入你乾媽媽！」

聽見這指桑罵槐的話，銀花的臉孔漲得通紅。她怔怔的望着陶八月趕開黑狗，把小黃狗呼喚到腳邊，吹起響亮口哨，從池塘那邊大路上，向業已披着最初的陽光的田間走去，心里立刻湧上一陣禁壓不住的悽愴。

受着欺凌，黑狗重又回到女主人身邊，搖着尾巴，嗚嗚嗚嗚的吠着，做出一付討人歡喜的

樣子。而在同時，從屋子里業已傳來婆婆的叫喚聲。

一一

命運對於她是不仁慈的。自從銀花向人世間發出第一聲啼哭，就像一個魚兒，被罩在魚網里，她就被罩在不幸的網里了。她原來的家在離開蝦蟆村七十里外一條河邊，在兩間緊依着河的檻樓不堪的吊脚樓上，她和開設一引小小茶攤的父母同居着。父親原來是一個勤勞的老農，耕種着幾畝「小根田」守着一份貧苦的生活。因爲人太忠厚了，尤其是天年太壞了，終年的辛勞並不能養活一家三口，而且幾畝「小根田」也都先後跳到別人手上去了。人總是要活命的，土地既然不能養活他，一個農民也竟然放棄了那份農民的命運，跑到河邊開設茶攤度日。這變動是很大的！彷彿丟開土地，父親也丟掉了原來的好脾氣，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酗酒，粗魯，自暴自棄。對於自己的生計和女兒的將來從不加以考慮。每天總是從妻子手里劫奪一點可憐的收入，蹲到吊樓下的碼頭邊，和一些浪蕩鬼船戶們喝酒、賭博、吵嘴和打架；有時弄得頭破血流，回家來捧碗打灶，把從別人那里所受到的委屈和損害，加倍地發洩在妻子和女兒身上，用着最下流不堪的話毒罵她們；有時甚至拖着妻子的頭髮，把她掀倒地上，用腳板踩着她頸子，瘋狂似的拳打腳踢着，完全不顧守在旁邊嚎叫膝腳的女兒。而最後，當他從醺醉中清醒了，或是被過大的倦顛搞住了的時候，就獨自坐在臨河窗邊，以一個農民的語言咒詛着河

上的船隻，咒詛着那些放蕩的來往無定的船戶；接着便如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大聲哭將起來，對妻子和女兒說着悔恨的話，發誓不再酗酒和賭博。可是只要過了一晚，一切誓言和懺悔又全部在睡眠之中忘記，待太陽從東方上來，他又到吊樓下面去了。但他自然偶而也有得意的時候的，比方說，他難得贏了一點錢，或者雖然輸了，他的同伴們拍拍他的肩膀，稱讚着他的大方和慷慨，於是他就興高彩烈起來了，他邀約他的酒友和賭伴們到自己的茶攤里來，吩咐妻子和女兒用茶和瓜子招待他們，鬧得天翻地覆。他的伙伴們的行動，和他們的言語同樣粗魯，他們對他的妻子和女兒拋着一些骯髒的嬉謔。銀花的母親，是可憐的，她並不賦有這種放蕩性格，但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能有什麼辦法？她的心地雖很善良，秉性卻極剛強。對於自己的境遇，或者說，對於自己那離開土地便像掉換了靈魂似的男人，她自然是不滿的；有時於一場大爭吵之後，他撫摸着自己的遍體鱗傷，心里也曾起過不吉的念頭。「只要從這里跳下去，」她望着臨河的窗口，「只要橫起心一跳，不是什麼都完結了嗎？」然而她並沒有那樣做。一次一次的，她忍受了下來；到後來，便連忍受也成爲習慣了。「我這是命！」她想，於是咬咬牙又復活將下去。

從有記憶之日起，銀花就知道自己有着一個可怕的爸爸和一個可憐的媽媽。她的面貌酷似母親；在剛強忍受這一面，也真是母親的女兒，但也許是由於日濡夜染的緣故吧，她兼有着父

親那種自暴自棄的性情。靠着這，她才能在未來種種不幸的打擊里，不被埋沒。剛剛學會舉步就梳着兩個小辮子，跟着爸爸到吊樓下面去，參加到爸爸的社會里去。最初，她和那些船戶的孩子們一起遊玩，從小遊伴嘴里聽到關於遠方的種種新奇事物，使她以童稚的心靈熱切地憧憬着它們；稍稍長大之後，她跟着爸爸一起喝酒，蹲在爸爸身邊看小小賭局。而當那些放蕩成性的船戶們高興的時候，便教給她一些猥褻的歌子，猥褻的語言和猥褻的事情。被母親罵作「越來越不像人」的醉鬼爸爸，非但毫不注意這對一個女孩子將來的影響，反而半真半假的說，再過幾年要把她體體面面打扮起來，帶到河下游的城市里去「賣銅錢」。一回到家里，照例的，她發現自己的爸爸又成爲粗莽可怕的了。從母親那里她學習了一個女人對於男子的忍受。自然她是異常早熟的，從很小，她就糝糊地感覺到生活是怎麼一回事了，她完全習慣於自己的環境。不消說，有時候母親禁止她這樣那樣，而且對她流着憂傷的眼淚；她也曾以自己不成熟的思想，對自己的生活發過一些難解的疑問。有時候，當着西下的夕陽，她臨窗遠眺，把自己無限的遐思，寄托給滿天的紅霞；她幻想着在河水盡頭，那該是怎樣一個充滿新奇的地方？如果自己也能够到那樣一個地方去，該是怎樣的幸福？於是，她就不斷地把這問題偷偷詢問那些吊樓下面的船戶和來往的茶客。十三歲那年，爸爸在酒後給她帶來了一個肥胖可怕的人，叫銀花認他做乾爹。他給她買來很多好看的花布，又給她打了一個亮晶晶的銀項圈，把她抱在懷

里，用噴着二股濃重難耐的酒氣的出髻的嘴親着她面孔。這教她反感極了，她掙扎着，用拳頭搥打他，把口沫水吐在他始終浮現着笑容的肥胖臉孔上。但這有什麼用呢？「孩子，」有一次媽媽在夜間流着眼淚告訴她：「你跟牢他吧！他有錢，你跟牢他總有福享。」

「我不要錢！」她撅嘴回答。

「不要錢？你聽你這話有多麼不懂事！這世界那能不要錢呢，有錢能使鬼推磨呀！」

「我不要！我情願嫁到山里去，種田去！」

在當時，流行在生活於水邊的人們中間的觀念，山里是一個最貧苦的，類似地獄的地方，而種田自然也是一種最辛勞的事情。她說的只是一句負氣的話。但是有誰能逃出命運的播弄？在一個寒冷的雪夜里，於滿醉之後，可憐的爸爸輸完了最後一文錢。獨自冒雪沿河邊行走，不知道怎麼一來，失腳落在河里淹死了。第二天發現他的屍體給河邊的薄冰凍結着，覆蓋着一層白雪，這個荒唐的男人留下一對無助的母女，這樣匆匆地完結了自己的一生。這對銀花自然是一個過大的打擊，因為不數日後，那個肥胖可憎的人便到寡婦弱女的茶攤里來了，而且永遠不再離開了，他佔有了它，也佔有了這對可憐的母女。這肥胖男人比爸爸還要粗暴無理些，代替爸爸，他繼續磨折着媽媽。但業已快長大成人的銀花是不馴服的，她反抗着他，在他們之間不時發生着劇烈的口角和毆打。終於，有一次，肥胖的男人拍着桌子罵了：

「我賣你到山里去！」

「山里就山里去！你不配賣我！」她像一個瘋婦似的叫喊着。

結果，於一個濃黑的深夜，趁她熟睡時，幾個健壯的男人把她緊緊綁了，用濕棉花塞住她的嘴，匆匆闖在一頂悶轎子里，抬到現在這山村里來了，那時她才十五歲。

到達這山村的當天晚上，就被逼着一個男人關在一間屋子里；這就是說，此後她得和這個男人共同過日子了。她啼哭着，她完全陷入一個噩夢似的境地。但既然是命運的安排，她怎能反抗？而且，她立刻就看出這個如今成爲自己丈夫的男人，和大多數依賴土地爲生的人一樣，是忠厚而和順的，於是便決定自安於這個新命運了。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使她覺得無論怎樣都好，總之決不回到那可咒詛的河邊去。就算她現在是被丟在地獄里了，她也願意在這地獄里忍受下去。而當她發現自己是突然地來到一個和河邊完全不同的世界，自己將永遠真正的生活在山叢里時，她第一次想起死去的爸爸，流下了眼淚。

但終於，她慢慢的習慣了，而且，慢慢的開始熱愛起這山村來了。她原是農民的女兒呵，雖然和土地十分生疏，在她血管裏，究竟流着一個農民的血液的。山村的空氣，對她是太沉悶了，日子也太單調了，在最初的幾個月，一切對她都很陌生，都很新奇，她終日惴惴的跟隨着婆婆操持一份簡單的家業，去親近那些從未親近過的牛、羊、豬和雞子。婆婆是一個慈心的

人，處處優待她體貼她，對她絮絮地道着家常，勸她好好安心守着這一份家；「銀花，」婆婆喊着這不習慣的名字，「我就是你這樣一個媳婦，如今這份家便是你的啦。」這話把她投入一陣迷惘里，「什麼？」她暗自忖度，「難道我也有着這份家，這些屋呀豬呀的都歸我所有的嗎？」她經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情緒，於是就認真學習起山村農家的一切生活，決心重新做一個人了。「我要好好的做，把一切都弄得像樣，」她不住這樣警戒自己。最使她感到驚訝的，便是婆婆和丈夫那種山民所特有的忠厚心腸以及過分謹慎小心的生活態度。和過去那些生活在水邊的放蕩的人們相比較，她深深地爲自己以前那種把山里看作地獄一般的觀念羞愧了。她處處留心着自己的一言一語。有時偶而在不自覺的情形下，脫口說出一句說慣了的不乾淨的話，即使對方沒有聽懂，自己首先便臉紅了。丈夫對她也很好，不論他一個山村農民的溫存有時是過小樸實，甚至是十分好笑，她也知道怎樣珍重它，享受它。

坐在門檻上，入神地眺望着村前那朝朝夕夕幻變着顏色的山，眺望着那爲山所擠壓得顯見極其狹小的天，眺望着天上一朵朵冉冉而行的白雲，都使她回想起河邊那些開闢而熱鬧的日子。她不是會在臨河的窗口眺望過流水的下游，默默地做過美麗的夢嗎？那樣的事真是太不可想像了啊。如果自己有一天回到河邊去呢？吊樓下面放蕩的船戶們還照舊來往着嗎？媽媽呢？她還在那里照管小小茶攤嗎？還有那可怕的肥胖男人呢？他是不是繼續在磨折着可憐的媽？每

當這一長串疑問掠過她腦際時，隨即被喚起的便是更多不愉快的記憶。於是她急急站起身來，回到低矮暗黑的房子里去照顧豬和羊。「爲什麼我還要去想那些事，」她喃喃自責道，「我不是有着一個家，有着一個農民的丈夫了嗎？」

和丈夫成親後第二年，女兒秀秀出世了。早年守寡，含辛耐苦地撫養一個獨子長大成人的婆婆，對孫女的來臨，真像從天上落下一顆星星似的歡喜。她爲她求神拜佛，到處發誓許願，獻出一個老年人全部虔誠的祝禱。在做婆婆的心里，有女的就會有男的；而且按照山村里的說法，先生個姊姊抱弟弟。來歷不明不白的媳婦，只要能够生育就好了。因此，銀花在這小家庭里的地位也愈益穩固了，女兒如像一條根，使她和家庭之間有着切實的連繫。而那終日在田間辛勤忙碌的男人，也格外愛着自己年青的妻子，甚至對田事也更加起勁了……

但是，命運並不就此饒恕她。兩年前，秀秀剛滿三歲，也是在一個五月的早晨，那忠厚的終生與土地相親的男人，在一場腸熱症里，咽下他在人世間最後一口氣。在彌留的一刻，他緊緊抓住她的手，以一個農民的爽直口吻對她說：「銀花……媽老啦，你呢，年紀還輕……改嫁的時候，可要留下秀秀……」

「你放心，我再不改嫁，」她哽咽着回答。

聽取了這樣的諾言，病人枯黃乾瘦的臉上浮起一絲安慰的微笑，點點頭，把手鬆開了。

失去了愛子，老年的婆婆幾乎完全被悲哀打倒了。在最初三個月里，簡直不分晝夜地陷入夢囈之中；一個原是貧苦但却十分平靜的家庭，一下子變成糟亂，不可收拾。女兒秀秀也適時病了起來，穀子荒掉了，雞子給「偷雞貓」嚙去了，牛也由堂房叔叔的主張廉價賣掉了，而且堂房叔叔父子兩人儼然以家主的身份，出現在這不幸的家庭里，獨斷地處理着這和那了。然而一過了悲哀的「七」日，新寡的銀花便代替着死去的丈夫，非但把糟亂的家務一一納入常規，並且，一個男人似的重新掌握着自己的家，將堂房叔叔父子的干涉慢慢排拒掉了。自然，這難免給自己招來嫉忌。人類貪婪的惡德，往往足以掩蔽他們的良知。即使是蝦蟆村衰落得僅僅只剩下着五七家寒微的戶口，自從秀秀的爹一死，堂叔陶小喜和他的兒子陶八月便開始覬覦起孤寡們那份可憐的地產來了。他們以一種急切期待的眼光看着銀花。一個年青女人，膝下沒有男孩，怎麼能够守住這樣悠久寂寞的日子呢？自然，銀花是不堪這種孤伶歲月的。她年紀太輕了，她壓制不住那顆跳動的心。而且，村子里一些年青漢子，也不斷在她身上打着主意，百般勾引着她。尤其是當中一個名叫茂虎的莽撞鬼，於一次黃昏時分在山腳邊企圖對她撒野，鬧出一場喜劇式的笑話之後，便風風浪浪的幾無寧日。常言說的好，女人的心是關不住的，後來那個大胆的年青人當兵上前線去了，但銀花卻開始不時到兩里路外山口邊的狼尾莊——甚至到更遠的鎮上趕集去了，因為代替丈夫，有些男人的事情也得由她自己動手。不久，閒言閒語便從村子里

傳出來了。但對於一個悲哀打不倒的人，閒言閒語又算得什麼？或許真是爲了反抗它，銀花大膽地幾乎把自己和狼尾莊一個單身男人的關係，全無隱瞞地公開了。那人名叫牛二坤，是一個精壯力健的莊稼漢，常言所說「一拳打得死一匹虎」的人物；因爲常替人家打短工，常到鎮上去走動，所以爲人放蕩不羈，善唱山歌，時常做些風流倜儻的事，在鄉里間是頗爲出名的。這樣一來，銀花從鄰家所招致的非議和攻擊，自然也更多。尤其是年輕的陶八月，在對她的地產作覬覦之外，還隱隱懷着男性的敵意，所以一見面便拋過或明或暗的熱罵冷嘲，簡直習以爲常了。

「要你們眼紅嗎？我偏要——」每次她都這樣倔強地在心里反抗着。一個女人的心是一片肥厚的沃土，一顆種子落在它上面，一經生根發芽，便永遠無法將其拔除。

銀花的婆婆大甲嬖嬖，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的老婦人；賦有着山民一切忠厚質樸的性格，勤儉守分，甘心於自己的宿命，認爲人爲強不過天定，一切苦難和幸福，同樣是由於天賜。和媳婦銀花一樣，她年青守寡，守着一份悽慘無助的生活，艱苦地撫養孤兒，直到他娶親成家，命運不斷對她作着殘酷難堪的戲弄。但她辛勤操作，永遠不知道休息；彷彿生命的意義，就在於這樣終日碌碌，等待它的末日來臨，和死亡交手爲止。每天幾乎無例外地，她起身得比媳婦還早；晚上也總要等到一家都睡了，擎着油燈，仔仔細細的把幾間屋子前後都照遍了，才最後一個人上床。有時作媳婦的看不過意，勸她早些睡和晚刻起，她總是說，「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後睡不着，不比你們年青人，反正是睡不着的！」而且，在有些較爲繁重的事情上，她也總是自己首先搶着做了。

這時，她正匆匆忙忙準備着上鎮趕市去，在一個山村的農家，這自然是一件重大事情。農忙期就在眼前了，鹽該買了，葷菜也該辦了，少不掉要親自上一趟鎮。她是曾經把這重大事情交給賢慧的媳婦的；她覺得自己究竟上年紀了，一篙總是撐不到底的，什麼事情都應該讓媳婦做慣，因爲家是她的家了。不過，媳婦到底年紀太輕，一顆心活活動動的，隔壁鄰舍閒言閒語

多，能够不出頭露臉，也總還是不出頭露臉的好；浪從風起，小心爲上，常言總歸不錯。今天上鎮趕市，也是由這種念頭出發；嘴里雖然不說，大甲嬸嬸心里可實在是有着盤算的。從豬欄背拿下籃子，一切準備停當，便對剛從池塘邊回屋的媳婦說：

「銀花，我上鎮去啦，上回你說要買的粗花布——」

「不要買啦，」媳婦用一種不愉快的聲音回答，還沉着一張不愉快的臉。

「不要買？爲什麼不要買？布草貴是貴，小孩衣服總得穿的呀。」

「改日我自己去買。」

「田里事忙，你怎麼走得呢？」

「橫豎改日要上狼尾莊雇人割穀子，我自己上鎮買去，省得花式兒不中意。再不呢，挑針線布匹扭子搖小鼓的紅鼻子老九，說不定也會來；鎮上布攤里和担上的價總差不了多少。」

對於媳婦的主張，做婆婆的素來不加反對。在大甲嬸嬸，總覺得媳婦是一個「田場」——

這是一個和「山里」相對待的名字——上人，享慣天高地闊的福的；如今把她關到這敞狹閉塞的山叢里，是一種很大的委屈。尤其是媳婦進門時那種不明不白的情形，她非但沒有因此看輕她，反而更加同情她，體貼她，如果不是爲了家境貧寒的緣故，何致於要這樣的娶媳婦呢？當一些人七手八腳把一個緊緊纏綁着，滿嘴塞着溼棉花的女人從轎子里拖出來時，站在一邊顫顫

地看着的大甲嬸嬸，幾乎要哭出聲來了。而在兒子死後，想起自己往年一長串慘澹淒苦的孤寡日子，就算媳婦招惹些閒言閒語，也是可以原諒的了——人嘴封不住，媳婦總是自己人。這時，順從着媳婦的主張，就對她吩咐了豬食，交代了一些瑣瑣碎碎，便挑起一籃子雞蛋和兩隻肥大母雞走了。

在門邊日送着婆婆雖然樞偻、卻很健康的背影從山邊消失，銀花回到屋里，和女兒秀秀吃了早粥，便開始動手熟豬食，餵豬，放雞；她非常習慣於這些事情了，一如以前的習熟河邊船戶們的生活。她知道豬食要一杓一杓的餵，雞食也要一撮一撮的撒。她隱隱地意識到，以前那種河邊的生活是無根的生活；而現在，自己業已在這山地里生下堅固難拔的根了。她看着日長夜大的豬和雞，想到土地和自己命運的關連不可分，便更加熱愛起眼前這種有根的生活來。

一切料理停當，銀花把門虛掩了，端一條木凳，過屋後小天井搓麻線打鞋底。天井角有一株高大矗立的槐樹，這時繁茂的枝葉把整個天井遮蔽着，彷彿一把天然的大涼傘。她坐在槐樹底下，開始閒空時的勞作。兩縷麻絲在她手掌心里滾轉着，很快的，一條緊緊實實的麻線搓成了；接着，從頭上髮髻里拔下一根粗大鞋底針，上了線，繼續在一隻小小鞋底上做工夫。這幾乎是一個農家婦女必不可缺的技能，但在銀花，也是到這山村來後才學會的。以前在河邊過日子時，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是赤腳露腿的時候多，一雙肥大的脚板在河水里浸得紅紅的。可是

一來這山村，做了人家媳婦，婆婆說一個女人赤腳露腿不成話，便只得讓舒暢自由慣了的脚板納到鞋子里面去發熱出汗。婆婆真是好婆婆，和一切農家事情一起，她又傳教媳婦做鞋搓麻。聰明的銀花很快便學會了，而且做得很好了，還可以剪裁別出心意的鞋樣，兩三天就可以做成一雙；在冬天的閒暇日子里，便有着多餘的鞋，挑到鎮上去出賣換錢。

在不注意間，女兒秀秀業已來到天井旁邊，坐在簷下挖泥土起地竈；以一個小孩子的專心一志，她玩得十分上勁，一邊嘴里還輕輕哼唱着什麼歌子。小黑狗也進來了。牠盤着尾巴，躺在地上，儼然是一個鑑賞家，平靜地凝視着秀秀的建築物；從牠口角拖下黏性液汗，閃着肚子，輕輕喘息。幾只雀子在樹枝上跳躍不已，一時卻又突然受驚似的，從低矮的牆頭一哄兒飛將出去，吱吱喳喳的呼喚着同伴。

銀花瞥了一眼女兒，依然默默地打着鞋底；同時也跟隨着秀秀，輕輕哼唱着一個新近學會的山歌。

天井後面，連接着一所簡陋縹緲的碾屋。這碾屋是祖上傳留下來的唯一的公共產業，和堂房叔叔陶小甲家兼管，幾乎全村的穀子，都依賴這具老舊的石碾；而在過年節碾忙時期，甚至山口邊的狼尾莊，也有人挑穀子到這里來碾米。不過因為是兼管的緣故，自從秀秀的爹一死，便成爲二家發生口角的引導；時不時爲了一點細小如髮絲的事情，惹起天大風浪。這時，陶八

月的媳婦八月嫂，正在碾屋裏碾米。碾屋是一間空大無牆的平屋，正中一個巨大碾盤，幾乎就佔據着屋子全面積的十之八九；僅在一邊剩出一點隙地，勉強安放下一具篩米的米床和一個破舊欲解的風車。一頭瘦骨棱棱的老母牛，擄着梨木梘子，戴着麥桿眼罩，不勝艱苦地一步一步繞着碾盤兜圈；在她持續的努力之下，古老的樟木碾軸，發出一種啾啾啾的聲響，如像一個巨人在病苦中展轉呻吟。漏斗里的穀子，有定量地漏鋪在碾盤上；一當碾石從上面經過，便紛紛撒下白色的米糠。可憐的牛！實在太衰老了，牠的步伐遲緩而艱辛；只因為戴着眼罩，在暗無天日的情形下，負荷着重梘，不知道身後是否正有一根鞭子在伺候着自己，無奈地，一步步的往前面掙扎。轉碾是和轉磨一樣的，不比在攪犁的時候，撞到一畦的盡頭便有透過一口氣的機會；現在卻只有昏昏的趕着無窮無盡的碾路，一圈兩圈三圈，梘子永遠沒有輕鬆的一刻……

八月嫂也是十分忙碌的。她一個人要照看牛，要用簸斗倒穀子進漏斗，要搬米糠上米牀，要搖篩子，要轉風車，還要不時拿長柄肥杓接牛屎牛尿——免得濕了牛路，叫牛脚打滑。她一時在牛前牛後奔走；一時又在米牀和風車旁邊忙碌。她簡直團團轉着。雖然還是上午天氣，一件條花土布短衫的胸前背後，差不多全給汗水濕透了。這會她剛剛放下篩子，拉起前襟拭了一把汗淋淋的額角，罵着牛道：「嗨！你這是算命瞎子摸夜路！老瘟鬼！」

聽見吆喝聲，老牛便奮着餘力，發出粗大的喘息，往前面快走幾步；同時，在牠嘴角兩邊，拉下兩條黏性的白色唾沫。

正當八月嫂又復動手拖一隻盛滿米糠的籬筐，準備倒上篩子時，忽然注意到一邊天井里的景象了。她看見銀花端端的坐在槐樹蔭下，一面打着鞋底，一面哼唱着山歌；和自己的汗流浹背、團團亂轉的情形相比較，銀花的舒適態度，簡直是投向她的一種難堪的嘲弄。她原就十分看不起銀花的。在她眼睛里，銀花是一個來歷不明、身世不清的「下流貨」，不能和自己的「花轎六禮進門」相比較；何況銀花死了男人，不去嫁人，卻在家里花花草草的惹些野男人呢？——這樣一想，因忙碌生活所引起的不快，便和另一種無法壓制的氣憤相揉合，一齊陡地襲上心來；她特地提高嗓音喝罵着牛道：

「你這不陰不陽的死東西！前世你爲什麼不在閻王老子前面多磕幾個頭，投一個人胎，坐到槐樹底下乘涼享福去！」

這種不懷好意的喝罵，銀花自然是聽見的，而且懂得的。她放下鞋底，停止哼唱，向碾屋狠狠看了一眼。看見八月嫂雖然在指桑罵槐，不過臉孔並沒有朝着自己，便在下一口悶氣，不去計較；只自顧自嘟囔了一句回罵的話，又吐了一口唾沫，卻重新進行自己的工作。

這邊八月嫂聽對方沒有回聲，微微感到一陣惆悵；她懷疑那個「下流貨」或許還沒有聽

見。這自然是她所不甘心的。過了一刻。當老母牛的脚步重復遲緩下來時，便又特意提高嗓音喝罵道：

「你這死東西！不陰不陽的老瘟鬼！真想坐到槐樹底下乘涼享福嗎？你這付老骨頭可比不上人家俏貨呀！」

這簡直是在指明罵人了，也就立刻招來了銀花的反響。

「秀秀，」銀花在天井里應聲罵女兒道，「你還不趕快站起？你看簷口上那隻大蜂窠！那裏一個洞孔一根刺，當心刺得你臉腫！」

這句話可正觸到八月嫂的忌諱了。八月嫂鼻子兩邊擠滿着細小麻點，自己十分明白這種不可彌補的缺陷；因之，一切蜂窠及相類似的東西，便都成爲她的忌諱。她一下轉過身子，臉孔正對着天井，依然喝罵老母牛道：

「你這騷貨！你懷着幾個月的無頭孕啦，就這樣跨不動步！」

按實說，八月嫂罵的只是一句無心的諷嘲，但一到銀花耳朵里，卻如像是一聲突然而來的悶雷；一種被發現最難堪的私隱的整蔽，使她立刻飛紅起臉了。她回嘴道：

「一個人有屁明放，有話明講，不要指螞蟻罵螳螂！」

「誰指螞蟻罵螳螂？」八月嫂自然也不肯相讓，「那一個聽進耳朵去的，就是那一個嘴！」

銀花把尙未完成的鞋底一丟，站起身來。「今天是那一隻母狗先開口吠人的？」她忍無可忍了，便認真罵道，「青天白日，是好狗就不要吠熟人！」

「我是狗，你是什麼！真叫是死不要臉的騷貨！屁股後面跟着一大羣的雌狗娘！」

「什麼？屁股後面跟着一大羣？是你看見的嗎？」

「我看見又怎樣？」八月嫂也從碾屋出來，她頭上和身上都是一層白糖粉，「你這死不要臉的還想咬人嗎？」

「那個死不要臉！我爲什麼死不要臉！我的臉又不麻！」

「你臉不麻！你臉白嫩得好，光坦得好！人家怎麼比得上呢？你是屁股後面跟着一大羣的雌狗娘呀！」

「有本領的再說一句！看我不扯碎你這麻臉婆的嘴！」銀花拋開活計，搶將上去。

「你扯！你扯！這死不要臉的雌狗娘！」

兩人互相逼近了；臉對着臉，眼對着眼了。和以往每一次一樣，也分不清楚是那一個先動的手，立刻就扭成一團。在這件事情上，銀花照例是居着優勢的；她一隻手緊緊揪住八月嫂的頭髮，另一隻手便迅捷地抓着對方的領口。八月嫂身材比較矮些，眼見一開始就被銀花佔了上風，沒有辦法，只得雙手死死抱住別人的兩條腿，企圖用自己的腦袋去撞銀花的肚子；可是因

爲頭髮已經在銀花手里，熬不住痛，又說不得身，便張開嘴做出要咬嚙的樣子。

「你，你，你……好狗不要咬人！」

「死不要臉的！」八月嫂想把銀花摔倒，「今天要和你拚命！今天可不怕你野狗多……」

秀秀急得哭了，在一邊躁着腳，拉着媽媽的後襟不放。受了意外的驚嚇，小黑狗汪汪吠叫幾聲，夾起尾巴跑開去了。只有那條被蒙着眼睛的老母牛，依然喘累着，吐着白沫，蹭着木柵一步一歩走着那艱苦的無窮盡的路。

究竟銀花力氣大些，她把八月嫂一寸一寸的逼回碾屋；抓着領口的手，業已扯着對方的額頰，而且把它扯破了，正流出血來。不知道被什麼東西絆了腳，八月嫂首先跌倒，銀花隨後也跌倒了，兩人就在地上滾着。一時你壓着我，但立刻又是我壓着你；一直滾到碾盤旁邊，擋住了牛路。彼此的衣服都撕破了，滿活着塵土。即使被蒙着眼睛的老母牛，這時也彷彿感覺到情勢不對了，便豎直耳朵，兀自止了步，抬起頭，暗暗的噴着鼻息；同時滿嘴富有黏性的白沫，從嘴角邊拖流下來。



四

從蝦蟆村到鎮上，有八里長路；大甲嬌嬌趕集回來時，業已是吃小點心後，太陽快要落山了。她匆匆走着，挑着一付小小担子——一邊籃子里是一斤鹽和幾個紅心李；另一邊則是一大包乾魚和一條大白鯊。在大甲嬌嬌心里，今天洋溢着不可言說的喜悅情緒。雞子又漲價了，尤其因爲自己餓得肥，膽子里裝的少，比別人更賣得起錢；還沒有挑到雞市里，半路上就給截住買去了。所以特地在乾魚之外，又買了一條大白鯊，還給孫女秀秀買了半斤紅心李。

五月尾夏至後的小暑天，西斜的太陽，業已慢慢地消失它的威力；但在路上走着時，衣服的前後襟，還是一遍又一遍的淋濕了汗，像在水里浸過似的。一路走，一路和附近幾個村子里趕集回來的人們打着招呼。同時，還在心里設想着回家那一刻，媳婦銀花會因大白鯊感到怎樣的喜悅；孫女秀秀又會因紅心李怎樣牽着祖母的手跳躍不止；甚至還設想到小黑狗會怎樣搖着尾巴，站起後腿，熱烈歡迎着老女主人的歸來。她的心胸裏填滿了愉快。她覺得她和自己的一家，是這樣的親切，這樣的貼近。她走着，簡直健步如飛，彷彿霎時間重新變得年青，變得有力量了。「我要對銀花說，」她在心里告訴自己，「買來一條大白鯊啦，體體面面收大熟；人家一餐四碗，我們五碗，總要比人家體面一二分。今年總算是天應，雨水也調順，沒有破費

半個車水的人工，真是常言說的好，種田種甜，愈種愈甜，年年種田，甜到萬年……」

走到狼尾莊，在村口小春荷老閩娘雜貨舖面前，碰到挑針線布匹担子的紅鼻子老九；那個八面圓通的油嘴生意人，站在村角一株樟樹陰下，老遠就大聲打着招呼說：

「大甲蟻蟻，我道是誰，一個老婆婆跨健步！原來是你老人家，剛才在鎮上趕市回來？」

「老九，」大甲蟻蟻的步子跨得更緊，「是你！多久沒有上我們蝦蟳村啦，這一晌可發財呀？」

「討福討福，還不是賣油的娘子水梳頭，」看到來人的担子了，「好大的一條白鯨！是割穀上桌的？好多錢一斤？」

「貴啦，老秤五十塊整，新秤四十三塊，吃銀子哩。」

說着，走到了，大甲蟻蟻便把籃子放下，拉起前襟擦了一把濕滿着汗的臉，從頭上取下斗笠，當扇搧着。

樹蔭下有一陣涼爽的微風。紅鼻子老九把貨担子放在一邊，嘴里刁着一支土製的紙烟，細睇一雙眼睛，打量着來人。在他那張瘦削臉上，永遠浮着一層詭譎的笑容；一個紅得滴血的小鼻子可笑地皺蹙着；彷彿從他那張鑲補過的兔唇嘴里，隨時都將跳出一句捉弄人的俏皮話。仗着一張能說善講的嘴巴和一付百寶担子，他成爲左近幾個村子里最受婦女社會歡迎的人物。

年紀業已將近四十，卻依然是一個獨身漢子；他原係出色的裁縫匠，後來覺得出息太少，還不如換一門行業試試，所以才挑起針線布疋的担子，搖起小鬮來的。論目前收入，他自然大可以娶房賢慧媳婦，好好成家立業的，也曾經有不少人給他說過媒；但他一概拒絕了。他說，一個人自賺自吃，無拘無束，何苦要化錢養個女人吊自己腳跟？因之，在鄉村婦女們眼睛里，他又成爲一個神祕人物，傳說着種種風流韻事。不過，他口雖百般會說，心腸卻極直爽，疋頭買賣也還算公平有良心，所得到一切人的批評，都很不錯；別人自也樂意和他隨便攀談。他就把各種大小消息，加以不經心的渲染，從這村帶到那村，給人家當義務宣傳，以便贏取別人的好感。這會他就告訴大甲嬖嬖說：

「大甲嬖嬖，我告訴你老人家一個消息，信不信由你。」

「什麼消息？」大甲嬖嬖問道，「老九，你總是消息，總有消息，莫非又是那里聽來的老鼠吃貓，和尙抬紅轎……」

「昨天我進城辦貨，聽施德記京貨舖施老闆說，人家日本人攻打中國，打了六年零三個月，損兵折將，民不聊生。中國就來你一個敗仗打得，投降不得；說你再來嗎，就和你再打六年零三個月。就是這個消息，信不信由你！」

對於這些國家大事，說話人和聽話人，同樣不能了解。紅鼻子老九不過爲的是在大甲嬖嬖

面前顯顯自己的見聞；而大甲嬌嬌，這年紀雖然已近六十，卻始終未曾進過一次城的山里人，什麼打仗，什麼日本，在她只是一些糲糊不可捉摸的東西，和自己生活相距太遠，從來未曾關心過它，也自覺用不着去關心它。聽到紅鼻子老九的消息，便說道：

「老九，你說再打六年零三個月，不是穀子要賣到半千塊錢一担嗎？」

「半千塊？城里就已經漲到三百多塊了哩。」

「老秤嗎？」

「新秤。城里可不准用老秤，說是不合王法。如今的世界你說還不什麼都變啦。從前六分錢一尺的格子花洋布，如今賣到三十塊啦。」

「三十塊？那麼土花布呢？」大甲嬌嬌關切的問。

「十塊，十五塊，城里也漲啦。」

「我說老九，明後天你有空把担子挑到我們蝦蟆村去，銀花說她要買幾尺土花布做衣，可別忘啦。」

話說到這裏，後面趕上幾個趕市的人，又和紅鼻子老九打着招呼了；大甲嬌嬌便重新把籃子挑起，上路回家。她簡直有幾分後悔，自己爲什麼不在鎮上布攤里探問一下價錢。幾年前就聽見的，說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打仗了，時時有離奇難信的消息傳到這偏僻山村里來；但消息歸

消息，這山村居民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大波動。尤其因為村子小，人丁不旺，外面鎮上鬧着年青人上火線，蝦蟆村雖然曾經來查過一次戶口，可還沒有一個人離開村子。唯一受影響的，便是兩三年來物價的陡漲，穀米值錢起來了，雞和豬也都值錢起來了，一個農家的生活，好像變得更有興緻了。如今連土花布也賣到十塊錢一尺，大甲蟾蟾就給自己決定，回家去說給媳婦銀花聽，過秋天好好紡些土紗，搭到鎮上去織幾丈土布，到過年節時候，一家便可以一身都新了。

看看時候業已不早，而且蝦蟆村也隱約在望了，大甲蟾蟾的脚步跨得更緊些。離開僅只半天，便覺得那個簡單貧寒的家，對自己顯得分外親切，彷彿有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強烈地招致着自己。她想：

「要是秀秀問，「奶奶，有「回頭貨」帶來嗎？」我這做奶奶的就說，有有有，紅心李，甜賽糖；秀秀是個穆桂英，抵得上十個男兒漢。」

過蝦蟆岡左側一條山路，走進一個山坳，便是村子前面一片小小盆地。這時，在夕陽的餘暉之下，整個小小盆地，展開滿眼金黃，騰着穀子收花後近於罌人的濃香；田雀們在稻禾的海上跳躍飛舞，歌唱着豐饒的食糧。看到目前即將來到的富裕的收穫，想起穀子的價值，大甲蟾蟾心里更爲喜悅填滿了。在這一刻，她覺得自己真有說不完的話，要趕回家去對媳婦盡情傾

訴；她要詳詳細細一五一十的說，教媳婦知道，作婆婆的如像一般山外人譏刺山里人所說的，出大半天門，便長了十年見識了。

但完全出她意料，當大甲嬸嬸懷着欣悅的心跨進自己家門時，屋子里竟定靜悄悄的，並不像往常那樣，孫女秀秀首先小蝴蝶似的飛將過來，熱切地歡迎着老祖母；而媳婦銀花也便喜盈盈地從婆婆肩上接過籃子去。今天秀秀和銀花好像都沒有在家。可是門戶不是分明大開着，母女兩人會到那里去？「怕是在喂豬，」她自忖道，「要不便在後面天井里——」於是把籃子往桌上一放，喊道：

「秀秀，人呢？奶奶回啦！」

果然從後面小孫女應聲而出。可是，這時的秀秀有着怎樣一付叫老祖母吃驚的模樣！這小孩子滿臉淚痕，完全失掉平日的活躍，彷彿受着什麼不應受的委屈，看見老祖母，不說一句話，便往回跑，一壁呼喊著媽媽。

尾隨着小孫女過後面陰暗的廚房里去，大甲嬸嬸看見媳婦銀花正從竈門下站起，也是滿臉淚痕，頭髮蓬亂，眼眶紅腫，前襟有着新的裂縫；還沒有說出一句完整的話，眼淚便如像伏天暴雨似的奪眶而出，不勝悲傷地抽搖着肩膀。這情形使得大甲嬸嬸完全怔住了。代替着一刻前那種愉快興奮，這一刻是滿腔憂慮和恐怖。爲什麼？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霎時間，掠過她

實際的，只是這樣簡單的疑問。但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卻完全失掉推測的能力了。本能地，她只覺得一定又有着重大的侮辱和委屈，當自己不在的時候，光臨到這孤寡們的家里來了。對於苦難和不幸，她業已成爲驚弓之鳥；她渾身失落在顫震里，如像一個待罪的犯人。

但當她從媳婦的訴說里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之後，便大大的放下了心。媳婦說到八月嫂的無理挑釁，說到兩人在地上的滾轉和扭打，說到陶八月回家後的種種恫嚇和八月嫂的種種辱罵。在這一刻，在婆婆面前，媳婦銀花有如一個在親人面前的小孩子，有滿肚子的委屈，也有滿肚子的嬌情。然而在大甲嬸嬸聽來，覺得媳婦究竟還年輕不懂事；和自己從前那一長串撫養孤兒的凄苦生活相比較，堂房妯娌間的幾句口角和兄弟叔伯間的幾聲恫嚇算什麼呢。於是，她用一種體貼的口吻勸慰媳婦道：

「好啦好啦，百忍無憂，閒話聽不得，閒氣爭不得；一個人只要志向高，行爲正，別人的話嚙不了；常言說的是，心正不怕壁斜，凡事大概些。」

雖然婆婆的話並不怎樣入耳，作媳婦的也就收住眼淚，開始每天黃昏前後照常的勞作。因爲氣憤耽擱了時間，瑣碎事情疊在一起了，顯得比平日更爲忙碌些。豬欄里的豬在唔嚙唔嚙地喊餓了，雞們都擁擠在雞埕前面，在黃昏時分「雞瞎眼」的一刻，咯咯地鳴叫着，要求女主人每天照例的幾把穀子了。即使從老祖母手里得到幾個紅心李，但由於分担着母親的憂患的緣

故，秀秀也失掉往常那種難禁的喜悅，臉上的淚痕依然亮汪汪的。總之，就是買來了大白鯊，也聽來了不少可珍貴的大小消息，在這原就不十分熱鬧的家庭里，仍舊籠罩着一種沉窒不愉快的空氣。大甲嬾嬾一邊來不及洗臉抹汗就匆忙地幫着媳婦操作，一邊心里感到十分掃興，十分快快不憚。

這一天黃昏過去得特別快，晚餐還未曾煮熟，後面天井里槐樹上的蟬聲業已低沉下去，天就黑將下來了。爲了節省燈油，在熱天的晚上，原是不點燈的，這時却不能不例外。大甲嬾嬾從櫃君龕里取出一盞被塵灰封住的檯油燈台，到油罈子里添了油，又在燈芯袋里添了芯草，燃點起「獨芯燈」，在昏朦微弱的光輝的映照之下，屋子裏顯得格外淒清寂寞。這種感覺，是業已早在老人心里淡褪下去的；但今天晚上，沉窒不快的空氣，幾乎把她重新投入那汪洋悲愁的回憶里去了。她不時注意着媳婦的臉色，特意說些勉強不自然的快活話，一次一次的逗引着小孫女秀秀。和在竈上忙碌，同時，大甲嬾嬾又把從鎮上路上聽來的消息，誇張地訴說給媳婦聽。

「銀花，」她開始着，「老九說的，中國和日本打仗還要再打六年零三個月。穀子要賣半千塊錢一担。布草也還要漲價。土花布賣到十塊十五塊錢一尺，將來還要賣到二十三十塊。銀花，我就心里私下打算盤，這樣貴的布草，我們爲什麼不自己紡土紗搭到鎮上去織土布呢？」

聽不到鬻門下媳婦的回答，便繼續說下去：

「銀花，我在狼尾莊碰到老九的；我說，『老九，是你，多久沒有上我們蝦蟆村啦。明天可得挑去打一個轉身，我家銀花要扯幾尺土花布做衣。』你猜他這油嘴說什麼來？他說，『銀花嫂嗎，她可不穿土花布，她要穿洋花布，穿柳條子——』老九是當真這樣說着來的，這張八面圓的油嘴！」

作媳婦的聽到婆婆說這樣的話，她體貼到婆婆的心，覺得婆婆對自己太好了，一種深厚的感激之情竟使她獻馭起來了。最初，她竭力壓制着自己，不使自己的獻馭發出聲來；同時用力地把火鏟拍打着柴火，甚至幾次誤碰到鍋底。但沒有用，這情形終於給大甲嬾嬾覺察到了。

「銀花，」做婆婆的變換成勸慰的口吻了，「你還在抽抽噎噎的？快莫這樣！叔伯母間門點小閒小氣算什麼！一個人，酒色財氣總要免，心眼放大些。無理的話只當耳邊風，自吹自滅，莫去計論！我也年青過來，守寡過來的。人口閉不住，我難道沒有聽見過人家閒話？心正不怕壁斜，我不管人家閒話，不聽人家閒話，只是一心一意把秀秀的爹養大，只是想，不要緊，兒子大」就好了——「但一想到媳婦的情形和自己不大相同，便又補着說，『鎮上人都說，如今世界變啦，女孩男孩一樣好讀書，好管家，秀秀還不是抵得過人家男孩嗎？銀花，你把心眼放大些，眼睛看開闊些！』」

終於晚餐上桌了，三代三個老幼孤寡的女人剛剛端起飯碗，從後面天井那邊碾屋裏，又復傳來惡聲惡氣的咒罵，八月嫂又在那里向銀花挑釁了——仗着業已回家的公公和男人的勢力，她盡情地發洩着自己的怨恨。她拍着掌，磨着牙，向鄰人拋擲着各種刻毒的謾罵和咒詛；在黑暗的夜空，尖銳的聲音如像一根鞭子似的抽擊着。

放下碗筷，銀花臉色陡變了。她是好強的，對方的咒罵顯然超出她忍耐的限度了，她要走出廚房去應戰。

「銀花，」做婆婆的把她攔阻住，嗓音發着顫；「你萬萬不要去！萬萬去不得！罵人一千，已歸八百——你只當作聽不見，當作耳邊風！你知道那一家狗肺狼心的，在打着什麼短命主張！銀花，你聽我的話，你忍一忍……你萬萬去不得……去不得……」

「媽，你讓我去！」媳婦執拗地企圖掙脫婆婆的攔阻。

「銀花，你看在我面上，忍一忍！」

「媽，不要緊，讓我去！我銀花只有一條命，我不怕，讓他們把我殺掉吃掉！」

這樣相持很久，直到天井那邊的八月嫂喉嚨嘶啞了，並且，因得不到反應而感到寂寞和勝利了，才自動的收場。但在大甲孀孀一家，連同孩子秀秀，都有着一個不愉快的夜。作婆婆的幾乎徹夜把自己沉浸在悽苦滲澹的回憶之中。銀花上床許久後，還一直在吞聲咽泣；譏泉湧而

出的淚水，一次一次的淋洗着自己的臉孔。甚至最幼小的秀秀，也連續不斷地做着不吉祥的噩
夢。……

陶八月，今年二十六歲，正當年壯力健的時候；和一切年青人一樣，他有着付相續而自大的性格。就勤勞和壯健上說，在小小蝦蟆村他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莊稼漢。從童年時代起，就跟隨着父親小甲叔叔和土地結下不解的緣分，從事於春天的耕種和秋天的收穫，諸凡一切農家的應用器具，他莫不精鍊習熟；是一個如像常言所說「鑿鋤犁耙，樣樣到家」的人物。所以在村里之間，他享受着一般的尊敬。同時，一半由於他對農事的勤勞，一半也是由於單傳獨子的緣故，在家庭里，他也享受着父母深厚的疼愛——尤其是母親小甲嬭嬭，兒子簡直便是從天上採摘下來的星星，凡事寵容體恤，無微不至。雖然仍舊不能免掉一個農民之子的共通命運——必須汗流滿面，終身勞苦，才能從土地得到一份食糧；但在一個農家里面，也業已够得上是嬌生慣養的，因之，在父母的百般寵容里，漸漸養成他的放任和自大。他很信賴自己的能力，保有着出自一個簡單的山村農民的觀念的大志，從很小，就認為仗着自己一雙手，可以在可憐的舊根基上造成一個新天地。但是，在這世界上有誰是能真正從命運手里取得完全滿足的恩賜的？十八歲那年，母親小甲嬭嬭爲了使自己的獨生兒早日傳種接代，便給他熱熱鬧鬧的娶進一房小媳婦，而且按照流行在這山村里所謂「親上加親」的慣例，這房新媳婦原來便是姑子的女

兒，陶八月的表姊妹。感謝上蒼嘉佑！媳婦總算肚福好，成親不久，這位被人稱爲八月嫂的十六歲的少女便有了身孕。這自然是一個繁爛的希望，使未來的祖父母覺得自己的生命更其充實，生活也更有意義了，便過早地在尙未出世的孫兒身上做起種種可笑的美夢來。但是，可憐的小甲嬭嬭，還沒有真正嘗受到命運所投予的幸福甜餌，正當媳婦的身孕臨近產期，於一個淒涼的冬日，便死在因過分辛勞所生的長期肺癆病里了。對於兒子陶八月，這是不幸的起點。母親的喪事剛剛完畢，女人分娩了，生下來是個男孩，可是第三天便死了；而女人也適時患起可怕的產褥熱，一病經月，只僥倖未曾喪掉生命。翌年是這山村里稀有的大旱年，收成完全無望；入秋之後，父親小甲叔叔突然之間中了瘋癲，在床上躺到半年之久，吃盡草藥，求盡神方，千方百計，才告痊癒。自此之後，不幸便經常地和這個雄心萬丈的青年人爲伍，往年美麗的夢想全部破滅，終日勞碌所得，僅够一家餬口；而心境日益惡劣，覺得自己原來如像一隻應該衝天高飛的鳥，如今竟給生活的狹籠關鎖在這窒息難堪的山叢里，只有喘息過日子的份了……

一個對生活抱着絕望，覺得生活有如無窮的巨浪，生命的扁舟在一片汪洋里浮沈，一浪過去，一浪繼來，決不容許你有片刻安寧和享受的餘暇的人，如果他不一種自暴自棄的境地，凡事顯得格外曠達，格外淡漠，那麼相反地，他便將變成更加拘執，心地也更加狹窄。農民陶八月的情形便是屬於後者，他成爲一個偏私而貧婪的人。自從秀秀的爺死後，他就開始不

滿意於自己堂房嫂銀花，他對她幾乎有很深的嫉忌。最初，這種感情是隱蔽的，簡直近於不自覺的。但慢慢的，他發現這種感情的根苗了，因此也就給自己帶來痛苦和自責。他覺得讓這種感情繼續生長是一件可羞恥的事情。「難道我在覬覦孤寡孀婦那份田地屋產嗎？」他自問着。他明瞭自己祖父以下的一家，如今家道衰落，人丁尤其不旺，孀婦是一個可憐的人，對她存着覬覦之心，簡直是一種罪惡，按分自己應該幫助孤寡的孀婦。這樣一想，他便會往往改善自己的態度。不過這樣的時候並不多，貪婪更有力地掩蓋過了良知。有時他甚至非常怨恨孀婦那種執拗和矜持；自然而然的，他更仇着視銀花——他覺得孀婦的執拗和矜持，實際出於銀花，因之他簡直無時不想給她一些損害。

妯娌之間，很少能夠和睦相處的。八月嫂對銀花的惡感更要深些。論性質，八月嫂並不是一個怎樣尖刻的女人，有時候毋甯是十分忠誠厚道的；不過，因為在家庭里佔着極其重要的位置，「肚腹」既好，娘家家道又正旺着，所以便儼然自視甚高，而且和一般山村里所有的女性一樣，她有着「一付狹窄細小的心腸。這就夠了。在她眼睛里，銀花自然比自己長得伶俐些，對男人有魔力些，可是這並不能當作人與人之間唯一的衡量。一個女人的價值，並不全賴自身的條件形成。至少，自己是一個有來歷的人，坐紅花轎進門的，娘家和婆家又是「親上親」，總比別人沒來沒歷的好。何況自己的命運究竟比別人強些，雖說頭胎的男孩未曾領過三日，但第

二個孩子則業已滿七歲了——單單這一點，她就自覺有對銀花投以輕蔑的眼光資格；所以只要兩人一見面，她決不肯放過和銀花挑釁尋事的機會，不管結果非但往往並不能佔到什麼大便宜，反而總是吃虧受屈的時候多些。而且，在每一次口角或扭打之後，便只能在男人面前作工夫，私下訴長說短，增加男人對寡婦的嫉視，用來補償自己幾乎無例外的失敗。

這一次，和銀花在碾屋裏進行了一場劇烈的扭打之後，一等到公公和男人從田間回家，八月嫂照例啼啼哭哭起來了。在坐在簷下的公公小甲叔叔和男人陶八月面前，她用粗俗的言語，形容着銀花的惡毒；並且出示着自己面頰上的傷痕，要求公公和丈夫給她出一個主張。

「公公，」她如像一個受了無盡委屈的小孩子，眼淚如雨的作着苦訴，「總要你作公公的給媳婦作一個主，那個惡寡婦……那付樣子簡直是在謀財害命呀！」

小甲叔叔究竟是老一輩的人，聽見她說什麼「惡寡婦」，不禁對那個不幸的姪媳生出同情了，便截斷媳婦惡聲惡氣的話，搶白道：

「不要說這種話！什麼寡婦不寡婦，好歹總是一家人，這種話那里是你說的！」

「公公，你不知道那不要臉的騷貨打的什麼主意！她呀，她想把陶家那份家檔送給別姓人去！她想頂着田地場塢嫁人去！她想雞窩跳到鴨窩，賣屁股貼草紙去！還有那老不死的，睜着眼睛當瞎子，明明白白讓她把豆子白米半籬筐半籬筐的送野男人！她是什麼東西！一個碼頭上

的騷貨，一堆狗不吃的屎！——」

「過量酒喝不得，過分話也說不得！」作公公的又一次截斷了她的話。

「過分話！」作媳婦的依然不肯輸嘴，「你公公沒有聽見今天她說的什麼話來。她說，她要叫你爹兒倆白紅眼睛，她要吃光喝光，穿光偷光！她偏要絲兒也不給你留半根！」

「不留半根絲兒也是嫂嫂她一手做出來的，」小甲叔叔心里雖不以銀花的話爲然，但嘴上還是說，「銀花要吃光喝光也好，要穿光偷光也好，只要嫂嫂自己情願，也只有由她。第一你就不要多話！上有公公丈夫，下有兒子，一個婦道家總要少開些口！常言說的好，三天不開口，神仙也難下手呀。」

受了公公一頓教訓，看看男人也默不作聲，覺得情勢孤單無援，八月嫂獨自嘀咕了一通，到廚下準備晚餐去了。媳婦不甘願地轉身進房去，小甲叔叔嘆了一口氣，默默的吸着旱菸，使里面黏滿菸汁的細小湘妃竹管發出磁磁的聲響。隨後，作祖父的把孫兒狗狗拉到身邊，用粗糲微顫的手掌撫摸着孩子的臉孔，作爲取樂；還和孩子交換着一些稚氣的言語。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今天老人心里很有幾分悲涼的感觸；但這種感觸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卻連他自己也不能明白解釋它。一直沈默着的兒子陶八月，他的心境又和父親不同。他最不能容忍銀花的放蕩行爲。孤寡的老孀孀誠然是可憐的，但銀花的放蕩行爲卻不可恕。他簡單覺得，銀花和狼尾莊

牛二坤的關係，很傷自己一個男子漢的自尊，一種強烈的願望使他存着一份不懷好意的心思。聽着父親和女人的對話，他雖然默不插嘴，不過心是分明偏在女人這邊的。他沈思着，凝視着門前黃昏後刻刻加暗的夜景。這時，田野業已爲暮靄所蒙封住了，朦朧的山影，開始隱沒在夜色里，即使是最最近的地方，也辨別不清樹木和田壟的影子。在池塘旁邊，蛙兒最初試探似的咯咯咯着夜鳴，間歇而不連續；但接着，便一齊發出洪亮的合唱，如像整個大地起着動盪。幾乎是在同時，星星也從黯濛濛的天壁上出現，不住眼睛似的眨爻着。池邊草叢里，幾點螢火在黑暗中浮沈。

晚餐後，匆匆收拾了盤碗，八月嫂便一個人坐到黑暗的碾屋里去，對銀花咒罵起來了。她覺得公公真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人，對公公那種容忍態度，非常不滿。哭訴反而換來一場教訓，這事使她愈想愈不甘心，最後便只有把自己的積憤，依然向仇家發洩去。在開始時，還顧忌着公公的干涉；可是在晚餐之後，小甲叔叔就照常含着湘妃竹的旱菸管，抱着孫兒狗狗，過村下首一個夏季里慣爲農民們撩天納涼的空坪上去了，於是，八月嫂便放懷地咒罵着，搬出一切口實，轉灣抹角，反反覆覆，毫無忌憚地咒罵着。一條尖銳的，但也略帶嘶啞的喉嚨，在夜空里顫抖着；直到淋漓盡緻地把謔罵完了，背部也給汗流溼了，嘴唇也變得焦乾了……非常的不稱心，她竟不能從對方得到半聲回應。最後覺得氣憤發洩得差不多了，自然便只有自行收場。回

到廚房里，把盤碗磕碰得朗朗發響，並且當每天按時向她搖尾討食的小黃狗挨進廚房來時，非但不把洗碗水和剩餘的「豬食」的混合物倒給牠充飢，反而舉起腳，狠狠的朝牠頸部和腹部踢了幾腳；意外地受了委屈的小畜牲，一壁夾着尾巴向大門外逃竄出去，一壁便汪汪的儘叫個不住。

六

清晨起來，大甲嬸嬸留在家裏煮早餐，銀花便揹着鋤頭出門去巡視田水。秀秀的爺在日，原來除了種三數畝「己田」之外，還種有幾畝佃田；但現在因缺乏人手，業已把佃田退掉了。現在種着的是幾畝「己田」，小半依靠山脚，另外幾坵也和小甲叔叔家共着灌注的池塘，在稻禾成熟前，山脚邊的田沒有固定水源，最容易形成旱象，所以非特別加意巡視不可。

太陽還沒有升起，四面山上，朦朧地籠罩着一層煙靄一般的晨霧，帶着一付瞌睡的神情。朝露凝結在稻禾、樹木和草叢上，清新的空氣如像是可以觸摸的東西，強有力地圍裹着大地。業已臨近成熟期的金穀，正從夢昧之中清醒過來，發散着一種沁人肺腑的濃香。在田徑上穿行的時候，膝蓋以下的一段，全為朝露所濡溼。一羣翅掠露穀的麻雀，突然從一處稻叢里唵拉地飛起，噪叫着，在空中劃過一道弧線，又復降落在別一處稻叢里。幾個牧童，在池塘旁和山脚邊看放水牯和黃牛，以一種悲涼的調子，哼唱着山歌，並且不時間雜着牛的哞哞鳴叫。太陽終於從山那邊抹露出頭臉來了，灰暗的山巔，開始襯配着明淨無塵的天空；煙霧倏地散將開去，又復消失無蹤了……於是，這山叢里面的小小盤地，便驕地充滿着蓬勃的生氣，顯得明朗而且廣大了。

銀花首先朝山脚邊走去。她急急地想要知道，依靠山脚下的接連兩坵小小稻田里，是否還有着存水。她在爲露水潤溼了的田徑上走着。青春的健康在她脈管里躍動，大地彷彿在她輕捷的腳步下起着回彈，而且微微震顫。涼爽的晨風，輕柔地吹拂着，撩掀着她緊身的衣袖，使她有着一種淡薄的薰醉的感覺。一個牧童，裸露着醬色上身，搖搖擺擺地在她前面走着，這時給她趕上了。聽見腳步聲，那牧童發現後面的銀花，便對她做了一個難看的鬼臉，開始唱起一支猥褻的山歌來。這牧童是村子裏一個出名頑皮漢，綽號叫做「黃楊木」，年紀業已不輕，個子卻異常矮小，是常言所說「不會大，只會老」的那種人；他學得滿嘴油腔滑調，喜歡探聽鄉里間一些花花草草的事情，到處傳播取樂。不消說，平日他對銀花也不懷好感，時常對她拋擲些難堪的戲謔，這時，他唱的也很明顯，教人聽來十分刺耳。

「不得好死的！」銀花喃喃罵了一句，特地從另外一條田徑上走。

牧童猥褻的歌聲遠去了，她業已到達山脚邊。使她大吃一驚的，是自己兩坵田里，兩天前還有半尺來深的水，現在卻淺得快乾了。再仔細一看，原來封着田缺的泥土，業已給什麼人挖掘掉，水正涓涓不絕地流到下面田里去。最初一刻，她深感訝異；但隨即明白過來了，便如像給一隻驀地而來的拳頭，兜胸一擊似的，一顆心立刻劇烈地撞跳起來。

按着難以禁壓的氣憤，她顫顫的把田缺口重新堵塞住。田是山脚邊混合細砂呈着紅色的礫

土，平日所賴以灌注的，是雨天的山水和一條從左方沿山脚蜿蜒而來的小溪，因為水源離得太遠的緣故，只要半個月不下雨，小溪便完全涸竭。現在山水沒有了，小溪里也僅只剩着幾處可憐的小坑，就是很費力地把那點黃泥渾水辱將上來，也顯然不能支持太久。稻子雖是種的「七十日」（早稻），但還不到可以離水的時候。下面幾坵田是小甲叔叔家的，在兒娃輩眼中看來，往年兄弟兩人分家時，依靠山腳邊的這幾畝田，分搭得原就不十分公平；而現在，看啊，上面灌注困難的水，卻正在一種陰險的計謀之下，涓涓地往下面田里流着……

「好狠毒的心啊！」銀花罵着，「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做這種埋沒天理的事！常言說是強盜發善心，你這是怎樣在欺負人啊！」

怔怔的，在自己田塍上生根似的站了好久，銀花心里有着一種要流下眼淚來的感覺。她望着田里並不怎樣茂密的稻禾和別人田里的相比較，如像一羣營養不足的孩子，顯得黃沖沖的，既單薄又沒有生氣，便越益難過起來。

「天會有眼睛的，」她想，於是真的望了望天。這時天壁高上去了，呈着一片純潔的藍色。天氣開始蒸熱了。蚱蟻們和各種草蟲們到處跳躍着，飛舞着。空中飄盪着蛛絲。田野間慢慢熱鬧起來了，到處有農人活動着。不時傳來牛鳴聲，還可以聽到遠地樹蔭下水車的急轉聲，是真正臨到收穫的季節了……但充滿着這時銀花的心田的，並不是對收穫的熱望，而是一種深

沈的仇恨，一種執拗的反抗。雖然明白自己一個孤寡女人的地位，但她決不肯在壓迫和欺凌之下低頭。她有她的堅韌。

離開田塍，她走上山坡。那里是男人在世時從山邊開闢出來的狹條的山地，平日種些如像粟子高粱之類的「燥作」，現在種着一些赤荳、扁荳、萵菜和荳莢；同時，在地塍邊頭，還搭着一個瓜棚：一邊是絲瓜，一邊卻是南瓜——黃色的小小喇叭形花朵，很茂盛地開着；在它們上面，飛舞着蠕動的蜜蜂和馬蜂。她想採摘些荳莢子回去，當作中飯的菜蔬；並且還發現瓜棚里也業已有着一條筷子長的嫩絲瓜和一個木杓大的南瓜了。她放下鋤頭，摘了幾條荳莢，廢然地在田塍邊坐下；因為，這時有着一個突然的思想襲擊着她了，她驀地感到四肢乏力，全身都癱癱着一般。

只有自己知道，當一天前在碾屋里和八月嫂鬧口角時，從八月嫂嘴里說出的一句話，是怎樣有力的撞擊着她的心。「無頭孕……」那一句尖銳的詬罵聲，彷彿又在耳朵里鳴響着了。她不自覺地放下豆莢，撫摸一下自己的肚子，一陣隱微的恐怖馬上把她擒住了。坐在朝霧方乾的地塍上，有着一種潮濕的感覺。她雙手無意義地摸索着身邊的泥土，抓起小小泥塊，把它們擰碎成粉末，又復撒開去，重復抓一把新的泥塊。接着，她的眼睛接觸到一羣黑色螞蟻，在地面上草叢里匆匆躡行，忙碌地經營着什麼；便順手拔起一根茅草，輕輕的，從四面八方攔阻着牠

們的去路，使牠們驚懼奔逃着，有的便爬上草叢，有的則慌亂地兜着圈子。一種突起的思念，使她忽然想要對這些小動物開一次惡作劇的玩笑，把手里擰成的泥土的粉末，雨一般撒在螞蟻們身上，把牠們完全埋沒了，隨後靜靜地看着牠們一個個亂紛地從鬆散的泥土的粉末里，艱辛地鑽出身來；但是第二把碎土又復落下來了，於是，又是一次災難的降臨。當這樣的惡作劇進行着時，銀花原是迷惘困惑的臉容慢慢轉變，終於浮現起一絲淡淡的微笑。但是，突然之間，如像被什麼東西猛螫了一下，她拋開螞蟻和茅草，發出一聲歎息；重新抬起臉來時，在她眼睛里，業已注着晶瑩的淚光。

她仍然坐着不動。她的胸口里，走動着一種酸苦的情緒。她以眼光模糊的眼睛，凝思地眺望着從這邊山脚一直伸展到那邊山脚的稻田，在朝陽之下，燃燒一般的，閃爍着一片燦爛的金光。一羣剪刀尾的燕子，呢喃着，在空中無聲地輕捷飛舞。對面的羣山，沐浴在陽光里；一切叢林和谷岩，都明顯地劃分出它們的陰陽面。而更遠的山影，則呈着清澈深湛的純藍，如像描繪在天壁上的背景。

「銀花，摘豆莢嗎？」

因為近於入神地凝視着遠方的緣故，她竟沒有注意到別人的脚步；這時聽到招呼，吃驚地抬起頭，十分意外，她看見走近來的原來是小甲叔叔。

「叔叔，是你老人家，巡田水來的？」如像一個被揭破私隱的小孩子，銀花滿臉通紅，急急地站起身來，一邊回着話。

「是呵，久不下雨啦，山腳邊的田，灌注難呀。」

老田人和善地笑着，把肩上的鋤頭放下，看情形好像要和銀花搭談幾句。這自然使得銀花感到窘迫了，她也變身從地下握起鋤柄，卻忘記了散落的荳莢。「真的呵，」她說，「溪水都乾了呢。」

「早上八月來巡了一趟田水，回家去說，田里快乾啦，要辱水；我放心不下，吃了飯就出來看看——」

「八月早上來過嗎？」銀花插嘴問，臉上又是一陣紅。

「他來過啦，」小甲叔叔不經意地回答，「他說田里欠，要打溪里辱；不過剛才我看啦，田里水倒並不欠，滿滿的有半尺多，溪里水可真欠了哩。」

「叔叔，你老人家可看過我田里的水？」

「是啊，你田里水才欠，只有一兩寸啦，該辱啦。」

這時，銀花很想趁勢把一刻前所見到的情形告訴他，但躊躇了一回，覺得不妥，便重新咽回快要露出嘴脣邊的話，改口道：

「叔叔，我田里沙泥漏水，前一天還有半尺多，今天便乾乾啦。」

「漏水？」他不明白銀花話里的意思，「土是砂泥土，水可是向來並不漏的，還種得稻子——要是會漏水，那便只好種「燥作」啦。」

這樣說着，小甲叔叔便向一邊山溪里察看着，用意是在看看那里還有沒有水可以屏上來灌注稻子。他這舉動竟在銀花心里引起稀微的感激之情了，她覺得老一代的人，終究要良善些，也要近情近理些。

「叔叔，你老人家吃過早飯啦？」她柔聲問。

「吃過啦，你看太陽丈高啦，你還沒有吃嗎？」

「我這就回去吃。」

「是的，該回去吃啦，」重新把鋤頭放上肩膀，小甲叔叔以安慰的口吻加添說，「不要緊，溪里還有幾個小小沙潭，還辱得起水。再呢，夏天時難測料，別看太陽這樣猛，包不定下半年就會給你下陣雨，山坳里水不用辱。我還要上那邊「三角坵」去看看。」

小甲叔叔告辭走過去之後，金花把地上的荳莢拾起，又摘了絲瓜和南瓜，用茅草綁起，套在鋤頭柄上，快步回屋去。

到屋時，婆婆大甲嬭業已餵過豬，又在作下一餐的準備，忙得滿臉是汗。看見媳婦手里

的瓜和荳莢，收穫的喜悅使她忘記了疲勞，雙手端起南瓜，笑盈盈的，說是可惜還太青了，要不，再過十天半月，一定可以長到十斤重哩。

但是，接着媳婦關於田水被竊的訴說，卻又馬上把她投入一陣不能克制的氣憤和憂傷之中了。對於一個農民，穀子臨近成熟期的田水，是有着生命的意義的。在一切別的事情上都可以忍氣耐屈，在這種事情上，卻使她激憤難平了。放下南瓜，她就打算趕到田間去。

「八月這孩子還了得！」大甲嬾嬾噘唇氣得發顫，「偷我孤寡嬾嬾的田水！做這樣喪盡天良的缺德事情，難道就不怕天雷打！」

這一次，卻是做媳婦的把她勸阻住了。

「媽，你莫這般着急，」銀花說，「剛才我在叔叔面前說了幾句話，他該會明白。」

「叔叔？他也知情嗎？」

「他老人家並不知情。事情是八月幹的，那里會告訴叔叔？就是叔叔不知道，我才不和他明說；我只說田里漏水，前一天還有半尺水頭，今天可都給漏光啦。」

「他怎麼說？」

「叔叔說田並不漏；又說，溪里還有水屛，天時也難測，包不定一半天便會有雨下。看看樣子，他老人家心里也會有幾分明白。媽，你放心，要是不下雨，我自己屛水去。」

雖然當時慰勸住了。到了下午，大甲螻蛄還是擡起鋤頭，自己出發到山脚邊去打了一轉；回來時，這老年人認真生氣了，獨自咒罵着，無休止地道着一些回憶中的悽苦故事，甚至禁止秀秀到後面碾屋里去和狗狗打堆。銀花很少看到婆婆這種情形；在平時，婆婆總是能够退讓，善於容忍的。這時，她不安地望着婆婆那張爲激怒而變成歪嘴的臉孔，倒有幾分責怪起自己的多事來了。

而且，最嚴重地困擾着她的，並不是山脚邊稻田里的缺水，乃是別一件更煩人的事情。她幾乎有幾分爲此態度失常了。最初，她只是懷着隱約的疑慮的，近幾天來，卻業已變成一種灼心的恐懼了——這種恐懼的感覺，如像一條毒蛇，緊急啃噬着她的心，不允許它有片刻安寧。尤其是在和八月嫂經過那場碾屋里的風浪之後，無論什麼時候，神情總是恍恍惚惚的，總覺得自己業已被投入另一種不幸的漩渦里，另一種無可拯救的險境里。往往在做着什麼事情，或是在和婆婆對答着時，不自禁地陷入一陣茫然入神的沈思里，剎那之間，現實世界幾乎完全不復存在。午後在和婆婆談着關於天時和收穫的事情時，同樣的情形又發生了。

「銀花，你在想什麼事？」作婆婆的提醒她。

「我，我……」她驚惶失措地回答，「我……在想，穀子快成熟啦，割穀人總要先定好，省得臨時又會雇不着；天時真是難測的，山脚邊的田，搶得一粒算一粒呀。」

「村子里人工少，雇割穀人總要上狼尾莊去才行。」

「是啊，媽，明天又要辱水，我想，這半天我就上狼尾莊去跑一趟，先約一聲。」她立刻這樣提議了。

「今天時間晚啦，來回又有五六里路；改日我自己去吧。」

「不，媽，讓我去。紅鼻子老九也總不見來，我看看去，碰得到他，順便買幾尺土花布回來，過一天漲一天的價哩。」

話一說完，也不管作婆婆的是不是贊成，銀花便匆匆忙忙開始換了衣服，戴起斗笠，把一些瑣碎事務丟給婆婆，馬上動身去了。大甲嬸嬸也並不是完全猜度不到媳婦的心事；一個老年人雖然往往不能十分體諒年青人的事情，卻十分明白年青人的事情。只不過因為大甲嬸嬸是一個善良的人，尤其是一個固執的人，覺得媳婦承當着一家的操勞和怨艾，也委實可憐；別人越益想損害她，那麼自己就應該越益寵容她些。今天更是爲了田水的事情，一種強烈的反感，使作婆婆的偏要放任一下媳婦，偏要讓別人看着眼紅；彷彿這也正是一種報復和反抗。

孩子秀秀要跟隨媽媽同去，這時經老祖母留下了，便哭鬧着，把身子倒在地上打滾。

「我要去！我要跟媽媽去！」撒嬌的哭嚷着。

「乖乖的莫哭，」作祖母的抱起她來，「媽媽就會回來，外面太陽大，隄防曬黑了臉孔，

長大來沒有人要。」

「我不要別人要，我只要跟媽媽去！」

「媽媽就回來。媽媽給秀秀買土花布，做花布衫，穿着過中秋。」

孩子聽話了，果然揩乾眼淚，眼巴巴的等待着。但是作媽媽的銀花，遲到黃昏邊才回屋。而且，並沒有買什麼土花布，也沒有預雇割穀的短工；不過顯得比平時興奮些，眼睛生出光輝，兩頰騰着紅暈，眉目之間驀地出落得分外年青動人，甚至說話時的聲音也是顫顫的，如像禁壓不住一股突受的感情之激動。回屋後，什麼話都不說，馬上動手幫着婆婆把銀豬銀狗銀雞的事情做掉了，過分的勤勞，顯見得是一種贖疚的舉動。在燈下吃晚飯的時候，神情恍惚不定，和大甲嬾嬾對答時，也往往所問非所答；一次拿錯了筷子，又一次則筷子伸入一個空碗里在挾菜。這一切，作婆婆的自然全看在眼里；但她非但並不因此對媳婦生氣，反而裝作出全不注意的樣子，什麼都不詰問。

飯後，銀花很快的便把鍋鏟碗筷洗乾淨了，也不到門外乘涼，却說跑多了路，出了汗了，煮熱水洗了澡，又一次的換了衣服。一切安排停當之後，就催着女兒秀秀趕快睡覺。秀秀是和老祖母一起睡的——凡做祖母的總愛把孫兒帶在自己身邊——每天晚上跟隨老祖母同時上床；並且在上床之後，還要老祖母講謎語猜。這時，正在門前路邊一棵石榴樹下捕捉螢火蟲，嘴里

唱着「螢火蟲，屁股點燈籠」的歌子，雙手揮着麥積扇，拍打那些奇怪的小飛蟲，無論怎樣不肯依從媽媽的吩咐。同時作祖母的也在替小孫女求情，說就讓她再玩一回吧，晚上天氣熱，躺到床上去反正也睡不着。

大甲嬸嬸的床舖，搭在廚房隔壁一間雜屋里，以便親自看管米棚和穀櫃，又可以照顧到火燭。銀花的臥房，則是靠臨後面天井的一間，大甲嬸嬸在兒子成親的時候特地騰給她的，一邊便是豬欄屋。在房外簷廊里，通往天井和碾屋的一張門，除掉夏天乘涼和碾米的日子，通常總是關閉的時候多。因為天井里牆頭十分低矮，又有一處業已倒坍了，顯着一個大大的缺口，不是很謹慎；所以即使是夏天，晚上也少在天井里乘涼，天剛放黑便把大門門掉。尤其是，前一天銀花和八月嫂媿倆在碾屋里發生了一場扭打，爲了杜防將來，大甲嬸嬸便連白天也把它門着，並且每晚臨睡之前，還特意親自端燈小心照看一次。今天自然也沒有例外，正當她從走廊過身時，看見媳婦房里，還明晃晃的點着燈，便愛撫的說道：

「銀花，你還不睡嗎？今天跑了路，明天還要起早厚田水，早點睡吧。」

「媽，我在盤扇子，盤好就睡。」

房里媳婦接應着，還拍拍手里尙未縫盤成功的麥積扇。

一刻後，靜寂中聽到天井里一點什麼響動了，銀花立刻從小小有木柵的窗口往外面探窺

着。這時月亮尙未上升，夜空有着稀微的星光。她看見一個黑影從矮牆的缺口一閃，隨即是一聲迫切的輕咳。

「銀花！」是一種簡直聽辨不見的聲音。

銀花迅捷地走出房子，把簷廊里通往天井的小門，拔去了門，一個健壯男人的身子就塞將進來；而且，幾乎是在同時，一雙粗大的胳膊把她緊緊抱住……

微微一陣掙扎，門門輕輕上好，兩個黑影扭做一起，挨進房去，里面的燈光也隨即突告熄滅。

不移時，另一個黑影在簷廊里出現；它輕輕依着銀花的房門，竊聽着里面的響動，許久後，才慢慢的顛着脚尖離開……這人影便是大甲蟻蟻。

七

爲了挖掘孤寡孀家田水的事情，給老頭子責罵了一頓，由於一個年青人的倔強和自尊，陶八月滿懷不愉快，非但在言語上對父親小甲叔叔一次又一次的頂撞，幾乎連活也不大願意做了，特意顯出一付自暴自棄的態度；彷彿這個家不再屬於自己，所以雖然是在大忙天，也不願意多輸出一分辛勞。當天晚上，在吃過晚飯之後，從女人箱底里偷出繡花肚兜，便邀約了村子里一個常常廝守一塊的同伴，上山口狼尾莊尋樂洩恚去。

同伴名叫塌鼻狗，是一個心直嘴快，鬚管閒事的人；個子矮小，面貌醜陋，鼻子可笑地平扁，左眼有幾分歪斜，看過去如像他無時無刻不在偷視着自己那張凸出如軟蠟的奇異耳朵。這人說話聲音十分刺耳難聽，嘎嘎的彷彿是山鷄鳴叫，却偏偏喜歡多嘴，凡事都有他的份兒，如像自己乃是全世界的中心。不過，就身世上說，他實在是一個不幸的人；從小失怙，十歲時連母親也一病不起，便只有依靠叔叔家，替叔叔看牛砍柴爲生。但因生性過於忠厚無用，三天兩天闖禍鬧事。有一次甚至走失了牛，挨叔叔一頓毒打，翌晨牛給我回來了，却業已吃掉別人半坵麥苗，惹起田主找上門來要求賠償；又有一次到蝦蟆岡後面山上砍柴，爲了忙於追逐松鼠，竟把柴刀畚箕全丟掉了。諸如此類的事情，層出不窮。但最能集中大家興趣，且在鄉里流傳也

最廣最久的，是在十七歲那一年，村子里一家娶來一房新媳婦，圓房後三天，新郎便出門做糖生意去了；塌鼻狗白天偷了那新媳婦晾在籬笆上的褲子，晚上從後門躲進她的閨房，把椅子套在頭上，爬在床底下做老鼠叫。這場風波鬧得滿村風雨，連山口的狼尾莊也幾乎婦孺皆知，可說是他生平第一件「傑作」。爲了防止類似的事件繼續發生，作叔叔的便在第二年給他討進一房媳婦，給他吃一顆「定心丸」。媳婦比他大八歲，是一個新近死了男人的女人，身高力大，是一頭常言所說不怕重活的母牛；和作丈夫的塌鼻狗站在一起，儼然如像一對母子。但不管怎樣，這總是足以滿足他的渴望的，他簡直喜不自禁了；雖然變成愈益愛管閒事，越益喜歡多嘴，不過以前那種荒唐事兒，究竟減少許多，同時做活也更其勤勉了。總之，女人是根繩，是條根，她把這個可憐的人綁住了，埋了根了。三個月之後，人們便送給他一個惡毒的綽號，管他叫「三寸丁穀武大郎」。他對這些嘲弄彷彿非但全不在意，而且引爲自己的光榮。最壞的是女人依然不肯安分，接着的一年之中，她逃跑了四次；最後那位代替父母的叔叔惱了，便索性把她賣到另一個遙遠的山村里去了，給她選擇了一個比她大上二十歲的燒炭佬。對於這事情，感到難堪的不是女人自己，而是眼見即將失掉她的男人塌鼻狗，他跪在叔叔面前代她求情，訴述着她千百種好處；後來明白事情業已無可挽回了，便大大的啼哭一場了事。不過自此之後，便終日如像失掉魂靈，比從前更加神不皈正了，只是愛管閒事和喜歡多嘴的習慣，始終沒有改

變；遇有什麼熱鬧場面，總是不肯輕易放過。現在，他就是跟隨陶八月上狼尾莊聽花鼓戲去。

出了村子便在幾乎被兩邊繁茂的稻禾所掩沒的田徑上走着，沉重的稻禾不時拍打着腿部。一片嘹唳噪耳的蛙鼓，隱隱地從四邊山岩間起着回響；聽見脚步声，小徑上的青蛙，爭先隨後地跳下水田去，不間斷地發出嗒咚嗒咚的聲音。走過一個池塘旁邊，一池星星溫柔的倒影，給人一種靜謐的感覺；而在經過一株樹蔭下時，樞枝上受驚的蟬兒，會突然給你灑下一陣排洩物，吱——的長鳴一聲飛去。到處是小澗里潺潺的流水聲，和諧的蟲聲；稻叢上面，細小的螢火在輕輕地浮沉。天壁深邃無比，無數或疏或密的星星，彷彿黏貼不住，顯得搖搖欲墜；銀河把整個天空劃分開來，如像一條奇異發光的巨練……一切都是靜止的，一切都甯靜而悠遠；但在這無邊的靜止之中，大地依然均勻地透出它的呼吸，一種自然而神祕的律動。在稍遠的地方山影和樹影模糊一起，如像一些形體臃腫的大漢，懷着叵測的陰私，在低頭接耳的互相計議什麼。從那些山影和樹影的那面，不時傳來夜鳥吃吃的怪鳴。突然地，一隻田鳧從一處稻禾中飛起；從另一處，又發出鶴鶉斷續的啼叫；而從一處更遠更遠的地方，則隱隱地傳來一種飄忽的，若有若無的微音，你無法去辨別它的究竟，如像那是原野自身在作着淒涼寂寞的歎息……

「八月哥，你說，狼尾莊今晚會唱什麼戲呀？」聞不住嘴的塌鼻狗，緊跟在陶八月後面，氣喘喘的問道。

「唱什麼戲？跑快點兒聽聽去。」

「八月哥，你說，會不會是「小白菜謀殺親夫」？」

「跑快點兒！管它小白菜大白菜，耳到才聽得，你只管跑就是啦！」

「不過，八月哥，不瞞你，我就喜歡聽「小白菜謀殺親夫」；我說，女人十個有九個半都是狐狸精轉的世，投的胎，是嗎？」

「是的，」陶八月不耐煩地回答，「你只管跑路。」

「八月哥，你說，女人呀，真的十個有九個半……女人都不是好東西……」

走在前面的沒有回答。不知道爲什麼緣故，陶八月這時特別不喜歡和塌鼻狗搭話，雖然以往每一次都可以從他這種半癡半瘋的說話里得到滿足和快意。比方當他提到女人都不是好東西的時候，如果你接幾句腔，他立刻會把自己和那業已不再屬於他的女人的種種祕密，全般宣洩給你。這時得不到陶八月的回答，他心里很有幾分快快不樂，「我說，」他便自作回答道，「八月哥，真的呀，女人都不是好東西——」

短短的三數里路，在青年人脚下，很快的便到達了。陶八月習慣地走向村口樟樹脚下小春荷雜貨舖。小春荷是鄉里間的一朵名花，她的男人當兵上前線去了，但她依然獨自把雜貨舖撐支下來，生意買賣比男人在家時有過之無不及。這自然是有原因的，一來是舖子地位好，正當

村口大路邊，過往人客多；二來作老闆娘的姿色好，嘴巴甜，尤其是交際手腕十分高強，所以人們都願意到她舖子里去，買點零星，談談閒天。舖子自然是一個小小舖子，舖面只佔有一間半屋子，場所並不怎樣空敞；但不論冬夏，每天晚上，都成爲衆人會集的地方，在兩張長條木凳上，甚至門檻上，全擠滿着人，哄哄的談天說海，傳播各種消息，議論大小時事，雖然這里只是一個山僻之處，不過談話的泉源，却永遠不會衰竭。因而，老闆娘小春荷的聲譽，也隨之遠遠地散佈開去；附近幾個小小村落，幾乎每個人全熟悉她，婦女們更把她當作自己的談話資料，對她拋擲些出之於羨慕口吻的指摘和評論。

當蝦蟆村的兩個年青人到達時，小春荷雜貨舖正當一天熱鬧的開始。在農民的生活里，忙碌和閒暇同時存在。因爲一年四季都是忙碌的日子，他們不能等待忙碌過去，再來享受閒暇；所以即使白天踩了一整天水車的踏子，舞了一整天鋤頭和鋤刀，到了晚上，泥腳未乾，便偷閒歡樂一時。這種情形，在農忙期里，尤其顯著。現在，正臨着收穫的前夕，他們在池塘里洗去一身被夏日炎烈的太陽所蒸晒出來的汗液，放下晚餐的碗筷，立刻揮着麥稈扇，噙着旱烟桿，到小春荷老闆娘這里找尋歡樂來了。他們要把日間緊張的筋肉，在愉懽的談笑聲里舒暢一下；從無憂慮的空氣里吸取明天勞作的旺盛精力。這一晚，雜貨舖里留下一個名叫小鳳兒的盲姑娘，一個唱花鼓戲的能手，這時正在開始唱一節「梁山伯祝英台」的戀愛故事。這種盲姑娘最

多是在幼年一場什麼病痛里，傷去一隻眼睛，或是瞳仁上面蒙着一層眼翳，並不一定雙眼完全失明。她們照例年紀很輕，有着一張白淨臉兒和一付圓渾嗓子，穿着得衣衫楚楚，頭上擦油，臉上抹粉，肩上揹着一個小小花鼓，手里擎着一面小鑼和兩根繫成紅花的鼓槌，姿態和打扮都很動人，所以在鄉里間的號召力也很大。她們給農民唱着各種各樣的戀愛故事和人生悲劇，擒捉着農民簡單的感情，從他們心里喚起純真的哀愁和喜悅。在這一帶山村里，小鳳兒這名字簡直成爲年青農民們的一種誘惑，如像魚兒沉沒在水里，他們沉沒在她的聲色摸擬之中。

一見陶八月的蒞臨，小春荷老閻娘立刻熱烈地招呼過來了，還殷勤地給他端出一張小小凳子。但他並不需要凳子，却小孩子似的擠坐在櫃台上；而塌鼻狗，最初站在凳子上，雙手攀着櫃台，起勁地扯動着歪斜可笑的眼睛，隨後不知怎麼一來，竟然高高蹲到櫃台上面去了——因爲戲文業已開始，小鳳兒的小小花鼓發出悅耳的聲音，所以誰也沒有注意到他。滿屋子的人都靜悄悄的聽着，把自己的關心毫無保留地交給故事里那對不幸的男女。

小鳳兒頭插一朵鮮紅石榴花，身穿月白色短衫，端坐在人叢中心，以略帶嘶啞，却仍然清晰柔和的嗓音，唱着祝英台喬裝男子遊學，路上邂逅梁山伯，一塊兒坐船，一塊兒行路，還在一塊兒讀書，兩人結拜師兄弟，晚上也在一塊兒睡覺。唱着梁山伯心里起疑，百般試探，那聰明的祝英台對答如流，不露半點破綻。唱着三年之後，祝英台學成先自回家，梁山伯送出五

里長亭，分開時兩人依戀不捨，你一聲哥哥留步，前程遠大，我一聲弟弟保重，後會有期……聽衆之中有人輕聲發出惋惜的歎息了。小鳳兒熟練地敲打着小鑼小鼓，喝了一杯潤茶，清潤嗓子。在不很明亮的油燈光下，在緊密的人圍里面，這個富有魔力的盲姑娘，側着臉孔，偏着身子，頻頻地微蹙着眉頭，從腋下衣紐上取下一方粉紅手絹，按按冒着汗珠的鼻尖，十個白嫩手指巧妙地運用着兩樣樂器，把故事唱得有聲有色，簡直使所有的人都神往着迷了。

接着，小鳳兒唱到兩年之後，梁山伯學成返鄉，路經祝英台的家門，便買了幾樣禮物，登門看訪久別的師弟；可是出來迎接他的，却是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一見之下，簡直使作師兄的人詫異得說不出話來了，倒是那聰明伶俐的祝英台，用言語大胆調排了他一番，害得他臉紅耳赤，心里可又驚又喜。唱到梁山伯在祝家一住半月，對「師弟」的迷戀把他牢牢羈留，不肯啓程離開，一心想娶這位曾經和自己同床睡覺，才貌雙全的「師弟」爲妻，只恨難以啓口，每天晚上輾轉反側，不能成眠；又是那善察神色的祝英台，窺出他的心思，便把自己業已許身鄧城馬姓爲婚的事情，婉轉輕輕托出，命里注定一對才子美人，白白錯過姻緣，不得團圓……

嘆息又從人叢中間發出，而且有人竊竊的說着話了。這些心地單純善良的農民，他們對這種命運的播弄感到怨憤，也感到悲傷。

「我說，要是我就不管！」突然一聲山鷓鳴叫似的聲音從櫃台上發出，大家看到一個侏儒

一般的人站在櫃台上面躡腳，便哄然大笑了。

「塌鼻狗，總是你！」旁邊有人急忙拉他坐下。

「我說，」他却還在憤憤不平地嘟囔，「要是我就不管，我就討了她再說！……」

但是，於休息片刻之後，小鳳兒又復唱下去了。她輕咳了兩下，人們立刻重新靜將下來。

畢竟是小鳳兒！她的嗓音愈唱愈圓渾動人，唱到悲哀的地方，聲音便微微發顫，小小端正的鼻尖上，擠滿晶瑩的汗珠，甚至臉孔也激動得飛紅了。這時，她以一種更其高亢的調子，出力地唱着梁山伯連考連中，青雲之路，扶遙直上，官到鄧城太守；但因爲親景生情，過度思念祝英台，到任不久，便患病不起，立下遺囑，要把自己的屍身，埋葬在鄧城西面江邊。明年祝英台出嫁，船過梁山伯墓所，忽然大風大雨，江里起了波濤，帆船不能前進，沒有辦法，便只好繫纜靠岸；祝英台上岸閒走解悶，不意來到梁山伯墓前，她原是一個多情的人，想起往日的恩情，和今天的風浪，知道事有來由，不禁悔恨交加，就在塚前失聲捶胸的慟哭起來；因爲悲哀太過，一邊啼哭，一邊便用頭撞地，不料一聲雷響，坟墓猝然開裂，大地的懷抱一把將祝英台緊緊抱住不放；命運的播弄，才子美人生前不能團圓，只落得死後在地里並頭長眠……

唱到這裏，人叢中間，非但男人發出更多的歎息，年青婦女更發出噓唏之聲了。一種緊張的空氣，沉壓住所有純樸而善感的心靈；許久之後，人們才慢慢蠕動起來，議論起來，同時對

小鳳兒伶俐的口齒和逼真的表情讚美起來。

懷着滿足之心從小春荷老闖娘的雜貨舖離開時，業已將近夜半了。陶八月和他的同伴匆匆上路回村。這會，月亮早就冉冉上升，大地被舖洒着一層淡淡的銀光，蟲聲和蛙聲方興未艾，組成一片諧和的合奏。在月光的普照之下，山谷、林叢和田隴，莫不呈顯出一種夢昧的神情，恍惚而朦朧，充滿着自然的神奇。湛藍光潔的天壁上，星星幾乎全部隱沒消退了；羽毛一般的浮雲，輕柔地遊移滑走着；而那圓滿的月亮，則在稀薄透明的雲層里，無聲地穿行。從幽谷飄來略帶夏夜的涼意的微風，展開長臂，輕撫着原野肥沃的胸脯，如像大地的神明，在濃睡之中發出的鼾息。小澗里的流水，爲月光所反映，隱隱地蕩動着天空的倒影……

「八月哥，你說，明天晚上還來聽嗎？」依然喘喘地跟隨在後面的塌鼻狗，這樣熱切地問了。

「來，天天晚上來，」接應的是一句反話。

但它使得塌鼻狗認真放心了，而且因此感到興奮了，便搶上一步，吃吃的說道：

「八月哥，我說，天天晚上來，真該天天晚上來，你看小鳳兒那個狐狸精，她娘的，口齒多麼清楚，唉，真叫是，唱得你心里癢癢的！」

「託小春荷老闖娘給你做個媒好嗎？」

「是呵，那真是她娘的！不過，八月哥，我說，怕只怕我叔叔會不答應，我叔叔那個人有時真不講理得很！」

「你還沒有忘記你那個塌鼻嫂嗎？」走在前面的人存心來進行一場有趣的談話了，便反問道。

走在後面的沒有回答。

經過一個池塘邊了，池邊一株柳樹下面，傳來貓頭鷹的怪聲哭泣，這時聽見人的脚步，便戛然停止。池塘里反映着一天明月，在這密茂的稻禾上，螢火蟲成羣地飛舞着；一邊草叢里，一隻銀鈴子鳴吟不已；而在村後蝦蟆岡上，不時傳來一陣陣使人心悸的野獸的嗥吠。

「八月哥，我說，梁山伯好麻木，和女人睡在一起也分不出，」塌鼻狗重新開始。

「換你呢？」

「換我嗎，」他興緻勃勃的說，「八月哥，我說，那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娶了她來。」

回來比去時走得更快，不一刻，便到達自己的村子。塌鼻狗是睡在外面行床里的——自從叔叔把女人賣掉後，就把他安置在屋後一張行床里，叫他管瓜棚和木柴——一進村口便別去了。陶八月獨自落漠地回到屋前，小黃狗以劇烈的吠叫迎接着他；但牠所得到的，卻是一連幾

脚猛踢，使牠不得不夾着尾巴，從牆腳邊洞穴里鑽回屋去，再也不敢出聲。他推推門，怕老頭子聽見多話，便轉到屋後，從天井里矮牆崩坍的缺口爬將進去，打算穿過黑暗的碾屋，悄悄回女人房里。但當他爬進天井時，忽然起意，輕捷地潛行到銀花窗下，竊聽着里面的動靜。這原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卻意外地聽見里面有很低微的哭泣聲和說話聲；他心里立刻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便生根似的站着不動了，並且有着一種惡毒的思想從他腦際浮起。

同時，月亮鑽進一堆烏黑的雲層，大地驀地變成陰暗。

八

翌晨，銀花起身得很早，天剛朦朧發亮，便把豬食煮好了。因爲在黎明前一刻，忽然下了一陣雨，早晨的空氣顯得格外清新，如像整個宇宙經過洗滌之後，一切塵濁污穢，全都不復存在。天壁明朗了，山色也呈着稀有的純淨，所有林木和稻禾，以及花呵草呵等等，莫不燦爛煥發，充滿蓬勃生氣。空中流蕩着一種沁入肺腑的清涼，振奮着人們的精神，使之從久久的溼熱的困倦里蘇醒過來，在大自然可珍貴的恩賜之中，以更旺盛的活力，勤勉地打發着無窮的日子。

大甲嬸嬸起床時，發現銀花業已把每天清晨照例的雜事做了大半，心里很有幾分納罕。但立刻想到昨天晚上的情景了，便有一種難以說明的憂思，濃烈地襲竄進胸口來，簡直不敢正眼去看媳婦那張明顯地浮現着激動的臉孔，和特別生光輝的眼睛。她總覺得，在媳婦的行動里面，隱伏着什麼可怕的危險的東西。她並不能說明自己的憂思所將招致的究竟是什麼，但在她的心里，有着一種莫明其妙的預感，強烈地起着作用。昨晚當她從媳婦的房門邊回到自己床上時，她簡直渾身是震慄着的，幾乎直到公雞開喉叫明，她還沒有真正閉眼入睡。最初，這飽經憂患的老人驚悚於自己的發現，彷彿那不安分的媳婦把災禍關進自己家屋里來了，彷彿這種

災禍不時都會爆發，更彷彿媳婦業已不再屬於自己。她惴惴着，心緒麻亂地期待着，完全失掉應有的主宰。隔壁屋子里每一下細小的響動，不論那是豬仔的哼呵或是老鼠的奔跑，都使她心驚肉顫。她幾次的坐起身，傾聽着；甚至下了床，企圖重新到簷廊下去；可是爲過大的恐懼所攫攝，身子如像癱癱一般，無法移動。隨後，終於慢慢平靜下來，但同時又把自己投入悽苦的回憶之中，並不是希圖用回憶來填補眼前的空虛，而只是一種空漠之感的擴大，一種悲涼的自我陶醉。她自然從未幸福過，充滿着回憶的，盡是一些不愉快的故事，一些辛酸的故事。她想到自己陰慘的童年。九歲開始過童養媳的生活，怎樣在婆婆無間斷的咒罵和毒打之下過日子，怎樣和男人成親生養兒女，而當自己剛剛成爲一個簡單貧苦的家庭的中心時，命運又把她安排在一个無窮無盡的寂寞孤苦的將來里了。過去的生活如像一片汪洋黑海，她在此起彼落的波浪里浮沉着。終於眼淚從她乾枯多皺的眼眶里如泉湧出，她開始無聲地哭泣起來……

「媽，昨晚聽見狗叫嗎？」正在竄上忙碌的媳婦銀花，覺察到婆婆神色的不尋常，便這樣試探地問道。

「什麼？」大甲嬾嬾一怔，「狗嗎？是呀，昨晚可真叫得厲害！」

「我還怕是有賊打牆呢，起來看看，什麼動靜也沒有！」

「是呀，我也……起來……」

「媽也起來啦？」銀花緊迫的問。

「不，沒有起來……我只是想起來看看……不過還是沒有起來，」作婆婆的掩飾着自己。早餐後，銀花並沒有上山脚邊去屙水。黎明時分業已有過一陣雨了，天時的變換不可預測，說不定下午還會有雨。以這樣的理由給自己的行動作着解釋，便從房里拿出一束煮熟染過色的麥糝，坐到門口簷廊下編織着扇子。

正在這時，聽見碾屋那邊天井里，八月嫂又在大聲咒罵着了。原來她發現矮牆的缺口有着腳跡，證明昨天晚上一定有人從那里爬越過，而且自己一個遺留在碾屋里的細篾篩子也失了蹤，便沒頭沒腦的咒罵起來；開始時她咒罵着夜賊，接着便有幾分指桑罵槐起來了，同時一直衝到大甲嬸嬸這邊通天井的小門邊，拍擊着手掌，隱隱把銀花當作對象，詛咒着那個爬牆的人將來不得好死，絕子絕孫，死了去見雞畜閻王，下世變蟲豸扁毛，永遠不能超生。

銀花雙手雖然在編織扇子，心卻給氣得突突發顫了。她勉強按壓着自己的憤怒，恨不得起身開門出去，和那個三面嘴的長舌婦拚一場你死我活的命。

正在廚房里攪勺豬食的大甲嬸嬸，聽着八月嫂的咒罵，那尖銳潑辣的聲音，如像針刺一般，直戳着她的心，捏着木杓的手，抖擻着，很困難的把一小桶豬食提過豬欄屋，便雙手扶着柵欄，任憑欄里的豬仔噢唔噢唔的飢餓乞食，自己卻完全怔住了。但是愈是這樣，她便愈覺得

媳婦的行爲是可以原諒的。這並不是爲了家醜不可外揚，而是一種對不幸的媳婦的憐恤和顧惜。無論怎樣，她終是自己的入呵！不過，終於聽見外面銀花開始接應了，她在大聲罵着女兒秀秀，罵着雞子，罵着小黑狗，幾乎要和對方直接交起嘴來了；大甲嬌嬌急忙放下木杓，出來戒勸媳婦。

「銀花，罵人家一千，自己割到八百，你莫作聲！」她輕輕央求似的說。

「你這隻死狗！」可是銀花還在借題罵着躺在自己腳邊的小黑狗——這時，牠骨碌着滾一雙圓而小的眼睛，無知地望着女主人。「平白無故亂咬人，也不分一分親疏，儘噉個不停！再噉給你吃大糞！」

聽到銀花回嘴接腔的聲音，天井里的八月嫂稍停片刻，隨後便更大聲的嘶叫起來。

「你這不得好死的！你這爬牆頭不怕折腿的！你這男盜女娼不要臉的！是那一個無廉恥的母狗勾引進來的！是那一個不值價的賤貨勾引進來的！」接着，她便運用鄉里間一切下流的污言穢語，彎彎曲曲的對銀花拋出辱罵和恫嚇。諸凡可以給對方以損害的話語統統罵盡了，自己也業已聲嘶力竭，也聽不見反應，覺得在這一場唇舌戰鬥上獲得全勝了，才悻悻回身；但是邊走邊罵，直到坐在自己的靈門下，動手從事操作爲止。自然她是疲乏了，汗流浹背了，喉嚨乾癢了，手掌心也拍擊得紅腫發痛了；不過，這是有代價的：她業已發洩了氣憤，戰敗了敵人，

滿心慳快了；於是坐下身來，一壁燒火開始煮中飯，一壁拉衣襟揩拭着滿頭滿臉的汗漬，回味着適才自己所使用的言語；並且暗暗驚佩於自己的機智，深覺自己的確高人一等。總之，作爲一個勝利者，她完全陶醉在自滿之中了。

但在銀花這邊，情形可就剛剛相反。一種失敗的情緒，使得她感到自己無地容身了。幾次的，她要開門出去應戰，都被婆婆阻止了；大甲嬸嬸把她拖進廚房，以一種近於哀憐的神情要

求着她：

「銀花，你就是一個莫開口！常言說得好，三天不開口，神仙難下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多一面嘴多一門禍，你就是一個莫理睬她，萬萬莫理睬她！」

和以往無數次一樣，作婆婆的把這場爭端壓制下去了。對於婆婆這種凡事退讓，凡事容忍的態度，銀花自然從心感到不滿；但婆婆的話對她是有力量的，她總覺得婆婆是一個心地良善的人，她也知道婆婆所給予自己的種種寬恕。爲了婆婆，她要好好的做人，給老人以安慰。一個老年人怎麼可以沒有年青人的安慰呢？她曾經暗自設想過，如果失掉自己，將會有着怎樣陰慘可怕的生活，等待着這孤苦可憐的老人！她願意永遠廝守在婆婆身邊，永遠不離開這關心和寬恕自己的老人。當她對婆婆抱着感荷之情時，心中便只有一種純真的義務感，一種堅強的自我犧牲；一切雜念，全不存在，全被摒除。不消說，如果她曾經爲自己的將來着想，那是很困

難的——不過，一個年青人很少顧念到那難以想像地遼遠的遲暮之境。

銀花重新拿起潔白溫軟的麥緒，卻總不能像一刻以前那樣順遂的編織下去；受了攪擾的心，是不能重新平伏的了。她偶而偷眼望望坐在對面絮絮不斷地勸慰着自己的婆婆，不意間兩人的眼光互相接觸到了，便有一陣微微的顫慄，電流似的通過她的全身。在這一剎，甚至婆婆的偶而一瞥，也變成是嚴厲的了。「她老人家在責備我呢，」她想，「不錯，我是應該受責備的，我錯啦。」可是，同時她也明明知道原是一種自我欺騙。她並沒有錯，一個正在青春年華的女子，應該有享受青春的權利；於是，她又重新給自己修正道，「我沒有錯！我實在沒有錯！」

陷在這種極端矛盾的苦悶心境之中，她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排解自己的痛苦了。照例在這樣的時候，從她幼年環境所養成的那種自暴自棄的心理，便會不自覺地抬起頭來。船到橋下自會直，一切都隨它去，一切也必將過去，她這樣安慰着自己。但是隨它去？怎樣隨它去？「無頭孕……」八月嫂這句話又復有力地撞擊着她。昨天晚上，她把自己這樣灼心的憂慮告訴了那個「野男人」，可是他的回答竟是那麼不負責任，那麼於事無補。他說，事情既經弄得這樣，唯一的辦法，他就乾脆娶了她去；他又說，萬一娶不成功，不要緊，他會去託巫婆楊七娘使一把草藥，煎下她肚子里那個「禍根」——是的，他是這樣說的！——他說的多麼輕易，多麼毫不

經意！爲了他這種態度，她簡直傷心無助地哭了，他安慰她，最後他決定了，他要得到她，娶了她，不管事實上怎樣困難，也不管她願意不願意……

「不管我願意不願意？」在心里自問着，銀花偷偷地瞥了婆婆一眼，臉上微微騰起一層不易覺察的紅暈。她想到昨天晚上，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態度的堅決，他大聲說着這話，彷彿發着誓咒似的，幾乎完全忘記自己所進行着的是一件怎樣隱私的事情了。她連忙用手掌輕掩住他莽撞的嘴。在那一剎那時，她是怎樣的興奮，怎樣的陶醉，怎樣的驚喜欲狂！在她的一生之中，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強烈的激動！她原是一個富有野性的人，雖然在山村平靜的歲月之中，在不斷地遭受輕蔑和不幸的打擊之後，那份野性的力業已逐漸消退，如像一團閉塞的火，逐漸近於熄滅；但她畢竟還年輕，在她身體里面所隱伏着的青春的火燄，重又突然煽熾起來，旺盛起來了，然而這種激動並沒有支持多久，黑夜過去了，那個莽撞的男人走了，那雙強有力的路膊不見了；現在，正當忍受了輕蔑和侮辱之後，面前坐着老年慈祥的婆婆，身邊偎依着年幼無知的孩子，想起晚夜的情景，不僅恍惚如隔世，而且有幾分感到羞赧了。

大甲嬸嬸依然嘮叨不停。這時，一面迅速地一把前大放水缸邊溼地里的荳莢，扯攔筋，摘成短節，盛入一個破舊筲箕里面，準備作爲中飯的菜蔬；一面便給媳婦訴說着自己受辱和容忍的經過。她說到有一年天旱搶水，雇不到零工，又沒有水車，只好獨自一人挑着水桶，

到灌注的池塘里一担一担的把水挑到田里，可是村子里一家豪戶——現在那家豪戶也業已風掃殘葉似的衰落了，甚至貧苦到「吃下早餐愁晚餐」的境地——竟然把她這樣一個男人剛死，兒子幼小的新寡婦人，當着赤日當空，綁在一棵野桑樹上，同時片片破碎地打破了她的水桶；結果眼巴巴地望着田里起着龜裂，稻禾全部枯黃，終至顆粒無收。又有一次，山腳邊那兩坵田里，一晚間工夫，一半的金穀被村子里的歹人用鐮刀割去穗子；而且由於自己在田邊咒罵過一通，當天晚上，剩着的半坵又被竊去大半，只給她留下一小片田角；而且那些歹人還明目張胆的揚言說，如果她敢再出聲，連別些田里的金穀也將給你一個顆粒無存；她聽見了，忍受了，屈服了，果然飲泣吞聲地不敢再咒罵半句。但這還不算是最難堪的。有一次，一個冬天的深夜里，三個月青漢子把大門窟開，搶進她臥房，準備好麻繩和溼毛巾，打算污辱她；幸好她在聽見窟門的時候，就料到事情的發生，未曾張聲質問，卻先自逃開了，幾乎全身赤裸的在豬欄里躲到通宵，才避開了那一場可怕的災禍……

銀花靜靜地聽着，越益可憐起婆婆來了。她覺得應該受勸慰的不是自己，而是面前這個嘗遍生活的酸苦的老人。編織扇子的手停住了，她抬起臉來，在她眼睛里業已不自覺地汪着淚光。

「媽，虧得是你，要是我——」最後她說。

「你就怎樣？」

「我就不管！我就死也好，活也好，和那班狗東西拚一命！」

「銀花，」作婆婆的聲音發顫，「常言說得好，雞蛋難碰石頭，百忍無憂；一個孤寡婦道，凡事只有忍性些，吃得起虧，才當得起家呀。」

但是大甲嬌嬌的話並不能給她以安慰，恰正相反，銀花從婆婆的過去里看到人生的陰慘，越益覺得自己命運的悲苦了。

到了下午，銀花攬着鋤頭，到山腳邊去巡視田水，看到已屆成熟期的禾，在夕陽下顯得金黃一片。她試着隨便折下一個沉重的稻穗，仔細數了一遍，發現那上面竟有八九支鬚子，每支鬚子上面，結有一二十粒金穀。她爲此暗暗吃驚了，以往她幾乎從未留心過這種豐富的收穫。「這樣黃，這樣多，簡直金子一樣呀！」她在心里讚嘆着，於是又去數第二個更大的稻穗，不過捨不得把它折下。正當爲展開在眼前的金穀而感到喜悅時，突然想起上午婆婆的話，想起婆婆不幸的遭遇了，就是在這兩坵靠山邊的田里，歹人把成熟的金穀毫無憐恤也毫無顧忌地割去了，從犁田、撒種，經過插秧、施肥、耙草、灌溉，直到最後的收穫，是一個怎樣艱苦的歷程！從自己的現狀，不是可以想像到婆婆當時慘澹的情景嗎？每一支稻稻，每一顆穀粒，都是生命和血汗呵！可是欺負一個孤寡婦人的無力無助，那些不怕天誅的歹人把珍貴的金穀踩

躡了，奪劫了！……想到這，銀花幾乎顫慄起來了……

在稻田四週，以一種黯然的神情，她巡視摸弄了許久，又在山邊地堪的莢荳棚里，摘了一些新鮮的莢荳，直到太陽從山巔隱沒，天壁浮起晚霞的時候，才蹣跚回家。

晚上，異於昨日，她陪伴着婆婆和秀秀，坐在門口尋風納涼。她覺得婆婆從來沒有比今天更可親的了。她坐在婆婆身邊，輕輕地給婆婆揮着扇；同時更以愉快親切的調子，給秀秀講着關於螢火蟲飛上天去和星星爭光輝的故事。

九

天下起雨來了，一連幾天，沒有停歇。在這山澗里，從清晨到黑夜，不間斷地懸掛着密密的雨簾，把一切山影和叢林都蒙封住了，村前池塘里起着細小紋漣，如像一匹銀色織綢，迷濛一片。雨是爲稻禾所急需、爲農民所渴望的「及時雨」。最初，焦乾的土地，貪婪地吮吸着難得的甘霖，一切植物全都煥發起生氣，稻禾金黃如海，山脚邊乾枯的池潭重新復活，油一般鋪着地面；隨後，土地終於鑿漲了，便卜卜地吐着泡沫，而且路旁的野草，也由於承受着雨衣過度的淋漓，呈顯出奄奄一息的神情。周圍山腰上，開始出現瀑布一般的山洪，遠遠望去，彷彿是鋪張着的斷匹素錦。山坳里的水，四面八方匯集到這小小盤地里來了，稻田滿了，池塘和溪澗全滿了——總之，雨水豐足了。不分晝夜響着水流嘩嘩的響聲，大地也隱隱地爲之震顫。這場甘霖，把農民們擲入一陣新的忙亂里。稻田里有了水，便得開始進行撒播豆子的準備。豆子是金穀收割後最重要的「秋作」，要在金穀成熟期把種子撒播在稻田里，兩三天後臨到快萌芽了，金穀也就可以離水了；而在四面山谷爲稻床的鳴響喚起回音時，豆苗便代替着稻禾，把這小小盤地里的原野染成一片碧綠。

大甲嬸嬸家也沒有例外。每天早晚兩次，銀花揹着鋤頭，戴起斗笠，赤腳露腿的到田間去

巡視，忙碌着疏通山腳邊的澗壑和灌注的溝渠，免得山水的迂積。大甲嬌嬌則以興奮熱望的心形，在家里準備小黑豆的種子。按照山村一般習慣，黃豆佈種在山邊旱地和田塍上，用來製作豆腐和豆醬；收割後的稻田里，便撒播小黑豆，通常充當豬料。每年收成之後，大甲嬌嬌把每樣種子挑選一番後，分別裝在大小罌子里，虔敬地封了口，放置在潔淨乾燥的地方。到第二年播種的時候，把它們倒將出來，浸在清水里面，等到瀰漲了，濾去水，拌上少許菜油，連帶着一個農民的希望，撒播到田里去。無論是穀子、麥子、豆子，甚至菜子，凡是種子的收藏，大甲嬌嬌無不一一親自料理。她認為在收藏種子的時候，一定要秉着一份虔誠恭敬的心情，才不致獲罪神明，招受災患。

到了第三天，應合着農民們的期望，雨霽了，不過太陽依然不肯露臉，天藍依然混沌不清，滿佈雲翳，彷彿隨時都將繼續洒下雨來。田野間到處出現着巡水的農民，他們晒黑的臉孔上，一律浮現着滿足的笑容。牧童們拿着網罟，在田徑上東西奔走，捕捉着銅元大小的鯽魚和寸來長的銀魚。烏鴉在山腳邊低飛，找尋蟲類；田雀重新唱出噪耳的歌聲，在稻禾上面跳躍飛舞。遠山的峯頂，爲迷漫不散的霧氣所遮隱，模糊難辨，好像是一些連綿不絕的浮動的物體，在不息地幻變和升浮。近處的山色，卻清明如洗；叢林和谷壑，也全部顯現出非常清晰的輪廓。空氣依然是潮溼的，黏着的，布着初秋的意味。到了下午，雲靄以慢散開，天壁部分地透

露出來，遠山被描上一層蔚藍深湛的顏色，浮雲輕捷地滑溜着，分解着，彷彿給一雙不可見的巨手在漫不經意地扯着，搗着……。終於，從雲隙里透射下燦爛的陽光，而空氣也隨即變成溼熱悶窒，大地上如像驟忽之間為生命的氣息充滿了，飽和了，騰發着濃重的泥土和穀類的混合的氣味。不久，東大出現一道弧形的色彩鮮明的虹，一如農民們所相信的，它把雨隔開了，天開始放晴了……

大甲嬸嬸和銀花，婆媳兩人在山腳邊忙着撒布小黑豆的種子。銀花亦着腳，把褲筒捲到膝蓋上面，露出肥壯結實的小腿，如像一個男人似的，在水田里穿行着稻溝，小心謹慎地撒佈着種子。這事情是需要訓練的，一個生手會把種子撒成堆，將來長出的豆苗，便會一處稀疏一處擠密的不均勻。在過去，這份工作總歸由大甲嬸嬸親自出手；但常言說得好，不做不會，今年讓給媳婦試着撒撒看，不過仍然自己在旁邊不住吩咐着，指示着，稱讚着和惋惜着。

整個下午，只撒佈了山腳邊兩坵面積很小的田，黃昏時分回到家里，銀花感到自己的胳膊業已微感酸痛了。她覺得自己畢竟還不行，經不起勞力；因此，便越益對婆婆抱着憐恤和敬意了。即使是在這樣老年，大甲嬸嬸在農事上簡直比年青人更耐得起勞，經得起苦；這時，在田間跑了一個整下午，回家後便忙着手料理牲畜，起火烤着中午的剩飯——人口簡單的農家，這樣既能節省柴火，更可節省時間——她老人家精神依然十分旺盛。而銀花，卻偷偷躲在自己房

里，用菜油輕輕擦着自己的臂腿了。吃晚飯時，作婆婆的看出媳婦勞作後不可掩飾的疲乏，便笑着說：

「明天讓我撒去，你就留在家裏休息一天吧。」

「不，」作媳婦的卻賦有一份好勝的性格，倔強地回答道，「我不累。明天我還要學着做。」

同時，端着一個小小木碗的秀秀，也掩嘴向老祖母要求着：

「奶奶，我也要學！跟奶奶去！」

「秀秀莫去，秀秀乖乖的在家看門，防叫化子進屋。明天煮米粉干給秀秀吃！」

晚餐時的空氣，充滿着播種和收穫的喜悅。照例是豆子下種的時節，便是金穀的收穫期。以一個老年人特有的嘮叨，大甲嬸嬸一斤半斤地計算着收穫量。農民們是一佈下種子，便隨着佈下自己的希望的。

翌晨天氣非常好，太陽彷彿出現得比平常早些；在羣山圍抱中的天空，純淨得沒有半絲雲翳。天剛黎明，大甲嬸嬸便起床了，把一切照例的雜事料理妥當，又給孫女秀秀特地炒了小半升大黃豆；因為今天要她獨個兒留在家裏看門，大黃豆算是預先給她的犒賞。秀秀自然是不願意的，不過看在大黃豆分上，便答應了。當銀花隨着大甲嬸嬸挑起豆種出門去時，回頭吩咐女

兒道：

「秀秀，要乖乖的聽話呵。小心看着門，大黃豆放在碗櫥下面，你自己拿得着。中飯等媽回家，煮一大碗米粉干給秀秀吃！」

孩子撅着嘴，顯露出一付委屈似的表情，默不言語。在她小小田里，也業已懂得生活的艱苦，所以雖然不樂意一個人獨自留家看門，也不能不默默應允。她坐在門檻上，落漠地望着奶奶和媽媽的背影逐漸遠去，逐漸被稻禾所埋沒，心里有着說不出的惆悵。甚至唯一的伴侶，小黑狗，最初一刻原是蹲在秀秀身邊，拖出紅紅的長舌咻咻地喘息着的，突然之間，也如像一支箭似的奔將過去，迅捷地追趕着女主人，轉瞬便消失在田壟里了。

秀秀回到廚房里，從碗櫥下面抓了兩把炒黃豆，重新出來，坐到門檻上，一壁剝剝出聲地咬着豆子，一壁眺望着一片金黃的田野。在清晨的陽光之下那蒸發着晶瑩露珠的稻禾，如像波光燦爛的海洋；起伏無定的浪濤，一直推送過去，受着羣山的阻隔，便又復緩緩地湧擠過來。而在浪濤之中，隱隱地出現着一些細小黑點，那是撒播豆種的農民，在那里撒播着自己的希望。秀秀渴望投到那黃金的浪濤里面去，變成那些黑點的一個。她想，那該是多麼好玩呢，稻田里不是會跳出很多肥大的蚱蜢嗎？不是會飛着很多好看的蜻蜓嗎？——於是，她把自己的眼線，移置到遠遠的山腳邊，竭力想從那里發現出奶奶和媽媽的身影；但是，多麼失望呵，她

搜索了很久，依然看不見一點兒踪跡。只在山腰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那上面的一叢矮林，一株古松，或是一片黃土。她想到在那些樹林里，一定有着各色各樣的鳥兒，還有長尾巴的松鼠，還有狡怪的黃鼠狼。有一次，奶奶到村後蝦蟆崗山神廟里去敬神，曾經帶着秀秀去過。山神廟旁邊，多的是金菜花，紅莓子，還有怪好看的蛇葡萄；奶奶沿路採摘了好些蛇葡萄，回家給她熬成一個小小的繡球，說是只准玩不許吃，要是吃了，肚子里會出蛇，咬爛腸子，從肚臍孔里鑽將出來。唉，那該多麼好玩——於是，她又把自己的想像，安置在那無奇不有的山林里，任情地飛翔着……隨後她的注意又被羣山那邊深湛的天色所吸引住了；那里正有一縷淡淡的白雲，從山巔冉冉升起，如像一陣小小炊煙。於是秀秀又復想到奶奶講給她聽的一個神話，說到一位在山神廟里修道的仙人，有一天就坐着那樣一朵白雲，慢慢升上天去，愈升愈高……

咯咯咯咯，身後一陣雞叫。秀秀把眼線收回，看見兩隻公雞從屋子裏衝竄出來。她認得前面逃着的一隻花毛公雞是自己家裏的，而後面追着的那隻白毛高腳公雞，則歸隔壁狗狗家所有，牠們一衝出門口，便在秀秀前面劇烈地鬥將起來；各自伸長着頸子，倒豎起羽毛，雙方退後幾步，突然跳起，互相撞着，抓着，啄着，又復往後退了幾步，找尋第二回合的機會。幾隻後來的母雞，看見這情形，便微側着頭，不勝驚訝地嗚叫着。近乎入神地，秀秀看着兩隻公雞的搏鬥；在那一剎那間，她心里全無半分偏私的感情存在。但在不數回合之後，花毛公雞終於

再次的敗退了；而且牠的頸部業已羽毛零落，滴着血了。牠沒命地逃跑着，在石榴樹下繞了一個圈子，便從秀秀身邊奔進門去。而那隻戰勝者的白毛公雞，竟然不肯饒捨，一直勇猛地追將過來。一種突然而生的同情的力量，逼使秀秀站起身子，張開雙臂，攔截住牠的去路，救出那隻不幸的失敗者。

「呸！你這個扁毛畜生！」她追趕着白毛公雞。

戰勝者意外地發現了一個龐大敵人，牠不甘心地往秀秀面前拍打着翅膀，依舊企圖衝過圍隘，同時雄糾糾地高聲鳴着不平。

把這場公雞的搏鬥趕散之後，秀秀又回到廚房里去抓了一把大黃豆。這時，太陽高出山巔業已有兩丈來高了，空氣刻刻增加着溼熱。小黑狗忽然在池塘那邊出現了，牠在一棵楊柳樹下面嗅着什麼，然後翹起一條腿，撒一泡尿，便以輕捷的步子，沿池塘邊跑回自己家門，彷彿受着女主人的囑咐，回來探看一下秀秀是不是在認真守門。

「嗚汪——嗚汪汪——」秀秀招呼着牠。

小黑狗果然就跑到她跟前，抬起頭，骨碌着一雙圓眼睛，向她搖着短小尾巴。

「你來你來！」她向牠招手。

秀秀把黃豆放在小口袋里，雙手抱着小黑狗的頸子。但或許是因爲天氣太熱，牠似乎不大

同意這種親昵，站了一回，便抽身跑開，轉到屋後去了。

村子里靜悄悄的。人們都到田間忙碌去了，並且業已是煮中飯的時候了吧，什麼人也沒有看見。無限的寂寞浸溶着秀秀，她想做一點兒什麼玩意。她從小口袋裏取出大黃豆，一粒一粒的吃着，記着數目。驀地她看見不遠的幾根小荊樹上，停栖着一隻非常好看的紅蜻蜓，像一朵盛開着的小花。放下大黃豆，她輕輕地跑過去，想捉住牠；等到奶奶回來時，要奶奶把牠用絲線繫着，牽着牠飛。大紅蜻蜓彷彿全不理會自己的厄運，牠若無其事地停栖在那里，敵人業已跑到旁邊了，還不會逃走，還沒有發現。秀秀滿心歡喜，情緒陡地緊張起來，微微心跳地伸過手去。她做得非常輕捷，怕在最後關頭把那美麗的誘惑驚走。但當她的手剛將伸到，那蜻蜓便不動聲色地輕輕飛起；不過並不飛高，也不遠遁，只在秀秀的左右晃了幾晃，又在不遠的地方停栖住了。

秀秀很有幾分生氣，心里掠過一陣微微受辱的感覺，決意要捕捉到那隻美麗可惡的蜻蜓，使牠成爲自己的俘虜。她想起一個好意，急忙回家往奶奶床上拿來一把扇子，趕到小荊樹旁邊，看見大紅蜻蜓依然毫不在意地停栖在一根小荊樹的枝梢。她舉起扇子，一下就向牠拍打過去。「看你往那里逃！」一心以爲這一次可把牠捉住了，便罵着，雙手有力地緊緊按住扇子，幾乎把整個身子全壓在小荊樹上，「我壓死你！壓扁你！看你再逃不逃！」

但是，完全出她意料，當她把扇子重新舉起時，卻發現那隻大紅蜻蜓早已從柵枝下面逃
出，正悠然地向池邊飛去。這一下可把秀秀氣壞了，她不管一切的追趕過去。蜻蜓業已在池邊
一棵斜向水面的小野桑上停栖住，她就是扇子也拍打不到牠了。她又想到一個主意，從地下檢
起一把石子，嘩的向那隻可惡的蜻蜓擲去；樹枝下平靜如鏡的水面，立刻發出零落的聲響，而
且蕩開一圈圈小漩渦。大紅蜻蜓彷彿認真受着驚嚇，在水面上飛來飛去，點着尾巴，不肯馬上
找地方停息。秀秀正想第二次檢石子時，才發現牠端端正正地停在小木橋的梢頭。秀秀自然又
趕過去了。一種強烈而固執的慾望，使她覺得非捕捉到牠不可，沒有閒暇去看門的責任和媽
媽的吩咐了。可是一當木橋因她的脚步而輕輕顫震時，蜻蜓立刻離開橋頭，栖息在橋邊一張飄
浮水面的桑葉上。秀秀伸着扇子，一步一步的往橋走去，向着那隻大蜻蜓，那個强有力的壓
惑……

大甲蟻蟻撒完一坵田的豆種，抬頭看看太陽，說道：

「銀花，中飯邊啦，先回家燒飯吃去，下半年再撒那坵「牛角坵」吧，秀秀一個人在家守
門也守得久啦。」

「媽，下半年讓我撒，你老人家手怕癢了呢。」銀花把空籃挽在臂上。

「瘦？才撒一上午哩。往年半天要撒兩坵，也到底上年紀啦。」

婆媳兩人這樣對答着，汗濕着滿身的衣，離開稻田。中午邊的天氣，在稻叢里走着時，從兩邊迎撲過陣陣熱浪，使人微微感到窒息；即使偶而有一縷風拂掠而過，給你帶來的也不是涼爽，卻是一種難耐的氣悶。

「真是好天時，要雨就雨，要晴呢，就出這樣猛的太陽！」走在後面的媳婦有所感地說道。

「種田、就靠天吃飯呀。」大甲嬸嘆息着。

回到家門口，作祖母的想到小孫女一定等急了，便快步跨進門去，一邊大喊着，「秀秀！秀秀！」聽不到回答，心微微慌了，又說，「秀秀呢？這孩子野到那里去啦？」

「秀秀！秀秀！」銀花也喊着。

依然沒有回答，一定她是野出門去了。連斗笠也沒有脫下，作祖母的大甲嬸立刻轉身回門口張望，只看見小黑狗從屋後跑過來，熱烈地搖着尾巴，做出討人歡喜的樣子；她怕小孩子說不定又玩水去了，便急忙朝池塘走。這時，作母親的銀花也從自己臥室裏出來了，她在臥室裏也沒有看見女兒，便急忙到屋後去尋找。

「秀秀！秀秀！秀秀！」

銀花在屋後走了一轉，也沒有發現小孩子的踪跡，正想回屋時，突然聽到婆婆焦灼顫聲的呼喊聲。立刻，一陣不祥的預感攔住她了，她向屋前池邊奔去，看見大甲嬌嬌一個癡狂病患者似的喊着：

「救命呀！救命呀！」

當銀花奔到池邊時，首先投入她眼簾的，是浮在木橋端梢水面上的一把秀秀的扇子。她一下子完全明白了，天地旋轉起來了……幾乎是同時，一些從田間回屋帶着農具的農人們，全都圍攏來了。馬上就有幾隻從四面八方伸過來的手，把瘋狂地衝向木橋去的銀花攔阻住，而且把她緊緊包圍住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初，銀花掙扎着，衝撞着；但隨後，她反而平靜下來了，沒有流淚和呼號，她簡直怔住了，彷彿自己陷在一個噩夢里，周圍所發生的一切，都和她無關。村子里的人，不論男女老小，幾乎全部集攏在池塘旁邊；同時，業已有人用竹竿在橋頭打撈着。小甲叔叔第一個跳下水去。接着，另一個年人青也跳下水去了。場鼻狗和陶八月也拋掉農具，繼續跳下水去了……

從人叢中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小甲叔叔雙手抱起一具小小屍體。一些女人急忙轉過臉去。一陣顫慄通過所有的人的身子。……銀花業已默默地把屍體緊抱在自己懷里；大甲嬌嬌則雙手抓着死者的腿子，彷彿防備着生命將從這小小屍體脫逸。人們一致發着惋惜。一頭小黃牛牽

到了，很多隻手把屍體從銀花懷里奪出，橫放在牛背上面。而作母親的銀花，便俯着身子，用自己的嘴有力地吮吸着死者的嘴。……

一個名叫庚午孀孀的吃長齋的老婆子，眼淚汪汪的從人叢里退將出來，拉起衣襟往額上揩一把汗，然後失望地搖搖頭，嘆息道，「太晚啦，嘴角邊已經滲出血啦！」

一〇

當天晚上，正當大甲嬸嬸婆媳兩人陷入無可排解的憂傷里時，隔壁堂房叔伯家里，也有着異樣的空氣。八月嫂把孩子狗狗在厨房里關閉了整上午，而且宣揚着，此後將再不讓他走出大門半步了；因為，根據流行這山村里的傳說，溺死者的靈魂不許進閻王爺森嚴的廟堂，便只得變成滿身赤裸的水鬼，在原来的地方找尋替身，必須在找到替身之後，才能够再去投生轉世。不消說，秀秀所變的是小水鬼，而小水鬼所可找的替身自然也就是小孩子；何況秀秀和狗狗平時常常玩在一起，被找的危險不消說也更大，所以一定得十分小心在意，萬萬不能讓他出門去惹禍招災。但是，在厨房里關閉得太久了，不耐煩了；而且，一到黃昏時分，天氣既熱，蚊蚋又多，想到門外的涼風和螢火，小孩子最初糾纏着作母親的，要求放他出廚房，最後便開始跺脚哭出聲來了。

「不要哭，狗狗。出可萬萬出去不得，當心水鬼把你拖到塘里去！」八月嫂一壁張羅着晚餐，一壁囑咐着被羈囚的小犯人。

「我要出去！我不怕水鬼！」狗狗追逐在母親後面，繼續作着要求。

「不怕水鬼？小孩子說話好大胆！水鬼渾身不掛半縷絲，爬在塘邊楊柳樹上，看見小孩子

就笑着招招手，說，「你來，你來！」有時變做一張好看的紅葉，浮在池邊引誘你，當你一伸手，牠就順勢一把拖你下水去！你不怕！」

「我不怕水鬼！我不怕秀秀！」

「秀秀你不怕？如今她變成水鬼，就要找你去，作替身。她把你拖下水去用泥漿，把你七竅都塞得滿滿的，叫你透不過氣，活活悶死！你不怕！」

「她不會拖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小孩子又復啼哭起來。

「她不會拖你，娘生的女，她人小心可是黑的！她把你拖下水，悶死了你，自己便乖乖的到閻王爺那里投胎轉世去，留下你一絲不掛的做水鬼！」

「她不會！秀秀不會！」

坐在大門邊吸煙的小甲叔叔，聽到小孩子的哭聲，便走到廚房里去。小孩子立刻把他糾纏住了，要老祖父讓他出廚房乘風涼去。狗狗一向在母親過度嚴厲的管理之下，不敢違抗禁令；但和母親不同，老祖父是十分慈和寬大的，過去無數次，老祖父都做了小孫兒的救助人，這一次自然希望也不會例外。

「爺爺，我要出去！」作孫兒的緊緊攀抓着老祖父衣襟，苦苦要求着。

「不許出去！」在老祖父還沒有回答出話來以前，八月嫂便搶嘴喝罵了，「你也要變水鬼

去不是！你也要不得好死去不是！你出去我就敲斷你的腿！……你的娘可沒有做過什麼惡事呀！」

這話今天在小甲叔叔聽來很是刺耳的，便說道：

「做人總不要說過分的話，人家正在怎樣的時候呀！」

「什麼過分的話！」作媳婦的竟毫不讓嘴，「難道她做的醜事惡事還不够嗎？丈夫尅去了，女兒也尅去了，誰知道她是什麼爛污貨！讓這種爛污貨留在祖宗門下，總有一天會害到絕子絕孫！杉木榔頭壓不平草，她做了上千上萬的醜事惡事，沒看見你這做叔伯公公的敢管她半言半語！」

「常言說得好，」小甲叔叔無可奈何地搖搖頭，終於放出重話來了，「男人無能，洗碗抹盆；女人無能，罵鷄罵狗罵人。你呀，你就是這樣一張麻雀娘的嘴！」

「我無能！我當然無能！」媳婦的搶白雨點一般進襲過來，「我不像那個狐狸精會迷人！我不像那個爛污貨不要臉！我不像那個白虎星尅夫尅女，絕子絕孫！我無能！我是麻雀娘的嘴！我是嘴巴里塞着棉花搶過門的！我沒有替你們陶家生養半子半女！我每天出你們陶家的醜，青天白日上狼尾莊去找野男人，半夜三更做些無廉恥的事情！你們陶家是我這麻雀娘敗了的！你做公公爲什麼不去娶一房能幹的媳婦！娶一房狐狸精！娶一房會迷人的騷貨！娶一房白

虎星投世的做家精！……」

小甲叔叔默然無言地走出大門，悶悶不樂的坐在凳子上，吸着煙。他並沒有再和媳婦計較，也沒有去管被囚禁的孫兒，反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廚房里八月嫂繼續咒罵着，而且把委屈發洩在小孩子身上，她恨恨的把他打哭了。但小孩子是固執的，雖然哭着，卻依舊喊着爺爺，要求爺爺把他解放出這種不公平的羈囚。直到和小甲叔叔一起坐在大門外乘風納涼的陶八月把女人的咒罵喝阻住了，一場小小的風波才告結束。

晚餐後，陶八月照例一放下碗筷便行出門；小甲叔叔卻不再像往常那樣到村下首空坪上去撩開天了，他依然默默地含着旱煙管，坐在門外，茫然地以模糊的眼睛凝視着黑暗的夜空。今天，他的心緒特別不寧靜。但這種不寧靜，並不是單由於不賢慧的媳婦的惡聲頂撞，一多半還是由於日間那一幕不愉快的小小悲劇。或許是因爲在年齡上業已進入遲暮之境的緣故吧，在感情上，小甲叔叔也顯得日趨溫和了。秀秀的死於非命，在他彷彿是一種對命運的啓示，使他認識它的無饒恕的殘酷，在命運的掌握之中，人的努力和掙扎是多麼可憐，多麼渺小，多麼全無用處！就拿他自己來說吧，從有記憶之日起，足足半百年了，不論晴雨，那一天不在田間和生活苦苦掙扎，和自己脚下那深褐色的土地苦苦奮鬥？即使有疾病的日子，只要起得床，走得路，舉得起鋤頭，也從來沒有休息過半天；終生帶着滿身泥土氣味，喘息流汗，了無寧日。像

這樣，難道還不做够苦够嗎？但報酬是什麼？如今背脊彎了，力氣衰弱了，生命的末日業已來臨，生命的苦役卻仍然無窮。擺在眼前的，是一長串更黯澹，更艱苦的日子，在老年遲暮的歲月里，有什麼安慰？有什麼希望？不錯，在多少年前，他曾經有過希望，有過夢想。他是一個平平穩穩的人，從年青的時候起，便守着一份安分克己的生活，自然他也不會有什麼過高的希望和過大的夢想；他曾經希望過有一個好女人，後來如願地實現了，女人的確是一個好女人，賢慧能幹，和自己一樣本分，同樣能够忍受生活的辛勤。不過雖然有着這樣的女人，生活仍然沒有改善，日子仍然灰暗無光。於是希望能够有一個兒子，滿以為有兒子便好了。後來女人果然給他生了兒子，給他在生命上開了花，結了果；自然，夫婦兩人都喜歡了，開始在兒子身上做起夢來。只是，希望永遠是一個欺騙，它引誘着你，使你一步一步背負着生活的重軛向前掙扎；但一當你得到它了，或者還不如說，自覺業已得到它了，睜眼一看，馬上發現它在你掌握之中化爲一個烏有；然而第一個美麗的希望立刻又在向你招着手，作着蠱惑了。從各方面講，對於小甲叔叔，生活實際也並不算怎樣苛待。女人自然死得太早了些，不過可以想見的，即使她如今還活着，情形也不會再好些，而且究竟她是平平安安死在床上的。除此之外，她規規矩矩的耕種着田地，從未遭受什麼了不起的大風浪，更未曾做過什麼負心事。把耕種所得，吃掉穿過了，隨後又去從土地里勤勞寬取新的食糧；這樣循環不息的，直到現在，快六十歲了，依

然每天在太陽越出羣山以前起身，從事勞作，在太陽沒落以後才能荷鋤回家，生活永遠如像嚼爛的渣滓，既不是幸福，也並非痛苦。但是，在孤寡嫂嫂大甲嬌嬌的情形就不同些，比自己還要壞些。生活對她彷彿是一頭轉磨的老驢身上的木棍，而不幸更彷彿是一根執拗的鞭子，永遠跟隨着她，搥撻着她，一鞭剛起，一鞭又復沉重地落下，簡直不容許她有喘息的餘暇……

想到這里，老人又復深長地歎息了。自然，他是一個執着的人，有着熱烈的，甚至對生活存着貪婪的意欲的往昔。看到眼前兒媳們的情形，不禁搖着頭，暗自苦笑着了。他可憐孤寡的嫂子，也可憐不幸的銀花；對於兒媳們有些過分的言語和行動，他真起着反感。爲什麼要這樣呢？爲什麼要去欺負可憐的她們呢？彼此不是命運相通的人嗎？不過，他知道自己老了，沒有用了，兒媳們自然有兒媳們的天下，決不是自己所能加以干涉的；因之，一切事情，凡是能够容忍的莫不容忍，對媳婦的無理，也不想怎樣計較。

「只要；眼睛一閉，兩脚一伸不是什麼都完了嗎？」他想，而且同時喃喃出聲了……

一隻蝙蝠，突然無聲地從身邊掠過，幾乎使陷入深思中的老人吃了一驚，如像一下子記起什麼似的，小甲叔叔又復燃起一盞烟，以皺縮的嘴唇，有力地吸着，發出很大的磁卜磁卜的聲音。

「爺爺！爺爺！」

小孩子驀地從屋子里狂奔出來，立刻投入老祖父懷里，不顧一切地，雙手緊緊抱着老祖父的膝蓋，渾身因恐懼而顫慄着。小孩子後面，是潑辣的八月嫂，這時大聲喝罵着，莽撞地追趕出來。而當她發現小孩子業已在老祖父的懷中找尋到藏身處了，便以一種尖酸的腔調，如像對付一個敵人似的，對小孩子拋擲着惡毒的咒詛。

「狗狗，不要怕，爺爺在這里！」作祖父的放下旱烟管，彷彿害怕誰會從自己懷里搶奪過去，他以劇烈顫露的手，緊緊抱住了孫兒。

當陶八月走到村下首空坪上時，那里早已聚集着五六個人，各自分坐在凳子和石礮上。空坪實際不過是一個名叫陶元寶的農民的門前一塊餘基空地，是沙合土的，業已有着很多的裂罅，還殘留着一些零落的石門檻和石礮。據說在蝦蟆村興旺的時候，這是全村最講究的一座三進大屋，正廳的檁木柱子，粗達兩圍，而且門前還有建豎旗桿的石礮。但是，服從於一種奇異費解的宿命，和全村的開始衰落同時，這樣一座雄偉喬麗的大廳屋，曾經贏取過萬人的讚美和崇仰的，竟也在一場大火里燬滅掉了；如今便只剩着一片平坦方整的空地，來供後人憑弔、嗟嘆、和追念當日榮華繁盛的景象了。自然，在這座大屋里，一定發生過若干可驚可悲的故事，那些故事也一定和全村的命運有着密切的關聯，可惜由於年代的久遠和歲月的淘洗，它們幾乎全部失傳了——和整個村子的沉淪衰落一樣，它們也都湮沒無存了。現在，作為陶元寶一家的住宅的，只是幾間低矮暗黑的平屋，用杉木撐支着歪斜的泥牆，猥瑣地佔據着基地的一角；從它簡直不能去想像那個光輝燦爛的往日，正如從這寒儉貧苦的村子，不能去想像那個興旺熱鬧的過去一樣。當初建造高廳大屋的祖先所留給後世子孫們的福澤，如今便是這個在炎夏的夜晚供人納涼撩天的空坪。除了在這樣的場合，人們簡直不大想起它；就是在環坐談笑的時

候，也再沒有人把它當作話題了。現在，大家正在一種不自知的情形下，享受着祖先的餘蔭，每當晚餐之後，便先先後後的踱到這里來，彼此揮着扇子，帶着整日勞作後的輕舒，照例隱隱以主人自居的元寶嬾嬾，業已把全家所有的高矮凳子搬出來，無須互相招呼，各自找一個適當位置坐下，隨着心意，參加一個談話的中心，或是報告一點大大小小的新聞。而今天，當陶八月來到時，大家則正在談論着關於日間那個小小悲劇。

「難怪這一响夜夜聽見皂莢樹上貓頭鷹叫，還不是勾魂攝魄來的？」一個綽號叫做豬大耳朵的年青人，正在眉飛色舞地以濃重的鼻音說話，「昨天晚上，我女人就對我講，小牛子爹，你聽聽，小心別讓小牛子出門亂走着，怕山上賊狼兒下來找糧草呢；誰料得到竟會應到秀秀身上去！」

另一個老年人，在這山村素來以見聞廣博著稱的良濟伯伯，立刻以長者的口吻接嘴校正他道，「那可你是你豬大耳朵胡嚼亂說！水里有水鬼找尋替身，貓頭鷹可只管報惡信，樣子難看，心還是好的，不會勾魂攝魄！」

「會！牠會！」豬大耳朵堅持着，「我女人就對我說過，她的弟弟——我那個吊眼皮小舅子——他就是給貓頭鷹勾去魂的！他整整病了三個足月，黃疸病，眼睛嘴唇都是黃的，吃遍神方草藥，總不見好；一天晚上，屋後面貓頭鷹來喚魂，說來奇怪，牠只輕輕喚了三聲，便把

我那小舅子的魂喚去啦！——」

「聽說你那個小舅子還定過親的不是？」女主人元寶嬌嬌插入問道。

「就是呀，定了親才五個月哩，就死啦，給貓頭鷹勾了魂去啦。我丈母娘說，病這樣沉重，把媳婦接過門來給他沖一次喜吧，可是還來不及沖喜就過去啦！」

「沖喜也不一定就沖得好的，」良濟伯伯說，「還要看時辰年月，看八字星宿，亂沖可萬萬沖不得。說起來，我庚茂不就是給沖喜沖壞的嗎？本來還起得床，吃得一半碗飯的人，他娘硬說，沖一沖喜就可以沖好；兒是娘生的，我心里雖不貼意，嘴上還是只好應順。誰知道媳婦接過門才半個月，便不行啦。我早就料到的，我說且慢一步；可是她娘不聽話，自作自主地託人去說了來。媳婦一過門，我看情形不對，三天之後，庚茂的臉孔就青了灰了，胃口也閉了，走路也浮浮就動了——我這才說，不要再讓兩人同房，等病人好啦，再在一起不遲。她娘不聽從，他自己也不肯依順，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後來還不是就這樣——」說到這里，他用一個沉重的歎息把自己的話結束了。

當良濟伯伯這樣訴說着他的不幸時，聞話的人都黯然地靜默下來了。因為在他遲暮的晚年里，不幸曾經影子似的追逐過他。兒子庚茂死了不久，女人在思念和悔恨的夾攻之下，當年冬天就憂鬱而死；過門不上一個月便成爲小孤孀的媳婦，也在第二年開春時跟人跑了，還偷捲了

他一些可憐的積蓄。於這種種巨大無間斷的打擊之後，這年青時節曾經走過大碼頭，在鄉里間也算得是場面上人的良濟伯伯，孑然一身，如像高崗上的孤松，在生活無情的風風雨雨之中，度着悽慘寂寞的晚年。兼之他生就一付慷慨倔強的性情，不管生活如何困苦，從不肯忍受別人一句表示憐恤的話，甚至一個表示憐恤的眼色。現在，他又一遍的翻出自己那不幸的起點了，他的歎息把每個人原是輕快的心都弄得黯淡沉重了……

「庚茂可真是一把好犁手！」陶元寶打破沈默的空氣，這樣惋惜地說道；因為在這山村里，他自己也就是以善於犁田出名的。

「可是我問你，良濟伯伯，」豬大耳朵還是不肯心折，依然抓住原來的話題，「你們庚茂哥病重的時候，可曾聽見過貓頭鷹喚魂沒有？」

「沒有，我庚茂是白天辰時落的氣，」良濟伯伯簡短地回答。

「可是我女人說，我那個吊眼皮小舅子，可實實在在是給貓頭鷹勾去了魂的，只喚了三聲，就眼睛翻白啦。」

「那麼，豬大耳朵，」元寶嬌嬌的關心卻在另一方面，「她後來嫁了人沒有？」

「嫁啦，還說嫁了一個讀書吃公事飯的男人哩。」

「我說，女人十個有九個半不是東西，十個有九個半都是她娘的狐狸精轉世投胎的！」一

直默不作聲的塌鼻狗，突然山鷓鴣鳴叫似的發言了。

他的話使大家發出一陣輕促的笑聲，同時，在夏夜的微光里，幾個人都把眼線投向坐在自己屋門邊的元寶嬌嬌。

「總是塌鼻狗！」元寶嬌嬌站在女人的立場，發出嗔責之辭了，「自己管不住老婆，就罵遍天下女人，還算是一個男子漢哩，真叫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誰！我管不住老婆？」塌鼻狗給自己申辯着，「她明明是聽我話的，明明是我睡在一個房間里的，睡在一張床上的。有一次，她對我說，「塌鼻狗，你的睡相不好，伸手攤腳的，佔個滿床；今天晚上給我睡到外面行床里去吧，讓老娘舒舒服服睡一覺！」只有那一晚，我依了她的話；實在是我的睡相不好，怪不得她。不過第二晚我就不肯啦，我就說，我以後睡得小心點，還是讓我睡在房里吧，她笑笑，便仍舊讓我睡在房里啦。我就管得住她！」

「管得住她，怎麼還讓她逃跑掉啦？」豬大耳朵得意地質問。

「逃跑？那我怎麼曉得？她又沒有告訴我，怎麼禁得住她？我說，豬大耳朵，你呀，你也不要這樣誇口，我看你的老婆——」

「我的老婆怎樣？」豬大耳朵開口問道。

「哼，我說，你那個老婆呀，老實告訴你，要小心點；女人十個有九個半是狐狸精轉世投

胎的，我說，總要小心點才好，才不會出毛病！」

自然又是一陣笑聲被惹起了。但場鼻狗依然喃喃自語着，堅持着自己精闢不移的見解。笑聲過後，人們又一度靜默下來了，輕響着拍扇子的聲音和吸旱煙的滋滋聲。在靜默的一刻，可以聽到附近田里時停時作的蛙鼓，以及從後面蝦蟆崗上飄蕩下來的一種隱祕的若有若無的夜的喘息。天壁上的星星，慢慢變得矇矓了；在羣山的外面，月亮正在冉冉上升。空坪上差不多業已聚集着全村所有的男人了。

「歸結說來，總還是命！」對於年青人的調侃，彷彿聽不入耳，良濟伯伯一邊吸煙，旱煙盞里的火閃着光，一邊繼續嘆息着。

「也真是命！人強不如命強呵！」另一個人同意地接着腔。

於是，便有好幾個人同時在這上面附和地歎息起來了。對於命運那東西，他們莫不懷着一種莫名的畏懼，他們不了解它，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了解它。但它是有力地存在着的，而且主宰着他們的生活。他們想，如果不是命運的賜予，生活爲什麼會這樣黯澹？每當他們在生活上遭遇到困難和災禍，便不假思索地把原因歸委給它。

「就拿大甲孀孀來說吧，」良濟伯伯給自己的話作着詮釋道，「早年守寡，把兒子養大，把媳婦討娶——雖說討的不很體面——總算苦够啦，苦出頭啦，可是偏偏兒子那樣年紀輕輕的

便死掉啦，如今竟連一個孫女兒也好不死歹不死的死在水里，這不是命里犯的嗎？」

「大甲嬖嬖才真叫可憐！」是元寶嬖嬖的聲音。

「話是這樣說，大甲嬖嬖也真叫是一個硬如石頭的人呢，你自己媳婦肚福不爭氣，膝下沒有一個接香爐碗的人，那麼就應該把八月的狗狗過繼過去呀，一肩（兼）兩挑（挑），豈不省事？再說，秀秀就是不淹死，也總歸是一個有縫的貨，承不得宗接不得代的呀，她可偏要石頭似的硬，也真叫是婦道人家，不識宗旨！」說話的是在山里燒炭的陶七囡。

「這那里怪得大甲嬖嬖呢，」陶元寶說道，「她還有一個賢慧媳婦在那里當軍師呀。」

「是呵，大甲嬖嬖是窮人當家長，是有職無權的呵！」有人立刻附和着。

和場鼻狗並肩坐在一個石礮上的陶八月，這時便情緒緊張的直一直胸脯。

「大甲嬖嬖苦苦在她那個賢慧媳婦手上，」帶着幾分憤憤不平的聲調，陶七囡接着說，「常言說得好，女人逞英雄，不窮也要窮。憑着銀花那張刀子嘴也就够啦。春天里有一回，我到鎮上去賣炭回來，在狼尾莊迎面兒碰到她，我便對她說句笑話道，「銀花，總是你能幹，手面大，一個男人真吃你不下。」她就尖起嘴巴回我一句，「七囡哥，你說那里話，總是你能幹，一担烏金五千兩，兩担烏金一萬兩，討個老婆一十又八兩！」——」

突然爆發的哄笑聲，把陶七囡下午截話逼了回去，人們把自己投入一陣喜悅的騷動。原來

陶七因雖然有個女人的名字，實在卻是一個身材魁梧，力大如牛的青年人；因為家境貧寒，做父母的人未雨綢繆，怕將來會娶不起媳婦，便預先收進一個瘦小可憐的童養媳，準備到相當時節，給兒子圓屋成親，誰知道童養媳是患着「童子癆」的，一直不肯長成；計算年歲，業已到達可以做母親的時候，可是看過去依然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不僅胸部乾癟平坦，就連頭髮也是黃沖沖的，全不像能够傳種接代的樣子。沒有辦法，只好將就着把她和兒子關在一間房里，算是成了親；以爲這樣一來，女人便會發起福來的，誰知道一經圓房成親之後，做媳婦的反而變得愈益乾瘦下去了，和陶七因站在一起，簡直就是一對父女。因此有人便按照鄉里間的習慣，給七因媳婦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十八兩金鋼鑽」；意思是做丈夫的挑成担成擔烏金黑炭，女人自然應該是金鋼鑽了。這時，從陶七因自己嘴里說出，便越發覺得好笑。而笑得最厲害最持久的，乃是坐在陶八月身邊的塌鼻狗；他的山鷓鳴叫似的聲音，在笑着時顯得格外噪耳難聽。他笑弓了背，笑彎了腰，一直把腦袋低撞到膝蓋上，瘋人一般的，笑得肚皮發痛，簡直透不過氣來。「我說，」他終於抬起頭來，眨眨笑出了眼淚的眼睛，「七因哥，你真叫是……我說，討個老婆……十八兩……咯咯咯咯！」

陶七因顯得有幾分狼狽了，但也笑着，用一隻手掌有力地撫摸着自己光禿的頭，時不時瞟着坐在門邊的元寶嬌嬌，因爲她也正陷入一陣不能自己的狂笑之中。

「七囡哥，我女人說，」豬大耳朵也趁機對這忠厚木訥的年青挑炭佬調侃着道，「七囡嫂那樣瘦筋筋的，那里吃得住七囡哥你這付牛胚斤兩？我女人說，難怪成親五年，連一點音信也沒有哩。」

「我說，七囡哥你……一定要用兩隻手……我說，七囡嫂……」

「總是塌鼻狗！」元寶嬌嬌聽不入耳了，「你再說！討厭鬼！連自己老婆也管不住，還好意思取笑別人！」但剛一說完話，她自己又復笑將起來了。

一直到良濟伯伯重新提起大甲嬌嬌婆媳倆的事情，笑聲才告停息。雖然所有在場的人，莫不各有各的不幸，但農民的心田究竟是一片無邪的天地，憂愁和歡笑能夠同時栖留在那里。憂愁成担成堆，他們不能等待憂愁完全過去之後，再來從事歡笑——他們知道舊的憂愁尚未消逝，新的憂愁業已蒞臨；所以即使在談訴憂愁時，只要偶而遇到可以歡笑的事，便不肯放過歡笑的機會。

「其實，銀花也真叫是何苦來呢，」良濟伯伯說，「幾間破爛屋，幾坵山邊田，有什麼捨不得的，趁現在年紀還輕，嫁一個男人靠靠老，不是比死死守在窮婆家好得多？」

「誰猜得到她打的什麼主意呢？她總以為自己是一個叮嚀響的婆娘，不輸過男人的哩。」元寶嬌嬌接着說。

「什麼叮噹響的婆娘！一個不要臉的驢貨！」

這句突然發出的，充滿着氣憤的詈罵，使得大家驀地怔住了，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到說話的陶八月身上，彷彿在這以前，他們一向未曾注意到他的存在似的。聽到他的詈罵，不知道是那一個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

「在我們蝦蟆村，銀花也的確是第一個美人，」元寶嬾嬾尖酸地說道。

「還有人說她是『北鄉蓋』哩，說全北鄉沒有一個像她這樣好的縫兒貨啦。」陶元寶加添說。

「那還不是走糶房那個陳跛子嚼的蛆！他總是喜歡胡扯七八的，一個造謠鬼！說金蓮妹是『天下蓋』的不也是他嗎？他說鹽里生蟲，你們信不信！」

對於陳跛子，由於他曾經對她有過不利的批評，元寶嬾嬾從來不忘記每一個報復的機會；這時，她提起了金蓮妹，使得場鼻狗馬上滿臉通紅了，金蓮妹便是他那給叔叔賣掉的媳婦。好在是黑夜，別人看不見他這一刻的臉孔。不過大家都因此笑將起來了，因為金蓮妹肥胖如一隻母鵝，除了行爲放蕩，實際上與其說是美，還不如說是醜更合適些。

這時，月亮業已越過羣山，整個小小盤地，都在不注意間浸沐在淡淡的月光之中，如像被鍍上一層銀灰的顏色。從空坪上，抬眼可以看到村後那個高巍聳拔的蝦蟆岡，在迷濛的銀輝

里，彷彿是一座肢體臃腫的巨人，正從夢寐中醒將過來，打着呵欠，準備把他萬鈞之重的身子，撲向這猥小衰落的村莊，一下子把它壓得粉碎，完全埋葬。山岡下面一排蒼鬱的叢林，在月光的配襯里，顯得更為深邃難測，成為黑暗恐怖的淵藪。沒有風，但也並不十分悶熱，彷彿一切都靜止不動，一切都沉睡了……突然，一隻夜鳥，不知道牠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吃吃地怪叫了幾聲，從岡壁間喚起一種隱隱的回響，如像為這即將遭遇厄運的村子報着兇信，使人聽了微微起着顫慄。

「聽貓頭鷹叫！」誰猝然地說。

「這可不是貓頭鷹，」良濟伯伯校正他，「這是長尾鵲換枝，不妨事！」

「可是我女人說，」豬大耳朵持着異議，「我那小舅子死的時候，就是這種貓頭鷹勾了魂去的，說也只叫了兩三聲，氣就斷啣。」

「說得這樣確實，除非你老婆借了你大耳朵去聽來的？」元寶嬉嬉對他攻擊着。

「可是我女人明明這樣說的，」豬大耳朵堅持着，「她明明說，貓頭鷹勾魂吊魄，過得兩聲過不得，我那吊眼皮小舅子……」

「總之，銀花不是一個好貨，」陶七因截斷了豬大耳朵的嘀咕，重新把原來的線索接起，「只要看她那雙眼睛就有三分邪氣——常言說得好，看起人來不見眼珠，偷起漢來不論個

數！」

「還有她那張小小鯽魚嘴——唇翹觸鼻頭，千人共枕頭，明明白白是一個來歷不正當的人——」

「還有她頸上那顆黑痣——眉痣尅夫，鼻痣尅子，頸上生黑痣，一世孤悽！」

突然之間，如像互相約好着似的，同時有好幾個人對銀花作起奇刻的批評來了。這種批評，照例愈說愈多，也愈說愈加惡毒，簡直把一個人從頭到腳都品評得半文不值，賤如草芥。每人都把平日留神觀察所得，一一無保留無顧忌地宣佈出來；彷彿這樣一來，自己的心胸便會變得暢爽些，同時和衆人也就變得親近些。對於男女間的陰私，人類賦有一種奇異的癖性，只要一碰上了它，便能煽動起大家的感情，集中起大家的興趣。不知道那一個提到了狼尾莊的牛二坤，只輕輕說了半句話，立刻就有第二個人緊接着說出自己更進一步的見聞，於是，第三個，第四個，幾乎所有的人全都熱烈地參加到談話的中心去了。在衆人的口吻里，明顯地流露着一種不可壓制的生於嫉妒的憤怒，莫不認爲一個如像銀花這樣的女人，最不可饒恕的一點，便是她竟然敢和別村人去發生曖昧關係，這就無異於仇視甚至輕視着蝦蟆村的每個年青人了，因此，大家都抱有着一份同仇敵愾的情緒。

「哼！要不是我爹那塊老骨頭——陶八月終於恨恨地說了，而且吐着憤怒似的吐着唾沫；

和別人相比較，他自然是更感到受辱，也更有權利憤怒的。

「她是錢塘江里的雀子，見慣大風大浪的哩，」陶元寶淡淡的說。

「我管她是什麼！難道說我還怕她不成！」

「自然你八月不會怕她，不過，她銀花也決不會怕你。常言說得好，怕者不做，做者就不怕。她要是怕你，就不敢這樣天無斗笠大，眼睛朝額角長瞭。那年在山腳邊和茂虎子來的那一手是青天白日的事呀，她就不在乎。茂虎子當兵吃糧去啦，留下話給她，說當心他會給她吃刺刀，她不怕，她的心鐵樣硬。你只要看今天秀秀淹死啦，她竟連一滴眼淚也沒有！」

「哼！你看我治不治得了她！只要那個不要命的有胆子再來，我一定教他爬不回去！」

「他不來有什麼相干？她不會去嗎？」元寶嬉嬉助了他一句。

「她去？哼！她敢去，我就叫她回不來！」

「八月，不要說這種話呵，」良濟伯伯吹了一口殘煙，深有所感地插入了，「年青人總要存一份善心，少講莽撞話，少做莽撞事。只要籬笆牢，不怕狗牙尖，銀花好好歹歹我不說。是掃帚總離不掉要着地，一個年青女人守寡，閒言閒語免不掉。銀花是個能幹人，受軟不受硬。別怪我良濟伯伯心直嘴爽快，你要是逼她呀，她便偏不走。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我看得出。天下十萬八千里，金銀財寶舖滿地，幾時一個年青人，空拳赤手打不出天下，何苦眼睛空兒三

分深？再說呢，人家正毛蟲落在火里，你年紀輕輕的，可千萬不要再去雪上加霜，寒天灌冷水呵！」

良濟伯伯爽直的說話，把大家壓制下去了。陶八月首先低下頭去。和銀花素有仇隙的元寶嬉嬉，這時也微微飛紅起臉，向坐在自己旁邊的陶元寶睨了一眼，嘴角邊擠出一個不自然的淺笑，默不作聲。在片刻的沉寂里，良濟伯伯又復燃起一盞煙，磁磁地抽吸着。這個飽嘗人生災患的孤獨老人，這時認真動着感情了。對於不幸的忍受，他業已是一個過來人；對於炎涼的世態，他的體驗尤其透徹。他簡直有幾分憎惡那些慣於用一張貧嘴損害人的人。覺得意有未盡，於吸了兩口煙之後，他重新繼續道：

「你們究竟年紀輕，說話貪輕鬆，做事貪萬勇，只管出手，不顧收場。比方剛才說到銀花壞處，你一口，我一嘴，把一個人糟蹋到十八重地獄里去啦。古話說得好，「言必有信」，說話總要句句有下落，丟個磚頭瓦片，總要個個都着得了地。別的笑話說得，這種笑話可千萬說不得，三寸舌頭殺人不見血呀。」

於是，搖搖頭，用一個深長的歎息，老人把自己的話結束了。霎時間，靜默統治着，沒有人接嘴。從村後蝦蟆岡下面的林叢里，又傳來幾聲夜鳥的怪鳴。幾粒忽明忽暗的螢火，飄忽地從黑暗的夜空里浮過。原是輕快的空氣，因良濟伯伯深含教訓的慨歎，驀地變為沉重了。猪大

耳朵首先站起身來，伸一伸腰肢，準備回家。

「豬大耳朵，不再坐一回嗎？」隱隱以女主人身份自居的兀寶嬌嬌，用一種半挽留的口吻說。

「不坐啦，我女人說，夏天日長夜短，明天要起暗早，睡遲了會傷身體——」

「女人女人，怕老婆扯着大耳朵要你跪床凳捶腰子不是？」

但他不管她尖刻的嘲弄，默不作聲，揮揮扇自己走了。接着，陶七因也向兀寶嬌嬌謝了凳，跟着離開空坪。照例是一個走十個走，彷彿這也可以傳染似的，立刻大家都先後後抽動着腿，站起身子；而且，瞌睡也果然同時襲擊着他們，都不自禁的伸着肢腰，打起呵欠來了。

一一一

把秀秀小小的屍體埋葬掉之後，大甲嬭嬭婆媳兩人，簡直給過大的悲傷壓倒了。幾乎是一下子，天和地在這對不幸的女人眼前倒轉過來，原來的生活秩序完全散亂了。白天過去了，黑夜降臨了，但婆媳兩人無暇來思索在自己的生命里，究竟發生着怎樣突然的變化，應該怎樣來把生活的線索重新加以清理，重新接續下去。災難來得太意外，太未及提防了，正如一個人剛剛從噩夢中驚醒過來，神志還沒有完全清楚的剎那間，心還在作着劇跳，夢境還深印在腦膜上，暗自然茫問道，「剛才我不是在做着夢嗎？」然而，大甲嬭嬭婆媳兩人所遭遇到的，並不是夢，她們是的確確地又一次被命運投入不幸的深淵了。在平日應該是晚餐的時間，剛從埋葬孩子的山脚邊回家，懷着一種空虛而酸苦的情緒，相對坐在黑暗的廚房里，婆媳兩人互相望着陰暗的臉孔，誰也沒有說話，誰都沒有說話。豬欄里的豬仔們，在唔喚唔喚地喊着飢餓。雞仔們在這「雞瞎眼」的時間，成堆地擁擠在牆腳邊，也是因為飢餓的緣故，不肯進埕。小黑狗夾着自己小小尾巴，一次又一次的進出着廚房的門；從女主人身上，牠嗅出一種異於尋常的氣息，彷彿也知道在這原就寂寞慘澹的家庭里，又復發生着什麼可怕的事情了，充分顯出驚惶失措和走頭無路的神色。

許久後，媳婦銀花站起身來，首先燃起了油燈，把水缸里最後的幾杓水，勺到鍋子里，隨即坐到灶門下去生火。而大甲嬸嬸也就動手摸着到禾櫃里去量來了米，從筭箕換到一個粗竇的竇竇里，比平時更多次地淘洗着，然後倒入鍋子，用一把小飯鏟拌攪着；接着，又從鹽罐子里抓出一撮鹽，和水調成鹽醬，準備放到飯鍋里當菜吃。在進行着這些事情時，婆媳兩人都默不作聲，恍惚如在夢遊。

「銀花，今天秀秀穿去什麼衣褲？」當大甲嬸嬸坐回適才灶前的凳子上時，突然問道。

「去年十二月里新做的那件夾襖，只過年節時上過一次身；還有才下過一次水的那條柳條花褲子；還有那件格子花洋布罩衫……」

「長命富貴的銀腳圈帶去了嗎？」

「帶去了。」

交換着這樣簡單的言語之後，婆媳兩人又復沉默着了。由於飢餓的煎逼，豬仔們更劇烈地呼喚着，雞仔們輕輕啣啣着。而通靈性的小黑狗，這時業已在灶腳邊躺下來了，微微地閃動着腹部，落漠地凝視着灶門下的女主人。黑暗的角落里，蚊蚋開始夜巡，嗡嗡鳴吟着。於昏黃的油燈光的照映之下，屋子里盈溢着一種悲愴悽切的情味。在灶門下燒火的銀花，幾次忘記了添柴，以致火熄了，只得重新用火筒吹着；而且，柴是七乾的青柴，在燃燒起來時，輕輕發噦

爆裂的聲音，冒出濃烈刺鼻的烟薰，整個屋子如像充滿着灰色的雲霧。

「銀花，里面那口鍋子起火了嗎？」大甲嬸嬸又一次突然的發問；里面那口鍋子裝着豬食，如像到這時候，她才聽到豬的呼喚飢餓一般。

「我這就起，」作媳婦的回答。

於是，作婆婆的又在里面那口大鍋子里加了幾杓水，便開始給雞食；不過因為天時太晚了，雞仔們只盲目地騷亂了一陣，並沒有好好啄食地上的芽穀和糠米。大甲嬸嬸把雞羣趕進塋去了，又從裝豬食那口大鍋子里勺了半杓糠頭大麥粥，沖了水，倒在門邊狗槽里；小黑狗究竟精靈得多了，立刻乖巧地搖着尾巴，貪饑地去享受豐盛的饌餚，發出很大的拌嘴聲。

正在這時，吃長齋的庚午嬸嬸來了。

庚午嬸嬸是蝦蟆村最慈善的一付心腸。無論那一家遭遇大小不幸，她都不吝嗇自己的憐憫和同情。有時，甚至看見一隻狗被歹人敲斷後腿，或是戳傷眼睛——這樣的事情在鄉里間最爲常見——也會使她眼淚汪汪，於心不忍。她住在村子後面一間孤零破倒的公屋里，依賴爲人唸經拜佛爲生；因爲做人好，修行高，附近幾個村子里的人，全都認識她，而且敬重她，可以說是山村里的一位小小聞人。她原是五六里路外一個小庵子里的老尼姑，後來那庵子破落了，倒坍了，她便遷居到蝦蟆村來，依然在左鄰幾村走動，有時也充當巫婆，給窮人診治點小毛小

病，倒也不愁穿吃，十分清閒自在。至於一般人之稱她爲庚午孀孀，這里面可隱埋有一節小小故事。據說她本來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在年青時曾經許配過人，還沒有過門成親，那男人便因病亡故了；但作公婆的不願意讓她改嫁，還是按照一般鄉里間通行辦法，納聘過禮，把她迎接進門，和男人的神主拜了天地，便脫去大紅婚服，換上素白喪服，把她關在一間小小新房里面守節。在長長的十年之中，在一個女子最可貴的青春年華里，她守身如玉，爲自己留着一個清白名聲，然後從婆家取得一筆小小款子，捐給庵子里作容身的代價，吃齋唸經，把自己乾淨無污的身子，連同一份虔誠不偽的願心，獻給那主宰一切的佛祖。但自從遷居到蝦蟆村來之後，人們很快的便把她在庵子里的名號忘記了，依然稱呼她庚午孀孀，使她頂着那已死的男人的名份，直到她生命的末日。這種不很尋常的經歷，把她塑養成一個具有慈悲心腸的人；在她那全無血色的臉孔上，永遠浮現着一付淡漠的表情，簡直使人懷疑到她也曾經年輕過，她那蠟黃多皺的皮膚，也會經紅潤過，有過青春的熱情和激動。但在實際上，她可實在是一個易感的人；她的左眼角上老是掛着一滴眼淚，同時，她那從鼻子兩邊向下拖劃着的兩道深深的紋路，顯得似乎隨時隨地都準備哭泣出來，而人們也的確時常看見她眼淚汪汪，在分担着別人的憂慮，別人的不幸。

這時，她一手捏着一把麥稭扇子，一手提着一個小小篋籃，走進大甲孀孀家來。她把篋籃

一直提到竈頭。「好大的烟，」她說，「銀花，你在煮晚飯嗎？」

婆媳兩人同時站起身來迎接着她，同聲招呼着她。

「今天是地藏王生日，」庚午孀孀說道，「下半年，我給秀秀唸了五百地藏經，超度她早早投胎轉世。這是一筷子米粉干，茶油煮的，特意端來給你們婆媳倆嘗嘗味。」

「這那里當得起，真是只有你庚午孀孀的好心。」

「不要客氣！天上星星有亮光，地上人人有佛心，不要客氣！我知道你們婆媳倆一定沒有煮飯，只有這麼一筷子，端起就吃吧，怕太淡啦，少放了些鹽！」

這樣說着，庚午孀孀便把一大碗熱氣騰騰的米粉干從篋籃里端將出來，並且習熟而熱心地給大甲孀孀張羅着碗筷。

庚午孀孀的來臨，使這對正被不幸擊倒的無勁的婆媳，覺察到自己和人世間一點溫暖的聯繫，而且把她們從凝重難堪的空氣中救援出來了。對於一個飢餓的人，不是即使一半碗「貓兒飯」的施捨，也是彌可珍貴的嗎？在感情陷於孤絕的時候，一句同情的話，便是使嘗受者感到莫大的安慰。在這一刻，大甲孀孀和銀花，簡直不知道應該對庚午孀孀表示怎樣的感激了。除了重複作着簡單笨拙的道謝，在最初剎那間，婆媳兩人都怔怔的站着，說不出半句其他的話。

「心放寬些啊，」庚午孀孀業已自行在一張凳子上坐下，開始她的慰問和說教，「前註

死，後註生，閻王爺名冊上註定是討債來的，債討足了，就要回去，三時四刻也延不得，人命不由己呀。總之是前世的事，六道輪迴就是審的前世修行好不好。修行好的，你上天堂成神仙去，上金靈殿做王侯公卿去，玉皇大帝給請你上首席，金童玉女給你來引路，閻羅小鬼迎旗打鼓兩邊排，天門給你開；如果你修行不好，作了惡事，一報還一報，劫數難逃，牛頭馬臉把你打到地獄門，變渾毛扁毛，飛禽走獸，蟲豸雞狗。總是前世欠了她的債，今世來投胎，債討足了，不管旱路水路，她就走了。是命！不要難過，萬萬不要難過！——米粉干還是熱的，嘗嘗味看。嫌淡不是？加點鹽吧。我是吃淡吃慣了，鹹了上不得口！——吃！總之不要難過！陰陽只隔一層紙，陽界里不平，陰界里天平，閻王爺的生死簿不會冤枉人！凡事總要想得開！人強不如命強，總之是命！——大甲嬭嬭，不要嫌我多嘴，我勸你吃吃花齋看，初一十五，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二月十五太上老君生日，四月十二天藏王生日，六月十四地藏王生日，六月十九觀音大士生日，還有山神廟里山神爺生日，門神爺生日，竈君爺生日，總之吃吃花齋看！口腹一清，心根便清，心根一清，百事便都看得開了。——銀花，你吃呀，真是只有一筷子！——唉，什麼都是命，什麼都由命！常言說得好，下地一聲叫，八字便定了，一個人靠八字註定，你再也拘不來！真叫是，人也空，色也空，一切都是空呀！

當庚午嬭嬭這樣喋喋着時，在她左眼角上，一直掛着一滴眼淚，她一連用手掌擦了幾次。

她自然是虔誠而認真的；不過對於這種不着邊際的說教，銀花聽來全無興趣，也全不感動，她覺得她所說的，對自己都未免太遼遠了些。於是，趁着這位善心老人和婆婆繼續談神說佛的時間，她把猪餵了，把下水的飯米撈起，用來明天煮早餐，又把碗筷洗好，把竈門里的柴灰扒到灰床里。她默默地做着這些事情，但她的心是空漠的，只簡單意識到，自己必須把這些事情做完，而且要趕緊做完，在庚午嬸嬸離開以前做完。老年人對坐在一起，一經話談得投機了，照例好像氈上拖毛，東黏西扯，沒有一個休止的時候。銀花也希望庚午嬸嬸能够多坐一回，彷彿一個小孩子在臨睡前一刻的盼望母親不要離開一樣。

但庚午嬸嬸終於眼淚汪汪的告辭了。在她出門的一刻，還千叮囑萬叮囑的，勸慰着婆媳兩人要把心放寬些，一切都是前世的虧負，怨人不如怨命。這樣，她大量地施捨下自己的慈心，歉疚地走了。而同時，一陣更難堪的空虛，便立刻把婆媳兩人擒住了。她們各自默默地回到房里，躺在床上，在蚊蚋的嗡嗡里，眼睜睜地注視着深邃無極的黑暗，直到雞叫明了，還未曾入睡；不過，兩人都竭力使自己不致發出任何聲響，甚至苦苦吞咽下足以使對方聽見的潑泣和嘆息。

一三一

秀秀的小小悲劇的發生，使大甲嬌嬌家撒佈豆種的工作，受了阻礙，剩下的一坵「三角田」，便索性讓它閒着了。婆媳兩人，都在命運的突然而來的打擊之下深深地動搖了。尤其是銀花，只在一夜之間，她的臉孔業已迅速地消瘦下來，原是豐滿的兩頰，變成窪落，而且在眼眶周圍，也呈着灰敗的顏色；但她並沒有怎樣啼啼哭哭，她既沒有時刻流眼淚，也不需要別人的慰勸。在表面上，她依然保持着那一份冷靜的，甚至使別人懷疑到是忍心的態度。第二天，雖然顏容顯見得有着不同了，卻照舊有秩序地料理着一切家務，彷彿在她的生活里，並沒有遭受什麼了不起的風浪。虔誠謹慎的大甲嬌嬌，以一種疑慮不安的眼光注視着媳婦，作婆婆的人，害怕着銀花會被悲哀打倒了，她幾乎想尋找些適當的話來安慰她，勸解她；她想要告訴她——一切的賜予都出於那公允無私的命運的意志。一切都是份有應得，無可違抗。自然她並沒有當真把它說出，她發現媳婦這種驚人的克制工夫，不僅爲此暗暗納罕，而且爲此暗暗懷着恐懼了。

下午，在吃「小點心」（第三餐）過後，銀花以平靜如恆的神情，擱着鋤頭，上山腳邊去巡視田水，探看前一天所撒佈的豆種，是不是業已到應該離水的時候。豆種在稻田里發漲明

芽，如果水離得太遲，豆苗便會在水里腐爛；但如果離得太早，又會抽不齊芽，這是非常機微的一刻，需要一個農民十分的謹慎小心。把悲哀的重負暫時卸放，銀花迫切地向山邊走去；在這時候，充滿着她作爲一個農民的心的，是對於種子的熱烈希望。

畢竟收穫期近了。流蕩在田間的，是濃重壟人的金穀的香氣；每當微風吹拂而過時，這種香氣的浪濤，簡直如像可觸摸似的，一陣一陣地推送着。到處是田雀的鳴叫，到處是蚱蟻的飛躍，到處是巡視稻禾和豆種的農民——他們在自己的田邊審察着，欣賞着，而且和別家的作物比較着，批評着，讚美着。一如原野上再沒有比這時節更爲豐富和多彩，農民們的心，也再沒有比這時節更爲緊張，更爲滿足，更爲溢溢着喜悅和希望了。看呵，土地正在怎樣豐盛地報償着農民們的辛勞！金穀剛好成熟，豆子正在發芽；大熟適待收割，秋作又復開始茁長。這是怎樣的盛況，怎樣的應接不暇！銀花走到自己田邊，看到雖只離了一兩天工夫，穀子也明顯地轉黃，變熟了，在日暮前一刻的微風里微微起伏，如像在迫切地期待着收穫。按照一個農民的習慣，她隨手拉過幾枚稻穗，用手指輕輕碾壓着，把潮濕的粉末湊近鼻尖嗅了幾下；接着，把鋤頭放在田塍上，蹲下身子，伸手掏起幾顆散落在田洞旁邊的豆種，發現它們業已完全飽漲，並且從梢端冒出白色的嫩芽來了，如果再不離水，便難免開始腐爛。於是，在心里作了一個決，她重新拿起鋤頭，迅捷地把田缺口里的封泥掘去了，讓渾黃的田水沒遮攔地流淌出去。

銀花一連檢驗了四五顆豆種，這中間沒有一顆腐爛的，每一顆都從梢端冒着白芽，表現着生命力的強大。「真是好豆種！」她暗自稱讚着，幾乎喃喃出聲了。

把幾坵撒過豆種的田里的田水，統統放掉之後，天色業已昏暗下來，太陽正從山巔逐漸隱沒，微風帶來了涼爽。離開田塍，銀花又復到山坡上的狹地去探看荳莢和瓜類。在那里，她採摘到一大把肥壯的荳莢，幾條嫩絲瓜和一個小南瓜。她非常滿意於自己的收穫。一個小孩子似的，她把小南瓜放在手里，衡量着它的輕重。但在同時，她又發現到南瓜棚里，有一根瓜藤給什麼人割斷了，葉子呈着枯黃的顏色，好幾個原是開放得大大的喇叭形花朵完全萎縮了。她痛惜地想把那條快要枯死的瓜藤抽出，可是找了半天，依然找不到它的根在那里。

「那一個該砍頭的！遭天罰的！」她罵着，動用手鋤柄在挑取那枯萎的瓜藤。因為它們雜亂地互相重疊糾結着的緣故，怕傷害到別的瓜藤，很不容易把它挑選出來。她耐性地挑着，輕輕撥開那些正當旺盛期的藤葉。不管怎樣，她決心要把它挑選出來。她覺得在整個茂密青蔥的瓜棚里，揉雜着那麼一條枯黃的瓜藤，非但怪不順眼，更害怕它會染壞別的藤子；同時，愈是那枯藤不容易挑出，她便愈益固執地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她簡直有幾分爲此生着氣了。

「銀花！」驀地她聽到一聲呼喚。

彷彿受到猝然的一擊，全身的神經在剎那之間起着不意的緊張，鋤頭幾乎從手上滑落下

去……朝着呼喚聲，她轉過臉去，看見一個健壯的年青人，從山脊上直向着她走來……那便是……便是牛二坤！……

一顆心彷彿要撞破胸脯似的劇跳着，全身的血液往臉部猛湧着，她慌亂無措地站直了身子。那是他！那是他！……沒有戴斗笠，只披着一件短衫。兩邊袖子翩翩地舞動着，好像兩隻鳥類的翅膀；那是他的黧黑的臉孔，黧黑的身子，多筋的胳膊和腿部，一隻豹子似的，他奔將過來；現在，業已可以看見他臉上的汗，聽見他粗壯的喘息了……

「銀花……你……你在這裡！」他呼喚着她，眼睛里射出要吞嚙什麼似的貪饞的光芒。

「是你，老坤！」她的臉孔比剛才漲得更紅，但心跳則比較平靜了些，「你……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你可到過我家里？」

「沒有，」那一個搖搖頭，「我一直來的。」

「不過，在這裡，沒遮沒掩的，要是給人家看見——」她困惑地向四面環顧着。

「不要緊，」在他樹根似的結實的臉孔上，浮起一種迷離的笑容，決然地說道，「怕什麼！人家看見便怎樣！」

「不過，你知道……那里……」

銀花嚙嚙地說着話，彎俯起身子，迅捷地向南瓜棚下竄將進去；而牛二坤，也立刻毫無障

踏地依順着做了……

「聽說秀秀淹死啦，可是真的？」

「真的，昨天午晌，我跟婆婆到田里來撒豆種，留秀秀在家看門……」

銀花低垂下頭來，把臉孔埋在自己的雙掌里；她覺得鼻子驕地發酸，矐仁也驕地模糊起來了。但她立刻鎮靜住自己，抬起閃着淚光的眼睛，同時挺一挺豐滿的胸部。

「那你怎麼樣呢？」於沉默片刻之後，牛二坤突然問道。

霎時間，她不懂他的意思，以一種疑懼的眼光，直望着他那滲冒着密密的汗珠的大鼻子，和暴綻着青筋的太陽穴，「你說怎麼樣？」她茫然地回答，「人死啦，可又不能到閻王爺那里去告冤狀！」

「我是問你自己怎樣辦？」牛二坤懊惱似的說，同時一隻手莽撞地一把捏住她的右胳膊，「秀秀死啦，你還有什麼想法？」

銀花的臉孔頓時漲紅了。但她並不想掙脫他有力的握捏，只把眼睛垂下，伸出左手，從地上抓起一塊泥土，擰弄着它，默不說話。

沒有聽見她的回答，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我到今天吃午飯過後才知道，」牛二坤繼續說，「是挑炭的陶七囡說的。我正在替慶發

伯伯家淘壩溝，陶七因放下炭簍討煙吃，坐着談起來了……我當初還不肯相信，我說，「七因你這烏皮狗莫亂咬人——」「哼，你不信！」他就是這種口氣，「你這個偷油的老鼠不敢見天日，等太陽落山啦，你快去銀花那里勸勸她，人家死了孩子心痛着呀！」……」

「聽你嚼的什麼蛆！」銀花生氣地抽回自己的胳膊。

「他就是這種口氣！」牛二坤申辯着，「他就是這樣說的，這烏皮狗！我聽啦，心里將信將疑，等不到吃「小點心」就要來找你。我一想，陶七因的話要是真的——」

「真的便怎樣？」截斷了他的話，銀花睨了他一眼。

經她這麼一插嘴，牛二坤反而接不上話了。他眈眈自己的三角眼，又拉起袖子，拭了一把太陽穴和鼻尖上重新冒出的汗珠。

「告訴我，現在你還有什麼想法？」他終於把要說的話說出來了，而且更有力地抓住她胳膊，如像害怕她會從自己身邊逃開去一般。

「我有什麼想法？」她又一次低下頭，把手里的泥塊擰碎了。

「你嫁給我！」他突然宣告道，對她轉過身子，眼睛射出一種特異的光，同時臉上呈顯出嚴重的表情，立刻又復加添了一句，「現在你好嫁給我啦！」

銀花的臉孔一直紅到髮腳，紅到耳根。她咬咬自己嘴唇，沒有回答。不過，顯然地，她激



動着了。從牛二坤嘴里說出的這句話，並不是今天第一次聽見，他說過好多次了；不過以前每次說到它時，都沒有今天這樣使她激動。她覺得現在他說出的，才是一句真正的嚴重的話，才關係着自己的命運。她迷惘着。

「橫直你已經有了肚子啦。」他又補充道。

「你發瘋啦！」一陣突然而起的恐怖，使她推開他捏着自己胳膊的手，企圖站起身來。

「我發瘋？你不肯嫁給我嗎？」牛二坤給她的舉動微微激怒了，便趁勢把她另一隻手也捉住；同時，他的溼着一片汗的闊大出毛的胸脯，幾乎要壓上她的身子。

她反抗着，掙扎着。她想到可怕的事情，簡直要哭出來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她覺得牛二坤所說的話，分明是不可能的；在她和他的中間，有着什麼不可克服的阻隔。霎時間，她的情緒完全爲絕望所控制，懊惱着他爲什麼要說出這種可怕的話來。由於掙扎的結果，她給他按倒在泥地上了，他的一個膝蓋，有力地緊緊抵着她的腿部。

「你說！你說！」他逼迫着她。

「快鬆手！」她叫着，對着他的胸膛揮舞自己的拳頭，「快鬆手！我恨死你！我咒你……」她哭出來了，泉湧而出的眼淚，立刻狼藉在她漲紅的臉上……

昏昏在不注意間迅速降臨，四野業已被暮靄籠罩住，天空刻甚一刻的暗黑下來了。

一四

昏亂迷惘地回到村子邊，銀花才發現自己在慌張之中，把採摘好的荳莢，絲瓜和南瓜都遺落在山地里了。「多可惜……」她想，在田塍上站住了，躊躇了一回，終於不顧天色的黑暗，急急趕回山地去。

「你嫁給我！」

她的腦子里響着牛二坤莽撞的聲音，她的臉孔便又一次的瀰漫起紅暈。他跨着急步，心思蕩一樣的紊亂。那粗魯的男人那種過於急性和完全不能了解她處境的困難的情形，使她感到痛苦，感到怨恨；甚至，在她心里，浮升起滿腔受欺被騙的感覺。她急急地跨着步，跑得滿身是汗，簡直奔着似的。她想到婆婆定在家里等待得發急了，同時，和牛二坤的一場會晤，也使她對婆婆抱着罪疚。到達山地瓜棚旁邊，匆忙地找到散落了的荳莢和瓜，如像找到什麼寶貴的失物，她把它們一一珍惜地揀起。

當她重新走下山坡時，天色業已完全黑將下來了。深灰的天壁上，出現着隱晦的星星。到處揚起熱鬧的蛙鼓和蟲鳴。回到家里，婆婆大甲嬾嬾早把豬食餵了，把晚飯也煮好了，一次一次的到門口張望；銀花隨口編造了一個解釋在田間耽擱過久的理由，便說着豆種和田水的話，

把婆婆的詢問應付過去了。

晚餐後，她很早便睡了。雖然天氣很熱，她卻寧願把自己關在黑暗窒息的房子里。她渴望着儘情痛哭一場，她覺得自己的胸口，被什麼無法排解的苦重的東西，緊緊悶壓着，透不過氣來。她並沒有把油燈燃起，彷彿在有光亮的地方，埋藏在心里的私隱，也將被無數的眼睛窺探去一般。她的激情也還沒有過去，似乎永遠也不會過去，山地上那一幕，深深的傷着她的心了。當那男人突然在她眼前出現時，她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悸動；他莽撞的行動和胃失的言語，曾經無數次地使她感到喜悅和鼓舞。但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今天他那種完全缺乏思慮的態度，卻使她感到恐怖了。「橫直你已經有了肚子啦！」她一想起了這句話，便不禁自己顫慄。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事情的嚴重過。秀秀的死給了她一個很大的打擊，一個無可補償的打擊。有着秀秀，在作母親的心府最深的一角，有着一個塞子充實着它；如今這個塞子憑空拔去了，再也沒有辦法填補那份空虛。然而，正在這時，另一個生命的礁岩逼近來了，而且來得這樣迅速，這樣不及提防，這樣逼迫。她開始在這礁岩前面慌亂起來了。在今天以前，那礁岩只是一種隱約的存在，一種並不怎樣觸目驚心的存在，雖然它早晚總要成爲可怕的災禍，不過還可以使自己有苟且偷安的餘暇。銀花也正這樣做着。她有時想起那個生命的暗影了，在焦灼之中，也還存着幾分饒幸，同時在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狀態之下忘卻了。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它業已

越益近來，逼在眼前了……

「你嫁給我！」

牛二坤堅決卻是唐突的說話，又在她腦子里響着了。她是一個心地簡單的農婦，不過，她也清楚事情並不這樣輕便，礁岩並不這樣易於渡過，這中間還隱伏着一種可怕的東西，一種不可克服的阻力。最先浮現在她眼前的，是婆婆那張曾經健壯過，而現在則明顯地衰老了的臉孔，那雙汪溢着淚水的眼睛，那付祈求似的表情；她在它前面是有罪的，她怎麼也不能夠忘記婆婆對自己那份慈善心腸。她沒想着當婆婆知道自己的媳婦心里埋藏着這樣一種祕密時，那老人將怎樣驚顫起來啊！——「我不能，我不能！」她喃喃着，從床上站起，迅速地走出房外去。

這時，作婆婆的獨自坐在大門邊，落漠地揮着扇子。因為背着身子，並沒有看見媳婦的來到。

「媽，」銀花喊道。

大甲孀婦回過頭來，把凳子讓出位置，意思是叫媳婦坐到她身邊去。銀花依從地做了。而作婆婆的，便順手給自己也給她揮着扇子。在這一刻，雖然彼此沒有作聲，婆媳兩人的心里，却同時盈溢着充沛的感情。

「銀花，我想託庚午孀孀給秀秀唸一千地藏經，」婆婆沉吟着。

「也好，讓這取債的在地藏王菩薩那里，討得一個好照應。」

媳婦回答，遙望着天上細密的繁星。一隻銀鈴子，在牆腳邊時作時輟地輕輕吟唱。螢火蟲到處飛舞着。

「記住呵，冬至節村子里打道場施孤，也要給秀秀搭一份，多買幾串錠子。」

「好，」銀花回答。

接着，大甲孀孀提到秀秀剛滿週歲的時候，有一天，一個白髮老僧在村子里經過，以三碗白米的代價，給孩子畫下一張避邪符，吩咐做個符袋，掛在小孩子頸上，便可以避災避難；可是當時被什麼事情岔開，竟沒有給她做符袋，後來連那張難得的避邪符也失掉了。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情，重新使老人感到心的刺痛。

「唉，我那時竟朦朧到這地步！早知道有今天，懊悔不請那個老和尚替她超一個度！」

「誰知道會有今天呢？」

「是呵，誰知道會有今天呀！」大甲孀孀黯然歎息着。

於是，婆媳兩人同時沉入靜默里了。但銀花，她並不是在追悔那不可挽救的過錯，而且不肯承認那是什麼過錯。在這種地方，她信奉命運。如果那也是過錯，那麼，它同樣是命運的賜

予。

離開婆婆，回到自己房里，沒有點燈，銀花趕了帳子，便上床睡覺。這一次，她是真的要睡覺了，因為她業已疲倦了；但剛剛在用布屑縫補過的席子上躺下，一刻前那種可怕的思想，馬上回來了，潮湧似的把她攔住了。「聽天由命吧，反正什麼都會過去的！」開始，她努力以這種自暴自棄的心理，來驅逐那執拗地糾纏着的思想，不過完全沒有用，黃昏時分和牛二坤在山地上的一幕，彷彿深鑄在腦子里，一根鞭子似的抽擊着她。自然而然地，她想到善良的婆婆，想到秀秀，想到死去的男人，甚至想到那久已逸出她記憶的可憐的父親和母親。一切淒澹的往事，爭先恐後地湧上她腦幕，紛然雜陳，如像浪濤似的把她淹埋了。她在酸苦的回憶中浮沉着，而最後，那個巨大的礁岩又復排空而來，它威脅着她，壅塞着她思想的去路。

「天呵，我的命好苦！」她絕望地叫着，在黑暗中緊握着出汗的拳頭，如像準備和什麼東西搏鬥。

一回後，她重又竭力給自己找尋思想的出路。無論怎樣，總應該有個辦法才好。於是，她試着撇開婆婆那張悲苦的臉孔，大胆地想像着能夠從這種實際上是很難排除的羈束里自拔出來，跟隨着那個莽撞的男人，跑到無論什麼地方去，好也能，歹也罷，真正嫁給他。可是，剛剛這樣一想，馬上從自己眼前，出現了陶八月那張明顯地刻劃着憤懣的臉孔，還有八月

嫂，還有村子里衆多的對自己不懷好意的人。因而，所有那些人對自己的一句冷言冷語，一下白眼，或是一個可憎的表情，即使平時從來不曾想起的，這時也陡然地浮現到記憶里來了。自然，她，銀花，決不是一個怯弱的人，她曾經在衆多的輕蔑和攻擊里撐持過來，反抗過來。「我偏要——」不止一次，在遭遇到或大或小的打擊時，她給自己這樣負氣地決定着，不管這種決定將爲自己招來怎樣的誹謗和非難。不過，她明白，眼前的情形是不同的。爲着牛二坤那種冒失態度，她簡直怨恨着他了。那樣嚴重的一句話，在他嘴里說出來是多麼簡單，多麼輕易，他完全沒有了解她所處的困難的境遇。「當真什麼都不管，」她在心里質問着，「連婆婆也不管，兩條腿抬一個肚子，跟你老坤上五台山去嗎？」但她不敢給自己作一個確切的回答。在這時候，她不僅對於自己的命運感到悲苦，更對於自己這種缺乏自信的假定，感到恐怖。她設想着，如果把這種假定向婆婆公開了，那慣於忍受的老人，會怎樣的眼淚涔涔的跪倒在她面前，求她不要離開她呢？尤其是，如果當自己業已有肚子的事情給人家發現時，他們會怎樣無憐恤的羞辱她，比以前每一次更不留情，更殘酷難堪呢？……

「天呵，我的命好苦！」她又一次喃喃出聲的叫着，而且，在黑暗中坐起身來，凝視着窗口一點稀薄的微光。

一五

從村下首空坪上撩開天回家，陶八月完全陷入一陣難以遏制的憤怒里了。憑着當時的衝動，他簡直可以擎着鋤頭，闖進伯媽大甲嬾嬾家去，幾鋤挖掘掉她的灶子，把銀花痛打一頓出氣。他原是一個禁不起三把火的人，在一時的感情衝動里，什麼無理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村里人全明白他這弱點，便往往利用它來製造熱鬧。現在，他就在一種毫無理性可言的激動之中，滿腔燃燒着憤火，深切地覺得銀花那種不分親疏也不顧廉恥的行爲，是大大地侮辱着自已，非馬上給她一個新的損害不可了。

當他跨進家門時，父親小甲叔叔業已在牛欄間里睡了；但女人那張三面嘴，卻還沒有到停止的時候。八月嫂這時正在自己臥室裏，對着失去老祖父的庇護的孩子，作報復的咒罵；她認真地把小孩子當做仇人，並不是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在教訓他，而是以一個勝利者的地位在和他賭氣，在企圖征服他。用着一種全無寬容也全無節制的口吻，她把平日對付銀花——在這世界上第一個敵人——那些富於暗示的惡毒的語句，一一拋給小孩子。不過，使她十分掃興的是，今天她找到一個非常可惱的對手，因為小孩子對她的憤怒和咒罵不怎樣了解，他只簡單地感到媽媽是在對自己發怒；至於她爲什麼要發怒，她所咒罵的究竟和自己有什麼關係，有什麼意

思，他一概茫然無知；最要緊的是，他實在疲倦了，渴望着睡眠了，他的眼睛里汪着淚珠，連張着大口，神情恍惚，站在門邊，竭力睜開重澀的眼脣，支持着自己不致倒下身去。對於媽媽，他一向是很順從的，但並沒有畏懼。他常常要無緣無故地做媽媽發洩憤怒的對象，習慣了，每次他都木然地承受着媽媽的詈罵，沒有一點反應，也沒有一點反抗。今天，這種情形更激起八月嫂的憤怒，好像一個勇猛的鬪將，在臨陣時得不到敵人的接應，使她有着一種受屈的失望的感覺。正在這時，看見男人回來了，便越發認真的罵將起來。

「你這小懦種！」她拍擊着手掌，「你這狗不吃的屎！你這三拳打不出半個屁的！你這蛆蟲投胎的！連你也仗着那老不死的勢來殺我啦！你是從那一個的腿夾夾里爬出來的！你死在這里做什麼！你出去呀，叫秀秀來拖你去當替身呀！」

「什麼事？」陶八月小聲問道。

「什麼事！你問你的好兒子去！你問你的小懦種去！一代管一代，我生的兒子，我管不得誰管得！都是些狗不吃的屎！父子三代沒有一個男子漢大丈夫！那樣大一把年紀啦，只會做小孩子的棺材蓋，連那祖宗門下的爛污貨在那里敗門風，倒上代祖宗的名譽，他做一個前輩的連屁也不敢放一聲！」不要說過份的話，「我說了什麼過份的話？即使我說了又怎樣？難道這就犯了死罪嗎？我總沒有替你們姓陶的敗過門風呀！我總是三書六禮坐大紅轎吹打打過門來的

呀！你給那個不要臉的狐狸精迷住啦，我可是眉毛眼睛三清四楚的，不來碰我，也犯不着去踩她的狐狸尾巴；要來碰我半根毛，不管她野男人有三百五百個，我也不怕她！真金不怕火燒，我到天空底下也說得響話，打得響手掌！——」

隔壁牛欄里，發出老人的咳嗽聲。

「你少說幾句好不好！」作兒子的喝阻着女人。

「我爲什麼要少說幾句？」他的喝阻反而得到相反的效果，她竟蜂螫似的更大聲地回嘴道，「你不許我說話嗎？你憑什麼不許我說話！嘴巴是娘生的，我就要說話！你也給那個狐狸精迷住了嗎？你這不要臉的，去狐狸精那里討支針來把我嘴巴縫住呀！去呀！好不要臉！狐狸精的力量好大！親不是親，疏不是疏，沒有見過你們這一家三代的懦種！都是懦種——老懦種，大懦種，小懦種！我好歹總是你們家里人呀，就這樣親疏不識的！還好我沒有替你們家里做過見不得天對不起人的醜事，要不，你們三床三代會把我五馬分屍啦！」

於是，她索性在男人面前放起潑來，一頭倒在床上，哭着，罵着，如像她爲他受了無盡的委屈，現在容忍的堤防一下子崩裂了，歷來一切的悲怨，便奔決似的湧湧出來，滔滔不可遏止。陶八月怔怔的望着她，臉上浮現着一種無可奈何的表情。同時，原來業已睡意朦朧的孩子，這時重新驚訝地睜大着含淚的眼睛。

這樣繼續了許久，直到當她認爲自己業已把這一家三代的懦弱統統征服了，才告收場。上床之後，小孩子立刻睡着了，發出均勻的鼾聲。隔壁老人的咳嗽聲也沒有聽見，只傳過老水牯粗大的反芻聲。從一邊窗口，射出一縷淡淡的月光，正好投在帳子上面，經過麻縷的篩濾，隱隱地照明着一條水蛭似的蟄伏在床里面的小孩子。

和過去無數次一樣，暴風雨一經過去，爲了取得女人的好感，陶八月開始輕輕地給她說些足以使她稱心滿意的話，他把自己從空坪上帶來的別人對銀花種種不懷好意的評鑑，把元寶孀孀和陶七囡們關於銀花的苛刻的意見，誇張地告訴給她，而且，到了最後，便連自己的決定也一併在女人面前宣告了。

「哼！我怕她？我要把她打成灰塵！」他堅決地說。

「打成灰塵？我看你這種大口，只配在我面前誇。只要那老不死的一句話，你便軟成屎啦。」她也不忘記利用男人的弱點。

「你是說爹嗎？」

「就是那老不死的，給狐狸精迷昏囉！」

「爹是個好人，你不要貪嘴亂說話。其實伯媽也怪可憐的，守了半世的寡，如今連個孫女也留不住。可恨的是銀花，猴子上樹，越高越逞能啦！娘的，總有一天教她看看，到底是她強

還是我強！」

聽他這樣說，女人僅只冷冷的笑了幾聲，並不接嘴。

「你笑什麼！」陶八月感到受辱了，「你說難道我還怕她不成？」

「你不怕她，難道她反而還怕你？她幾時把你爺兒倆放在眼里？」——說起來，那老不死的還是一個長輩哩。」

「不可開口閉口老不死的，」一提到老年的父親，在作兒子的心里便湧上一種不同的感情，「爹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上年紀的人，做後輩的總要順他幾分；你這樣，人家說起來也不好聽呀。」

「不好聽？我也沒有倒敗你家里的門風，有什麼好聽不好聽的！你做你的孝子去，可用不到在我面前數禮教！人家人家，我不管，我管不得那許多！」

自然，她又生在生氣了。在男人面前，她素來握有不可動搖的權力的。她把身子背將過去，不再理睬他。

在這種情形下，照例男人沉默下來，不敢再去攪惹她。小心翼翼地，他躺在她身邊，很懊悔於自己適才言語之間的失錯，設法怎樣挽回這不愉快的僵局。他望了一回帳子上面慢慢向下移的月光，想說幾句足以取悅於她的話；但如像一個犯了過錯的小孩子，在沒有得到饒恕以前

不敢貿然作聲一樣，幾次準備好的話正待吐出嘴時，又被怯弱壓回去了。最後，代替說話，他只能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

在隔壁牛欄間里，這時小甲叔叔也還沒有入睡，他聽取着兒媳兩人每一句對話。和所有有兒媳的人一樣，對於下一輩年青夫婦之間的一點小風小浪，他所有的，只是一種輕微的悲涼的感覺。但今天晚上，他的心境卻和往常完全不同，他從媳婦的潑辣和兒子的懦怯里，預感到什麼可怕的東西了。「常言說得好，田三嫂當權，大年初一翻船——一個男子漢那里軟得耳朵的呀。」他想，於是從床頭摸到了旱菸管，坐起身來，打算抽一盞旱菸解悶；但當他想到打火石的費事和火柴的昂貴，便重新把旱菸管塞回床頭，頹然躺下身去了。

一六

第二天，陶八月完全陷入一種憤懣不快的心境里；從女人那里所受到的積鬱，渴望着在別的方面找到償補。這種要求，變成異常強烈，如像種子的在地下生根，竟使他容許各種卑劣的思想在心里生根，他千方百計地謀劃着怎樣去損害那個自己所憎恨的對象。

自從前幾天下了一場雨，環繞山坡所開闢出來的旱地上的粟秧，全部彷彿振拔過一般的長大起來，需要加以鋤土扶持了。那些旱地，原來如像草園似的呈顯着規則的紋條，這時卻被一色的葱綠所掩沒，和稻禾一樣的預算出豐富的收成。大甲嬸嬸家兩條狹窄的山地，由於對雨水的顧慮，所以代替粟秧，栽植着一些荳莢和瓜類；但在小甲叔叔家，因為山地開的多，離村子又比較遠，栽植蔬菜很不相宜，便一律播種着粟秧。現在正當雨後土地潮溼，金穀的收穫還沒開始，是鋤土扶持粟秧的最好時機；小甲叔叔照例把大清早一段時間劃給老水牯，牽着牠在山邊地壟吃露水草，而兒子陶八月則一直在山地里忙碌。

在粟秧畦間，把表層業已乾燥，里面卻還潮濕的泥土掘鬆，培護在秧根兩邊，一方面可以掩沒那雨後現出的雜草，同時藉以扶持粟苗，免得被風雨推倒。陶八月揮舞鋤頭的本領，是村子間享有盛名的。他跨在兩畦之間，一左一右地揮舞着一把兩齒鋤頭，身子向後面倒退着，鋤

嘴啃着泥土，發出清脆的沙沙之聲，速度既高，又不會損傷到粟秧，並且比人家先用牛犁過一遍的，還要發掘得深些，培鋤得整齊些。所以，每年小甲叔叔家的粟秧，總要比左近別人山地的長得高，粟子的收成也比較豐盛。

天氣溽熱而悶窒，彷彿天空還要下雨。但由於對工作的富有自信，一上午，陶八月便鋤好兩塊山地。到了下午，小甲叔叔在巡視了田水和豆種之後，也揷着鋤頭，帶着小黃狗，幫助兒子來了。父子兩人在一起做活的時候，作兒子的照例更其顯出青春的驕矜，鋤頭在他手里，簡直變成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呼呼有聲地飛舞着。兩人同時在畦梢起步，一下子小甲叔叔便遠遠的落後了，而且開始喘累了。回頭望望迅速後退的兒子，停住手，說道：

「八月，做活可不要逞性呵！」

這雖然是一句戒勸的話，實在卻是一句讚美的話，陶八月自然是懂得的。在他臉上浮現着一層滿足的微笑，手里的鋤頭便揮舞得更加起勁。看到兒子健壯的身子和好強的習性，在小甲叔叔衰老多皺的臉孔上，也籠罩着淡淡的慈和的笑容。在這一時刻，作父親的人，業已完全忘記兒子昨天晚上在媳婦面前那種懦弱表現了。

到休息的時候，父子兩人並排坐在地壩邊樹蔭下。小黃狗也知趣地躺在主人身邊，拖出長舌，閃着肚子，輕輕喘氣。小甲叔叔燃起旱菸，卜卜地吸着，縱眼眺望着秋邊烈日下金黃一色

的原野，作爲這小小盤地的堤緣一般的時刻變換着色彩的山巒，以及瀰漫着燃燒似的白光的天壁，默不作聲。兒子八月，脫下汗濕的短衫，露出醬色的上身，提起斗笠，搥着風，嘴里不住打着嚕哨。地下面，一羣黑色的螞蟻，忙忙碌碌的建築着泥壩；牠們分工合作，從各處搜集材料，在草叢里鑽行着，點點滴滴地把一條透鬆的小壩延長到幾尺遠。

「天又會變哩，」收回遠眺的眼線，老人注意到這羣小動物的勞績了，「螞蟻築壩城，雷雨滿田塍呵。」

「要變便趁早變，遲了怕就攔到收大熟。」作兒子的應和着。

「前些日子斑鳩叫雨，還落得不够數呀。收前天不晴，稻禾黃轉青，穀子不要緊，豆子當頭淋，——怕只怕豆苗會遭殃呢。」

「豆苗也不礙事，長晴才有長雨，剛泡了田，天再變也不過是一陣雨尾巴！」

對於兒子這種照例的樂觀口吻，作父親的並沒有異議。而且，從天氣和收成，父子兩人又復談到家事上去了。可是只要話題一轉到這上面，原是融和的空氣，立刻變成生硬難堪了，

——在這上面，兩人的意見從來不能相同。小甲叔叔完全明白兒子和自己意見日趨分歧的原因，如像常言所說的，娶了媳婦丟了兒，枕頭邊的話比什麼都有力量些；天底下真正能和公婆同心合意的媳婦，簡直比在塘泥里淘金還要難找呵。這時，當作父親的給老水牯計算收穫後

耕「八月田」的勞作，把大甲孀孀家那塊未曾撒佈豆種的山邊田也歸在一起時，兒子負氣的抗議便禁壓不住的發出來了。

「銀花那樣千賢百慧，我不信連耕「八月田」的牛也會借不到！」陶八月冷冷的說，把斗笠重新戴回頭上。

小甲叔叔不以爲然地瞥了兒子一眼，繼續吸着菸，停了一回後，沉吟地說道：

「年青人不要說這種話，總之是，親歸親，疏歸疏……」

「這種道理該和銀花去說，」兒子截斷他的話，「哼，你一斧，我一刀，誰也不要論什麼親和疏！你知道人家牛二坤快要招贅啦，還用得着你給他耕「八月田」！」

說着這樣的話，陶八月氣虎虎地站起身來，重新捏起鋤柄，悻悻地走向粟地里去了。同時，在他窄狹的心田里，憤懣的情緒又復熾盛起來，培土的時候，鋤頭無計量地揮着，竟一連自暴自棄地劈斷了好幾根粟秧。

看到兒子這種情形，小甲叔叔搖搖頭，不再開口。自己橫直業已老邁無用，只要時候一到，不是撒開手就把一天下都丟了嗎？——這樣想着，默默地吸了幾盞菸，把旱菸管塞回腰帶上，走到地頭一株野棗樹下，伸手摘了一個黃豆大的小棗子，放在嘴里，連核子嚼了幾口，又復吐將出來，只在舌子上留下一層酸澀的味兒。

「八月，我看牛去啦，你慢慢鋤，就是莫遲忤呵。」

雖然自己的離開，分明是由於兒子這種近乎忤逆的舉動，但作父親依舊這樣吩咐着，在粟畦里揀拔出一束不成材的粟秧，把鋤頭放上肩膀，不管兒子有沒有答應，便往山坡下走。粟秧是帶給老水牯作食料的；那頭年老力衰的瘦牲口，在小甲叔叔心里，佔有着一個特殊的地位。這種感情，並不是由於世道艱辛，重買一頭牛的不容易；而是奇異地感覺到，衰老的牛是和自己遲暮的命運互相聯繫着的，他不能因為牠老了便不重視牠，或者竟像兒子八月那樣全無痛惜地鞭打牠和咒詛牠。就是爲了那頭牛，父子兩人也不知道惹起過多少次的齟齬。這時，看見太陽葉已貼近對面一道溝渠邊的野杉林下，他急急的趕回家去，要把那頭老牛牽出欄來吃草。

目送着老人的背影從稻叢中消失，陶八月心里微微掠過一陣惆悵。踏實說來，他決不是一個不愛父親的人。世界上很少人不愛自己的父親，不過年輕的一輩，也很少能了解老年人那種過分寬大和感情。因爲不肯饒恕銀花，他才不肯同意老頭子那種偏袒銀花的態度。

想起銀花的種種，憤懣不快的情緒，立刻在這年青人的心田里油然滋長起來了；同時，對於父親的反抗和不滿，也立刻勃然強烈起來。他再不能好好做活了，迫切地需要發洩一下自己的感情。於是，在培了短短兩畦土之後，便放下鋤頭，渴望着和什麼人攀談幾句。他走出粟畦，站在地壟上，抬眼向四下張望着，看看左近有沒有做活的人。很快的，他發現到隔三四塊

的那邊，豬大耳朵也在那里一俯一仰的培粟秧。他驀地生出一個小小主意，要和豬大耳朵開一個小小玩笑。

「豬——大——耳——朵！」陶八月把自己身子蹲隱在野棗樹腳下，大聲喊着。

那邊豬大耳朵聽見叫喊聲，便停止做活，站直身子，左右前後張望了一遍，沒有看到人，大概疑心是自己的大耳朵作怪，用手掌把它們各自捫拍了一下，重新俯下身去鋤土。

於是，陶八月又喊出第二聲。

那個被叫喊的人，自然又復停住鋤頭，張望了一遍。這一次他再不拍自己的耳朵了，便學着女人的模樣，把手掌遮在額上，朝聲音來的方向久久地凝視着。正在這時，又聽到更響亮的第三聲了，他這才條地明白過來。

「你爹還沒有斷氣，那一個孝子這樣喊呀！」豬大耳朵以更響亮的聲音答應着。

陶八月從樹腳下探露出身子，招呼豬大耳朵過來擦天休息。可是那一個還不到休息的時候，只唉聲嘆氣的漫應着，並不認真歇下手來。

「豬大耳朵，你怕闖王老子不許你過夜嗎？」陶八月向他走去，同時調侃着他。

「我女人說，」他依然揮着自己的鋤頭，「今天總要培完這一塊地，還有十來畦，你看太陽可偏西啦——」

「不培完就不許你上床，是嗎？」

索性不再回答，豬大耳朵滿臉流汗地培着土。在旁邊站了一回，覺得沒奈何他，陶八月只有落漠地回到自己地邊來，坐在地壟上，用斗笠擋着風。豬大耳朵不理不睬的態度微微怒着他，不過作爲一個農民，他也不忍去阻擾別人。天時不可預測，誰料得着晚上不會來一場風雨？多培一畦土，多保一畦粟，這正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好瘟豬！」他報復似的罵了一句，漫無目的地朝那逐漸斜陡上去的山腰眺望着。因爲承受着從西天橫射過來的夕陽，滿山的野薊，沐浴在一層深黃的殘暉里，呈現出一種異樣的顏色；而椎樹和楓林，也各自描繪着十分明顯的暗影。近邊草叢里，蝨斯和蚱蜢，到處跳躍着，從這顆草莖飛往那一顆草莖。樹枝上面，蟬兒似們吱吱地鳴叫着，把夏日傍晚前的一刻，拉成無限的悶窒和沉長。

正當他伸腰站起身時，他看見在遠遠的山坡那邊，一個沒有戴斗笠，肩背上如像生長翅膀似的披着一件短衫的人，正迅速地跨着急步，看樣子彷彿要翻越山脊那面去。那是什麼人？做什麼那樣匆忙？他懷着疑慮，再仔細端詳了一回，直到那個人被一叢矮矮的小松林所遮沒了，才恍然地悟到那是誰來。

「是他！一定是他！」

於是，他立刻擡起鋤頭，沿山腳邊兜過去探看究竟。在很遠的地方，他就看見那塊極其顯

眼地擦搭着瓜棚和葦莢架子的山地上，銀花正在擎着鋤柄，挑撥着瓜藤。他再走前幾步，然後隱身在一株烏桕樹下，目不轉眼地窺視着。他的猜測沒有錯，一刻後剛才看見的那個人，果然地過山脊來了，一直奔向銀花。兩人略一躊躇，便隱沒到瓜棚下面去了……

天黑很久，陶八月才回到家里；而且急急忙忙的吃了晚飯，便一逕到村下首空坪上傳佈纔可珍貴的好消息去了。

一七

當天晚上，陶八月在空坪上把消息向大家報告了，同時，又復宣佈了一遍自己報復的決心。不待說，他的決心很獲得一些人的鼓勵和支持。尤其是陶元寶夫婦兩人，對這件事情顯得分外熱心，並且開始給陶八月計劃起報復的方法和步驟了。首先，大家認為最重要的，是在設法撓阻銀花和牛二坤類似私奔的行爲；因爲，如果照目下的情形，聽憑兩人的關係繼續發展下去，這類對陶八月的更大的羞辱之舉，不僅僅是可能，而且還會是必然的事情。

「笑話！」這話立刻把他激怒了，「要是她敢跟他逃跑，你們看我八月倒起身子圍蝦蟆村用手走一百匝！」

「你可先不要誇這樣的口呢，」一個人接嘴道，「當心兔兒嘴吹豬尿泡，吹得越大，漏得越響哩。」

「銀花胆子大，心眼兒可細，她不是不知道這種講究。」另一個人說。

「知道這種講究又怎樣？」元寶嬌嬌用着反激法，「鬍子生在她自己的肚皮下，難道你能把它綁着不成？」

「我不會把它敲斷！」陶八月恨恨地叫着。

「敲斷？」是一種輕蔑的口吻，「難道說她走的時候還鳴鑼打鼓不成？——再說，她有牛二坤做幫手，你一個人敵得過她們兩個！」

這些拋擲過來的冷嘲熱諷，自然是陶八月所不能容忍的。爲了維持自己的尊嚴，他向衆人賭着咒，發着誓，一次又一次的申述着自己無可動搖的決心。繼續留在空坪上，顯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於是，不待散場，他便提前回到家里，把黃昏前後在山坡邊所看到的事實，詳細細告訴給女人知道。同時爲了要在她面前顯示自己決不是「懦種」，又連帶的把報復的決心也一併說了。這一晚，他覺得自己在女人面前大大地增高了地位，一舉一動都充滿着驕矜。

翌晨，待公公和男人一出發田間，八月嫂便走到碾屋里去，和以往無數次一樣，她首先指桑罵槐了一通，終至一發而不可收，惹動了對方了。剛好婆婆一早就上庚午孀孀家商量給秀秀噲地藏經的事情，銀花忍耐不住，便衝出通天井的門，最初是妯娌兩人旗鼓相當的對罵，隨後卻不可避免地扭打起來了；彼此互相撕扯着，在天井里滾轉着，每個人的臉上都起着青腫或是流着鮮血，但每個人都不肯認輸，不肯罷休。

「你這驕貨！你這不要臉的！今天看我要你的命！」一個罵道。

「你這三面嘴！」另一個回罵着，「看我拔掉你的舌頭！」

兩人的衣襟全破了，鏗子也落掉了，渾身都是熱汗和泥土，連魂樹上的雀子和碾屋里的雞

子也被驚嚇得飛奔開去了，這場兇惡的搏鬥，繼續着一個長時間還沒有結束。在最初開始的時候，八月嫂佔着上風，她死緊地一把抓住銀花的長髮，把對方的頭部壓將下來，而且竭力企圖遂行一個惡打算——用自己的雙腿騎上對方的頸賴。銀花抗拒着，雙手緊抱住八月嫂的腰，趁勢用頭撞着對方的腹部，使之站不穩脚步。這樣相持了好一回，正當八月嫂艱辛地舉起一隻腿要跨上頸賴來，驀然地，銀花咬着牙，使出全部力量，冷不防在對方小肚子上給了一撞，一聲啊呀，八月嫂跌倒在地，但她的雙手依然扯住頭髮不放，因之，銀花也就隨着跌倒了。於是，搏鬥便更換着另一種方式進行。八月嫂在扯下敵人的一縷頭髮之後，立刻在銀花臉上亂抓亂擰起來；而銀花，便湊勢把自己的身子轉撲在對方上面，一隻手馬上抓住八月嫂的頭髮，另一隻手卻去拉她的襯子……

「救命呵！殺了人呵！」八月嫂終於喊了出來。

「有本領的別作聲，」銀花完全佔到上風了，「今天看是出你這三面嘴的醜！」

她把一個膝蓋有力地跪在八月嫂的肚子上，一連在對方的臉頰上重重的撒了幾個響巴掌，又把她的頸角擰青了，擰出血了。這也是照例的，氣力不濟的八月嫂，眼兒沒有把惡劣的形勢從新改變過來的可能了，便只好一面用雙手胡亂招架，一面絕望地呼喚着救援的人。

「狗狗，快來呀，媽媽快給強盜婆謀殺掉啦！」她嗚嗚叫着。

但把八月嫂從這種不利的境地拯救出來的，並不是孩子狗狗，而是大甲嬭嬭。這心地善良的老人，看見兒媳輩妯娌兩人扭打成這副景象，簡直把她嚇壞了，她急忙地把媳婦銀花扯開，推到屋子里去，把門闔上，又上起了門。在婆婆的勸阻之下，銀花也不再執拗，吐着牙血，立刻動手梳理自己蓬亂得不成樣子的頭髮。始終不肯罷休的是八月嫂，她繼續在天井里哭著，罵著，而且嘔嘔地捶擊着通往銀花家的門，恫嚇着說，今天是大甲嬭嬭婆媳兩人把她抬着打的，等男人回家時，要掘掉仇家的鍋竈，再鬧翻一場天地。

到了中午，公公和男人從田間回來了。八月嫂於啼啼哭哭的訴說了一通之後，重新趕到天井里，對敵人咒罵了一段時間，算是發洩着適才所受的委屈。受着女人的煽動，陶八月也幾次的走到天井里來，大聲揚言着，只要銀花敢把上了門的門開開，他要一鋤頭把她的身子切成兩段。但是銀花並沒有開門出來應戰，她被婆婆苦苦勸住了。

整個下午，八月嫂臉上帶着青腫，從這家到那家，訴說着銀花的醜聞和自己所遭受到的虧損。她一口咬定，說自己臉上的傷痕，是大甲嬭嬭婆媳兩人毆打而成的；可是自己的公公和男人竟不能給她報仇洩恨，世界上會有這樣的「懦種」！——爲着這，她簡直灰心極了，甚至把原是一天兩頓的豬食就攔了，直餓得欄里的豬仔們呼喚了一下午的飢餓；同時，一向歡迎睡在廚房裏水缸邊溼地上的小黃狗，也挨受了她一場沒有來由也不留情面的踢罵，只得夾着尾巴，

汪汪的逃出門去，許久不敢回家。

如像一個石子擲進平靜的池面，陶八月所傳佈的消息，照例立刻在村子里捲起紛紜的謠言。一些好事的人，依照各自的推測，把這消息渲染得有聲有色，當作一種辛勞生活中的調劑，彼此互相傳播着。尤其是在婦女們的嘴巴里，流佈得更其迅速而廣泛，而且變化也更其巨大——她們莫不以其特賦的才能，在這上面馳騁着自己的幻想，幾乎把原來的消息，改變得完全不同，而在一些細小節目上，她們簡直見證人似的描繪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在她們之中，一致的為善良的大甲嬸嬸擔着憂慮，認為這可憐的孤寡老人，在失去孫女之後，就將失去媳婦了。

一
這樣的推測和同情，直到金穀開始收穫，田野間到處播揚起槓床的鳴響，才為過分的忙碌所代替，慢慢地從人們的心里淡忘下去。

一八

大熟收穫的時期，對於農民們，是一個莊嚴而歡愉的季節。忠心耿耿的大地，永遠是守信的，永遠不會爽約。而且，一連半個多月的響晴天，收穫期最理想的好天氣，更在農民們因辛勞而黑瘦的臉孔上增添着喜悅的光輝。這時候，早熟的穀子業已完全成熟，颯着輕徐的風勢，重實的穗子，有秩序地互相偎貼在一起，彷彿不堪自己的負載。就連最後成熟的晚禾，也業已開始轉色，原野上正展開着一片廣袤的光輝燦爛的金黃。有的稻田里，則傳送着零落的稻床的鳴響。而在環繞山坡開闢出來的帶形旱地上，層次分明的粟秧，如像慶賀金穀的成熟，也在微風的撫摸里鼓舞着，激發出歡欣的喚呼。

在大甲嬸嬸家，從山口狼尾莊雇來兩個割稻的短工，動手進行這一年一度的「盛舉」。銀花自己，也懷着一個農民的興奮和喜悅的情緒，和男人一樣的參加着大熟的收穫，赤腳露背的在猛烈的太陽下流着汗。這自然是辛勞的，不過這正是一個農民的命運，她必須安於自己的命運。尤其是，辛勞足以消弭憂慮，她的全心靈幾乎都陶醉在收穫的喜悅里了，這樣反而使她顯得比較的快乐而健康。大甲嬸嬸也陷入巨大的忙亂之中，頭上束蓋着藍花包巾，除了一個農家日常的活計，還得給田里的人送茶送飯，還得照着舖酒在門前空坪上的上黃穀——在往常，

這是一份派給孫女秀秀的職務——從早到晚，臉上和背上都濕着一片汗。不過因為田地究竟不多，只幾天工夫，便把全部早稻收割完竣了。

稻子收割完竣之後，接着來的便是晒黃穀和收稻莖的工作。收穫一經開始，一個農家便沒有閒暇可言。堆積着的濕穀如果不能及時晒乾，就會發熱發芽；同時稻莖也是一年重要的燃料，同樣需要及時收理清潔。大甲嬌嬌家，因為田地少，黃穀的受藏，並不十分繁重，在兩三天內便告停當；婆媳兩人把二十來担早穀，在三伏天的太陽下晒得「脆口」的乾，裝滿了一小木櫃和一大篋籃。今年雨水非常調順，所以收成格外豐裕。只是在黃穀剛一收晒好的當天晚上，半夜里竟變了天，忽然下起雨來。想到田里還沒有乾透的稻莖，大甲嬌嬌和銀花冒雨冒黑的趕到田里去搶收，把成束成把的稻莖蓬集在田塍旁邊。由於連日的疲勞過度，更由於田路的泥濘，上了年紀的大甲嬌嬌，在歸路上不幸滑跌了一交，從一個高高的田塍上滾落到一坵水田里，使原已被雨水淋濕的身子，又復染上渾體的泥漿，而且把半邊髒骨跌傷了，回家在床上足足躺了四五天。在這些日子里，銀花是够忙碌的。雨雖只下了一晚，田里莖已半乾的稻莖却重新浸濕了，她得把它們一束一把的晒佈開來，覺得發霉發爛；業已乾透了的稻莖，還得快趕疊成「地蓬」或「樹蓬」——這事情必須有幫手才能進行。而且，時間無論如何就擱不得，因為晚禾也業已到了可以刈割的時期了。

看見媳婦這種忙亂慌急的模樣，躺在床上的人甲嬌嬌便想勉強掙扎起身來。即使有着病痛在身，她也耐不住忙里偷閒。

「婆婆，你躺着，」作媳婦的阻止着她。

「不，」作婆婆的做出健康如恆的模樣，「我好啦，你讓我起來；伏天陣雨無音信，稻蓬總得先疊好，淋過一次雨，可再淋不得啦！」

就這樣，婆媳兩人緊張地進行着收穫的工作。在刈稻、晒穀、或是堆疊稻草的時候，銀花並不常常想起那個可怕的將來；收穫的喜悅和興奮，充塞着她的心胸，無暇再去思索別的事情。不過，這也並不是說，她能够完全脫離那憂慮的羈絆。在蝦蟆村，這對不幸的婆媳是越益變得孤單無助了；周圍的空氣，對她們顯得十分冷淡。尤其是銀花，她的感覺更加銳敏。每當成天的辛勞之後，猛可地想到自己肚子裏的「孽障」和隱伏在未來的暗影，便會怔怔失措，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排解那即將來到的災禍。一切對於自己有所不利的因素，她全都能够臆測到。雖說她只是一個農家婦女，但女性總是具備有女性的敏感的。不過她並不過分懼怕；她所有的，只是一種茫然的聽天由命的意志，她等待着那場必須要蒞臨的風暴……

正當最後一坵晚禾也以婆媳兩人自己的辛勞收割起來時，一天晚上，吃長齋的庚午嬌嬌來了。全村子里，彷彿只有她一個人還關心到這孤單的一家；自從秀秀死後，她經常地出入着大

甲嬌嬌的家門。她每次光臨，總不忘記給這對不幸的婆媳慰勸一番，要她們皈依佛祖，爲下世求一個解脫。這一天晚上，她匆匆忙忙的走進大甲嬌嬌的家，一把拉住大甲嬌嬌的袖口，神色嚴重的說：

「我告訴你，大甲嬌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什麼夢？」代替怔楞着的婆婆，銀花搶嘴問道，同時給庚午嬌嬌端過一張凳子。

「什麼夢！」庚午嬌嬌拉長一張蠟黃多皺的臉孔，「唉，還不是你們秀秀呀，她昨天晚上來給我托了一個夢——唉，她呀，真叫可憐呵！——唉，渾身赤裸裸的，一絲不掛，從頭到腳直頭個不停，蓬頭散髮，七孔流血——」

「庚午嬌嬌！」銀花的臉孔立刻變了。

「就是這個樣子，」庚午嬌嬌繼續着，在她左眼角上適時地開始出現着一滴眼淚，「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你們秀秀，她來給我托了一個夢，她喊了我一聲，我一眼就認出是她！我便問，「秀秀，你有什麼願要求你庚午奶奶嗎？」——唉，你們猜她怎麼來着？聽見我這樣問，她撲通地就跪在地上，向我卜卜的磕了幾個響頭，只叫出一聲「庚午奶奶」——是呵，她沒有上衣下褲，陰間天氣冷；再說，一個女孩家，一絲不掛的，閻王爺怎肯許她上殿訴冤呢？——唉，她從頭到腳直頭個不停，也沒有說別的話，只是不住的磕頭！我就說，「秀秀，你站起來

吧，在你庚午奶奶面前，用不到這個樣子。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要衣要褲，要鞋要襪。你放心，我就告訴你奶奶你娘去，就辦好燒給你，好早早上殿見闔王爺，求一個好來世。」看看她還在那里磕頭，不肯站起，我又說，「秀秀，上次庚午奶奶唸給你的五百地藏經，你收領到嗎？過幾天，庚午奶奶再給你唸五百，你好好的去吧！」——唉，她這才磕了幾個響頭，站起身來——唉，看她那個樣，真叫可憐！——」

說到這里，這位善心老人的臉上，業已全部泛濫起眼淚，顯出不勝哀戚的樣子，頻頻地舉起手掌，擦着自己發紅的眼眶。聽着她的說話，作為秀秀的祖母和母親的大甲嬸嬸和銀花，幾乎完全楞住了。為那悽慘的情景所感動，婆媳兩人同時歔歔墮淚，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原已被收穫的辛勞和喜悅所沖淡的憂慮，霎時間重新密集攏來了，重新成為這對不幸婆媳心頭上的重壓。

「不要難過！不要難過！」庚午嬸嬸眼淚汪汪的安慰着，「前註死，後註生，闔王爺名冊上註定是討債來的，債討足了，就要回去，三時四刻也遲延不得，心放寬些。說來說去，總之是前世欠了她的債，今世才會來投胎取債。是命！不要難過，萬萬不要難過！——是呵，她去的時候沒有上下衣褲，所以上不得殿，見不到闔王爺——」

「有的，」銀花急急插嘴道，「有得穿去的！去年十二月里新做的一件夾襖，還有才下過

一次水的那條柳條花褲，還有一件格子花洋布單衫——」

「不是那個意思，銀花！」庚午孀婦解釋着，「那是你們作奶奶作娘的心好，讓她穿着準棺材的；那一套衣褲歸土地菩薩經管，她不好穿着去上殿見閻王爺。秀秀是水路里去的，沒有水神菩薩的印記，她那里穿得？十件八件她也穿不得！——不過不要緊，我給你們設法去！等那個挑針線布匹担子的紅鼻子老九來時，我託他到城里去帶幾張油光紙，給秀秀剪幾件白綢黑緞子新衣，燒給她，讓她穿得體體面面的，好上殿見閻王爺去，訴冤求願去！——唉，凡事總要看破些！總要想開些！人強不過命呀，總之是命！——大甲孀婦，不要嫌我多嘴，我勸你吃花齋看！還有銀花，你也不妨吃吃看！你年紀還輕，吃吃花齋，心也定些，人也健些，佛爺總是有眼睛的！吃花齋，初十五，還有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生日，四月十二天藏王生日，六月十四地藏王生日，六月十九觀音大士生日；——銀花，你吃吃看！口腹一淨，心根便清；心根一清，百事便都看得開啦——真是的，你吃吃看！」

這位虔誠的善心老人重重複複的解勸着。自始至終，大甲孀婦沒有說一句；她是慣於忍受的，這時她完全信託着庚午孀婦，從心懷着感激之情。起伏在銀花胸口里的情緒，自然要比婆復雜得多了；但她也是十分感激庚午孀婦的，也覺得庚午孀婦畢竟是一個好心的人，在這世界上，只有她還想到秀秀，想到可憐的婆婆和受屈的自己。

在庚午嬉嬉眼汪汪地離去的時候，婆媳兩人稱了二十斤新穀給她，懇求她給秀秀剪一套新衣，再唸一千地藏經。

一九

現在，全村大熟的收穫業已完全竣事了。村前的小小盤地里，代替着半個多月前那種一片金黃的稻禾的顏色，這時則是一片碧綠的豆苗，以及成束成把的稻莖——它們有秩序地排列着，彷彿是一羣舉行秋操的檻褸的隊伍。農民們的辛勞還沒有終止，因為在金穀的收藏之後，稻莖的收藏也十分重要。如像童謠所詠唱的，「山查紅，疊稻蓬，」蝦蟆岡上的山查正紅得可愛，要等待岡下的農民把稻床重新安置到公屋或祠廟里去，把「稻蓬」全部疊好之後，牧童柴女們才有閒暇上山去採摘那誘人的野果，把它們穿成長長的項圈，作為辛勞生活後的飾物和酬償。但緊張的收穫生活究竟業已過去，在村下首陶元寶家門前餘基上，那曾經一度變成零落寂寞的場所，又復逐漸熱鬧起來；黃昏後的一段時間，農民們又復可以劃給自己作消遣談笑之用了。

這幾天來，田里的豆苗和山坡邊的粟秧正等待着拔土鋤土，可是從山口外面傳來消息，說是城里衙門又有命令下來，徵兵抽丁的事情又復緊急起來了。蝦蟆村雖然是一個小小村莊，並且僻處在這山坳里面，這些年來戰爭所給予的影響，却也不小。穀米布匹的可驚地昂貴起來的事實不必說了，從山口外面傳來的種種離奇難信的新聞也不必說了，還曾經有過一次，一架「

飛艇」竟也光臨到這山叢的上空來；看見那樣一隻大蜻蜓似的怪物，帶着那種振天撼地的巨響，剛一出現便立刻形消影滅的情景，簡直使山民們驚訝不置了——但最使大家關心的，還是徵兵抽丁的事情。這些純樸的莊稼人，自保存在記憶中的祖先以來，他們一向和土地相親，靠土地爲生，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會有一天要離開土地，放下鋤頭，却去當兵吃糧的。他們總是把那樣的人看作和自己不相同的人類；這山村里的婦女們，甚至從來沒有看見過兵爺們的影子。即使像挑針線布匹担子的紅鼻子老九那樣的人物，彷彿也和他們大多數人距離很遠；他們雖然熟悉他的面目言談，也仍然不熟悉他的生活。如果山口外狼尾莊到了黃衣警察，在蝦蟆村也將引爲一件了不起的新聞，可以傳誦一時。但自戰爭發生以來，不僅穿灰衣的兵爺時常在這山村里出現，而且要一向捏慣鋤頭的農民去受訓當兵，說是上面的王法這樣規定，不能逃避。當兵？當兵不是得上前線打仗嗎？在他們的觀念里，只有如像茂虎子那樣的危險人物，才能去幹那種危險勾當的；至於他們自己，耕種田地才是分內的事情。而現在，隨着大熟的收穫完竣，徵兵抽丁的消息又復傳來了。幸虧村子小，人丁不旺，除了給調到狼尾莊「保」里和鎮上「鄉」里去受訓練的人以外，真正被抽到前線去的究竟不多。尤其是到「保」里和「鄉」里去受過訓練的人，他們只帶回幾支上了鏽的紅纓槍，非但沒有成爲真正的兵，反顯見得那是一件新奇好玩的事情。所以對於這個消息的傳來，也並沒有引起他們怎樣強烈的注意和憂慮。他們

只知道遠遠的一個地方，在和一些叫做「日本人」的流寇打仗；這事情對他們彷彿有關係，也彷彿沒有關係。只有一個從鎮上派來的辦事員，在村子里匆匆忙忙的跑了幾轉，催促那些曾經調去受過訓練的人定期去抽籤。大家對抽籤也不十分重視，同樣的事情曾經舉行過兩三次了，抽到籤的人並沒有認真上前線去；茂虎子是「志願兵」，大家還買鞭炮熱鬧熱鬧的放了一陣，直把他送出村子，聽說現在業已升做班長了。

不過，不管怎樣，這總之是鄉里間平靜空氣的一個小小刺激，因此自然而然的成爲談話中心了。女主人元寶嬌嬌預先在沙合土的地基上灑了一層涼水，洗蕩去日間太陽留下的餘熱；同時把自己屋里所有的凳椅，不拘長短高矮，順次排列起來，以便招待陸續蒞臨的談客。這一天晚上，談話甫經開始，立刻便把大家的關心牽入徵兵抽籤的事情上去。下午挑針線布匹擔子的紅鼻子老九到了一次蝦蟆村，一如照例要在婦女社會里留了一些針線布匹，也照例要在她們中間留下一些新奇消息。這時元寶嬌嬌就搶先把從紅鼻子老九那里聽來的話給大家轉說道：

「說是這一次不同了哩，上頭命令緊得很，我們蝦蟆村要分配到三個！」

「三個？這樣多！——我不相信！」有人應聲發出不信任的抗議。

「說是三個，」元寶嬌嬌堅持着，「說是這一次當真要不同啦，衙門里的縣長也爲了抽了的事情革了職哩，有兄弟的人都要抽，我們蝦蟆村要抽三個！」

「那麼，元寶哥，你也不要給抽去嗎？」

「我早就申請過啦，」陶元寶有恃無恐地說，「我有家庭負擔：說是有家庭負擔的人，都可以緩役的哩。」

「場鼻狗，你申請過嗎？」元寶嬉嬉打趣地問着。

「你嗎，」在場鼻狗未及回答以前，立刻有人插嘴取笑道，「場鼻狗，我看你就是不去申請也不要緊，人家抽了是抽去上火線的，抽你去做什麼？」

「我……我難道不會上火線？」場鼻狗山鷓鳴叫似的分辯着。

「上火線！自己的老婆也管不住，還要上火線！」元寶嬉嬉鄙夷地說，「只要一有機會，她總不忘記對他的攻擊。」

「誰說我管不住？我就管得住！」

「你管得住，那你爲什麼不管住她？爲什麼要讓床給她去收麒麟種？」

「那只有一次，她說我的睡相不好——」

從人叢爆發出來的一陣哄笑，使場鼻狗喪失了繼續分辯的勇氣，只低聲喃喃的咒罵了幾句女人，便告收場。在嘲弄一個人的時候，元寶嬉嬉原是不肯給人留情面的，看見今天場鼻狗這樣容易地便被屈服了，以致她一些業已準備好的更尖刻的話無從說出，反覺有幾分掃興。好在

原是噁噁地吸着煙的良濟伯伯開始說話了，立刻轉換並集中起大家的注意。

「什麼申請不申請，」他喟歎着，「還不是那回事兒！只要你和他們鄉保長有交情，三兄四弟也不會碰你一根毛；要不，你申請了有屁用！家庭負擔？誰沒有家庭負擔？大家都是有了女的呀！——」

「是呵，大家都是有了女的呀！」幾個人同聲附和着。

「再說，按王法手續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後來又說是改作只有獨子才不抽——總而言之，句話，兄弟多的該多抽，沒有兄弟的該不抽，是天公地道的事。人家日本人來強霸中國，我們當然要上火線去打仗；天坍下來大家硬着頭頸頂，你逃不脫。可就是得講一個「平」字！我們蝦蟆村才十來二十戶人家，這次說是要抽三個，那麼狼尾莊該抽幾個呢？」

「狼尾莊是保長自己的村子，總要不同點，」陶元寶說。

「就是呀，」良濟伯伯滿臉陰沈的搖着頭，「就是這種地方叫人心不平！說起來，打仗總要抽了，不抽了叫什麼人去打仗呢？自然非抽了不可！這點粗淺道理我們都懂的，不過就是要講一個「平」字。不公平的事情，總之是做不得。我們中國糟就糟在大家沒有一個公平！保長保長，是要保護老百姓的呀，可是他自己就是兄弟五個，沒有看見抽一個去！」

「鄉長自己就有四個兒子呢，」一個人補充着。

「就是呀！說是怕抽丁，四個兒子都上學去啦。總之有錢有勢的人，什麼事都用不到操心，什麼事都有辦法好想，苦就苦些貧窮老百姓！」

良濟伯伯歎息着自己的話結束了。只要一提起抽丁的事情，他的感慨多極了。這並不是因為這事情很容易勾引起他對兒子庚茂的記憶，而是，去年曾經有一次，由於村子里人再三再四的好意，他充當過幾天甲長，不久就爲了不肯「昧沒良心」，和保長吵了一架，便辭去了職務。當時，保長威嚇他，說要把他押到衙門里去吃官司，他還是不管一切，毫不懼怕。他自信一生從未做過昧沒良心的事情。一個不肯昧沒良心的人，怎麼能夠充當甲長呢？自然是不能夠的。所以，現在他就禁不住自己的憤恚和牢騷，對有些在地方上握有權力的人，抱着極強烈的反感。不過，他也並不想舉出他們太多的劣蹟，他見得太多了，彷彿世界上一切事情原是這樣的，覺得自己的憤恚和牢騷反而是多餘的了。

「今天紅鼻子老九說，」爲了調和這凝重的空氣，元寶嬌嬌接着道，「他有一天進城去辦貨，剛剛走到離城不遠的三里亭，碰到幾個兵爺押來一隊壯丁，個個都用麻繩綁着，比犯人還不如！說起來也是他自己多事，不該站住腳去細看，兩個押解壯丁的兵爺便連他也一把捉住啦，說是要他跟着走，跟着當兵吃糧去——」

「有這等事情，我不相信。」大家都覺得把那樣子一個挑針線布匹担子的人捉住當兵上火

線，不僅是一件尷尬可笑，而且還是不倫不類的事情，因此便有人笑將起來。

「相信不相信由你，紅鼻子老九可當真是這樣說着來的。他說當時他不肯，他跪在地上求饒叩頭——可是他們已經把他的針線布匹担子搶過去啦，還把他渾身上下搜了一遍，把他進城辦貨的本錢統統都搜去啦，說是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哩。」

「不講理，沒有當真拉去當兵上火線還算是客氣的哩，那一次，我挑炭回來——」

說話的是陶七因，他也趁勢向大家報告了自己一次類似的尷尬遭遇。說到可笑處，聽話的人都禁壓不住的哄笑起來。是二十邊的日子，月亮出現得很遲；從山壑間吹來的風，輸給空坪上的人們以一陣陣初秋的涼爽。握在大家手里的扇子，業已不再為招風納涼而使用了，只輕輕拍趕着討厭的蚊子。談話開始從沈重窳息變成輕鬆活潑了。

「說是連女人也要抽呢，」元寶嬌嬌又一次的報告着同一來源的消息。

「我說，女人抽去有屁用！」場鼻狗搶着實行報復，「女人十個有九個半不是東西，十個有九個半都是她娘的狐狸精投胎轉世的，抽去有屁用！」

「爲什麼沒有用？總比抽你這種男人去有些！」

話題一移到女人身上，他們兩人照例立刻形成敵對的形勢：元寶嬌嬌始終不放柔自己的立場，而場鼻狗則始終不忘記女人是自己的仇敵。自然，在口齒上，場鼻狗決不是元寶嬌嬌的

敵手，在女主人鋒利的反唇相譏之下，他很快的便狼狽敗退了。從女人抽了扯開去，有人提起有一次曾經在八里路外鎮上出現過女兵的事情。在這以前，就是素來以見聞廣博著稱的良濟伯伯，雖然時常會講些歷史上「娘子軍」的故事，實際上也是未曾真正眼見過的，所以當消息一傳到蝦蟆村，不只男女老幼，會跑路的人差不多都一哄兒跑到山口外面去看新奇。女兵雖然也是兵，但在他們的觀念里，女人總不會是一種可怕的東西。但遺憾的是女兵並沒有在鎮上久久停留，等到他們趕到時，她們業已開拔走了。在蝦蟆村所有好事的人們中間，只有一個幸運者，那便是豬大耳朵；那一天他剛巧在鎮上大姊姊家作客，適逢其會，看得十分真切仔細。因此只要一談到女兵，他立刻眉飛色舞起來，認爲自己能享有這樣一次新奇經歷，乃是一份無上的光榮。

「我是親眼看見來的，」這時，他以濃重的鼻音報告着那一次稀有的幸運，「唉，起碼有三十個！那真叫是，一色的軍衣軍帽，還穿着長長的皮靴，掛着長長的皮帶哩！她娘的，不甘細看，你簡直看不出她們會是女的！什麼都和男人一樣，就只差沒有揹鎗，還有，說起話來時是一口女音——唉，除此之外，你簡直看不出，當真看不出？嚇，有幾個還她娘的騎着馬哩，那個樣子，你那里看得出！她們還在街上給大家唱了幾個歌，可真叫好聽！實在好聽！簡直比開留聲機器還好聽！大家要她們再唱幾個，她們只笑笑，說是要趕路，便開拔走啦！——」

這件事情，他業已一遍又一遍的重複過好多次了，但大家依然覺得津津有味，彷彿還是第一次聽見似的。

「聽說他們還都是女學生哩，」陶七因補充着說。

「女學生！當真是女學生！」豬大耳朵熱烈地證實着，「一個個都認識字，到一處地方便在牆壁上貼紅的綠的紙條條，還站在凳子上向大家講道理哩！唉，那道理講得也真叫是好！還有，你看她們唱歌的樣子呀，大家長長短短排在一齊，一個人手里拿根亮晶晶的銅棒子，當指揮官；不是女學生，那里會那樣的唱法呢？是女學生無疑！——」

於是，使用着多量誇張的語句和可笑的比擬，他繼續描繪着那些女兵的面貌和行動，把她們形容成一羣難以理解的奇特人物。這時，空坪上幾已逐漸聚集起所有經常參加談話的人了，不時因豬大耳朵奇妙的描繪而爆發出零星的笑聲。村後高巍一如巨人的蟻喚崗，彷彿也在凝神竊聽着，靜肅無聲。月亮還沒有從山那邊顯露出來，整個世界都沉入黑暗的海里。

「女學生也要抽了嗎？」人叢中有人發出疑問？

「不，」陶七因回答，「說是她都是自願的哩，就是她們還都瞞着爺娘逃到軍隊里去哩。」說到這裏，便有人歎息起來了，認爲一個女學生不肯好好讀書，却瞞着爺娘去吃糧當兵，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尤其是良濟伯伯，他覺得世變真是越來越厲害，聽不慣看不順的事情

越來越多，回顧到淒寂孤零的晚年，便更加感到自己的衰老無用了。

而在同時，遲上的月亮，正在山外冉冉升起。

二十

這一天晚上陶元寶家門前空坪上熱鬧多趣的談話，陶八月沒有參加；因爲日間失了一隻尖掉生蛋期中的麻花母雞，八月嫂堅決斷定是隔壁銀花偷捕去的，除了到碾屋里去明指暗罵的咒詛了一場之外，還逼着男人到大甲嬌嬌家去搜查贓物。不待說，這事情不僅爲作公公的小甲叔所反對，而且也爲陶八月所不取的，因之，家庭里就照例爆發出一陣劇烈的爭吵了。

「老懦種！」晚餐後，八月嫂在廚房里把盤碗磕碰得唧唧發響，「大懦種，小懦種！一家三代都是懦種！都是狗不吃的屎！都是蛆虫投胎轉世的！都是三拳打不出半個屁來的！都是沒鼻孔不敢出氣的瘟神菩薩！這樣怕，還像不像個人，像不像個男子漢大丈夫！」

「你罵什麼人！」坐在外邊走廊里的陶八月，企圖大聲阻遏住她。

「我罵什麼人？——我就罵的那些老懦種，大懦種，小懦種！」她更連珠炮似的發作起來，「我就罵的那些狗不吃的屎，蛆虫轉世的，沒鼻孔不敢出氣的瘟神菩薩！一隻好肥好壯的麻雞婆，十十足足的三斤重！生的蛋像鴨蛋鵝蛋？四天生三個，有定有準的，這樣的雞婆那里有！我早就料到會有人眼紅的，總是時時刻刻自己照着，總是有人心太狠啦，有人腸子太黑啦，我就防着這一手！今天我只一轉眼，便呼起雞來點點數看——不見啦，我的麻雞婆不見

啦！我的麻雞婆遭了毒手啦！不是那個不要臉的還會是那一個！不是那個狐狸精還會是那一個！人尖要命尖，單靠人尖沒有用！天有眼，地有報，尅死了男人還不算，連個女兒也留不住——狐狸精總只有狐狸精的命！靠偷靠搶總成不了家，發不了財！——」

「唉，你少開幾聲口！」從外面男人嘴里說出的，已是軟弱含有要求的口吻。

「我爲什麼要少開幾聲口！你不許我開口嗎？她不許我開口嗎？——我要開口！我要開口！我偏要大聲開口！狐狸精！強盜婆！不要臉的騷貨臭貨！偷吃了我的麻雞婆會爛腸子，會痢綠屎！——偷了我的麻雞婆，還不許我開口，天下有這樣大的人嗎？你們這些懦弱怕她，我可不怕！是她偷的！是那個死不要臉的狐狸精偷的！她明天會痢綠屎，痢紅痢白痢！——你這個人大懦弱！有胆量的替我到她家搜去！是男子漢大丈夫就不該怕那個不要臉的狐狸精！你去呀！你到她家里去呀！到那個強盜婆家里去呀！——」

由於來勢的猛烈，陶八月自然不敢再作聲，只得低下頭來，無可奈何地吐着唾沫。女人這種橫蠻無理的態度，他覺得深深抱疚的，乃是對於老年的父親。他知道老年人這時的心境。他畏縮地側過臉去看了看，父親小甲叔正坐在離自己三尺來遠的地方，嚙下嚙下地吸着旱煙，彷彿並沒有聽見媳婦辛辣的咒罵。在昏暗中，旱煙盞里的煙火忽明忽滅地亮着。

「爹，說是鎮上派了人來，又要抽籤號哩，」爲了打破不愉快的空氣，待女人稍一住口，

陶八月便竭力想出這樣一句話來。

「是呵，」小甲叔叔簡短回答。

「說是這一次我們蝦蟆村要抽三個呢。」

沒有回答。並不是作父親的人沒有聽見兒子的說話，而是老年人的心，正被她婦的咒詛勾引起一種不可解脫的憂慮。由於徵兵抽籤的消息，使小甲叔叔想起屬於下一輩的將來。在耕種的事情上，兒子原是一個好兒子，肯耐勞苦，也還算安分；可是討了一房潑辣媳婦，竟使他成爲一個懦弱的人了。尤其是，和不幸的寡嫂一家，爲了兒媳輩妯娌間的不和睦，裂痕眼見一天一天的加深，這樣下去，會有個怎樣的結果呢？寡嫂是可憐的，銀花也十分值得憫恤和同情。按理說，自己兄弟兩房，人丁這樣單弱，總該互相扶持才對。彼此豈不是一家人嗎？爲什麼要弄成這樣水火難容？每一次想到這裏，便不禁憤恚起來，很想站起身來，對那還在廚房里喋喋不休的媳婦責罵幾句，不論怎樣，自己總之是一個上輩，有這份權力。

「八月，」他終於說出口來了，「要你女人少說幾句，麻鷄婆總是過路的偷鷄賊偷去的，不要胡亂怪人！」

這話雖是對兒子說的，卻很明顯地是給媳婦聽的，立刻，從廚房里發出了反應。八月嫂也不直接對公公的出什麼惡聲，她把自己的報復行爲發洩在孩子身上，她的影子似的追隨在自

己身邊的狗狗臉上，有力地攔了一巴掌，罵道：

「你這個小懦種！跟着你娘做什麼！爺生的兒，只有你們陶家才有這種的歪種！」

受了這無妄之災，狗狗噙哭着奔將回來，嘴里喊着爺爺，直撲向老祖父懷里去。

「你發瘋了不是！」爲情勢所逼，陶八月站起身來，捏緊拳頭，向廚房門威嚇着，「只要你還敢多一句嘴！」

最初一剎那間，八月嫂怔着，有着一種惹禍犯過似的自覺；但隨即，在男人那種威脅的姿勢上感到嚴重的委屈了，便索性放棄了洗滌鍋竈盤碗的工作，坐到竈門下去，大聲連咒連罵地哭將起來……

同一天晚上，子夜時分，鎮上派兵到蝦蟆村來催繳壯丁，說是縣衙門里又有緊急公事發下四鄉，爲了期限迫促，業已來不及從容抽籤，只得實行緊急處理。結果有兩個年青農民從睡夢中被徵集去了，其中有一個便是那身材魁梧，依賴担炭爲生的陶七因。

緊靠着碾屋的短牆，把自己的身子隱伏在牆角邊，陶八月雙手握捏着一根柞木的鋤頭柄，神情緊張地期待着。如像佞依着他似的，站在他旁邊的，是個子矮小的塌鼻狗，也握捏着同樣的武器，不過不懂神情緊張，而且懼怕得渾身微微發顫。

他們兩人在進行着一場狠毒的陰私。自從幾天前發生半夜催繳壯丁的事情之後，附近一帶村子里便充滿着謠言和恐怖。雖然對於一切意外災禍，農民們並不怎麼陌生，但這一次風浪，仍然如像一隻巨大的黑手，在他們原是平靜的生活里投下憂慮的暗影。當蝦蟆村的兩個年青人被徵集去的同一天晚上，在狼尾莊也有三個年青人遭遇了相同的命運。翠晨作母親和妻子的人帶着衣服和菜乾到鎮上去探視，但她們的兒子和男人，據說當晚就給押送到城里去了——於是，種種離奇的消息和推測紛紛產生了，失實而誇張地互相傳說着各個村子里被徵抽去的人數和名字，而且作着種種可笑的解釋。蝦蟆村和狼尾莊相距，近在咫尺，可是在蝦蟆村便傳說着狼尾莊被徵抽去的三個年青人之中，有一個就是牛二坤。這個傳說根源於大多數人的願望，情形一如有人認為既然女人也要抽了，在蝦蟆村第一個被抽的自然應該是銀花。但隨即，傳說的謬誤被證實了，因而招致了若干人的失望，覺得安分守己如陶七因那樣的人竟抽徵了去，卻留

下午二坤，未免太失公允了。更惹人反感的，銀花曾於消息傳來的當天，便公然跑到狼尾莊去探看牛二坤的究竟。這事情自然是大大地有傷蝦蟆村年青人的自尊心的，所以立刻成爲陶元寶家門前空坪里的談話中心。大家於驚歎男女戀情的力量之後，便判斷着說，有去必有來，當天晚上那個大胆的男人必定會光臨到蝦蟆村來和銀花相敘。因之，更有人說着笑話，認爲如果有興緻，倒很可以檢個地方看一幕難得的好風景。逼於一個年青人的驕傲和自尊，現在陶八月就在準備着對那個大胆的男人實行無情的報復；爲了助長自己的胆，他還拉來了一個伙伴場鼻狗。

「我說，」場鼻狗卻顯得十分胆怯，「八月哥，要是那狗入的不來呢？」

「一定會來！」

「這可拿不定，八月哥，我，我說——」

「不要怕！我們兩個他一個，我們有防他無備，過山老虎也要打——怕什麼？」

經陶八月這樣一鼓勵，爲了表示自己的勇敢無懼，場鼻狗不再說話，同時挺了挺身子，輕輕乾咳一聲，雙手更緊實地握捏着鋤頭柄。

沒有月亮，是一個陰暗的夜。村下首陶元寶家門前空坪里的敘談早已散場，這時村子里十分寂靜。高巍聳拔的蝦蟆岡，在朦朧的微光里，襯配着曖昧的天壁，顯露出依稀難辨的形態。

岡下的叢林，沈沒而且凝固在深邃的黑暗之中，完全失却了存在；只有當夜風不時地躡躑而過的時候，它們便會發出一陣陣浩瀚的低嘯，彷彿整個黑暗世界，都隨之輕輕動盪。而在每一次叢林的嘯聲過後，從岡上立即傳送下一種奇異的音響，飄忽、悠遠、若有若無，彷彿是夜的精靈在秋風的涼意里瑟瑟歎息。

陶八月神情緊張的期待着。除了在自己女人面前，在任何場合，他都顯得是一個健壯有爲的年青人，處處不忘記自己的驕矜。這時，走動着在他胸口里的，是一腔強烈的義憤，覺得自己已在履行着一種不容推辭的義務。他睜大着一雙原是細小的鼫鼠眼睛，不放鬆地緊緊注視着前面——敵人將會從那條蝦蟆岡下叢林邊沿村屋的道路上出現。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必須十分小心。爲了避免被對方首先發覺，他拉了一把伙伴塌鼻狗，退還了幾步，選擇另一個隱身的地方。

而在同一時候，在和碾屋的短牆相連接的另一邊，在大甲嬌嬌家，銀花心緒不寧地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她也在期待着。憑着一股不可壓制的衝動，白天她冒大不韙趕到狼尾莊去；雖然很容易地便找到了那個爲自己所愛所恨的男人，證明了謠言的無稽，但也只匆匆地交換了幾句簡短的話，約定了今晚的晤會。他是從來不會失信的，現在，她就在焦灼地期待着。時間成爲磨人的東西，顯得分外的遲緩而悶滯，天剛剛黑暗下來，她的心便開始了不寧靜；不同已

往，她覺得今天晚上的晤會非常重要，足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一天一天的過去，自己的肚子一天一天的發生着變化，終將不能再事隱瞞和掩飾了。臨着這樣一個可怕的來日，這樣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卻持着那麼一付不負責任的魯莽態度，彷彿她的災難是和他無干的，她的不幸他也毫不關心。男人難道都是這樣的嗎？——這樣一想，過去的記憶又復在她腦幕上顯現出來了。爲了驅除回憶的可厭的糾纏，她急忙地從床沿站起，走到牆邊去，爬上一張凳子，從窗口向外面熱切地探望着。

窗外是一片暗黑。蝦蟆闌下的叢林，作着間歇的輕囁。靠近牆腳邊的草叢里，蟋蟀發出尖銳的鳴吟。從窗口竄進來的夜風，使她微微感到顫慄。她雙膝抵着牆壁，兩手攀住窗柵，迸着氣息，向外面探視。忽然之間，她好像聽到離窗不遠的地方，有人在那里輕聲密語；但待她努力去辨別究竟時，聲音卻已消失，她想這大概是自己心緒太亂的緣故，除非是「他」來到了，這樣深更半夜，會有誰在外面？她繼續停留在窗口。一刻之後，她又聽到一種彷彿是脚步移動的聲音，使她立刻劇烈地心跳起來。莫非果真是「他」來了？——可是，許久許久，什麼也沒有出現！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覺！因此，對於那男人的遲遲不來，便不禁從心生出幾分懊惱的情緒來了。

「要是月亮可多好！」她在心里說着。從狼尾莊到蝦蟆村，只有短短的三四里路，如果

是有月亮的晚上，應該早就來了，可偏是又碰着這麼一個黑夜！同時她又作着自慰，時間大概總還很早，不過是自己等得心焦急罷了。因此，反而自己這種急迫情狀而微微感到羞赧了，便惆悵地離開窗口，回到床上，打算閉眼假睡一回兒。可是剛剛躺下身子，又聽到在自己的房門外面，彷彿響着什麼聲音了。她突然跳起身來，輕步走到房門旁邊，貼耳聽了一刻，才發覺原來是那隻討厭的小黑狗，在門外來往走動。她很想斥罵牠一聲，又怕驚動隔壁的大甲嬌嬌，只好重新回到床。她索性閉起眼睛，在腦子里設想着那男人來到時的情景。她還準備着要和他說的言辭；她決心要對他說幾句重話，以便從他嘴里得到一個結果。不論怎樣，肚子裏的孽障總是他的，他不能對自己再含糊下去。他是一個男人，應該有辦法可想，應該給她一條路走……

「你嫁給我！」

她聽到自己腦子里響着這樣的話。這正是他說的，牛二坤說的。唉，他把這句話說得多麼不費力氣！他把這件事情看得多麼輕鬆！今天晚上，他難道仍要拿這樣一句話來搪塞她嗎？不，不能夠的！就說嫁給他，也應該好好拿出一個辦法來，不提對不對得起婆婆那份慈善心腸，自己也有幾份不甘心，實在不甘心！有多少人在想給她以損害，想把她趕出這個「家」呵，她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稱心如意！——「不，我不能！」這時她簡直响响地說出聲音來

了，同時從床上起身，重新站到窗口的凳子上去，雙手緊緊攀住窗柵。

正在這一瞬間，從村後高巍的蝦蟆岡上，驀地送了幾聲夜鳥的怪鳴，嘿嘿嘿，彷彿是一個精靈的縱笑。這聲音使銀花猛吃一驚，陡然渾身顫慄起來。她正打算從凳子上下來，離開窗口；但窗外的脚步聲阻止住她，非常清晰地，她看見一個人影從叢林旁邊閃出，迅速近來。憑着一種銳敏的直覺，她認出那是個什麼人了。一陣強烈的喜悅立刻流過她的全身。

「老坤！」她逼促地輕聲喊將出來。

外面的人對她做了一個手勢，她看見他業已走向連接碾屋的短牆，準備爬上那個缺口。可是在這一剎那間，在他後面，突然又復閃出一個人來，她發現那人高舉着一根大木棍，朝向二坤的背部，猛力劈將下去……

她發出一聲痛苦的驚叫，同時從凳子上踏跌下來。

一一一

一夜之間，大甲嬸嬸變得可怕地衰老了。

當銀花發出一聲驚叫，從凳子上踏跌下來的時候，大甲嬸嬸並沒有入睡。她的年齡雖大，人卻並未老邁；這是一個鄉下農婦的特權，即使到了老年，依然能够享受健康。她早已聽見隔壁房里媳婦的輕微聲響，知道媳婦沒有睡覺，而且也隱隱地猜知那是什麼緣故；所以一聽見銀花的驚叫和踏跌，她立刻起身趕將過來，而且驚嚇得手腳失措了。

「什……什麼事，銀花？」在媳婦還沒有把自己的房門開開之前，作婆婆的惶惑地問道。「媽，沒有事。」

神志稍定之後，銀花從地上起來，忍耐着腰部和腿部的痛楚，給婆婆開了門，並且動手燃點油燈，在黑暗中荒亂地摸着火柴和燈盞。

「你……剛才……」大甲嬸嬸雙手顫顫地扶着房門。

「晚上風大，」銀花掩飾着：「我起來關窗門，爬在凳子上，不小心踩空了腳，跌了一交。」

這樣回答着，一連劃了好幾根火柴，都沒有把燈光燃點起來。實際上，銀花的關心還在外

面。她不知道現在他的情形怎樣，她奇怪着爲什麼會聽不見狗吠聲。她簡直忍不住要哭出來，回答婆婆的話是隨口編造的，她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對婆婆隱瞞住這件可怕的事情。

但終於把油燈點起來了，房子里隨即亮着昏黃的光。她把倒着的凳子重新豎起。

「媽，」她加添說，「你沒有穿夾襖，晚上會受凍的，媽。」

大甲嬌嬌驚愕不解地望着媳婦，一時說不出話。

「媽，你會受涼，」銀花重復着，「媽，你看你身子在打顫，你沒有穿夾襖……」

「剛才……你……」作婆婆的困難地追問着。

「剛才……我去關窗門，踩空了腳，從凳子上跌了下來，媽。」

不過，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消除大甲嬌嬌的疑慮。這不幸的老人，依舊木然站着，渾身顫慄，嘴唇抖動，眼眶里開始湧上眼淚。

許久後，大甲嬌嬌回到自己房里，卻一直深陷在適才巨大的驚愕之中，未能恢復過來。她自然明白媳婦託辭的不真實，不過對於銀花這種奇異的舉止，始終不能夠找到一個明確的解答。尤其是在這一刻，她簡直昏迷住了。沒有點燈，也沒有加穿夾襖，她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如像是一個處身噩夢的人。突然間，外面發出一陣狗吠聲，原在大門裏面的小黑狗也立刻接應着，竄出圍牆去。一種可怕的思想立即闖入她的腦子裏來了，她急速地重新開開房門，一逕走

向那張通往碾屋的小門，幸好，她發現它依然好好地關閉着，上着門。這情形使她稍稍放心。於是躊躇了一回後，她又復走到媳婦房門邊去，站着，仔細聽着裏面的動靜。她這樣做，不完全是出於對媳婦的疑忌，而是被逼迫於對媳婦的關心。這時，小黑狗重新回到大門裏面來了，在急遽地奔走着，不住的吠鳴着，彷彿受了發生在外面的故事的驚嚇。

「銀花！」大甲嬭輕輕喚道：

裏面沒有立刻回答，於是復稍稍提高聲音喚了一次後，才聽見媳婦的接應。

「媽，你還沒有睡嗎？」銀花反問着。

「你可聽見外面狗叫！」

「聽見，媽。」

「剛才……跌痛了什麼地方沒有？」

「沒有，媽。」

過了一刻，從聲音上聽出媳婦依然逗留在窗子下面，作婆婆又復關切地問道：

「銀花，你怎麼還不上床睡覺？」

「我這就睡，」媳婦回答，「你自己也去睡吧，媽，老人家省得受涼。」

但大甲嬭並沒有馬上就回到自己房里，她又去摸索了一遍那通往碾屋的小門，而且一直

等到外面的狗吠聲業已停息之後，才惴惴地回房。她知道今晚的情形十分特殊，決不像媳婦所說的那樣簡單。在重新上床之後，立刻被一種無窮的憂慮所捲沒了。過去所嘗受的不幸太多了，在她的記憶裏糾結成一團，到現在業已無法清理；不過每當遭遇到新的禍患時，那過去的記憶，照例會在自己的腦子里浮現一次。這時的情形便是這樣。她酸苦地溫習着那些記憶的斷片，從這種溫習裏，她彷彿預見到那即將蒞臨的可怕的來日，便不禁恐懼起來，如像一個面臨着黑暗的深淵的人。

這種恐懼久久地縈繞着她。可憐的人！她業已走近生命的盡頭了，在這世界上，還能留戀什麼？恐懼什麼？實際的情形是，正因為這樣，她才渴求辛勞生活的得以平靜繼續，才酷望着不再遭受任何風浪！上蒼應該是仁慈的，不幸應該有一個窮極！……

狗吠聲一經停息，繼續着的是靜寂的夜。不久，雞鳴聲傳來了，屋子裏的公雞也隨即高聲應和着。大甲嬌嬌既沒有睡意，也並不疲倦，只覺得心頭的重壓稍稍輕鬆了，因為可怕的黑夜快要過去了。

曙光隨即依稀地透進窗口來了，她很早便起身下床，摸黑到廚房裏去熱粥食。爲了怕火燭，沒有在灰床里埋火種，每天總得用火柴起火；今天卻一連劃了幾根，剛把火生起，便聽見媳婦也業已起來了。

是的，銀花業已起來了。和婆婆一樣，她一直沒有睡着，這時，她很想跑到婆婆面前去，盡情痛哭一場；她還想把自己的祕密全盤向婆婆公開，然後聽憑婆婆的意見和處理。經過深長的考慮，她決心要這樣做，她要婆婆饒恕自己，拯救自己。她覺得這是自己唯一可走的路，除此之外，她再沒有路可走了。她走向廚房去，在她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和信任的眼淚。

「媽，」她困難地呼喚着。

「銀花，你怎麼……這樣早……」

「是的，媽——」在火光的照映之下，她看見坐在竈門前的婆婆，臉孔可怕地蒼白着，兩頰越益低陷了，正以含淚的眼迎視着自己。銀花恐怖地站住了，適才的決心立刻消失了，如像一個受屈的小孩子，在未曾說出話來以前，隱匿在眼眶裏的眼淚業已搶先湧溢出來。

銀花以低垂的頭，直視的眼睛，慌亂的脚步，在黑暗中向前面奔走着。在這一剎，雖然業已夜深，她卻什麼也不顧忌，什麼也不害怕。她的全心靈都灌注在一件急迫的願望里，她要趕到狼尾莊去見一次牛二坤。

白天，從黎明時分到黃昏以後，她一直浸淫在憂傷和騷擾之中。她並沒有把昨夜所發生的事情全部告訴婆婆，她鼓不起勇氣那麼做。她只在婆婆面前痛哭了一場，她說說做了一個關於已死的男人和秀秀的惡夢。但不管她的說言說得怎樣若有其事，如像靈魂缺乏主宰，大甲孀孀竟整日陷入精神恍惚的境地，變成可怕地衰老，完全失去了以往的慈祥和健康。婆婆這種失常的狀態，使作媳婦的嚴酷地感到自己的罪疚。一個農家，收穫之後依然有着繁重的工作。一日三餐和餵豬飼鷄是不用說了，荳田裏應該拔草了，空閒着的「三角坵」也得趕時候播種好蕎麥。可是一向勤勉的她，現在實在沒有心思去想這些事情，時間的過去，對她成爲難堪的刑罰。她必須先要知道昨夜發生在碾屋短牆外的事體的究竟，她必須先和牛二坤見一見面。她知道他是一個倔強健壯的人，暗算不會怎樣嚴重地損害到他。但事情的發生不是自己眼見的嗎？他究竟怎樣了？果真能够不受什麼傷害嗎？

現在，她就在去狼尾莊的路上奔走著。她急遽而顛蹶地跨着步，正好離開村子，踏上一條狹窄的田徑。這是一個沒有月亮和星星的黑夜，田野間的路徑，只能隱約辨別；一兩丈以外的地方，便爲夜色所掩沒，一切都是模糊一片。稻禾割後的荳田裏，不時有小動物遁竄的聲音；而在經過一條小小溪澗時，淙淙的流水聲，彷彿在催促着行人的脚步。遠遠的山影和樹影，一律和深邃的黑暗凝結一去。到處是參差擾人的虫聲和蛙鳴，還有那從道邊林木上突然發出的夜鳥的驚啼。雖然沒有風，田陌間也似乎盪漾着一種不爽的溼氣。有時，一株高大的樹木，好像突然地從地上立起似的，站在你鼻子前面；有時，則是一個傾斜的小山坡，從你眼前驀地閃過。這原是一條十分稔熟的路，這時卻變成這樣生疏，彷彿還是第一次走它。在暗澹不分夜色里，銀花近乎失神地奔跑着。由於過度匆忙的緣故，幾次的，她失腳踏跌了，但立即起身，完全忘記了踏跌的痛楚，重新跨步前進。在這一剎，有着一種不可阻遏的力量，支持着她，逼迫着她，使她忘記了周圍的恐怖世界，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路程畢竟不遠，很快的，她便到達狼尾莊，走近村口樟樹脚下小春荷雜貨鋪了。一隻狗突然吠叫了起來。而且，從那家雜貨鋪的窗口，射出了一縷燈光。銀花稍稍清醒了，爲着鎮靜自己，她在樟樹脚下站了一回，以便慢慢辨別方向。她原是十分熟悉這個地方的，不過因爲過於慌急，現在神志十分迷亂。

這時，她站著的地方，距離雜貨鋪很近，鋪門即使業已關閉，她也能清晰地聽見那里面有男人的說話聲，還混雜着女人的嘻笑聲。於是，她繞過雜貨鋪前面，輕輕向後村走去。和剛才相比較，她清醒得多了。她知道牛二坤睡在一家田主的「行床」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經過好幾所房屋和一個桑園。她走着，腿部顫震着，胸口跳動得非常厲害，彷彿一棵不馴服的心要撞破胸膛，闖上喉頭來了。村口的狗吠聲還沒有停息，另一方向的狗吠聲又在迎接着她。而且，在一處籬笆旁邊，一根長長的刺藤，扯破了她的褲子；在另一處地壩旁邊，她踩空了腳，險些兒倒栽到一個深溝下面去。越是走近目的地，恐怖便越增大，她覺得自己業已開始渾身顫慄，背脊上溼着一大片汗。又一次的，她依身在一個稻蓬邊，竭力要鎮定劇烈地跳動着的心，恢復一下清明的神志。可是正在這時，她好像聽到一陣腳步聲，看到一個黑影正向自己走來。她屏息着，雙手緊緊反抓着稻莖，過大的恐怖，使她感覺到自己的身肢幾乎要軟癱下去。過了一回，她發現附近並沒有什麼人，適才只不過是自己的幻覺，而且狗吠聲也業已稍稍平息了。她這才放開稻莖，站定脚步，開始離開稻蓬，小心翼翼地向着那座高大屋宅的黑影走去。她要從那座屋宅前面經過，她記得他的「行床」位置在它的側邊。

不料正當她大胆地走近那座屋宅時，兩隻猙獰高大的白狗突然兇猛地迎面撲來，而且以非常尖銳劇烈的聲音吠叫着，一次又一次的躡近銀花身邊，彷彿要把這個行跡可疑的夜行人吞嚙

了一般。但她不顧一切，冒死勇敢地衝將過去。

「那一個？」從「行床」里隨即發出一聲喝問。

銀花聽出那是他的聲音！牛二坤的聲音！他在着，他就在那裏面！她瘋狂似的奔向那由稻草掩護着的「行床」，同時緊張地答應道：

「老坤……是我……」

兩隻白狗兇惡地追趕過來，躡近了她，有一隻竟高高跳將起來，幾乎把她嚙攪到了。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瞬間，她業已撲上「行床」，而且，迅速地被一雙粗大有力的胳膊所接待着了。如像一個溺水的人，在洶湧的浪濤里長久地艱苦掙扎之後，一經被人搭救上岸，便立刻變成力竭聲嘶，完全失去了自主，甚至連神志也模糊不清了。現在，銀花的情形便這樣，她癱瘓似的倒在男人身上，劇烈地喘息着，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銀花，是你！」牛二坤慌亂地把她抱在懷里。

「是……是……是我，」她困難地回答，眼淚自然而然地湧出眼眶，「我來……老坤……我來看……看……你……」

兩人同時陷入一陣恐怖的顫慄裏。狗還在吠叫着。

「這樣深更半夜，」牛二坤吃吃地重新開始，「你……銀花……你來作什麼？」

「我來……看看你……老坤，昨天晚上……」

「什麼！」牛二坤詫異地問，「昨天晚上，你……難道你也看見啦？」

「是的，我看見啦，看得……一清……二楚……你……你不要緊嗎？」她從他懷里伸出一隻手，在黑暗中撫摸着他的臉，他的臂膀和腰部。在這剎那間，她彷彿重新得到他似的，有着一種揉合驚疑和喜悅的情緒，猛烈地在她的心胸里起着作用。

沒有回答，牛二坤更緊地擁抱着她。

狗吠聲業已停息，但兩隻忠於職守的畜牲，依然逗留在「行床」附近，在床腳邊嗅着，發出低微的鼻息聲，對適才這個可疑的來人，彷彿一直不肯放鬆，而且時不時的擦動着掩護「行床」的稻莖，瑟瑟作響。同時起了一陣風，臨近的林木發着輕嘯，還可以清晰地聽到落葉墮地的聲響。風過後，從遠處傳來一隻貓頭鷹的悲呼。

「我……當兵吃糧去！」牛二坤突然宣佈道。

「什麼！」這是一句她所完全意想不到的話，銀花從她懷裏掙扎出來，「你說……什麼？」

「當兵吃糧去！」

「當兵吃糧去？……你這是……爲什麼？……」

雖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對方的面貌和表情，但從那粗大的鼻息和堅決不移的語氣上，可以知道這個莽撞健壯的男人在突然地生着氣了。沒有聽見他的回答，銀花又復畏怯地問道：

「你說這樣的話！……可是你怎麼能去？……已經三個多月啦，你自己知道的，我肚子裏的孽障，難道你就不管了嗎？」

「我怎麼管得了？我不管！」

他幾乎是大聲嚷叫着了，同時還用一個拳頭在床沿上敲擊着。看他這種樣子，霎時她不敢再作聲。這時她是爲了他來的，她的全心靈都放置在他身上。昨天晚上的一幕又回到她面前了，她知道他所忍受的屈辱，更知道雖然窮困，他也並不是一個甘於受屈辱的人。她苦苦地沉默着。

這一天晚上，她在「行床」裏停留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她對他說了很多的話。她懇求他，責備他，最後甚至咒咀了他。她要他打消遠遠地離開她的主意。她告訴他，除了他，她再沒有一個可依賴的人了，他是她生命最後的撐支物，她不能再失掉他。但是他，固執有如鐵石，在她面前一次又一次的重申着自己不可動搖的決心；對於她的困難，她的可怕的處境，竟全然不加考慮。除了對仇恨的報復，在這世界上，彷彿業已再也沒有值得他顧念留戀的東西了。

時間迅速過去，不一回，鷄鳴聲從四面八方響亮地傳送過來。眼淚汪汪的，她急忙離開「

行床」，在狗吠聲里，由牛二坤伴送着，動身回蝦蟆村去。私來時的興奮緊張不同，這時她懷着一份巨大的新的恐怖，而且覺得世界對她變成更爲冷漠無情了。

「你……回去吧，」走出村口時，她悽苦地說。

「不要緊，」他回答，「我陪你到木勺塘——怎麼？你怕冷嗎？怎麼渾身這樣發抖？」

「不冷，你……回去吧。」

於是，由於一種突然而來的勇氣，頭也不回地，冒着黎明前濃冽的寒氣，她迅速地在更加暗黑的歸路上奔跑起來。

二四

那天晚上，陶八月對牛二坤行使狠毒的陰私，雖然在最初對方沒有提防時得到便宜，但他知道牛二坤不是一個好惹的人，因此當他從地上躍起，卻向自己反撲過來時，他便不得不退讓，甚至作着逃避的企圖。尤其是，在那樣的場面里，伙伴場鼻狗竟然變成一個完全無用的存在，搏鬥剛一開始，他就逃匿無蹤了。

但無論如何，他對那個那麼嚴重地損害着自己的尊嚴的敵人，總算是實行了報復了。他自然推想得到，牛二坤不會輕易忘記這件事情，他得提防他的反復報仇。不過，他也並不怎樣懼憚他，因為，他相信自己的行動完全出於義憤，幾乎全村子的人都會站在自己這一邊，一個年青人應該有一個年青人敢作敢為的胆量。這樣一想，如像履行了一件什麼神聖的義務，他的心里充滿着自信和自滿。

在女人面前，不待說，陶八月不會忘記對她誇耀自己報復的成功。當晚他向她描繪着那緊張可怕的場面，而在以輕蔑的口吻嘲弄着場鼻狗的怯弱的同時，他吹翹了一番自己的勇猛。雖然在小小蝦蟆村，他是一個青年出色的莊稼漢；雖然他信賴自己的能力，曾經保有過一份出自一個簡單的山村農民的觀念的大志；但在女人面前，他的作為一個丈夫的尊嚴，卻一天比一天

的減弱了，差不多每天都要遭受到她的鄙視和謾罵。尤其是在對待銀花這一件事情上，他不知道曾經惹起過她多少次的白眼和咒詛。「懦弱！懦弱！」這正是一個他所最感恥辱的名詞！他一直下着決心，要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自己的勇敢，對女人證明自己的存在。現在，他的機會到了，他第一次贏得了她的尊敬，成爲她眼睛裏的英雄。

「只差沒有一根棍桿打斷他的腰脊骨呢！」他意氣高昂地說。

「可是，」八月嫂卻畏怯起來了，惶惑地插嘴道，「你這樣打了他，你知道他是一顆沒皮果子，鍋灶擱在腳背上的，他不會——」

「他敢！要是他的腳敢再踏進蝦蟆村半步，看我不叫他爬着回去！」

截斷女人的話，陶八月大聲嚷着。女人的畏怯更增加着他的驕傲，他大腳步在房子裏踱着，許久許久不肯上床睡覺。

翌日，是一個白露邊的好晴天，雖然睡眠不足，他照例很早便出田去收稻莖，在父親小甲叔叔的幫助之下，疊好了最後一個「稻蓬」，他畢竟是一個身強力健的青年人！從田裏把業已晒乾的稻莖挑到山邊去，小甲叔叔每次只能挑五十把，作兒子的可以挑到八十把；幾坵田的白禾莖，只半天工夫，便全部挑完了。午後，一個兩丈來高的「地蓬」，在別人，總得分成兩次或三次疊成，倉猝間怕疊不平整，日後難免傾圮進雨水；陶八月卻一次便告完工，而且疊得圓

平八整，彷彿對過墨線，用過丈尺的一般。他的迅捷和精練，博得不少過路人的讚美。在農事上，他原是一個出色的能手，一向受慣了稱許的；但由於在另一件事情上的成功，今天的讚美，竟也喚醒了他那業已被生活的急湍所捲伏的全部的驕矜。

「爹，今年的豆子該有好收成哩，」從業經完成的「稻蓬」上面下來，他對坐在一邊吸旱煙的小甲叔叔說

「是呵，天時好呀。」作父親的不在意地回答。

「我想，統統收起來，三擔即使沒有，兩擔總會有的呢。」

「總會有的，」小甲叔叔同意着，「一定會有的。田骨好，豆種好，加之天時又好，起碼也會有兩擔。」

「說是糧價又漲啦。」作兒子的加添着。

「是呵，」吐出一口濃煙，老人搖搖頭喟歎着，「新穀登場，照理糧價應該跌才對，可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古怪天年呵！」

父子兩人交換着這樣的話。在兒子的意思，認為糧價雖然不斷高漲，完糧納稅雖然也改徵實物，時勢一天艱難一天，但由於自己的健壯和勤勉，當着這樣的歲月，竟也還能維持着一個農家的溫飽生活，應該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所以在他的語氣裏充滿着自負。作父親的卻幾

乎完全沒有猜知年青人的心理，眼前連串逼來的反常現象，使他直覺到日子一天比一天的辛艱，因而只要一觸動到他的憂慮，歎喟便不自禁的吐發出來了。對老頭子的歎息沒有興趣，陶八月吹着口哨，便又一次的從梯子爬上「稻蓬」去，動手整齊着蓬蓋。

一切完事，時間還很早，太陽還沒有下山。於吸了幾筒旱煙之後，小甲叔叔拍去身上的稻屑，站起身來。打算先帶着長柄叉子回家；作兒子的卻還在用梯子敲打着「稻蓬」的周圍邊緣，要使自己的「傑作」十分完美。老頭子佇腳端詳了一回，臨走時叫陶八月不必再在「稻蓬」上花工夫了，勞頓了一整天，早些回家休息去。

「年青人，就是莫逞性呵，」作父親的照例疼惜地吩咐着。

小甲叔叔剛一離開，豬大耳朵便從後山來到。他業已從塌鼻狗嘴裏得知發生在昨天晚上的事情了，這時便肩着鋤頭，滿臉笑容的走近來。

「八月哥，昨天晚上——」他以濃重的鼻音，詭譎地開始着。

陶八月放下梯子，回過身來，傲慢地調侃他道，「昨天晚上你老子給你捉姦，只差一閹棍沒有敲破你殼子，你看你今天這副縮頭縮腦神色！」

「我沒有殼子，你才有殼子！」

豬大耳朵一邊回着嘴，一邊把鋤頭柄架在一個土墩上充當凳子，做出準備坐下和陶八月細

作長談的模樣。

「豬大耳朵，講正經，是誰告訴你的？」陶八月湊上去，認真問道。

「除了塌鼻狗還有誰？他告訴我——他說——」

「他怎麼說？」

「他說你們兩個，」豬大耳朵把聲音放低，做出機密樣子，「昨天晚上宰了那傢伙一頓用的柞木棍——可是真的嗎？」

這樣的詢問使陶八月重新興奮起來。豬大耳朵的神情又一次的滿足了他的自尊。他願意自己的義勇行為能為大家所週知，他覺得這是一個良好的機會，藉着它，他可以在村子裏建立起自己的威信。豬大耳朵是一個嘴巴藏不住話的人，正好在這時候利用一次他的弱點。於是，他便把昨天晚上伏擊牛二坤的經過，誇張而詳盡地對他描述着。在平時，在陶八月眼裏，豬大耳朵原是一個十分不足道的人，只合把他當作嘲弄玩笑的對象；但在這時候，他親熱地和他並肩坐着，還輕輕地拍着他肩膀，簡直把他當作一個十分可親的伙伴了。

由於塌鼻狗和豬大耳朵的宣傳，當天晚上，在陶元寶屋門前的空坪里，陶八月的義勇行為，立刻成為眾人熱烈談論的中心。大家幾乎一致認定，這是一件有關全村人的顏面的事情，

應該由大家來支持它。接受了大量的讚揚和鼓勵，從空坪回家時，這二十六歲的年青農民，輕輕吹着口哨，覺得在自己健壯有力的脚步下，全世界都在隱隱地震盪着了。

二五

十多天後，消息傳來，牛二坤果真從狼尾莊失蹤了。

除了銀花，這消息在蝦蟆村引起了極大的驚訝。大家紛紛議論着，推測着。幾乎是一致的，認為牛二坤一定是到城里報名從軍去了。而且，抽簽號催繳壯丁的風波既經過去，和茂虎子一樣，牛二坤的當兵，自然也是當的「志願兵」。雖然大家曾經放鞭炮歡送過茂虎子，不過在守分安命的農民，他們自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從很久以前，牛二坤的存在，業已彷彿成爲蝦蟆村的一種羞辱了，所以對於他的去當「志願兵」，最初的驚訝一經過去，便都衆口一聲地覺得像他那樣一個不肯守分安命的人，那倒是一條十分相宜的路。

最足以反映衆人對這件事情的種種看法和意見的，自然是陶元寶屋門前空坪上的夜談。現在收穫已告結束，「秋作」還在田里，天氣又沒有完全過納涼期，所以每天晚上，只要不起風下雨，大家總是一放下晚餐的飯碗，便到村下首那塊餘基上去參加夜會。在農民們的生活里，太缺乏娛樂和調劑了，他們不能不隨時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製造談笑的機會。發生在外面廣大世界的大事，他們知道得太少，所以總是把自己的智慧和興趣，消磨在一些發生山村附近的瑣碎事情上面；因爲只有這樣的事情，才是他們所熟悉，所關心的。關於牛二坤當「志願兵」去的

消息，對他們自然是一宗聳人聽聞的大新聞，尤其是它的發生隱隱和自己的村子有關，所以大家的發言非常踴躍。最初，彼此的說話都很零碎，很枝節，但一經有人認為牛二坤這種奇特行為，既然和陶八月的伏擊互為因果，根據「沒皮果子難惹」的常識，從而為陶八月將來可能遭遇到的可怕的報復抱着隱憂時，馬上爆發出一場熱烈的爭論。有人認為，牛二坤雖然為了報復去從軍，但上火線究竟是一件危險事情，誰能担保他在未曾得到報復的機會以前，不會先把自己的生命犧牲掉呢？說這話的人，便舉出一個若干年前為仇隙去當兵吃糧的人的例子，那人因為交不出田租，受了鎮上田主的侮辱，便拋開妻子兒女，獨自當兵去了，卻留下誓言，說要帶鎗回來結果那田主的生命；誰知一去十年，一直音信毫無，而鎮上那位田主，反而一天比一天的肥胖發福。一個人的幸和不幸，生和死，禍和福，都有一定的安排，用不到事先去擔憂受困。有人則認為，牛二坤到蝦蟆村來偷花摘柳，胆大包天，分明是不把蝦蟆村人看在眼里，蝦蟆村人丁雖說不很旺盛，也依然不缺乏血性漢子，眼看着這樣的羞辱，自然不能逆來順受。本着這種見地，陶八月的舉動顯見得十分正當，牛二坤自作自受，這算得什麼仇恨，即使算是仇恨，那里犯得着去當兵吃糧？隨後馬上有人接嘴，認為不管是不是為了對仇恨的報復，總之事情既然這樣發生，蝦蟆村人就應該有蝦蟆村人的立場；爭的既是全村子的名譽，那麼大家便得具有「有福共享，見禍同當」的精神才行。說這話的人立刻得到大多數人的贊成擁護，空氣也

就陡地變得緊張起來。有一個年青人，甚至義憤填胸，擊腿起誓，表示如果當真有那麼一個嚴重日子來到時，什麼禍害都願意挺身承當，至死不悔。話說到這裏，作爲當事人的陶八月，突然拍拍胸膛從人叢里站起身來，向大家宣告「一人做事一人當」，在他眼睛里從來沒有牛二坤的影子存在；如果當初怕他報復，他就不會那樣做了。不待說，他的宣告，受到了比上一次的義勇行爲所博取的更多的讚揚，更多的鼓勵……

但從牛二坤當兵吃糧去的消息里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和最大的喜悅的，卻是另一個人，那便是八月嫂。在陶八月對牛二坤實行報復後的一段日子里，她是十分不安的，她惴惴於牛二坤會給自己的男人以一種可怕的無從提防的損害。一連好幾天，她干涉着男人的行動，天黑後便不肯讓他隻身出門；甚至在夢寐之間，也不能忘懷這場難以避免的災禍。但現在，那個鍋灶壘在腳背上的惡漢當兵吃糧去了，這不僅使自己的男人脫離了禍害的暗影，最重要的，還是使那個自己的宿世仇敵，那個「不要臉的騷貨」，完全失去了憑依！這是怎樣爽心的事情！怎樣的痛快和愜意！那個惡漢業已遠遠地離開了，她還能和往日那樣猖獗嗎？還能再妖形怪狀的去狼尾莊嗎？這真是天報應！天報應！這樣一想，八月嫂簡直喜不自禁了。從得到消息的那一刻起，她的臉上便浮現着一層不能禁壓的笑容，甚至連在做活的時候，也變成手忙腳亂，很有幾分飄飄然了。而且，幾次三番的，她拉着孩子狗狗，坐到碾屋里去搥鞋底，特意地高聲笑着，唱着

山歌，說些譏桑諷槐的冷言冷語。這還不够，當天晚上，於迅捷地收拾好盤碗之後，她捏造了一個藉口，說是一條洗晾在門前池邊籬笆上的洋布褲子不見了，便挖空心思想出一些刻毒的話，到碾屋的小天井里去叫罵了許久，把歷來在這個小天井里所蒙受的種種屈辱，都在這一次天賜的機會里發洩無餘。她覺得自己有生以來，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稱心如意的事情過，也從來沒有這樣痛快過。雖然自己的叫罵沒有引起對方的反應，以致未能把準備好的更顯露更刻毒的言語應用出來，未免有幾分落漠之感；不過，不論怎樣，這時候自己總之業已是一個勝利者和征服者了。這樣儘情地叫罵了一通之後，回到廚房里，看見小黃狗正對着自己乖順地搖着尾巴，原來是她把每天應該餵牠的食糧忘記了，便立刻加倍地給了牠滿滿兩大碗冷飯。而當陶八月喜盈盈地從陶元寶屋門前空坪里回家來時，她對他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溫存和親昵，在床上她摟抱着他的頸頸，一連用甜甜蜜蜜的聲音喊了他三次「乖乖」。

二六

現在，沈重的打擊，又一次落在銀花身上了。

當她得到那可怕的消息時，她剛從田間回家。最近一兩個月來，銀花發覺自己不僅飯量減少，時常有要嘔吐的感覺，而且脊骨酸麻，彷彿淋着冷水；尤其是做活之後，腰背就折斷了似的發痛。但這種種現象，在婆婆面前，她竭力隱瞞着勉強做出健康如恆的樣子。這一天，拔了一下午豆田里的草，腰背業已酸痛得不能支持了，剛剛跨進家門，就聽見隔壁碾屋小天井里八月嫂的聲音。一種不祥的預感，立刻猛烈地襲擊着她，一顆久經禍患的心，也陡然變成了不寧靜。她屏息聽着，由於一個女性所特有的敏感，一開始她就從那位「三面嘴」的口聲上聽出究竟來了。一陣要哭泣出來的情緒，以一種無法壓制的力量，逼上心頭；世界如像霎時從她腳下崩坍了，她全身鬆軟，幾乎攤倒在地上了：

他走了！他離開她走了！可怕的事情終於真正到臨了！銀花走進自己的房，在床上坐下，視線開始模糊，眼淚迅速從眼眶湧出。她從來沒有這樣失望過，也從來沒有這樣傷心過。在這一刻，她覺得自己不僅是一個極端不幸的人，而且還是一個被欺和被棄的人了。剎那之間，她這樣刻骨地怨恨着的對象，倒不是隔壁碾屋小天井里那個正在幸災樂禍地嘲罵着她的人，而是

那個曾經被自己那麼深澈地愛過的，曾經爲自己依賴爲生命的撐支物的男人；現在，他業已這樣殘忍而無情地，把她拋開了，完全置之不顧了。這是怎樣狠毒的心腸！自然，他是曾經對她表白過的，他不能忍受人家給他的屈辱，爲了報復，他只能走那條路。可是，那究竟只是一句話呵。這些日子來，他難道沒有給她的處境設想一下嗎？如果他並沒有在她肚子里留下一「孽障」，如果她不是一個這樣孤獨無依的人——只要她有一線之路可走，他對他的怨恨便不會這樣深重。尤其是，他爲什麼不再到她這里來一次呢？要不，爲什麼不等她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呢？只要他能夠通知她，不管怎樣危險，怎樣困難，她都會去的，她有這樣的胆量和決心。她想不到他會就這樣離開她，萬萬想不到！她總以爲如果他果真決心離開她，一定會給她一個機會，讓她和他再詳細細談一次！當兵吃糧去？那麼，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千山萬水，她能再見到他嗎？她到那里去尋找他？不論怎樣，她總得再見他一次，再和他詳細細地談一談！他不能這樣狠毒無情呵！

當她這樣沈溺在怨恨的怒潮里，完全失去對感情的控制力量的時候，天色業已暗黑下來，黃昏業已迅速蒞臨。婆婆大甲嬌嬌，正忙着料理晚餐和豬食，雖然在媳婦尚未回家以前，就早已聽見那個長舌婦的姪媳在隔壁碾屋小天井裏嘲罵，因爲習以爲常了，也就沒有去聽理，自然更沒有料想到這時媳婦從它所受的打擊。不過，微感詫異的，平時這回媳婦應該走下廚房來幫

忙燒火和切菜了，今天卻一直沒有出房。

「銀花！」作婆婆的便提高嗓音呼喚了一聲。

「媽，我就來啦，」銀花突然清醒過來，急急揩乾眼淚，出房到廚下去。

「銀花，「橫坵」的豆田草都拔完了嗎？」大甲嬖嬖不在意地問。

「拔完啦，媽。」

「我要你分作兩天拔呀，」是疼惜的口吻，「你總是這樣，總是急性子！」

「我還去看了「三角坵」的蕎麥來呢，媽。」

「還出的齊嗎？」

「出的齊，也長的好，莖子差不多已有尺來高哩。」

「是啦，」雙手捧一木杓豬食過豬欄去的大甲嬖嬖，高興的答應着，「夏天蒼蠅多，蕎麥

是大熱——今年的蕎麥一定會長得好，怕只怕霜降來得早呵。」

看到大甲嬖嬖這種慈祥的樣子，銀花痛楚着的心，稍稍好過了些。在這世界上，還有着婆婆在。婆婆真是一個好人！只要和婆婆在一起，她的胆量也就壯大些。什麼人都會把她拋棄，都會不顧她的痛苦，但婆婆是不會的，婆婆將和她永遠生活在一起，互相扶持，互相慰藉，直至老死。

「媽，我來勺吧，」等婆婆回到灶間來時，銀花起身提議道。

「不，」大甲嬌嬌拒絕着，「你燒火去吧，小鍋里就好炒飯。這些天來這幾個畜牲胃口特別大，過重陽節總出得攔啦。」

屋子里業已完全黑下來，銀花立刻用紙捲向灶門里取了火，燃點灶上的檯油燈，開始在小鍋里熱着中午剩下來的飯。在她的心胸里，代替着適才的悽楚，這時充滿了對婆婆的感激。

在吃着炒飯時，銀花發覺到坐在對面的婆婆，在昏黃的燈光下，正在不住關切地端詳着自己。爲了掩飾自己的痛苦，雖然胸口不住作着嘔逆，還是十分勉強地吞咽着粗硬的飯粒，而且說着一些關於豆子和蕎麥的話。

「銀花，你有什麼不舒服嗎？」但終於，大甲嬌嬌突然認真開口問道。

「沒有，媽，」作媳婦的躲避着婆婆審問似的眼光，「沒有什麼不舒服。」

「那麼，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青呢？」

「不知道，不過我心里一點也沒有什麼不舒服，」她低下了頭，喃喃着。

「這些日子來，你連飯也吃得少些啦，有什麼不舒服，可別瞞着我。」

「不會瞞你，媽。」她慌亂地回答。

但就在這時候，隔壁碾屋小天井里的咒詛聲又復開始了。和黃昏前那種又笑又唱的譏刺不

同，現在，完全是一種放潑的咒詛。從一條洋布褲子的失竊，最初還是隱隱的指東罵西，隨後卻變成了無理的毒咒。那尖銳難堪的聲音，暴風雨似的逼送過來，使得原就悒鬱不快的婆媳倆，竟因氣憤而顫慄起來了。

「銀花，心正不怕壁斜，你莫理睬她呵！」大甲孀孀勸慰着媳婦。

放下碗筷，銀花滿眼含淚，怔怔的答不出話。

「你莫理睬她，」婆婆繼續着，「萬萬莫理睬她！你隨她罵去！她是出窩鷄婆烏鴉嘴，理睬她做什麼？一個人窮不要緊，只要窮得乾淨；她的嘴巴不乾淨，她自罵自受！人心漆黑，天眼亮亮，不要說一條破褲，一塊金子也不會稀罕你！銀花，你聽我的話，萬萬莫理睬她！」

「她逼人太甚，媽。」

「是呵，她逼人太甚！常言說得好，千讓有益，百忍無憂。只要我們肯讓肯忍，她嘴里說了一千，自己劃到八百，你總之莫理睬她！——唉！，你怎麼啦？銀花，你難過什麼？這也值得你難過嗎？快莫難過，快把心放寬……放寬些……」

婆婆的勸慰，加重着銀花感情的負擔，更使得她忍不住自己的眼淚了。而大甲孀孀，看見媳婦的情景，眼睛也立刻潮濕起來，聲音變得顫震斷續。就這樣，可憐的婆媳倆，互相牽持着手，一齊傷心地啜泣着……

隔壁碾屋小天井里的咒詛，卻繼續很久，始告停息。大甲嬖嬖把媳婦送到房里，又復慰勸了一番，才去照料火燭和察看豬欄鷄埕，獨自躺在床上。銀花聽着婆婆對畜牲們的談話和習慣的喃喃自語，心像一個破罇，幾被憂慮的苦水淹沒了，完全陷於一種茫然的境地，彷彿既沒有恐懼，也沒有怨恨。這時，從高高的窗口射進一縷暗澹的月光，遠處有着飄忽的狗吠聲。她想到那天晚上那一幕可怕的景象，想到自己的冒黑去狼尾莊，想到這時牛二坤的究竟。慢慢的，她把自己的思緒集中，企圖給自己思索什麼。她總覺得牛二坤的離開自己，是一件不可相信的事情，她要給自己的疑慮尋覓一個證明。婆婆自然是一個好人，但難道還要她承擔自己的不幸嗎？不，這是不可能的！她應該由自己來承擔一切，完完全全的由自己來承擔。不錯，牛二坤！應該分擔她的不幸的是他！他現在在那里？真當遠離而去了嗎？永遠不再回來了嗎？不，他沒有離開，他還在狼尾莊，還在那張「行床」上，她還來得及和他談一個黑白分明……一個決定突然來到她的心里，她隨即迅速坐起身來。

二七

日子過去，在一場秋分邊的霖雨之後，重陽節便臨到眼前。對這一帶山村里的居民們，重陽節原是一個重要的節日。在往昔，在村子還沒有衰落到淒涼田地的時候，蝦蟆岡上那個小小山神廟，每年九月間，照例要開一次光，迎一次神，央班子做幾天草台戲，來祝賀佳節和酬報神恩。不過，那業已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現在一羣年青人，僅能在童年的記憶里，保有着那麼一個熱鬧的印象。由於村子的日益衰落和居民們的日益窮困，對那作為全村的主宰的神明，也日益懶散失敬了；開光做戲的事情，從每年一次變作隔年一次，又從隔年一次變作三年一次，到後來便逐漸地完全廢除了。貧窮的居民們，再沒有多餘的金錢和歡愉的心情，來給神明修葺寺廟和塑飾顏容了：現在，那山神廟四壁傾圮，神像也斑駁剝蝕，成爲叢草繁殖和蟲蛇嬉遊的荒野世界。不過，在山口外的鎮上，情形卻好得多了，每逢重陽佳節，也仍然有一番熱鬧，迎神做戲，轟動附近一帶的農村。雖然由於戰爭的緣故，縣城衙門里雖有禁令下來，說是在這抗戰期間，爲了節省財力，應該禁止這種迷信舉動；但禁令還它禁令，只要鎮上派人進城去疏通一次，給衙門里送點人情，就可以免除干涉。蝦蟆村距離鎮上雖有八里長路，卻也以一種熱烈的心情來迎接佳節，尤其是像陶八月這般年青人，早就迫切地期待着這樣一個難得的熱

鬧機會，只希望日子迅速過去，節日趕快來到。

但對於銀花，時間的飛逝有如標尺，在它的計算上，痛苦一天一天的加深。牛二坤遠遠離去的事情，業已無可懷疑，也無可挽救。從隔壁「三面嘴」的嘲弄辱罵里聽悟出那可怕的消息，當天晚上，懷着萬一的翼希，她又一次不顧一切地奔到狼尾莊去，她要抓住那個負心的男人，要他給自己指示一條活路；但是她去遲了，在他的「行床」里，業已睡着另一個男人，她冒險冒失的行動，幾乎給自己招來更大更難堪的羞辱。那天晚上，那是怎樣可驚嚇的一幕，怎樣絕望的一幕呵！她完全陷入瘋狂的境地了！怎樣離開那里的？怎樣回到蝦蟆村的？她業已完全不能記憶了。事後想起，如果當時她還保持着神志的清明，她不會投在歸途上的池塘里嗎？唉！如果是那樣的話，反而好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生命對她還有什麼意義？能够那樣無所依戀也無所羈絆地死去，不是一了百了，比活着更好說嗎？而現在，她即使企圖着那樣的死去，也業已不可復得了。首先是，婆婆那種無微不至的體貼和寬大無限的饒恕，就成爲她感情上的千斤重負，她無法把它擺脫。而且，忍受了這樣多的屈辱，她也着實不甘心呵！她不原是一個好強的人嗎？人家卻偏要把她推下深淵，跌在腳底，這是怎樣的殘忍！一想到這些事情上，她便覺得自己所應怨恨的還是他，那個不負責任的男子！「你嫁給我！」這莽撞的聲音，又一次的在她耳朵里響着了。她肚子里有着他所埋下的「禍根」，這些日子來，她不特苦惱地

撫摸着自己雖已用舊布紮紮着，但仍然逐漸隆起的腹部，覺得那里面正在微微彈動。她又想起他另外幾句不負責的話，他說過他要央巫婆楊七娘，用一把草藥把它薰下來。不論怎樣，他必得給她想一個辦法。可是現在呢，他卻什麼也不管，好像他什麼也沒有做，走了，連通知她一聲也沒有。這是一個怎樣狠毒的男子！在這件事情上，顯然的，他是完全孤立無援的了。「禍根」正在肚子里日長夜大，她將怎樣來應付那逼在眼前的災難？婆婆年紀雖老，眼睛卻是十分明亮的，她怎樣才能在她面前隱瞞過去？如果到了實在隱瞞不過時，她又將怎麼辦？……

一天晚上，爲這連串的災難的暗影所擾，因憂傷而幾乎澈夜未曾入睡，眼眶被眼淚浸潤得發紅；翌晨起身後，立刻爲大甲嬌嬌發現了。不幸的老人怔怔的望着她，充分顯露出畏怯的精神，問：

「銀花，你……昨天晚上……又哭啦？」

作媳婦的惶恐無地，霎時間不知道應該怎樣掩飾自己才好，吃吃地回答道，「是的……我做了一個夢，媽。」

「夢？又是夢見秀秀嗎？」

「是的，」她的臉孔立刻爲撒謊而飛紅了，「不……媽，不是……」

她慌亂地，徒然無效地否認着。一種受責罰的感覺，使她不敢面對婆婆的眼睛，便失措坐

到窻門下去。前些日子，她曾經撒過同樣的謊了，她很後悔適才的急不擇言，她知道這很容易引起婆婆的哀傷。如果秀秀還活着，婆婆的心境一定會比現在好些；家庭里的空氣，也一定會比現在溫暖些。

「是呵，秀秀，」婆婆的眼睛紅了，「可憐的孩子！昨天晚上，她到你娘面前去託了夢，還到奶奶面前來託了夢哩！虧得庚午嬾嬾呵，庚午嬾嬾給她唸了地藏經，燒了衣，昨天晚上，她穿着剪刀新的衣衫……」

「媽，昨天挑針線布匹担子的紅鼻子老九來，說重陽節鎮上已經請好班子啦，」銀花急急地企圖岔開婆婆的話。

「是呵，重陽節，去年鎮上也請了班子，請了兩個……做通宵戲，大家賽場面……我是從不趕熱鬧的，不喜歡趕熱鬧……去年，是爲了秀秀呀，才帶着她，去看了一場日戲，吃了早中飯動的手，天黑才回家；來往過路的人，看見秀秀，個個都說長得好，眉清目秀，聰明伶俐，大了嫁個讀書人……」

「媽，」作媳婦的又一次打着岔。

「是呵，」大甲嬾嬾夢昧似的自顧自往下說，「昨天晚上，她來託夢，就好像去年重陽節那樣，穿着新衣，到鎮上去看戲……可憐，真可憐，一個眉清目秀，聰明伶俐的孩子……死了

還不忘記奶奶……」

當作婆婆的這樣喃喃着時，坐下竈門下的銀花，很快的眼睛便濕潤起來。她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過錯，就連秀秀的死。只有在善心的婆婆面前，銀花才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應該受到懲罰，不可饒恕。於是，她鼓起勇氣，說：

「媽，都是我錯……都是我的不好……」

「不，」婆婆誤解了媳婦的意思，「銀花，你沒有錯，都是命……都是命里注定的，誰也沒有錯……」

就這樣，可憐的婆媳倆，交換着一些意義模糊的話，幾乎整個上午，彼此都沉浸在深重的憂傷里。外面是晴朗的秋天，是佳節將臨的喜悅，是色彩分外豐富的世界；但在大甲嬌嬌的家里，卻是悲哀而暗澹，充滿着寡孀的眼淚和歎息。

願上蒼憐憫一切不幸的人們！

二八

在去鎮上的路上，陶八月和場鼻狗跨着急步。

黃昏快要過去，天色業已逐漸黑暗下來；灰白的山路上和突出的崖石上，林木的陰影也業已逐漸消失。九月初的天氣，帶來了孟秋的涼意。收穫幾已全部完竣，於暮靄的凝聚之下，田野顯得廣曠而頹唐。除了少數的冬青樹，路旁的灌木，都開始飄落着黃葉，在黃昏時分的微風里，沙沙作響，更增加着蕭瑟的意味。歸巢的烏鴉，當着黑夜將臨的一刻，嘎嘎地發着噪耳的哀音。

「吓！」跟隨在後面的場鼻狗，突然啐了一口。

「你吓什麼，場鼻狗？」走在前面的陶八月，回頭問道。

「吓牠娘的鬼烏鴉！嘎嘎嘎！我就恨的這喪音，聽了心里煩！」

今天是重陽節，他們兩人正趕到鎮上去看草台戲。從蝦蟆村到鎮上，究竟有八里長路，爲的是趕得上開台，業已來不及吃晚飯。而當陶八月匆匆忙忙的吞下了兩碗炒冷飯，把場鼻狗硬生生地拉着跑路的時候，這個說話如山鷄鳴叫的年青人，竟還是空着肚子的，所以心里很有幾分不愉快，這時傾將怨恨發洩在烏鴉的聲音上。

「場鼻狗，你猜今晚會做什麼戲？」爲了緩和沉悶空氣，陶八月開始逗引着他。

「什麼戲？」陶八月的問話正好投中了場鼻狗的興趣，便高高興興回答道，「我說，不是「武松殺嫂」，便是「宋江殺惜」！」

「爲什麼？」

「女人十個有九個半都是狐狸精轉世投胎的，都不是好東西，都是她娘的該殺的貨！」

兩人作着這樣問答，趕着路，很快的，離村子業已有二里多路，將近狼尾莊了，正走上一條山坡邊的窄路。夜色更加深濃了，脚上不時可以踢到動作遲緩的蚱蜢，頭上則不時可以碰到低飛的草虫。在從山坡開闢出來的旱地上，幾乎一律地種着作爲「秋作」的蕃薯，繁密的蕃薯藤，到處爬緣到路邊來，阻礙着行人的脚步。過了山坡，便是一排這時業已充滿寂靜和黑暗的灌木叢——它和狼尾莊的村屋連在一起，成爲村梢的一堵圍牆；而在灌木叢和村屋相銜接的地方，則矗立着一株高大的樟樹。小春荷和小小雜貨舖，便開設在樟樹脚下，受着它枝葉的掩護。大概是村子里的年青人都到鎮上去看戲去了，這時雜貨舖里靜悄悄的；櫃台外面的木凳上，只有一二老年人坐在燈下閒談。從雜貨舖前面經過時，陶八月和小春荷老闖娘打了一個招呼，便匆匆過去。

由狼尾莊到鎮上的五里長路，在年青人健壯有力的脚下很快的便走到了。不比由蝦蟆村到

狼尾莊，這條路上走着很多趕去看戲的人，甚至姑娘們也成羣結隊的到鎮上去湊熱鬧。自從戰爭起來以後，爲了貧窮和捐稅，這樣的熱鬧場合業已逐漸減少了，所以這一次鎮上的祝節，便成爲附近一帶的盛舉。月亮上得很遲，黑暗中閃現着點點的燈籠。從路邊荳田里搶過一班班的行人，陶八月和場鼻狗一直往前面趕。不一回，遠遠的便看到台上的煤氣燈光，同時也聽到鑼鼓聲音了。

演劇的戲台，撐搭在鎮口土地廟前面。當蝦蟆村這兩個年青人到達時，戲台上剛在鬧開鑼，人們正從四面八方圍集攏來。畢竟是鎮上，土地廟前面，一連三坵平坦的田畝，於大熟收穫之後，便未曾撒播荳種，閒着充當戲場。戲台正對着廟門，以便台上的演技，能够無阻礙的貢獻給廟里的神靈。在戲台的根台柱上，都張貼着大紅對聯；而在戲台正中，懸掛着一盞明亮的煤氣燈，放射着強烈的白光。一班吹鼓手，坐在台上桌圍後面，起勁吹打着喇叭和鑼鼓，各種樂器的噪音，激劇地震動着夜空。戲台兩側，在規則地排列着的高脚凳上，這時坐着一些盛裝的年青女人；她們大多數都是農民的妻子和女兒，莫不塗脂抹粉，穿戴着最好的衣飾，打扮得新嫁娘似的，來參加這場賽會。戲台正面，隱隱地以女人們的高脚凳作藩籬，那是劃給男人的世界，正擁擠着無數的莊稼漢；或高或矮，參差不齊，在煤氣燈強烈的白光下，各色各樣的頭顱，叢簇浮動。和高脚凳上的女人們不同，這些來自附近鄉里間的莊稼漢們是不肯安靜的，

彼此不住的擁擠着。喧囂着：因為時間還早，戲台上還剛在鬧着場，他們的視線，便多半在左右兩邊的女人身上往返巡遊。看戲看女人，這業已簡直成爲鄉里間的習尚了，再沒有第二個機會可以讓他們這樣大胆無忌憚。年青女人們雖然是來看戲的，但每個人的心里都明白，自己實在是打扮來給別人看的，是和別人賽會來的；所以如果發現衆多的眼睛集中在自己身上，不僅當時是一種可寶貴的陶醉和享受，散戲回家以後，還可以在那上面做一場綺麗甜蜜的美夢。在女人們的高脚凳後面，便是一些糖果攤、茶攤和餛飩擔子的天下了，這時正騰着一片叫賣聲和鼓梆聲，因爲戲未開台，這正是一段做買賣的好時間。成羣的孩子們，在這些攤子和擔子中間穿行着。他們大都是跟隨着母親或姐姐們來的，一到戲場，便吵鬧着要錢買東西吃；他們來戲場的目的，與其是爲了看戲，還不如說是爲了「甜嘴」。時間過去，人越聚越多了，從台前一直到廟里，都擠滿着人，一片的嘈雜。尤其在廟里，虔誠的人都先到神靈前面去燒香致敬，更多的年青人則別有居心，在這戲未上場的一刻，他們去看敬神祈福的新嫁娘。鞭炮響着，烟火瀰漫着，紙灰飛揚着，人們擁擠着，在這平時冷落寂寞，作爲農民們於大熟收穫後放置稻床之用的廟宇里，這時卻有着無比的盛況。陶八月和場鼻狗，在戲台前轉了一個圈，也便擠進廟里來，兩個年青人一直擠到供桌旁邊，看了一回神靈前面的熱鬧景象後，才戀戀不捨地從人叢里擠出廟去。

現在，開場的鑼鼓業已鬧完，一個戴禮帽穿長衫馬褂的士紳模樣的人，提著紅漆的香籃，跨著莊嚴的步伐，到台上來供了香燭，放了一串鞭炮便是「八仙」登場。人叢里的喧囂聲稍稍低沉下來了，年青男人的眼線，也多從兩邊高腳凳上收回，逐漸集中到台上去。如像一個小孩子，塌鼻狗緊拉着陶八月後襟，跟着擠進靠近戲台的地方。「八仙」下去了，「魁星」上場過了，「白面」上場過了，「金面」也上場過了，插戲開始。第一齣是利市戲，「天官賜福」。在戲角剛一登場的一刻，人們被燦爛輝煌的色彩所吸引，騷動慢慢停息，可以聽見煤氣燈蚩蚩發響。但不久，騷動和喧囂重新起來了，台上平淡的劇情，失去了控制觀衆的力量。就在這時候，第一齣短劇下場，第二齣開始了。

現在，台上演着「包龍圖打變鴛」。那個扮包龍圖的花臉一登場，立刻把騷動和喧囂鎮壓下來。不像城市中大戲院里的觀衆，當名角上台時，知道用拍掌和叫好去歡迎；這些樸實的農民們，他們則只有用專注的眼光和緊張的情緒，來表示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對於忠義的行爲，他們的心里莫不存着一份純樸的尊敬；所以台上那個簡單的故事，立刻贏取了他們熱烈的讚歎。陶八月自然也沒有例外，他一步一步的往前擠，一直擠到戲台邊，便雙手攀着台板，眼不轉睛的看着台上的活動；雖然是初秋的黑夜，但由於擁擠的緣故，在他的額角上，竟也濕着層汗珠。

「八月哥，」場鼻狗在後面拉扯着他的衣襟。

「看戲！看戲！」陶八月卻連頭也不回，完全不顧同伴的呼喚。

但場鼻狗繼續拉扯着，同時台上的情節也業已過了最高潮，陶八月才悻悻的回過身來。他看見場鼻狗原來是從戲台下面躡過來的，這時正對他詭譎地擠着眼睛。

「做什麼？」

「八月哥，你趕快來，趕快來！」

場鼻狗急忙地拉扯着他，一邊輕聲說道，同時把自己那個原就扁平可笑的鼻子，攙搖在一起，活像一隻受撫摸後的哈巴狗。從他的表情上，陶八月業已知道他要自己去做什麼，便跟隨着他，彎着身子，從戲台下面鑽將出來，走到戲台的側邊，躲在一個陰影里。

「你……你看那邊！二排第三四個！」場鼻狗對他輕輕咬着耳朵。

依照着他的指示，陶八月看清楚並肩坐在高脚凳上的兩個鮮花似的姑娘。她們是鎮上一對有名的姊妹花，家里開着匹頭店，所以一年四季都穿着得像走親的客人。在附近一帶鄉民們眼里，這對姊妹彷彿是神聖的存在；即使在談論別的女人時，一開口便會吐出成串不乾不淨的話，但對她們兩人卻不敢稍帶褻瀆。大的一個業已嫁到城里去了，現在回娘家來過重陽佳節；小的一個還是「一朵沒有主的鮮花」，正成爲不可計數年青人的夢里情人。這時姊妹兩人，穿

着同樣的大紅旗袍，梳着同樣的雙搭子小辮兒，以一種同樣的莊重態度和矜持神情，高高坐着。

在這樣偷看着時，就是在場鼻狗嘴里，竟也沒有吐出什麼不乾不淨的話，彷彿只要能够這樣遠遠看着，便是一種滿足，或者還不如說是一種幸福。而且，他還拉扯着陶八月，從女人高脚凳後面兜了一個大大的圈子。當兩人重新回到戲台前，擠入人叢去時，插戲業已下場，正戲剛好開始了。就這樣，一直到正戲散場，場鼻狗沒有安靜過一刻。對於台上的演劇，他彷彿全無興趣，只不時偷偷離開陶八月，到戲台兩側那些高脚凳附近去踟躕徘徊。而在人們哄哄散去的一刻，他拉扯着同伴的袖子，追蹤在那對姊妹花後面，如果不是陶八月的阻止，好像一逼要跟進那家匹頭店里去了。

在從鎮上回狼尾莊的路上，行人比來時更多。這時月亮業已上升得很高，涼潔的月光，普照着大地。在一切田畦、山丘和林叢上，鍍上一層淡淡的銀白顏色。搶過衆人，兩個年青莊稼漢飛快地跨着急步。時間很遲了，明天還得起早做活，重陽節前後正是收穫「秋作」的農忙期。陶八月開始記起小半坵還沒有拔完的豆子，担心不湊巧會變了天。場鼻狗的腦子里卻充滿着那對穿紅旗袍姊妹花的形象，只恨戲散得太早，心里充滿着惆悵，很想和陶八月談論幾句；但路上人太多了，陶八月的脚步又跨得太快，實在不很方便，只好苦苦忍住。很快的，狗

吠聲迎接着，狼尾莊到了。這一次從小春荷雜貨鋪前面經過時，靜悄悄的，鋪門業已緊緊關好。一走出狼尾莊，走過連接着那株高大樟樹的灌木叢，只剩下彼此兩個人了，塌鼻狗便再也忍不住不開口了。

「八月哥，」他趕上一步。

「什麼事？」

「八月哥，我說，真是她娘的狐狸精投胎出世的，你只看那兩雙烏溜溜的眼睛——」

「你喜歡她們不是？」陶八月照例逗引着他。

「唉！」塌鼻狗歎息着，「那真叫是，天仙下凡！你不論從前面看，後面看，側面看——唉，實在是天仙下凡！」

「那小的可還是沒主的呢，塌鼻狗。」陶八月提醒着。

「我不想！八月哥，講真話，我不敢想！再說，我叔叔那個人呀，你知道的，他有時可不講理得很！」

交談着這樣的話，短短的三里路，不注意間便走到了。剛進村口，兩個人便分了手——陶八月回自己家去，塌鼻狗則走向自己的「行床」。

塌鼻狗的「行床」，位置在家屋後面，正當一個南瓜棚和一個柴棚旁邊，原是他叔叔要他

看管瓜棚和木柴。現在南瓜業已過時，瓜藤都枯死了，柴棚里面的木柴，也都差不多全部搬空；加之天氣一天冷似一天，他沒有再睡在「行床」里的必要。但爲了行動的自由，他願意這樣繼續下去。這時他走到「行床」前面，拖開掛在木棚門上的鐵鎖，便鑽了進去，胡亂拉了一件破蓑衣往身上一蓋，把身子蹲縮做一圈，準備睡去。

但不久，一條影子在「行床」旁邊出現，塌鼻狗重行下床來了。他遲疑了一回，舉手擦擦自己的眼睛，然後朝着左邊一條路匆匆走去。在月光下，他踏着不穩定的步子。當他走近蝦蟆岡下面的林蔭邊時，一隻狗吠叫了起來；不過吠叫聲音並不十分劇烈，如像那畜牲之所以要出聲，無非是爲了善盡職守的緣故。塌鼻狗站住脚，畏縮地噓了幾聲，又從地下拾起一個石子，向躲在陰影里的狗擲將過去。那天大概認出他是同村的熟人，便不再吠叫。於是，他一逕走向陶八月家碾屋的短牆邊，向左右前後環顧了一下，便輕輕爬上那缺口，縱身跳進牆里去了。

二九

和婆婆大甲嬌嬌拔了一整天荳子，銀花回到家里，感到十分疲倦，臂膀和腰肢，都痠痛得彷彿將要折斷似的。和秀秀活着時不同，現在，婆媳兩人必須鎖了門才能一起出田。而且剛一回家，婆婆便忙着到廚下去張羅晚餐和餵豬飼雞，銀花自己，則忙着把成束的荳莖懸掛到小樑上去；荳莖還是青的，必須把它們晾乾了，方能拍打荳子。在往年，這在銀花原是一份輕易的工作；但今天，白天跪在田里拔荳子，在回家的路上，沈重的荳莖又把半邊肩膀壓得發痛，這時懸掛着荳莖，便顯得十分困難，又着荳莖的長柄釵子，擊在手里竟不住發顫。

許久之後，銀花才把幾十束荳莖懸掛完畢，便急忙回到自己房里，躺在床上，四肢彷彿要從身子上鬆解開去。她從來沒有這樣疲倦過！她還感到小腹在隱隱下墜，並且微微作痛。今年的荳子收成很好，但收穫的喜悅並不能抵制過分的困累。她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恐怖的網罩重新把她罩住。夜色業已逐漸降臨，房內的黑暗在刻刻增加。她很想起身去給婆婆分勞，老年人也在田里勞作了整天，應該讓她休息；不過她實在支持不住，手和腳竟無法聽從心志的指揮，彷彿完全動彈不得。她想起婆婆在田間那種辛苦勤勞的情形，覺得在善良的婆婆面前，自己真是一個罪人。

不過待疲累稍一恢復，她便掙扎起來了。當她走過廚下時，婆婆業已把一切瑣碎雜事料理清楚，而且把晚餐也安頓停當。婆媳兩人相對吃着飯時，大甲嬸嬸忽然想起今天原來是一個節日，便歎口氣道：

「唉，要是在往年，蝦蟆岡上山神廟里該多熱鬧呵！」

「今年只有鎮上央來班子在做戲，」作媳婦的接着嘴，「說是當初縣城里原是不肯的，講了很多人情，才答應啦。」

「究竟是鎮上呀，如今穀米比真珠還貴重，多大的化費，真是只有開店家的才出得起那麼多的錢，央個班子怕不要上千上萬的錢嗎？」

當大甲嬸嬸嘴里說着「上千上萬」的數目時，在她心里充滿着驚奇。老年人總喜歡把眼前的事實，和記憶里的過去作比較。在蝦蟆岡上山神廟里，每年重陽節照例要熱鬧一番的那些年頭，農民們只用「角」和「元」來計算收支；如果一對肥豬出欄能夠換到二十塊銀圓，那將是一筆巨大可喜的錢財。可是近兩三年來，不知道世界怎麼一個變動，竟連一隻雞子也賣到幾十幾百塊錢了，這簡直是一件萬分不可思議的事情。

「昨天，紅鼻子老九挑針線布匹担子來，我問他的價，說是一雙鞋面布又漲到兩百塊錢啦。」銀花加添着。

「嘖嘖嘖！」作婆婆的咋着舌子，「五六月里割稻前，我到鎮上去，原想替秀秀買雙紅綵花鞋面布的，一家店里討到五十塊錢一尺，另一家五十五，我賭氣不買了，心想着急什麼呢，等些日子總會便宜下來的；誰料到如今竟漲到兩百塊啦！」

因爲不意間提到秀秀，大甲嬌嬌惱惱地瞥了媳婦一眼，不待銀花插話，便又立刻接下去說：

「你記得嗎？那一天還沒有打起仗來，重陽節鎮上夾了三個班子——去年只有兩個——做了九天九晚的戲，好大的排場！連衙門里的縣官，也騎着白馬，帶着跟班，下鄉來看戲。那個光景呀，真是少見！我本是個不喜歡趕熱鬧的人，不想去趕那種熱鬧，就是爲了他——」老人險些兒說出那業已亡故的兒子的名字來，不過馬上驚覺了，便連忙改口道，「唉，那個排場！那個光景！」

「是的，我記得，」媳婦輕聲說。

「我倒忘記啦！說起來，那一回不是你也不一起去看戲的嗎？三個班子，在土地廟前搭成一個「品」字，臨近十里方圓的人都趕來了，真叫是人山人海呵！就是爲了這是一場大賽會，三個班子都拿出好「行頭」來，做戲的也格外賣勁，看那一個班子贏得人多。重陽節那一天，大家都做整日戲，中午輪班吃飯，看戲的也都帶着乾糧。很多城里的人，十多里路趕來。衙門里

的縣官，就騎在白馬上看戲。那縣官真是一個遇到的人，他在這個班子前面看了一回，又去那個班子前面看，三個班子都看到了，叫大家都大歡喜，台上人只要一看見馬頭，便個個精神百倍！說是有一個班子正做三國戲「古城會」，剛好是雲長公千里駒的馬夫出場，遠遠望見騎在馬上的縣官朝着台前來了，他便一個反身筋斗，竟跳到兩丈來高！縣官也到底是縣官，讀書人，見識高，看了戲，還在土地廟里燒了香燭，拜了土地。都說那是一個難得的好縣官哩，過了節，鎮上人便挨家挨戶捐款出銀，給他送萬民傘，送德政牌——

「我都記得，媽。」銀花企圖截斷婆婆的話。

但老人家開始沈入回憶之中了，沒有注意到媳婦黯然的神情，繼續爲她訴述着那些無窮的往事。由於命運的酷待，大甲嬌嬌從來沒有真正幸福過；但和眼前所遭遇的一切不幸相比較，那個一去不能復返的「過往」，便顯得十分可留戀了。過往豈不是什麼都比現在好嗎？不僅自己所守的這份孤零的家是這樣，在她眼里整個世界都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她自然不能拏每一樣生活細節來和過往作對照，她有的只是一個超脫時間的籠統觀念；而且，就是這樣一個觀念，她也不能够用清晰的言語把它表現出來，她所訴說的十分零亂無頭緒，因爲她的記憶原就像一團無法梳理的亂麻。從重陽節鎮上做戲，她又重重複複的說到蝦蟆崗上那被冷落的山神廟，說到比真珠還貴重的穀米，說到一切在她簡單生活里所觸涉到的事事物物。間雜着歎息，從自己

的記憶和感觸之中，檢取那印象最深刻的，或是取離奇難於理解的，她在媳婦面前嘮叨着，她原來不是一個喜愛嘮叨的人，今天卻變成醉人似的多話了……

「媽，」媳婦模仿着婆婆的口吻，「是呵，什麼都不如從前啦，世界變啦！」

吃了晚飯，銀花回到自己房里。沒有點燈，她摸黑坐在牀沿上，反過一隻拳頭，輕輕地敲擊着自己一直隱隱酸痛的腰部。從牛二坤遠遠離去之後，最初的焦灼憂傷一經過去，她的內心業已逐漸平靜下來。並不是說她忘記那逼近眼前的災禍，而是，正因為災禍的顯然難以逃避，便懷着一種絕望的平靜，等待着它的來臨。甚至，時時在她腦子里起伏着的，央巫婆楊七娘用一把草藥，薰下肚子裏的「禍根」的念頭，也不再在心里浮現；因為，實際的情形是，即使要那樣做，不說時機業已過去，也萬萬不可能瞞住婆婆。尤其是，她相信婆婆早已看在眼里了，遲早總得讓婆婆知道——只有婆婆才是自己唯一的最後的救主。

一想到這件事情上，銀花便十分地怨恨起那個無情的牛二坤，也十分地怨恨着自己。她真願意立刻死去，她覺得這樣活着真是受罪。不過畢竟還是一個年青人，對生命還有着堅強的愛着，因此只要自己一臨到思想的絕崖，眼眶也便同時潤濕起來。

在牀沿上悽苦地坐了一刻，聽見婆婆業已進房睡覺了，銀花也便脫衣上床。由於日間過度的疲勞，所以即使滿腔壅塞着苦惱的情緒，也終於很快的迷糊入睡了。



的 賤 微

醒過來時聽見窗外的狗吠聲，她陡地緊張起來。這些日子里，她的睡眠始終不能安靜，時常會因一點細小聲音而心驚肉跳的醒覺過來。這時的情形也是這樣。對於夜半的狗吠聲，她有着一種奇異的神經過敏。難道是「他」回來了？——一陣猛然襲來的激奮，電流似的通過她的全身，她立刻坐將起來。

他？會是他嗎？唉，當然不會是他！當神志稍稍清楚之後，她這樣告訴自己，要自己確實相信。同時，代替着適才的激奮，她跌入一陣難堪的空虛和失望之中。她並沒有重新睡下，她完全清醒了。她按着一顆跳動的心，諦聽着窗外的聲音，夜很靜，狗吠聲業已停息，除了一縷從窗口照射進來的月光，什麼響動都沒有。那麼適才狗為什麼吠叫？她好像和以往每次一樣，爬上凳子，向窗口去張望一下。不過這時她沒有勇氣那樣做。牛二坤業已遠離而去了，他不會再回來的。

「不，不是他！」她在心裏決然地告訴自己。於是，在通往碾屋天井里的小邊門上，她聽見有人輕輕地敲着。是誰？不待思索，她迅速開門，連夾襖也沒有披，就不顧一切的開開了房門。

誰？——她感覺到全身的血液都衝激起來，走近邊門，從門縫里以顫震的聲音問道。回答她的是一陣寂靜。

她稍稍鎮定，便再輕輕問了一聲，依然得不到外面的答應。她的心理充滿了驚疑。她沒有聽錯，適才有人敲着這扇邊門。在這樣的時候來敲這扇邊門，除了「他」還會有誰？但爲什麼又沒有聲音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在黑暗里站着，決不定自己究竟應該回房去，還是大膽把門門抽開。她踮着，她的手幾次的觸到了那根扣在門上的木棍。隨後，一顆心重新劇烈地跳動起來，她的微微發顫的雙手，開始去抽除門上的木門。

剛把門扇開開一條縫，就在她的眼睛剛一接觸到天井里一片明亮月光的剎那間，一個躲在外面牆邊的男人突然擠進門來，而且一雙胳膊業已趁勢摟抱住她的腰部……

「銀花！我……我塌鼻狗……」

「救命！救命！」銀花不顧一切地抵拒着他，恐怖地失聲叫喊了起來。而在同時，隨着小黑狗陡起的吠叫，大甲嬉嬉也業已慌亂失措的從房里闖跌出來了。

和以前那次躲在新嫁娘床下裝老鼠叫一樣，塌鼻狗爬銀花牆頭的事情，也立刻被全村人所知曉，而且成爲衆人談笑的資料了。

重陽節晚上發生在銀花面前那事情的結果，是塌鼻狗所萬萬料想不到的。銀花那張生在一邊有着一顆黑痣的頸子上的白誓討人歡喜的臉孔，那雙慣於瞪人不轉珠的眼睛，和那張上唇微翹的嘴巴，早已在他腦子里造成深刻的印象，拂拭不掉；同時，她那引人詬罵的大胆不乾淨的行爲，對他更是一種有力難以抗拒的誘惑，每次只要遠遠瞥見她的背影，便免不了使他起一陣劇烈的心跳。在牛二坤未曾失蹤以前，他對她自然是懷有幾分仇恨之心的，而且覺得她的行爲也傷害着他的自尊心；但自從牛二坤失蹤之後，在他眼睛里，她便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他非但不再仇視她和懷恨她，反而認爲像她那樣一個女人，竟遭受到這樣多的不幸和這樣多的攻擊，實在是十分可同情的了。他一向非常看不起牛二坤，所以相信如果自己能够代替牛二坤的地位，一定可以使銀花得到更大的滿足。因此，他往往爲自己和銀花兩人想像出一個可喜的場面，讓自己陶醉在這種想像之中。一天一天的，在他心里終於孕育出一種信念和決定，所以在重陽節晚上就發生了那樣一幕尷尬的喜劇。他絕對沒有想到銀花竟會那樣不留情地拒

絕他！他的失望和氣憤難以形容！尤其是，這件事情傳到他叔叔耳朵里，便把他幽禁着不許出門，連晚上睡「行床」的特權也同時被取消了。

不過在陶元寶家門前空坪上的夜談里，大家的指謫和批評，在開始時幾乎一致地集中在銀花身上，認爲這事情的主動者，決不會是塌鼻狗本人。塌鼻狗並不是一個大胆的人，籠牢狗不入，要不是那個「騷貨」存着壞心思，塌鼻狗怎麼能够叫開那扇通天井的小邊門？堅持這種看法最有力的一個，便是元寶孀孀。在平時，她原是一個慣和塌鼻狗爲敵的人，只要一有機會，總不忘記對他的攻擊和嘲弄；但在這件事情上，她卻以非常的大量原諒着他了，堅執地認爲像塌鼻狗那樣沒有用的人，如果沒有她的逗引，即使敢於躲在新嫁娘床下裝老鼠叫，也決不敢去爬銀花的牆頭。一個以貞節自重的女人，最不肯饒恕的，便是別人在這一方面的缺陷。因之，她簡直把所有的辱罵和輕蔑都傾倒在銀花身上了，她把她罵作「敗壞女人名聲的人」，並且咒詛她是「母狗轉世的畜牲」。從她那種激憤的態度和鄙視的語氣上判斷，彷彿她恨不得把那個害人的「騷貨」撕成碎片，恨恨地踐踏在自己脚下，才能稱心如意。由於她這種過分的咒罵，反而使得一些男人們不能再對被咒罵者加摻什麼指責了，只好轉過來嘲弄那不幸的塌鼻狗。他們重新把他過去的一些大小喜劇，從彼此的記憶里翻引出來，用以解釋這一次事件的產生，決非偶然。塌鼻狗與衆不同的身材、面貌、聲音和舉動，一經和成堆的大小故事相配合，便覺無

一不可笑了；於是，就在衆人之間，繼續不斷地爆發着哄笑，把原來緊張熱烈的場面，轉變成異常的輕鬆愉快。大家所最感興趣的，便是他摟抱着銀花的腰部，以山鶉嗚叫似的聲音向她求愛的刹那間的景象。憑着自己豐富的想像，每人以種種不同的臆測，來描繪那動人的一幕。一個人認爲塌鼻狗當時一定是雙膝撲通下跪了的，因爲根據以往他在自己老婆面前的畏怯情形，他對待女人的唯一辦法，自然只有下跪。但另一個人馬上提出相反的意思，認爲在自己老婆面前，塌鼻狗雖肯屈膝下跪，在銀花面前卻不一定肯那樣做；因爲塌鼻狗雖說十分怯弱無用，究竟是一個男人，一個男人總應該有一個男人的氣派。這話元寶嬉嬉聽不入耳，正打算張聲反對，可是不待她開口，便有人搶先表示自己的懷疑，覺得塌鼻狗既然曾經幫助陶八月伏擊過牛二坤，爲什麼又會在銀花身上打那樣的壞主意呢？這真是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結果大家只好一致認定，一個像塌鼻狗那樣的人，一切猜測都屬多餘，因爲，一切事情在他都可能。只不過話雖這樣說，大家對他卻都沒有責備的意思，彷彿他是一個對自己的行爲不能負責任的人，理應得到大家的原諒和寬宥。

但也有一個不肯原諒和寬宥塌鼻狗的人，那便是八月嫂。再沒有別的什麼事情，比塌鼻狗這種行爲更使她痛心失望的了。如果可能，她簡直想抓住那個不要臉的男人啃噬幾口。她原來是正高興着牛二坤的遠離的，她相信除了牛二坤，再不會有別的男人去理睬那個臭女人的了；

但這種好情緒，一下子便被塌鼻狗這種可咒詛的行爲所打消。還會有男人去跟蹤她！她還有着這樣大的吸引力！這真是她所未預料的！她感覺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嚴重的損害了！唉，世上的男人當真都不是好東西！由於憎恨塌鼻狗的緣故，她對一切男人都抱着強力的反感，尤其是陶八月。根據「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認識和推理，她認爲塌鼻狗會給那個「狐狸精」迷住心竅，做出那樣不要臉的事情，那麼，陶八月也何嘗不會？那「狐狸精」不是分明是自己難解難和的怨仇嗎？而自己的男人竟然也會給她迷住心竅，也會和塌鼻狗一樣的去作那種喪盡顏面的事情，這是怎樣的難堪！所以在八月嫂得到塌鼻狗爬銀花牆頭消息的當天晚上，在她和男人陶八月之間，便爆發了一場大大的口角；甚至被目爲「小慍種」的狗狗，也在作母親的不愉快的情緒之下，遭遇了一頓可怕的毒咒。

總之，塌鼻狗這又一次的「傑作」，照例鬧得滿村風雨；而且，這種風雨的餘波，也將照例在鄉里間蕩漾一個長時間。好在不久之後，另一件更引人驚異的事情發生了，它立刻把這場風雨掩沒了，轉移了全村人的注意……

那便是茂虎子的重新出現。

二二一

在小小蝦蟆村，在寥寥可數的幾個年青農民之中，茂虎子是一個十分特異的人物。

由於自給自足的需求，在偏僻的鄉村里，間隔三里或五里，分佈着一些農民以外的「手藝人」。他們有的是土郎中和堪輿家，有的是木匠和篾匠，有的是裁縫匠和織布匠，更有的是屠宰夫和闍雞客——總之一切為農村所需要難缺的，莫不應有盡有。茂虎子的父親則是一個身肢僵僵如蟾蜍的石匠，終年喘氣不迭，頭髮和鬍子上都蒙着一層白色的石粉。根據這種職業造成的特徵，大家給他取了一個酷肖的綽號，不論大小都叫他「石老虎」，這也便是兒子為什麼取名茂虎子的緣由。自然他是貧窮的，在鄉里間，只有沒有田地可資耕種的人，才會去從事耕種田地以外的手藝。他在蝦蟆岡下的山坡邊，開鑿出一個小小石穴，從附近一帶村民供給一些門檻、石臼或墓碑。靠着一付鐵鑿和鐵槌，他綽有餘裕地養活着一家三口。勤勞節儉給他豐富的報酬，後來竟然起心要買幾方田地，企圖改變子孫的命運。但是災禍適時闖進他的生活里來了，一次他給鎮上一個大戶人家打鑿一具石磨，不小心把一條左腿壓斷了，在床上呻吟轉側了半年之久，從此他變成了一個殘廢的人。災禍彷彿是孿生的，他剛剛能够下床爬動，垂給他一個不滿十歲的黑瘦兒子，那個流着眼淚苦苦侍候他的女人，在一場不明不白的急症里撒手棄

世。此後的慘淡歲月是可想見的，他爬在地上，卻依然雙手緊緊捏着那付鐵鑿和鐵鏈，和那一長串艱辛日子作着苦鬥；一直到兒子快要長大成丁，够格給人家去看管耕牛時，感謝上蒼的仁慈，才在一個冬天寒冷的晚上，把自己苦難的生命交給死亡。

死了石匠的父親，除去幾塊未經磨琢的青石就一無所有，瘦骨嶙峋的兒子，便依照命運的指示，到鎮上一個大戶人家去看管耕牛。他的名字雖叫茂虎子，但實際則黑瘦矮小如餓猴。在鎮上不滿半年，他便逃回蝦蟆村來了，因為他偷了東家半籃麥子，他原想用它向街上糕餅舖子換取糕餅。蝦蟆村是沒有可供他安身活命的地方，他獨自一人又復跑到縣城里去，據說他進了一家醬坊當小伙計；但也不滿半年，他重新逃回村子。可是在縣城里幾個月，他學會了不少本領，雖說依然是一無所有，他也不再為生活發愁了。在農忙時期，他偶而給人家打打短工；在更多的日子里，他來往於縣城或鎮上，挑担子販販牛肉，用炸藥毒毒野狗，不然便是趕趕花會賭場，生活彷彿過得非常輕鬆自在。他是大胆無所懼憚的，自然更不忘記在鄉里間製造一些花草草的事情，使女人們引為畏忌，只要在路上遠遠地望見他的影子，她們便得急速逃避。因為臉孔黑瘦兩隻圓大眼睛，幾乎佔有着臉孔的全面積，炯炯發光。不俚女人，就連小孩子也都害怕他這雙「邪眼」。在蝦蟆村，年青女人太稀少了，銀花不待說成爲他覬覦的對象：只要她一出門，如像一隻嗅覺靈敏的狗，他立刻就會在她前後左右出現，對她說些猥褻的話和唱些猥

裏陶歌。她害怕着他，逃避着他，把他看成毒物。但是沒有用，不是冤家不碰頭，一個黃昏時分，銀花獨自從田間回家，狹路相逢，在山腳邊和他正打着個照面。她急待回身避讓，不過來不及了，他業已莽撞地向她撲攔上來了。最初她掙扎着苦苦告饒，眼見告饒無效，隨後她便大聲嚷叫了起來。剛好這時後面走來一個人，牧童「黃楊木」，他救了她出險，卻把這場喜劇式的笑話傳播得滿村風雨。在這事情上蒙傷受害的自然是銀花；至於茂虎子，他不但全不在意，而且在村子里大搖大擺，到處宣揚着自己和銀花的關係。不久之後，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他忽然報名從軍去了；遵照保甲長的命令，村子里人放鞭炮歡送着他，使他享受了一番從來未有的尊敬和榮譽。

他這種突然的舉動，並不會引起很多人驚奇，彷彿像他這樣的人，那正是他唯一相宜的路。從他離開那天起，村子里便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了，也沒有人再關心到他。在農民們的觀念里，戰爭是一件可怕到難以想像的事情；一個人既經投身到那里面去了，自然不會再對他存生還的念頭。而且，他的存在對村子有什麼好處呢？他豈不正是村子里一個贅疣嗎？尤其是女人們，他的離開簡直就是一種解放，使他們在出門時感到比從前自由舒暢得多。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人們對他的記憶一天一天淡忘，彷彿他從來未存在過，未曾和他們的生活發生過關係，即使有時因戰爭或抽丁的消息，偶而提到他的名字，那也只不過是當作一種譬喻，從來沒有人

作他再會活着回來的想像。他曾經住過的那間土牆低矮的屋子，瓦片散失殆盡，連椽子也業已腐爛不堪；門窗上的木板，不知道給什麼人拆去當柴燒了，泥土上長滿着野蘆和青草；在殘存着的土牆上，爬滿着蝸牛和蜥蜴；鳥雀也在樑上築起窠來，野狗們住宿在里面，充當着屋子的主人。作母親的人禁止小孩子到那里面去檢拾磚瓦，彷彿那是一個不吉祥的會有鬼魔出入的地方……

誰也沒有想到，在幾年之後，當戰爭在這偏僻的山村里引起更大的變化的時候，茂虎子竟然重新出現了！和他離開時不同，他的回來卻給了人們極大的驚奇。難道他還活着嗎？這幾年裏他在外面怎麼混過來的？他不是報名從軍去的嗎？那麼他一定上過火線了？他怎麼還能回來呢？他回來做什麼？——每個人的心里，都浮現着這樣成串的疑問，都用着不敢置信的眼光看着他，竊竊地私議着他，如像他業已不是原來的那個茂虎子，他比從前更加可怕，更加神奇不可思議了。他並不是突然在村子里出現的，前一兩天，消息傳來，說有人在鎮上看見他，身上穿着軍衣，嘴上銜着烟捲，腰間還掛着鎗支，大搖大擺的走着路，雖然很少人肯真正相信，但也就立刻成爲陶元寶家屋前空坪里談論的中心。在一天下午，他當真回到村子里來了，果然身上穿着軍衣，嘴上銜着烟捲，腰間掛着鎗支，大搖大擺的走着路……

最初一刻，忘記了他的過去，人們把他當作了不起的英雄，熱烈地歡迎着他，把他包圍了

起來；同時，各種各樣的詢問，像雨點似的向他投擲過去。甚至連女人和小孩子，也都不再懼怕他了，竟敢湊集到他身邊去，伸手摸弄他骯髒的棉布軍裝。而他自己，也立刻意識到地位的改變，雖然個子仍是矮小，臉孔仍是黑瘦，卻裝作出矜矜無忌的英雄氣概，頻頻地向人們點點頭，微笑着，一隻手彈着烟灰，一隻手則不時觸弄着掛在腰間的那根短短的鎗支。

「茂虎子，你回來啦？」人們這樣招呼着他。

「回來啦，」從鑲着金牙的嘴里噴出一口口的濃烟，向招呼他的人點頭，他回答，「你們大家都好呵，奶奶的！」

「外面究竟怎樣啦，茂虎子？」有人開始關心到戰爭。

「外面？——還不是打仗！抗戰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長期抗戰呵！奶奶的！」

「還要打下去嗎？」

「打下去！打下去！抗戰到底呀，奶奶的！」

拋掉一個烟蒂，他順手就在自己一邊臉上撫摸了一把，原來那里有着一道長長的傷痕，從太陽穴一直到顴骨，這時那條組織特殊的皮膚下正閃閃的發光。看到這個可怕的標誌，胆小的女人便開始怯弱地退避開去，同時發出一陣輕微的私議和歎息。

然而茂虎子卻興緻淋漓的向大家報告起自己的見聞來了。他挺着乾瘦的胸脯，摸著從軍隊

里學來的語言，揮着一個拳頭，以一種顯然是模倣而得的姿勢，噴涎吐沫，滔滔不絕地訴說着一切驚險奇異的事情。在這幾年軍隊生活里，他的經歷豐富極了，也不平凡極了，他急急於要把它們在眼前這些孤陋寡聞的莊稼漢面前傾吐出來，以便贏取他們的敬仰。他的胸口里充滿着優越感，充滿着驕傲的意識；因為，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他現在業已和他們不相同了，他自覺比他們有價值得多，也有力量得多了。

二二二

黃昏剛一過去，茂虎子便在陶元寶家屋前的空坪上出現了。

陶元寶夫婦熱烈地歡迎着他，彷彿他是一個遠地來的貴客。尤其是元寶嬌嬌，簡直把他的蒞臨當作自己的光榮，非但立刻給他端來了凳子，還給他端來了茶。自從重陽節過後，因為秋涼的緣故，黃昏後聚集到這空坪上來的人業已逐漸減少；但今天，由於茂虎子的蒞臨，大家雖然對他業已開始懷有戒懼的心情，卻也對他抱着濃烈的興趣，希望從他嘴里，能夠聽到一些發生在外面那個廣大世界里的奇聞異事。他們知道得太少了，即使他們眼里，那些奇聞異事對自已並不發生什麼關係，也仍然渴望知道。不論怎樣，能夠多知道一些總是好的，他們可以在這些事情上面輸出他們的驚訝、猜想和歎息。再說，茂虎子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一個人遠離了鄉土，到鎗林彈雨的火線上去打仗，跑了那麼多地面，經歷了那麼多危險，可是仍然孤單單的回來了，這是一件怎樣難以思議的事情！他們知道他業已是一個兵，身上還穿着軍服，腰間還掛着手鎗，一切言語舉動都告訴他們他業已是一個和自己不同的人；可是他現在回到蝦蟆村來了，究竟也還是茂虎子。所以當他剛一坐定，大家便開始七嘴八舌問起來了。

「茂虎子，你看見過日本人嗎？」自覺享有優先權的元寶嬌嬌，搶先問道。

「怎麼會沒有看見過！」被詢問的人鄙夷地回答，「告訴你，我還吃過日本人的心肝哩！捉住了日本人，挖出心肝來炒起下酒，血淋淋的放在鍋子里直跳！奶奶的！」

不管他所說的是不是事實，給這樣可怕的回答嚇住，元寶嬉嬉霎時間不敢作聲；接着問的是另外一個人。

「那麼，茂虎子，你一定殺死過日本人啦？」

「那邊消說！」是同樣鄙夷的語氣，「只要上一次火線，不總要幹掉他奶奶的十個八個！有一回，我們一排人守着一個山頭——你們知道，上火線，山頭是很要緊的——天剛黑亮，日本人便進攻起來啦——奶奶的，送死來啦！日本人砰砰磅磅放了幾十砲，看見我們沒動靜，奶奶的便衝上來啦！我們把着一挺重機關，好，來一個死一個，來兩個死一雙，十個八個一起送你們見閻王，把重機關一開，卜卜卜，子彈便像黃豆似的直撒過去，奶奶的，眼看着那些倒霉鬼成排兒倒下去，滾下去！」

人們之中發出咋舌聲和歎息聲。

但在這剛從前線回來的兵士，這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他要說的事情多極了。打仗總是要殺人的，在山頭上對着敵人掃重機關，這真十分稀鬆尋常。不尋常的是另一些發生在火線以外的故事。聽衆的咋舌和歎息，助長了他的興緻，於是，從對敵人的衝鋒陷陣，話題轉到另外一

些火線以外的經歷上去了。實在說，這些經歷的確要比上火線更驚心動魄些。因此，給自己可留戀的回憶弄興奮的他，更其眉飛色舞起來了，便拋開烟蒂，摸一把臉上的傷痕，一隻腳架上凳子，揮舞着雙臂，有聲有色地描繪着自己在「老百姓」中間所製造的種種偉績。在這個題目上，他充分表現出自己描繪的才能，幾乎達到一種忘形的境地。而當他說到一件猥褻不堪的事情上時，元寶嬉嬉終於發出不可忍耐的抗議之聲了。

「嘖嘖嘖！難怪當兵的沒有一個好死！」她截斷了他的話。

「這算什麼呀，」茂虎子嘻開臉，燃起第二支烟捲，「你們以為老百姓都是好人嗎？老實說，奶奶的老百姓就沒有一個好東西！當兵的人生命放在刺刀尖上，不奶奶的樂他幾陣子，還等到什麼時候！我們當小兵的玩個把女人算什麼稀罕，我們那位倒八字眼睛的連長，說起來你們會不敢相信——」

不過不管他們敢不敢相信，他還是以同樣無所顧忌和無所掩飾的口吻，更其淋漓盡緻地描繪起來了。在他描繪的之中，由於他所使用的已不復是一個農民的語言，而且夾雜着多量流行在軍隊里的特別名字，有些地方，他們並沒有完全了解，但大致的情節，卻是十分明白的。雖然他們距離戰爭地帶很遠，也還沒有看見過真正的軍隊的面目，可是他們也知道自己終究是茂虎子嘴里所說的「老百姓」，這些災禍也可能輪到自己頭上來的，因之，當茂虎子描繪得最爲

精采出色的時候，他們卻一致地沉默起來了……

秋天的夜。從村邊田野里，蛙聲業已不再傳來，只在空坪四週的草叢里，有着螻蛄的鳴吟。重陽節過去很久了，這時正當着月尾，月亮上升得很遲，蝦蟆岡上茂密的林叢，形成着一片朦朧難辨的黑影。在這山坳里，白天的太陽還有着炎夏的餘威；但一到晚上，從蝦蟆岡上吹下來的風，卻業已為聚集在空坪上的人們帶來了夜涼。陶醉在自己所描繪的景象里，茂虎子繼續揮手舞腳的訴說着，彷彿他要把自己幾年來豐富無比的經歷，全般無保留的傾瀉出來。講完了他的連長，現在，又在講着另一個官長的故事了。

「我們當小兵的算什麼，他們當官長的才叫享福哩，奶奶的！」他給自己下着結論。在人叢里，又一次的發出咋舌聲和歎息聲。因為這樣的故事遠出他們的想像，就連平時最喜歡說話插嘴的人，這時也都變成沉默沒有意見了。

「總而言之，」見聞廣博的良濟伯伯終於發言了，「千辛萬苦，苦的還是老百姓呵！常言說得好，天下不太平，百姓難活命！像我們蝦蟆村，討的還是山里禍呢，要不是地方偏僻啞，怕也不會騷擾到嗎？」

「說是城里就到了軍隊哩。」馬上有人接話道。

「還不是！鎮上就已經在派軍糧啞，說是我們蝦蟆村也早晚逃不掉的，大家都要派！」是

陶元寶的聲音。

「那還用說！」茂虎子嘶嘶出聲地吸着烟，「不派軍糧，難道叫軍隊奶奶的吃土不成！要抗戰，軍糧總歸是要派的，軍隊吃飽肚子才能上火線！我們當兵的是爲國爲民，老百姓那能不派軍糧！有一回，我們的隊伍開到一處鄉里，找鄉長要糧，他奶奶的鄉長給我們一個逃之夭夭；沒有辦法，還不是只好自己挨家挨戶的去窮搜！唉——」

於是，他又一次的眉飛色舞地描繪起來了。他描繪着那些可惡的老百姓怎樣不明事理，不肯和軍隊一起實行「軍民合作」，尤其是那些小氣不開通的女人們，當軍隊去挨家挨戶搜糧的時候，她們怎樣的啼啼哭哭，怎樣的抱着米甕不肯放手。接着，他又開始描繪起那些在他是認爲十分精采可笑的場面來了。

「嘖嘖嘖！好造孽！好造孽！」元寶嬌嬌嘆息着。

「天下不太平，百姓難活命！常言說的真是不錯！我們蝦蟆村真叫是享的山里福呵！」良濟伯伯搖着頭，用旱菸澆子輕輕叩着沙和土的地。

因此，便有人關心起自己村子的命運來了。但一涉到對於自己村子將來不會遭受災禍的猜測，對外面局勢全無知識的村民，還是不能不仰賴茂虎子豐富的見聞。

「你說，茂虎子，我們這里不要緊嗎？」陶元寶神色嚴重的問。

「不要緊，」沒有考慮，從前線回來的兵士以肯定不移的口吻回答，「他奶奶的日本人反正打不了勝仗，我有這個把握！」

「真的嗎？」元寶嬌嬌還是不放心。

「我給你們寫包票！只要我們能够『軍民合作』，老百姓不要小氣不開通，他奶奶的日本入一定打不了勝仗，一定給我們趕出去！我上過火線，吃過日本人心肝，我有這個把握！」

但茂虎子這種堅決態度，並不能使聽話的人放下他們惴惴不安的心。由於身受的經驗，他們悟知到一切壞的事情往往都是可信的。從茂虎子嘴里所聽到的那些可怕的故事，彷彿使他們在將來的生活里窺看到那可怖的暗影了，每個人都懷着一種緊迫不愉快的情緒。在這天晚上的所有時間里，幾乎只有茂虎子一個人的聲音。顯然地，他業已不再是從前的茂虎子了。從前的茂虎子，雖說浪蕩不安分，究竟還像是一個農民。現在重新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這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不論是他的衣着，他的舉動，或是他的可怕的言語，分明都和他們沒有半點相同的地方。甚至原以為可以從他嘴里聽到一些新奇趣聞，而在開始時曾經那麼熱烈地歡迎過他的元寶嬌嬌，也覺得實在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不敢再對他輕率地問話了。

大家這種沉默態度，彷彿很使這個傲慢的兵士感到不快。他原來還有很多故事和很多議論要發表的，這些故事和議論，要比他業已說出來的更動人更精闢，可是眼前這種凝重的空氣阻

止了他這樣做。他覺得他們真可憐，真不開通。他輕蔑地吸着烟捲，心里打算換換話題。忽然他想起一個人來了，便問道：

「大甲嬌嬌呢？她老人家好嗎？」

這突如其來的詢問，最初使大家微微一怔；但隨即，明白他真正的意思了，元寶嬌嬌便把那對不幸的婆媳倆的生活近情，簡單的告訴了他。

隨後，茂虎子還問到了另外幾個人的消息，分別由在場的人作了回答。於是，謝了元寶嬌嬌的凳和茶，吹着噁噁的口哨，這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大搖大擺的離開了空坪。他剛一走掉，那繼續留在空坪上的幾個人之間的空氣，立刻顯得舒暢了許多；而且，立刻以輕快的口吻，從他對大甲嬌嬌的關切的詢問里，紛紛猜測起這個腰間掛着鎗支的人，將在蝦蟆村鬧出怎樣的風波了。

三二二

懸掛在小樑上的荳莖，經過幾天風吹日曬，業已完全乾了；拍打下來的莖子，竟然有着滿滿的一籬筐。豐裕的收成，原該爲作爲農家婦的大甲孀孀媳倆換來極大喜悅的，但現在，兩人卻都沈浸在深濃的憂慮里，彷彿莖子的豐收和她們全不相關，全無干係。

前一天晚上，銀花把自己可怕的不能再事隱飾的祕密向婆婆公開了。這是她千思萬打算的結果。時間在無情地迅速流逝，肚子里的「孽障」一天比一天的成長，再要隱瞞下去，分明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她現在業已變爲完全孤獨無援了，除了婆婆，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對她扮着嘲弄的笑和伸着凌辱的手；茂虎子當兵回來的消息，更給了她一個嚴重的威脅。她似乎預覺着有一種難以抗拒的禍害在窺伺着她，期待着她，她將無法逃脫出那張巨大的黑手。她開始畏縮胆怯起來了。她不是沒有設想過其他的辦法，幾次三番地，她回想到自己的女兒秀秀，回想到門前那口吞嚙去秀秀的可咒詛的池塘，「只要往那里一跳呵！」她想，眼淚立刻盈溢出她的眼睛，而且全身也不禁顫慄起來。她自然是不甘那樣做的，即使業已嘗受過無盡的災難，她也究竟還年輕，對生命還有着熱切的依戀。她躺在床上，睜大着淚痕模糊的眼睛，注視着深遠無限的黑暗，她一次又一次的透出長氣，又復一次又一次的坐起身子；而當她每次重新投身

到床上去時，便被絕望的浪濤所掩沒，覺得整個世界在崩塌下去，自己的身肢在支解開來。「媽！媽！」於是，她在心里叫喊着，因為婆婆是唯一關心她的人，除了婆婆，在這世界上對她便再沒有一張可親的臉孔了……

「媽！媽！」她叫出聲來了。

「銀花……你……你還沒有睡着嗎？」婆婆的聲音從房門外發出。

聽見婆婆的詢問，她突然從床上坐起，摒息着，一顆心急劇地跳動，彷彿要闖撞上喉嚨。「銀花！……銀花！……」婆婆還沒有離開門邊。

憑着一種連自己也不知道從那里生出的力量，她迅速下了床，而且迅速奔向門邊，拔起門門。

「媽，」她一把抓住婆婆顫震的手。

「銀花，」大甲嬌嬌跨進房去，同樣緊抓住媳婦的手，「你……什麼事？……」

「媽，我要……告訴你……」她困難地嚙嚙着。

「銀花，」大甲嬌嬌不待她說出口來，「我知道……我早知道，都知道……」

「媽，」作媳婦的在黑暗中跪下身子，「你知道……就好……就好……」

就這樣，婆媳兩人互相擁抱着，相對哭泣。

當天晚上，這對不幸的家屬幾乎通宵未曾睡眠。婆婆的安慰和寬宥，使銀花稍稍平靜了些；不過由此而生的對婆婆所負的歉疚，卻更形沉重了。她怨恨牛二坤，更怨恨自己。至於婆婆，唉，婆婆可真是一個好婆婆呵，她不僅饒恕了她的罪行，而且分擔着她的災禍。她告訴她，事情既然這樣發生了，這是命定，不要憂懼；一切要來的，就讓它來吧，只要她活着一天，她總要為她負一天責任。婆婆的這些話是伴着眼淚說出來的，她從來沒有對媳婦有過半句譴責或怨懟；但在銀花聽來，卻遠比譴責或怨懟更使她感到不安和難受。她的眼淚泉湧而出，不完全是為了憂傷，更為了對婆婆的感激。

漫長的秋夜過去了，曙光開始從窗口悄悄的流瀉進來。大甲嬌嬌是有着早起的習慣的，雖然幾乎通宵未曾入睡，這時也業已在竈門下起着火了。銀花的眼淚一直沒有乾，神志完全昏亂了，但也勉強撐起身子，過甯間來。

一天又復開始了。一個農家有一個農家的忙碌。早餐過後，婆媳兩人便動手從小檯上解下乾燥的荳束，在門前小小空地上，拍打着荳粒。作媳婦的要婆婆任手，作婆婆的卻要媳婦休息。爲了排解媳婦的憂傷，大甲嬌嬌絮說着一些秋收上的事情。但究竟是一個上年紀的人了，臉上的皺紋顯然加多，眼角邊凝積着黃色的眼屎，而且說話也失掉了往常的倫次。

「媽，讓我一個人打吧！」銀花幾次催促着婆婆。

「不，」大甲嬾嬾彎腰鋪晒着荳莢，順手搓開幾個荳莢，「你看，荳粒多壯！真是難得的好天年！」

午後，當婆婆睡在床上去小憩的時候，銀花獨自在門前空地上拍打着荳子。重陽後的太陽，依然有着炙人的威力，她的額上和背上開始滲出着汗，而且腰肢有着難以忍耐的酸痛；甚至連眼睛也有些昏花。她機械地做着活，彷彿做活的是另一個人。於是，她停住手，讓自己的身子偎依着竹竿，用拳頭輕輕捶擊着眉心和腰背。

「銀花！」有人喊她名字。

猛地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原來是吃長齋的庚午嬾嬾來了。這個善心的齋婆，好久沒有上這不幸的婆媳倆家了。現在穿着一件素白麻布衣衫，匆匆趕來，臉上浮現着一種永遠彷彿有着什麼重要心事似的神色。銀花放下活，立刻迎將上去。

「庚午嬾嬾，真是好久不見啦。」

「這一向我到鎮上去啦，」庚午嬾嬾一邊答話，一邊便朝屋裏走，「你婆婆呢，可在家里？」

「在家里，庚午嬾嬾請進去坐。」

當銀花跟隨着庚午嬾嬾跨進屋時，大甲嬾嬾業已起來了，正迎將出來。每次這個善心齋婆

的蒞臨，都受着婆媳倆的熱烈歡迎；今天自然也沒有例外。

「大甲嬌嬌！」齋婆一見大甲嬌嬌，便嚷將起來，「今天你老人家臉色怎麼這樣難看！你病了嗎？一向沒有來看你，你可瘦多啦！」

「媽這兩天有點不舒服，」作媳婦的代替回答。

「唉，銀花，你的臉色不好看呢，」直心腸的庚午嬌嬌回過頭來說，「你也瘦多啦！真瘦多啦！連頸也變細變長啦！」

這樣說着，三人一起進了大甲嬌嬌臥房。銀花照例給庚午嬌嬌端過來凳子，又轉身到廚下去張羅茶水。當她回到婆婆房里時，這個虔誠的齋婆正在給大甲嬌嬌訴說這一向的忙碌生活。

「鎮上那家糧食店里的小老板娘病啦，病了兩個多月啦，請了七八個醫生，吃了幾十劑藥，病總是不見好！——那里會好呢？她的病有來歷的，醫生醫不好，藥也吃不好的！她前世做過一場虧心事，要不是趕着今世做些陰功積德，她那個病再也不會好！你們想想看，也不發燒，也不頭痛，只是心里悶，四肢無力，吃不下飯，起不來床，人一天比一天瘦，兩個多月啦，真只剩着一身皮包骨啦！醫生都是請的好醫生，有名氣，有手藝，連城里的一個洋醫生也請到啦，連洋藥水吃過啦，病可總不見好！不是醫生醫得好，藥吃得好的病，你就是請再多的醫生，吃再多的藥也不會好，可憐一個年紀輕輕的人，看看自己的病不會好，天天流眼淚！這

一回，我給她唸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長生延壽經」，唸了頭一個七天，病就好了一大半——」說到這里，在她左眼角上，便開始出現着一滴眼淚；同時以不勝惋惜的口吻，說起那位小老板聰明伶俐的秉性和待人接物的賢慧和氣來。這樣一個難得的小主婦，就是由於前世的命定，成親快到十年了，一連四胎都是女的；小老板便吵着要討「小娘」，她就說，再等她三年，要是這三年里還不能給他養個男的，那時就只好聽憑他的意思做了。

「你說這不是命是什麼！」齋婆歎息着。

「是命！什麼都是命！」大甲嬾嬾附和着，含有深意地瞥了身旁的銀花一眼。

在庚午嬾嬾和婆婆兩人對談着的長時間里，銀花一直沈默着，沒有作聲。對於庚午嬾嬾嘴里所說那個存在於冥冥之中叫做「命」的東西，現在她是更加相信了。自己過去及眼前的遭遇，的確也只能用「命」來解釋。尤其是，庚午嬾嬾最後又復提到秀秀的事情了，這種對「命」的信念，在她心里便形堅定。

「是呵，人強不過命！」她對自己說。

「命！什麼都是命！」齋婆繼續發揮着自己的意念，「人那里強得過命呢？常言說得好，人大不如命大呀！銀花，不是我庚午嬾嬾愛多嘴，我勸你吃吃花齋看！吃花齋，初一十五，還有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二月十五太上老君生日，四月十二地藏王生日，六月十四地藏王生

日……你吃吃看！一個人總之是要口腹乾淨，口腹一淨，心根便清啦！銀花，你吃吃看！」

這天庚午嬭嬭坐談得特別長久，重重複複地說着那些業已說過不只一次的話；彷彿在她聖潔的心田里，單純得只有這些同樣的思念。最初，只有在左眼角上出現着一滴眼淚的，後來在另一隻眼睛里也逐漸紅潤起來，終於雙眼都變成淚水汪汪的了。

送走了庚午嬭嬭，婆媳兩人急忙把門前小小空地上的葦子拍打完竣，把葦莖和葦粒都收拾停當，便業已是黃昏時分了。在動手張羅晚飯時，坐在灶間，大甲嬭嬭和銀花說些關於庚午嬭嬭和秋作收穫上的事情。銀花今天的心緒特別不寧靜，神情也很恍惚，婆婆的說話好像間隔着什麼，很少聽進耳朵去。

外面業已完全黑將下來，鷄仔們都進埕了。銀花坐在灶邊一條凳子上，兩眼定定地注視着從灶門里閃現出來的火光，以及正在燒火的婆婆微微擺動的頭部忽然聽見大門響，好像還有什麼人走進屋來的脚步聲。

「是誰，銀花？」婆婆中止了自己的話題，問道。

「誰？」銀花覺醒似的重復着，同時站起身子向外面探望了一下，「沒有人，媽。」

「天黑啦，去把大門關上吧。」婆婆隨即吩咐。

銀花神情恍惚的去關了門，重新回到灶間，落漠地在適才的凳子上坐下。

晚餐後，銀花很早便回到房里去。她覺得自己十分倦累了，而且心里非常煩亂，幾乎近於怔怔不安。在吃着晚飯時，大甲嬌嬌看她吃得很少，神色也不大好看，便要她早點睡去。作婆婆的人照例親切地說着這樣的話，不過在銀花眼里，由於昨天晚上的事情，總覺得在婆婆和自己中間，業已存在着一種說不出的隔膜，它使得婆媳兩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心和心互相溶和似的貼近了。

她第一次摸黑跨進自己的房子，到桌上擎了一盞沒有點燃的柏油燈，又到婆婆房里去就火。她並沒有在婆婆房里多停留，婆婆顯然也很疲累了，這時業已上床，看見媳婦過來就火點燈，便吩咐她再去廚下祭看一遍火燭。銀花到廚下去照了一轉，把灶門前剩餘的柴，小心清理了一番，然後走回自己的房子。她急切地需要休息，連眼睛也有幾分迷糊了，一隻手端着油燈，另一隻輕輕地捶着自己酸痛如折的腰肢。

她是全無提防的！和往常無數次一樣，她跨入房門，走向自己的床，可是，突然地，如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一個人站在她面前了！

她險些兒要叫喊出來！但是，在剎那之間，過大的驚嚇使她沒有閒暇那樣做，因為，她立刻認出鬼魔似的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什麼人，同時看見那人手里擎着的可怕的東西了。那是一隻手鎗！一支雖然短小，但只要發出一下急促的響聲就能夠殺死一個人的手鎗！尤其是，站在她

面前的那個人，比保留在她記憶里的要不同得多，也可怕得多！他的黑瘦的臉孔，一個兵士的裝束，以及那種彷彿要吞嚙什麼似的猙獰的表情，突然地出現在她面前，她簡直完全怔住了。

「茂……虎……」她想喊出他的名字。

但他對她做了一個禁壓的手勢，正在她慌亂失措的頃刻，他撲將過去，吹熄了她手里的油燈……

呵！願上蒼憐憫一個被凌辱和被醫藥的女人！

從前線回來的兵士茂虎子，仗着他獨特的身份，在銀花身上得到獸性的滿足之後，爲了宣揚自己的權力，他立刻把這件事情連同銀花肚子裏有着「孽障」的消息，一起猥褻而誇張地向大家公佈了。

把這樣的事情，和一個如像茂虎子這樣的人物相配合，人們覺得連驚訝也是多餘的。在他們最初看見他在鄉里間出現時，就業已推測到這個腰間掛着鎗支的人，一定將在蝦蟆村鬧出什麼風波來了。而且，銀花豈不是一個十分不足道的女人嗎？同時，茂虎子對她豈不是有着特權的嗎？大家都對那浪蕩漢的兵士懷着畏懼，對那孤單無助的女人則懷着敵意，在他們之中的有些人看來，這浪蕩漢兵士的出現，也許正好是給她的一種應得的懲罰。因之，這件事情的被宣佈出來，便遠不如場鼻狗所鬧出來的那場小小喜劇之引人吃驚和議論，雖然在陶元寶家門前的空坪上，元寶嬉嬉曾經有過更劇烈的批評和咒咀。人們所有的興趣，全都集中在銀花肚子裏有「孽障」的消息上。他們自然都明白那「孽障」的來由，因而都感到由於那「孽障」的存在，銀花的悲喜劇還沒有到演完的時候。不過，人終究是人，即使對方是一個最不足齒的女人，過大的不幸畢竟是可憫的，所以在發出嘲弄和咒罵的同時，他們也發出了更多的惋惜和歎息。

但是，在陶八月家里，情形可不同了。當陶八月把這兩個消息從陶元寶家門前空坪上帶回家去，告訴給八月嫂聽時，那個把銀花當作世上最大敵人的女人，簡直無法壓制自己的激動了。不久以前，她正爲了那不要臉的男人塌鼻狗而氣憤得無以復加，現在，天保佑，災禍便降落到那個不潔的「騷貨」的身上了。這是怎樣的報應！更是怎樣的報復機會！她是不能忍耐的，當天晚上，不管公公小甲叔叔的阻止，她也還是衝到碾屋的天井里去了。現在，她完全是理直氣壯的，而且還有着這樣巨大的把柄。她的冒罵的言辭比以前每一次都豐富，她的聲音也比以前每一次都高大。在這樣的時候，她從不肯給別人留餘地，她儘情地把自己的氣憤和快意都發洩出來了。女性對待女性最爲殘忍。除了把過去的劣蹟一一重新清數了一遍之外，對留在對方肚子的那禍根，她更作着慘酷無情的毒咒。她大聲嚷叫着，彷彿要使全村人都聽到，全世界人都聽到。她一直衝過小天井。衝到通隔壁大甲孀孀家的小門，在黑暗中揮舞着雙臂，做出向敵人撲擊過去和準備把敵人吞嚙了的姿勢……

終於，她的無休止的咒詛，惹起公公小甲叔叔的不滿了。這作老祖父的人，便差使孫兒狗去叫媽媽回屋。但當狗狗十分不情願地來到碾屋里時，卻引起八月嫂更大的反感，她劈頭便衝着孩子罵將過來。

「小孀種！快死回去！死回去！」她嚷着。

「爺爺，」孩子吃吃地分辯着，「爺爺……爺爺說的……叫媽媽……」

「那一個是你媽媽！」她順勢在孩子頭上打了一掌，「死回去！快死回去！都是懦種！老懦種！大懦種！小懦種！都是懦種！都是狗不吃的屎！」

受到這不意的打擊，孩子啼哭着離開碾屋，回到老祖父那里去了。作媽媽的人則繼續逗留在天井里，繼續作着無休止的咒罵。

在對方完全沒有回嘴的情形之下，勝利者的八月嫂，覺得自己的憎恨業已傾瀉得差不多了，而且囑門也照例到了沙啞的程度，這才自動收兵，以一個征服者的姿態凱旋回屋。這時，公公小甲叔叔早已躺到自己床上去了，小孩子究竟無知，因之，唯一可作八月嫂發洩餘憤的對象的，不消說便只有男人陶八月了。一跨進臥房，最初她粗聲大氣地吆喝着吩咐孩子趕快上床睡覺，同時自言自語的罵道：

「真是小懦種！上下三代都是懦種！」

「少說幾句吧，」陶八月以懇求的口吻說話。

「爲什麼要少說幾句！」她立刻爆發出來，「你們上下三代都是懦種！老懦種！大懦種！小懦種！少說幾句？爲什麼我要少說幾句！難道我要怕那個不要臉的騷貨！難道怕她來吃了我，吞了我！我不怕！我不像你們上下三代，不像你們都是些狗不吃的屎！說起來，虧你是個

男子漢大丈夫，讓那個不要臉的騷貨給你們陶家去收麒麟種！我怕她？哼，我不怕！她眼中無人！她無法無天！她就會給你們陶家招堵生貴子！世界上只有你們這兩爺兒！好好歹歹，我總是坐大紅轎子過門來的，狗狗也總是你們陶家的種！——」

「好噠，我明天就和爹商量去，」他怯怯的說。

「明天商量去！剛才你們爺兒倆可都死了不是！商量！商量！事不宜遲，是男子漢大丈夫就應該像個男子漢大丈夫！你要和你爹商量去，我就怕你那個老懵懂，老胡塗，老不死的懦種——」

「你小聲點！」他阻止她往下說。

「爲什麼要小聲點！」她更大聲的嚷，「我偏要說：老懵懂！老胡塗！老不死的懦種！上下三代都是懦種！老懦種，大懦種，小懦種！聽見了就怎樣！我不怕！我是坐大紅轎子過門來的！我又沒有去偷人！沒有替你們陶家去收別人的麒麟種！」

好容易，八月嫂的聲音才慢慢轉低，慢慢收場。胸脯廣闊，胳膊粗大的陶八月，在女人面前，簡直像一個做了錯事的小孩子，他不住的眨着那雙細小鼬鼠眼，對她陪着小心，把她的怒氣消壓下去。他向她發誓保證，不管怎樣，明天一定可以得到爹的同意，向堂房伯母大甲孀孀去提出狗狗一肩（兼）兩挑（祿）的事情。

媳婦潑辣無忌憚和兒子懦弱軟弱的聲音，躺在隔壁牛欄間床上的小甲叔叔，自然是聽見。正當媳婦衝到碾屋天井里去作挑戰的咒罵時，從兒子嘴里，他得知了關於銀花的全部消息；一時間，他簡直不敢相信它們的真實。他吩咐孫兒去喊回媽媽來，並不是忘記了媳婦往常的潑辣無狀，不過是由於一種不忍之心。這時聽着兒媳兩人的每一句對話，充塞着他老年人的心胸的，更是一種遲暮的悲涼的感覺。不論怎樣，這總之是一家的不幸；世變是這樣的劇烈，日子一天比一天艱辛，這世界將會變成怎樣？他是經歷過無盡辛酸的。過去的一切重新在他意識里復活過來，浮現出來；而同時，在他被過多的皺紋擠成歪喙的眼眶里，也業已不自覺地汗盈着欲墮的眼淚了。

三五

大清早，剛剛送走了幾個從鎮上和狼尾莊來派軍糧的人，恐怖和惶惑還未在這對不幸無助的婆媳倆心上消逝，小甲叔叔和兒子陶八月便接着蒞臨了。

小甲叔叔父子的蒞臨，不待說是爲了狗狗一肩（兼）兩挑（挑）的事情，來和大甲嬾嬾進行談判的；所以當他們剛在門口出現，銀花便慌忙不迭地躲到日已房里去了，讓婆婆一個人去担當這場不愉快的口舌。大甲嬾嬾勉強招呼來人在天井邊坐下，爲了表示自己業已猜知父子兩人的來意以及對這件事情的一貫態度，在她愈益瘦削了的衰老多皺的臉孔上，這時便顯露出一種凜然不懾的神情。

最初一刻，在一張凳子上和兒子並肩坐下，小甲叔叔吸着煙，不住輕咳着，一邊太陽下耳朵旁的筋肉，微微起着痙攣。空氣窘人地僵硬。

「大嫂，」但終於，他從嘴巴里抽出旱煙管，率直地開始了，「今天我和八月來這里，你知道的，我們原是一家人，一條血脈傳下來的。常言說的是，葉葉歸枝，樹樹歸根——總之是——你是明白人——」

大甲嬾嬾靜靜地聽着，沒有作聲。充塞着她心胸的，只是一種空漠的感覺，彷彿小甲叔叔

在說着一些和她全無干涉的話。事實是，同樣的場面她經過不止一次了，她用不到去聽他的說話，就可以知道他們父子對她的關切是爲着一個怎樣的目的。

聽話人的神情使小甲叔叔住了口。藉以遮掩什麼似的，他在地上敲去了煙灰，重新燃起一盞旱煙，於稍稍躊躇了一刻之後，接着說：

「大嫂，你是明白人，你心里一定很清楚。說起來呢，唉，總之是他們年輕一輩的貪圖了一張嘴啦！——常言說的是，昏刀不用鉄，殺人不見血呀！——口舌總之是多不得！實在多不得！不過，我剛才說的，葉葉歸枝，樹樹歸根，大家原是一家人，大嫂，你總之要想開些！——還不是哩，你我都是上年紀的人啦，今天不知明天事，只要眼睛一閉，一天下的事情也管不了啦！——就是他們年輕一輩的貪圖了一張嘴，多了口舌！——現在八月也在這裏，我說這個話——」

「爹，」對於父親這種拖拖扯扯的說話，作兒子的有幾分不耐煩，催促着。

「是呀，」小甲叔叔呼出一口煙，「大嫂，你是明白人，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如今年歲又不安靖，這兩天鎮上來了人，說是要派軍糧哩，換家換戶都要派哩；說是軍隊要過境哩，抽拔到前線去的哩！穀米漲到上千上萬塊錢一担啦，還要今天派，明天捐的，唉，真叫是今天不知明天事！天下亂世呀，誰能說得定？誰也說不定！真是說不定！——你想想，大嫂，又是碰的

這樣的天下亂世，你一箇怎麼撐得到底呀！——再說呢，外面的閒言閒語也真叫多！也總之是年青人行爲失了檢點，惹的人家七嘴八舌，我們做「大人」的，聽了也究竟不順耳！常言說的是，大水不冲龍王廟，自家總認自家人，那有船兒往外划的理！我今天和八月來，大嫂，你是明白人，就是爲了狗狗一肩（兼）兩挑（祧）——」

小甲叔叔終於把來意明白說出了。於是，他又復燃起一盞煙，有力的吸了幾口，同時期待地輕輕咳嗽着。

「不論怎樣，」因爲聽不到大甲嬖嬖的回答，小甲叔叔重又說道，「葉葉歸枝，樹樹歸根，狗狗總之是你的姪孫，同血同脈的。你是明白人，大嫂，你不會不清楚——」

「我清楚！我什麼都清楚！」大甲嬖嬖突然接話。

「你清楚就好！大嫂，只要你心里清楚，我們今天就可以說個一明二白！你我都是上年紀的人啦，認真說起來，三坵棉花三坵稻，晴也好，雨也好，那有一箇撐到底的理？總之是一家人，生親啦，只要在世上活一天，總不能戴着木頭眼鏡裝瞎眼呀！」

小甲叔叔大聲地然而委婉地說着，不時吸着旱煙，利用閒歇的時間，審察着大甲嬖嬖的神色。今天他是被逼着來進行這場不愉快的談判的，在他心里，走動着一種說不出的淒涼情緒。他覺得寡嫂是可憐的，不過她的固執不遜又稍稍激怒了他。尤其是當着兒子陶八月的面，他必

須竭力使自己說出的話不致太過軟弱。

「大嫂，」他又一次加重了語氣，「你聽見了嗎？你是明白人，今天總要給我們爹兒備回一句話——」

但是，顯然地，和過去一樣，這樣的談話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因為在大甲嬸嬸衰老多皺的臉孔上，業已泛溢着一片眼淚了。小甲叔叔父子兩人依勢強迫的說話，霎時間喚醒了她全部的憂傷，這心地善良的老婦人，竟然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我沒有話！我沒有話！」她拉扯前襟埋住自己淚水汪盈的臉孔，立刻離開了小甲叔叔父子，嗚咽着走回竈間去了。

眼看着這尷尬的情形，年青人陶八月陡地漲紅起臉，彷彿要冒火發怒了。然而小甲叔叔是明白寡嫂的性格和心境的，他搖搖頭，在地上敲去煙灰，吩咐作兒子的先回家去，自己也就落漠地出了大甲嬸嬸的家門。

等到小甲叔叔父子兩人一離開，業已聽明了全部談話內容的銀花，立刻從房里出來，跑到竈間婆婆身邊去。這時，婆婆茫然地坐在一張低矮的竈凳上，作媳婦的就站在離婆婆不遠的竈角邊。她的眼睛紅潤着，在她心里，充溢着對婆婆的感激，雖然這時說不出一句安慰婆婆的話，不過她是真正地分担着婆婆的憂傷的，她也業已出聲地啜泣着了。

「銀花，他們……走了嗎？」大甲嬸嬸拈眼問道。

「走啦，媽。」

「你聽見他們說什麼嗎？」

「聽見啦，媽。」

交談着這樣簡單的話，婆媳兩人同時深陷在悲苦之中。當彼此從眼淚模糊中瞥視着對方時，覺得彼此的心業已溶合在一起，成爲完全不可分拆的東西了。

但當大甲嬸嬸和銀花還沒有由悲苦的重壓中恢復過平靜，從隔壁碾屋的天井里，辛辣的咒罵聲便傳送過來了。得知公公和男人出發談判的毫無結果，八月嫂再也不能禁忍了。在過去，雖然銀花一直是她的敵人，雖然狗狗一肩（兼）兩挑（挑）的事情是鄉里間公認的法律，但在對那「騷貨」的攻擊上，她還是有所顧忌的；而現在，幾乎全部的道理都在她這邊了，她完全是理直氣壯的，她完全用不到顧忌。她簡直不能理解，在這件事情上，公公和男人竟會顯得這樣懦弱無用。正因爲公公和男人的退讓，她對那「騷貨」的憎恨便愈加深沉。她覺得在這時候，自己唯一可做的，只有到碾屋的天井里去詛咒罵罵，藉以發洩無法壓制的氣憤和不平。不待說，她的咒詛罵罵，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加出色，更加豐富了。她響亮地拍擊着手掌，以一種惡毒挑戰的口吻，清數着銀花的種種罪愆。也宣言着，如果對方是一個「人」，便應該有出

聲接應的胆量。她自然從來未曾對敵人認過輸，不過今天這種絕對優勢的情形，更足以確定她作爲一個勝利者和征服者的地位了。

而在銀花這一邊，始終沒有出聲接應。這並不是她甘心忍受；她原是一個好強的人，自然不肯輕易對敵人低頭。可是，情形這樣，她還能說什麼話呢？她還能有什麼向八月嫂回嘴的餘地呢？她的一切罪過，不是都業已顯露在人們眼前了嗎？現在，不僅是八月嫂，世上的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來欺凌她，踐踏她了。聽着從碾屋天井里傳來的咒罵聲，她臉色完全蒼白了，嘴唇劇烈地顫震着，竭力忍住了眼淚。而且，作婆婆的也沒有怎樣對她說勸慰的話；在這種形勢之下，除了默默忍受，還能說什麼勸慰的話呢？因爲，婆媳兩人，都十分明白自己難堪的處境。

八月嫂的咒罵，照例要繼續一個長時間，才肯自行收場。幾乎整整一天，大甲嬌嬌和銀花，都陷入一種非常的煩亂里，把一份簡單的農家生活，完全弄得顛倒不安了。

如像畏避陽光的鼯鼠，銀花變成胆怯而畏縮，開始不敢在門外衆人面前出現。埋有「孽障」的肚子，雖然束着布條，同時業已是可以穿着夾襖和棉衣的季節，但也到了無法掩飾的田地了。

這自然是一種難以饒恕的罪惡和羞恥，不論怎樣，她是沒有面目見人的，婆婆的寬宥和大量，更增加着她的迷惑不安，以及對罪惡和羞辱的自覺。一天一天的，日子遲緩地過去，她的身子刻刻起着變化；而那遮掩在她眼前的黑影她也愈益變成巨大難當。她吃得很少，盡可能的躲在自己房里，如像失去靈魂似的，完全沒有主宰；而且，還不時想到那件始終糾纏在她心頭的可怕的事情——想到死。

她自然是對生命有着強烈的依戀的，不過她覺得自己業已跌進一個深邃黑暗的陷阱里了，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才作償贖深重的罪孽。她知道那可怕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當洶湧而來的絕望的思想把她淹沒了時，便立刻給自己作着最後的決定，甚至企求着那可怕的结果趕快來到。季節業已到臨深秋，作爲一個農民的家，現在是一段較爲閒暇的日子。正因爲這樣，時間對她便變成更加難堪。爲了排遣憂慮，她給婆婆和自己做着鞋子；同時，聽從着庚午

嬌嬌的勸告，開始吃着「花齋」。她相信一切都是命定，自己今世的受罪，一定是前世造孽的報應；因此，她認真虔誠地作着懺悔和償贖的工作。

然而，即使是這樣，在銀花憂懼難堪的日子里，凌辱和蹂躪仍然不時在對她作着猙獰的窺視。自從受了茂虎子一次不意的糟蹋，她變成非常的胆怯多疑，每天一到黃昏時分，便忡怔不寧，彷彿那惡漢隨時都將在她面前魔鬼似的出現，給她以新的不幸。就在那天晚上，那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無憐憫地踐踏了她的時候，在她腦子里，曾經湧現過怎樣的念頭呵！她想她唯一可走的路，只有趁着黑暗，跳到那門前會經吞嚙她女兒秀秀的池塘里去！但結果並沒有那樣做，她還是活下來了！她知道凌辱和蹂躪還沒有過去，她等待着第二次。——不是等待第二次的凌辱和蹂躪，而是等待第二次的機會來結束自己這充滿罪愆的生命。

她的等待沒有落空，幾天後一個黃昏時分，那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又復蒞臨了。這天大甲嬌嬌從山坡邊的榆樹上折回一大捆榆枝，和媳婦銀花坐在竈間搓榆實。婆媳兩人默默地把白色榆實一粒粒搓下，彼此都沒有說話。忽然間，作婆婆的人彷彿聽見大門響，停住手問了一聲，沒有得到回答，便要媳婦起身去看究竟。

「銀花，你去看看有沒有人進來？」

「人？」銀花怔了一下，臉孔立刻因陡起的恐怖變紅了。「媽，你去……去……去……」

覺察到媳婦異常的情形，大甲嬖嬖迅速站起身，慌亂地跨出盥間去。在黃昏的薄暗里，她看見一個人影在銀花房門前閃現了一下，同時聽到房門的推動聲。

「誰？誰？」她不顧一切的追將上去。

當大甲嬖嬖渾身顫震的追進銀花房子時，那個闖入者原來大概是準備躲避到床下去的，不過顯見得沒有隱匿的可能了，這時便一手揚着一枝黑色武器，放胆無忌憚地迎住了她。

「誰？誰？……」在昏暗中，大甲嬖嬖失聲地叫喊着。

「是我，大甲嬖嬖。」一個聲音回答道。

「你？……你是……是誰？」

「茂虎子，大甲嬖嬖，」闖入者加添着，又復揚了揚手里的武器。

「茂虎……你……」

「我來找銀花，大甲嬖嬖，」他強蠻地說，「她到那里去啦？奶奶的！」

大甲嬖嬖完全明白過來了，同時，也完全怔住了。剎那之間，她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茂虎子的舉動十分出她意料，她原以為他會奪路奔跑出去的，想不到他竟這樣大胆地向她宣佈着自己的來意，彷彿他所做的是一件非常尋常的事情。

「你找銀花……你……你……」這渾身顫震的老人突然在他面前屈膝跪下，「茂虎……」

……你饒饒她……你做做……好事……你看我大甲孀婦……跪在你面前……」

正在這時，銀花也業已從竄間跑過來了，看見婆婆跪在地上，她也便跟着跪下。

「茂虎……你手里有鎗……你索性把我一鎗打……死……」

雖然兵士茂虎子擎着鎗支做出準備射擊的姿勢，他並沒有認真射擊出來。實際的情形是，他手里的武器只是一枝沒有用的廢鎗，不僅鎗膛里並沒有真正的子彈，甚至連機件也是完全損壞了的。但眼前尷尬的景象使他生氣了。一語不發，他一手把大甲孀婦推倒，搶前一步，飛腳向跪在地上的銀花踢將過去。

「你打人！你打人！」銀花奮不顧身的撲向前，「你把我打死！你把我打死……」

「救命！救命！」大甲孀婦同時抱住了兵士的腿。

呵！這是一個怎樣的場面，一個橫蠻無理性的兵士！一對不幸無助的婆媳！他踢打着她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房門前的小黑狗，這時汪汪的吠叫着，爲被侮辱和被欺凌的女主人鳴着冤屈；就連雞仔們，也受着驚嚇，咯咯啼叫不已……

當在這對孤寡不幸的婆媳身上獲得勝利的兵士揚長而去時，大甲孀婦把銀花從地上扶起，讓她躺到床上，自己便坐在床沿，對啼哭不已的媳婦，訴說着自己充滿屈辱的過去。自己怎樣從九歲開始過陰慘的童養媳生活，忍受婆婆無間斷的咒詛和毒打；而當自己剛剛成爲兒子幼小

的新寡婦人時，又復怎樣忍受鄉里間豪戶的欺凌。這些事情，她曾經不止一次地對媳婦訴說過了。但現在，看着媳婦可憐憫的遭受，清數着自己悽楚的記憶，比以前每一次都更使大甲嬭嬭感到悲傷和氣憤。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世間就是到處充滿着這樣的不平的啊！……

「銀花，你忍忍，你總要忍忍，」她滿臉流淚的安慰着。

「他爲什麼……不打死我？」聽取了婆婆的勸慰，銀花更大聲的啼哭着，「他爲什麼……不開鎗……一鎗打死我？……」

「銀花，你忍忍，」大甲嬭嬭拙笨地重複着。

天完全黑下來了，夜來了。作婆婆的燃起燈，給媳婦端來了晚飯，又沏來了薑湯；但銀花什麼也沒有吃和喝，過大的羞辱把她推入無限的悲痛里。最後，她停止了啼哭，要求婆婆回房睡去。

「銀花，你不吃飯，也要喝下這碗薑湯，」大甲嬭嬭把湯碗端在手里，顫震震的勉強着
她。

「媽，你……去睡罷，我喝不下。」她拒絕着。

「不，銀花，你一定要喝下去。你看，薑湯已經涼啦。」

拗不過作婆婆的千囑咐萬勸慰，銀花終於坐起身，把一碗半冷的薑湯喝下去了。等到大甲

嬌嬌一離開，她便起身掩上房門，吹熄了燈，和衣躺回床去。她不再哭泣了，開始讓自己淹沒在回憶洶湧的波濤里。夜很靜，秋蟲的聲音業已止息，窗外是一片深沈的黑暗。最初她想到自己的爸媽，隨後是男人和女兒，最後便是那一去不復返的牛二坤。「你嫁給我！」她彷彿看見他那張顰眉濃眉的臉孔，聽見他堅決而唐突的說話……唉，如果她能够再見到他一次……

自然，她是不能再見到他的了。他不會再回來了，而她，也不能再等待了……想到這裏，眼淚迅速湧上她的眼睛，而且立刻盈溢出眼眶，順沿着眼角和顴骨下墜……呵，牛二坤！他現在在那里？是不是也還想起她，沒有忘記她？……

「秀秀！」突然她驚醒似的重新想起女兒，她在心里喊着，彷彿看見女兒小小的屍體，赤裸着，嘴角滲出淡紫色的血……「秀秀！」她再喊了一次……在黑暗中，她看見女兒還活着，正向她走來，而且在叫喚着她……「秀秀！」她重復喊了一次，立刻支坐起身子……

她明白自己是在床上，秀秀並不真實存在。黃昏時分被那強蠻似野獸的兵士踢了一腳的小腹部分，這時隱隱作痛；同時，感覺到肚子裏的「孽障」，也正在強有力的彈動。她用雙手按着自己的腹部，靜靜的坐着。窗外，彷彿有一隻夜鳥輕輕飛過。「無頭孕……」她聽到八月嫂的咒詛聲。她覺得眼淚驕地被眼睛所蒙封住了。她撫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又復倒下身去……

「銀花！銀花！」剛剛躺下，突然彷彿聽到婆婆叫喊的聲音，於是，她不自禁的重新坐起

身子。她知道婆婆並沒有叫喊自己，婆婆應該已經睡了。窗外又一次傳進夜鳥飛過的輕響，也許是一隻蝙蝠。她望了望窗口所在地的牆壁，不過因為黑暗的緣故，並不能辨別它的位置。

「媽！媽！」她小聲叫喚，下了床。

眼淚更多的湧上她的眼睛。她在黑暗中躊躇着。她坐回自己的床沿，讓眼淚寂寂有聲地從兩頰落下。……一個決定突然竄入她心里，她迅速走出房門，奔下大井，開闢大門……

「銀花！銀花！」

正當她跨出大門，向門前池塘奔去時，大甲嬉嬉業已踉蹌地追到她，而且緊緊地拉着她了。

「銀花，」婆婆喘急不迭地說，「深更半夜，你……你……做……什麼？……你要投水……你讓我先……先……死……」

作媳婦的沒有回話。由於黑暗和掙扎，婆媳兩人一齊踉蹌倒地。

三三

由於天氣的日漸寒冷，原是聚集在陶元寶家門前空坪上從事夜談的人，大都星散了；即使還有幾個囿於習慣，仍然要在黃昏後按時到原地方來的，現在也把談話的場所，移置到陶元寶屋子裏面去了。正當農閑期，在枯乏的農民生活裏，他們輕易不肯放棄這個聚談的機會。雖然陶元寶的家屋十分狹窄，他們只能擠坐在竈凳上甚至門檻上，也依舊饒有興味地發掘着談論的泉源。

在這少數陶元寶家的「常用客」中，塌鼻狗和豬大耳朵自然是每晚必到，從來不肯缺席的。此外，爲了排遣暮年心境的寂寞，良濟伯伯也總愛在晚餐過後，擎着旱煙到這裏來參加談話。這時，在一盞半明不暗的榆油燈光下面，他們正爲原仗燒炭爲生的陶七囡的不幸遭遇而惋歎着。陶七囡自從半夜里被捕捉徵集去了之後，不久老爹病死，老娘和不成人的女人無法過活，婆媳兩人竟在左近幾個村子里依靠行乞度日了……

「可憐！真叫可憐！」坐在竈門下的元寶孀孀歎息着。

「我女人說，」豬大耳朵接着嘴，「七囡媽連眼睛也哭瞎了哩。我女人說，她看見有一天，七囡媽過田缺口，用竹竿試着試着，還是一脚踩空地，跌倒啦，跌得渾身泥漿，怪可憐的

哩。」

「那你可莫亂講，眼睛可實在是原先就不靈便的，原先就長着一層白翳，一直沒有好過。」元寶嬌嬌校正着。

「總之是大劫年呵！」良濟伯伯搖搖頭說，「黃巢殺人八百萬，現在日本人還不就是黃巢轉的世？劫數難逃，如果是在劫的，你就怎樣也逃不脫身！說起來，像七囡這樣，還不是獨子該免抽的嗎？女人是「童子癆」，爹娘都老啦，都是快入土的人啦，七囡媽眼睛又不靈便，平常就靠挑烏金黑炭過活的，你說怎樣抽得？怎麼也抽不得呀！可是偏偏就要抽到他！偏偏就要半夜三更把他硬捉了去！你說這還不該是命？唉，在劫難逃呀！」

良濟伯伯這種精闢週至的論斷，大家都認爲是無可辯爭的了，於是一齊首肯地沈默下來了。

「一個人的生死也真難說，」和元寶嬌嬌並肩坐在電燈上的陶元寶，忽然想起那從前線回來的兵士，「你看茂虎子吧，都以爲他不會回來啦，如今可不是又好好的回來了嗎？」

「茂虎子是一個亡命之徒，」良濟伯伯在桌腳上敲去煙灰，隨口吐出一句文縷縐的成語，但立即補充似的說道，「一個吃空手飯的人，頭上沒有半片瓦，腳下沒有三寸土，當兵也好，不當兵也好，左不過是那條光棍命兒，他在乎什麼！」

「說是他還要在蝦蟆村闖一場禍事哩，」陶元寶說。

「闖一場禍事？闖什麼禍事？他在蝦蟆村有什麼禍事好闖？」豬大耳朵急切的問。

「說是他要一鎗打死銀花哩。」

「一鎗打死銀花？爲什麼？」豬大耳朵與緻勃勃的追問着究竟。

「還不是她得罪了他啦，總之逃不過那麼一回事呀！」

「嘖嘖嘖！」元寶嬌嬌鄙棄地咋着舌，「真叫是死不要臉！肚子里收着麒麟種，眼見快足月啦，還要做那種骯髒事情！看她不會遭天雷打！」

「我說，女人十個有九個半不是東西，十個有九個半都是她娘的狐狸精轉世投胎的！」——直默不作聲的塌鼻狗，這時突然以山鷓鴣叫似的聲音插着嘴。

他的說話照例惹起一陣笑聲。

「總是你！」元寶嬌嬌對塌鼻狗做了一個嗔怪生氣的表情，「狗嘴吐不出象牙，你好不好少開開口！」

牆壁上模糊的影子起了一陣搖幌。坐在塌鼻狗身邊的豬大耳朵，對塌鼻狗伸着一個拳頭，作出威脅的姿勢；而塌鼻狗，則用自己細瘦可笑的雙臂，全然無效地招架着。

這陣小小騷動立刻就過去了，陶元寶重新把話題接續下去。

「說起來，也只有八月那種犧牲！不管怎樣，他總之是一個堂房兄弟呀，就那樣沒有辦法！」他說。

「八月有什麼辦法？難道當真糟了鋤頭去把大甲嬖嬖的鍋竈掘掉嗎？再說，他也還有一個爹呀！」

「爹！小甲叔叔就是一尊泥菩薩！」

「我女人說，」猪大耳朵及時插嘴道，「小甲叔叔前兩天可又向大甲嬖嬖提過了哩，要她讓狗狗一肩（兼）兩挑（挑），百年後替她坟上燒燒香紙；我女人說，小甲叔叔還帶了八月去的，還對她說了重話哩。」

「難道大甲嬖嬖還是一個不肯嗎？」

「我女人說，還是一個不肯哩。我女人說，大甲嬖嬖一聽到這個話，便眼淚直流哩。」

「總之是聽了那個死不要臉的話啦，」元寶嬖嬖始終不忘記對銀花的攻擊，「要不是有那麼一個賢慧媳婦，大甲嬖嬖何致這樣血糊住了心！」

「那可也不能這樣說，大甲嬖嬖也總有大甲嬖嬖的想頭哩。」

「大甲嬖嬖有什麼想頭？難道當真要讓那死不要臉的養麒麟種嗎？」

「養麒麟種！我們蝦蟆村沒有這個規矩！」陶元寶激動的吐着唾沫。

「你們莫先說這種話，」良濟伯伯接着說，「大甲嬖嬖那里是這樣不明理的人？她一定有她的想頭！在這件事情上，你看她老人家就像一扇鐵葉子門，關得緊緊實實，你便怎麼也打不開！她那里會沒有她的想頭！她是啞吧吃餛飩，嘴里說不出，肚里有數！要不，她又何苦要這樣呢？再說，碰的是這樣亂哄哄的世界，自己又上年紀哪，她爲什麼要把的那麼緊呢！」

「是呀，何苦要把的那麼緊呢，」陶元寶附和着。

「我就是恨那個死不要臉的！」元寶嬖嬖還在恨恨地咒罵，「看她不會遭天雷打！」

良濟伯伯的臆測和元寶嬖嬖的咒詛，把大家引入一個迷惑的境地了。大甲嬖嬖的念頭既十分難於理解，銀花的行爲則更使他們感到憤慨。這樣一對婆媳，將會有着一個怎樣的結局呢？人心是不相通的，他們自然不會知道在那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給她們以無理性的凌辱後，不幸的婆媳倆會經陷入怎樣悽愴的境地；如果他們知道時，這時對大甲嬖嬖和銀花的譴責，就不至於這樣嚴酷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正當大家聚集在陶元寶家對那對不幸的婆媳作着嚴酷的議論時，在大甲嬖嬖家屋後面，那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爲了發洩自己的氣憤，向銀花房子的瓦肯和窗口，擲着巨大的石塊；而且，討厭小黑狗的汪汪吠叫，他又用一把鋒利的柴刀，挖去了牠的眼睛，又復砍斷了牠的後腿，把牠的屍體拋在屋前的池塘里。

三
八

大甲嬭嬭家小黑狗的不幸遭遇，在這山僻的蝦蟆村里，被看作一件大事，一時成爲衆人談論的中心。除掉專爲食肉而飼養的豬子和雞鴨，農民們對牲畜的感情，素來是很特殊的。在人們的記憶里，像牛犬那樣的牲畜的死亡，幾乎歷歷可數。牛給他們負犁，犬給他們守家，都是他們生活中難缺的東西。他們愛牛，但他們更愛犬；因爲牛還時常有買進賣出的交換，而犬則是他們終身的伴侶。尤其是，在他們眼睛里，犬是最講道義的，從幼小到老死，牠爲他們守着家門，忠心耿耿，永無倦怠。在蝦蟆村的歷史里，守家犬多是善終的，很少遭遇非命；萬一有那樣的事情發生時，將被認爲是全村人的不幸，將贏取全村人的惋惜。

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大甲嬭嬭家的小黑狗，那原爲大家所熟悉的小牲畜，竟然遭了壞人的毒手了。撇開一切對女主人的愛憎感情不說，單就那小小牲畜慘死的模樣而論，就足夠人們爲牠抱無窮的惋歎了。大家都知道殺害牠的人究竟是誰，也明白那小小牲畜遭難的原因；正由於這樣，便愈覺得小黑狗的喪生是一宗委屈。對人的憤恨爲什麼要發洩到牲畜的身上去呢？真是只有敢於當兵上前線的人，才會做出那樣喪天害理的兇惡行爲。在陶元寶家屋里，在大家發着關於小黑狗遭難的議論時，卽連素來和銀花站在對立地位，隨時不忘記對她施行攻擊的元寶

嬌嬌，也以一種不平的口吻，指責着那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銀花自然是一個敗壞風化的壞女人，一切懲罰都罪有應得，但小黑狗總是無罪的，爲什麼要把牠那樣殘酷地殺害呢？不論怎樣，單說動不動就使刀動槍的事情，總是十分不該和可怕的。

然而也並不是沒有例外。由於積累而成的宿恨舊怨，八月嫂在一切不利於敵人的事情上，都感到欣喜和安慰。大甲嬌嬌家小黑狗的遭難，在她心里所引起的，便完全是一種幸災樂禍的感情；因爲她並沒有想到那小小牲畜本身的無罪，牠既然是被那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殺死的，牠的遭難既然就是銀花的不幸，那麼她便有理由爲之興奮和激動。發現小黑狗屍體的當天上午，她立刻跑到碾屋的天井里去，最初，借着咒詛自己家里的小黃狗，不留情地嘲諷了敵人一頓；由於得不到反響，最後她終於大聲正面罵將起來了，她惡聲惡氣地罵着，使用着各色各樣的語句，不僅提到對方過去的不幸，甚至預言着將來更壞的結果。她的咒罵繼續到一個長時間，她覺得這一次自己是真正地將敵人壓倒，獲得充分的勝利了。

而在銀花那一面，在見到小黑狗屍體的那一瞬間起，她的全心靈都被一種深沉的絕望所充塞着了。銀花是最先發現小黑狗的遭遇的人，因爲在當天晚上，她會聽到過那小小牲畜最後的哀鳴。一連幾天晚上，那個從前線回來的兵士，在她房子的瓦背和窗口擲着石塊，而且在窗外對她拋投着威嚇。她並不懼怕他，她業已預知到自己應有的結局，她期待着那一天的來到。

自從那一晚上投水未遂以後，婆婆大甲嬸嬸便把自己的床搬到媳婦房里，看守着銀花，甚至連白天也不讓她出門。大甲嬸嬸不再嘮叨地勸慰着她了，只是默默地監視着她。在這對不幸的婆媳的家屋里，充滿着無聲的痛苦，甚至連飲食和呼吸，都含着無窮的悲酸。她們是真正無助的！當侮辱和損害在夜間也不肯放過她們時，只有小黑狗的吠叫爲可憐的女主人鳴着不平。然而，從一陣迫切的哀鳴里，銀花聽出損害加在那小小牲畜的身上了，她不顧一切的起身下床。但是，婆婆大甲嬸嬸阻止着她，流着眼淚，死死地拖着她的手。她通宵沒有合眼，第二天絕早，她奔出門去，看見地上的血跡，還有池塘邊小小牲畜殘缺的屍體；她並沒有長久注視，好像霎時間着了魔，她奔向屋子，目瞪口呆，完全失去了神志。是的，那個曾經吞沒過她的女兒的池塘，現在，在它的岸邊，拋擲着小黑狗的屍體，雖然浸在水里，卻全身顯現着。在那利那間，銀花覺得眼前被一層黑色蒙住了，一陣猛襲而來的絕望之情似乎把她勒住了……

不一刻後，八月嫂的咒罵和嘲諷便從隔壁破屋的天井里傳送過來了。然而，這樣的咒罵和嘲諷，完全引不起銀花的反應。可憐的人！整個世界都在她眼前崩塌了！生命的難堪，人間的殘酷，編織成一個緊密的網罟，而銀花，這時便完全跌入這樣的網罟里了！她還有什麼可計較的？咒罵和嘲諷怎麼還能引起她的反應？……

「死啦！都死啦！」她喃喃着，滿臉流着眼淚。

大甲嬌嬌也變成昏憤麻木了。最初一刻，她想到應該出去向人叢中咒罵一陣，而且她也開始出聲咒罵了。不過，她很快的便住了口，媳婦的神情使她心驚肉跳了，她頓時陷入極端的小脚無措的情況里。小黑狗果然被人謀害了！這樣一個簡單的意念，在她胸里凍結起來，簡直無法去清理這件事情的意義。她坐在媳婦前面，和媳婦一樣的，覺得整個世界都從自己眼前失去了，不復存在了。

整整兩天，婆媳兩人沒有出門。當大甲嬌嬌業已恢復自己的神志時，銀花的情意卻變得更加恍惚不清了。她不飲不食，晚上也幾乎不能安靜入睡；但也並不出聲哭泣，只是默默地坐着。她隆起的腹部，也不再強自掩飾了。顯然她是病了。從第三天起，她變成不省人事，而且開始喃喃自語。整日整夜，她用着曖昧的，不清不白的話語，彷彿和誰不斷地談着天。她的臉色發青，眼睛里忽然顯現出一種邪惡的光，她的表情也一變以前那種討人歡喜的溫順和矜持。有時，她提高聲音，如像在和誰爭辯着什麼；有時，她驚慌失色，如像面臨着什麼可怕的威脅。

大甲嬌嬌苦苦的守着她，幾乎一步一刻都沒有離開她。媳婦這種突然而來的病狀，使她感到極度的恐怖。她完全失掉了主意。她甚至忘記對媳婦說些安慰的話。當媳婦喃喃着時，她只是重覆地問道：

「銀花，你還認得我嗎？認得婆婆嗎？」

「死啦，」作媳婦的大聲回答，「都死啦！統統都死啦！」

「銀花，你看婆婆一眼呵！」大甲嬖嬖不安地加添着。

「你打人！你打人！」媳婦露出驚慌的表情，「你把我打死！你把我打死！……」

大甲嬖嬖不禁害怕起來了。於是，這不幸的老年婦人拉住媳婦的手，把她從臥房拖到廚房里去。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這樣做，她只簡單地意識到，這樣做或許可以使媳婦稍稍清醒。而銀花，也非常馴順地跟隨着婆婆，走到厨房里，坐在竈門下的小凳子上，停止嘮叨，茫然地望着，彷彿是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場所。

幾天之後，全村人便都知道銀花突發的病；而且，照例把它誇張渲染，附加上一些臆測和想像的成分，很快地形成一個可怕的神祕故事了。

三九

小甲叔叔和兒子陶八月，又一次的蒞臨大甲嬸嬸的家了。

自從大甲嬸嬸家的小黑狗遭人毒手，銀花突然發病之後，八月嫂便天大向公公和男人吵鬧，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大甲嬸嬸再不能不承認狗狗一肩（兼）兩挑（挑）的事情了。小甲叔叔雖然對媳婦的尖刻潑刺素來懷着不滿，不過也覺得這件事情不能再事拖延。不論怎樣，銀花的罪過總是不可饒恕的，作爲一個長輩，他不能容忍銀花當真像別人所說的去收「麒麟種」。尤其是，挑針線疋頭担子的紅鼻子老九帶來消息，說是人家日本人又從一個遼遠的地方打近來了，打到隣縣了，縣城里和鎮上都有些謠言，在蝦蟆村也不免受有影響。在這樣的亂世，一切事情能够早早料理清楚，總比拖延不決的好。陶八月的態度自然更爲躁急，一方面是女人的逼迫，另一方面是輿論的嘲弄，他堅決主張把那個敗壞名譽的淫婦趕將出去。現在，父子兩人便滿懷憤慨和決心，到大甲嬸嬸家來進行那業已重複過幾次的判談。

冬日的清晨，時間還很早。由於晚上的不能安睡，大甲嬸嬸起黑早的習慣業已打破，當小甲叔叔和陶八月蒞臨時，她剛剛起身，蓬頭垢臉，眼角邊凝着眼屎，日益深陷的兩頰有如兩片黑暗，渾身微微顫震，彷彿不能支持自己。

「大嫂，」一看見她的襤褸衰老，小甲叔叔的心便軟將下來，「早呵？」大甲嬌嬌怔怔的望着他們，在她那凝着眼屎的眼睛里，閃現着淚光。

「大嫂，」小甲叔叔自在一張凳上坐下，「今天我和八月來看看你，聽說銀花病啦，是嗎？」

「你們……你們來……」她吃吃着，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是呵，」小甲叔叔接着說，「我和八月來，大嫂，你是明白人，你看你自己的這把年紀，大哥過世也已經這樣久啦，總應該有個人燒燒香火——你想想看，又是這樣的亂世，聽說人家日本要「反」到我們這邊來啦——」

大甲嬌嬌木然不語，眼淚滲出眼眶，她拉過破舊的衣襟拭着。

「唉，」小甲叔叔嘆息着，在自己的旱煙管上裝着煙絲，「說起來呢，總之是葉葉歸枝，樹樹歸根——總之是一家人——我們都已經是聞到泥土氣的人啦，不要再心不死，再拖拖扯扯的——」

「爹，」兒子陶八月不耐煩的插嘴。

「你不要多嘴！」小甲叔叔阻止着他，「總之是你們年輕人貪圖了一張嘴！你們年輕人總之是喜歡多嘴！古話說得好，禍從口里出，多嘴總之是沒有好處！」接着又轉向大甲嬌嬌，「

大嫂，你是明白人，你心里一定雪樣亮，用不到我對你唱『勸世文』——今天我和八月來，便是爲了狗狗一肩（兼）兩挑（挑）——」

講到這裏，照例把話停住，小甲叔叔燃起煙，吸了幾口。

「大嫂，」看見大甲嬸嬸依然不回話，便又繼續道，「只要你說一句話，答應一句話！現在八月也在這裏，三對兩面的——」

「是的，只要大伯母說一句話，」陶八月也附和着。

彷彿他們父子兩人的言語，她沒有聽見，或者是聽見了沒有理解，大甲嬸嬸依舊默然無語，只是在她的表情上，顯露出一種悽苦的神色，而且眼淚也愈來愈多了。

「銀花的病可好了些？」爲了變換話題，小甲叔叔問道。

大甲嬸嬸搖頭，不住的拭着眼淚。

「我問你，」小甲叔叔追問道，「你打算把銀花怎麼辦呢？」

大甲嬸嬸以同樣的搖頭來回答他。

「大嫂！今天我要告訴你！銀花的事情你可要辦好！不提我們是一家人，就說蝦蟆村也沒有這樣的規矩！像你大嫂，大哥過世得早，半世守寡，村子里誰敢說你大嫂半句閒話？心正不怕壁斜呀！要不是村子敗落得快，怕不會給你豎貞節碑？我們家裏祖宗上代，都是清清白白，

不讓別人聞言閒語的，這是一家門風呀！如今銀花這樣招蜂惹蝶的，這樣擺着個大肚子出醜，你大嫂可不能再戴木眼鏡裝瞎子啦！

在以前，小甲叔叔從來不會對不幸的寡嫂發過這樣鋒利的言辭，他同情她，憐憫她，在一切事情上都願意對她讓步。但今天，他終於說着這樣的話了。不過，他立即發覺到自己的言辭過於鋒利，作爲掩飾，他有力地吸着旱煙，又復憂憂的敲着煙灰。

「唉，總之是一家人呀，」他重複地嘆息着。

自始至終，大甲嬌嬌沒有肯定的回答。對於狗狗「一肩兩挑」的事情，她原不想有什麼堅持；不過一聽見小甲叔叔提到銀花，她的偏袒之情便油然而生了。叫她怎麼辦？難道她能吧銀花趕出門去嗎？可是他們就這樣的逼迫着她！她還能說什麼話！這種內心的反抗，使她的表情更爲難看了。

年青人的陶八月終至不能忍耐了，他漲紅起臉，不顧父親的阻止，氣虎虎的對大甲嬌嬌掄白起來！

「大伯母，今天讓我八月也來講幾句話！是屎蓋不住臭，祖宗三代的名譽都敗光啦！你大伯母心里要放明白些，剝不開的敲得開，省得大家傷了上下輩面子！」

「我心里明白！八月，你來敲，你來敲。」大甲嬌嬌突然生氣起來，而且嗚咽出聲了……

這一場談判就這樣不愉快地結束了。這樣的結果，是小甲叔叔所沒有料到的，他以為過去的幾次嘗試雖然失敗，這一次總應該能夠得到一個好好的答覆。一出了大甲嬖嬖的門，在父子之間便爆發出一陣埋怨和爭吵。作兒子的認為小甲叔叔出言過於軟弱，而作爹的則把失敗的原因歸給兒子最後對大甲嬖嬖無理的搶白。而當他們回到家裏時，媳婦八月嫂便對父子兩人都咒罵了一通，甚至使小孩子狗狗也蒙受了一場來歷不明的委屈，被作娘的又一次地指着鼻子派作「小懦種」。

而在大甲嬖嬖家里，小甲叔叔和陶八月剛一離開，便來了吃長齋的庚午嬖嬖。這個善心的老婆子聽見銀花的病，便自動地來為她求福驅禍。她的來臨，正好投在大甲嬖嬖的需要上；尤其是銀花，見到庚午嬖嬖，竟然也變得神志清明些了。庚午嬖嬖答應給她們婆媳陰一千超生經，她只向她們取了很少的代價——她只接受了大甲嬖嬖的三升白米和一升豆子。

四十

村下首陶元寶家里，這時正聚集着很多人，大家擠坐在籐凳上和門檻上，亂哄哄的談論着。最初他們的話題安置在關於戰爭上面。自從紅鼻子老九給他們帶來了壞消息以後，村子里不斷地有謠言傳來，擾亂着他們原是十分平靜的心。他們對戰爭的發展茫然無知，不過都知道戰爭是一件危險可怕的事情，希望自己的村子能够避免這一場大劫難。這幾年來，他們業已爲抽丁徵糧以及各種捐稅徭役弄得十分憂慮窮困了，再不堪更大的災禍。如今聽說日本人又要打過來的消息，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不過他們也並不是全無依恃的，他們很欣幸自己村子的偏僻，他們把這叫做享的「山里福」，因爲壞消息的流傳業已不止一次了。

在關於戰爭的談論和推測里，他們幾乎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個可信的結論。對於抽丁、徵糧、以及各種捐稅徭役，他們吞咽着層出不窮的怨恨和憤怒；然而他們究竟是忍受慣了的，在談論着的時候，也只是徒然地發洩着各人的感受。很快的，話題改變了，銀花突發的病立刻集中起大家的興趣。當大甲孀孀家小黑狗遭人毒手時，人們曾對牠輸出過愧疚，認爲不論銀花怎樣不該，任意殺害守家狗的事情，總是可咒詛的。由於小黑狗的屈死，談論自然而然地干涉到銀花的行爲上去；而今她竟然病起來了，這中間一定有着什麼蹊蹺。在這種地方，恰巧是鄉里

聞人馳騁想像的機會。尤其是元寶嬾嬾，她把那天銀花大清早最初見到小黑狗屍體那一剎那間的情形，描繪得有聲有色，如像是自己所親經似的。這時，她就在向大家報告着：

「一報還一報呀，她那樣對不起他，你們想想他在陰間會不曉得的嗎？一定會曉得的！那天大清早，她剛一出門，還沒有看到小黑狗屍身，便見着自己那個男人，還有秀秀，爹女倆站在她面前——」

「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打斷了她的說話。

「有！當然有！怎麼會沒有呢？一定有！」元寶嬾嬾肯定地說，「這就叫做一報還一報呀，誰叫你這樣爲非作歹呢？他就算在陰間，也總還是你男人呀，你就敢這樣對不起他，叫他怎麼肯甘心呢？你們想想看，難道她不是陶家媳婦嗎？敢擺着個大肚子出全村人的醜！」

「真是豈有此理！」是場鼻狗山鵝鳴叫似的聲音。「我說，女人十個有九個半不是東西！——」

「總是你！」元寶嬾嬾阻止他往下說，「女人不是東西，你這種男人更不是東西！」

「好啦好啦，」另一個人插嘴，「元寶嬾嬾，你說下去，銀花她看見她男人——」

「是呀，她看見她男人和秀秀，爺女倆並排站在她前面，兩個人都對她裂開嘴大笑——」

「笑？爲什麼還要笑呢？」

「這就叫做陰陽不相通呀，」元寶嬌嬌說明着，「一個人死了，進了陰間，他便總是笑——自然有時也會哭——不過總是笑的時候多——」

「他沒有對她說話嗎？」

「沒有說！你叫他說什麼話呢？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總之，他是對她現了身啦，她的靈魂就給他拉去啦！」

從人叢之中發出歎息之聲了。大家誰也沒有去追究元寶嬌嬌說話的根據和真實性，因為這是銀花病源最好的解釋，自然是十分可信的，絲毫沒有懷疑的餘地。一個女人怎麼能够那樣肆無忌憚呢？報應和懲罰從不會饒恕罪人，即使男人業已去世，但對活着的妻子仍然有着權力。

「我女人說，小甲叔叔和八月爺兒倆，又向大甲嬌嬌去提了狗狗一肩（兼）兩挑（祧）的事情哩。」猪大耳朵開始說道。

「大甲嬌嬌回了話嗎？」

「我女人說，她老人家還是一個不回話哩，還是和前兩次一樣的不答應哩。」

猪大耳朵的說話，把陶元寶激怒起來了，他大聲地說：

「這就想不通啦！這樣不肯，那樣不依，賢慧媳婦的肚子快足月啦，看你大甲嬌嬌當真收下那個麒麟種！我們蝦蟆村可沒有這個規矩！」

「要大甲嬖嬖擺出章法來！真叫是，快足月哩！」有人附和着。

於是，突然之間，大家都義憤填膺地感到受辱了。

「只有八月那樣的瘟牲哩！他就不會趕她出去嗎？」

「有小甲叔叔呢。再說，大甲嬖嬖也總之是長輩呀，那里由得他作主！」

「真是的，全村的名譽都給她敗了哩。」

那個不幸的女人集中起幾乎全體的憤怒了，大家都對她儘情地拋擲着咒詛和責罵。不管小甲叔叔怎樣的容忍，也不管陶八月怎樣的懦弱，既然是有關全村名譽的事，大家都不能袖手坐視，都有加以咒詛責罵的權利和義務。

「是呀，我們總不能頂着這個惡名聲呀，」元寶嬖嬖推波助浪着。

接着，陶元寶便提出他的建議：

「我們大家要推一個人，我們要推他去和大甲嬖嬖說一個清白，我們要告訴她，我們蝦蟆村可沒有這種規矩！」

這個建議立刻為大家所贊同了，同時便有人提出良濟伯伯的名字，認為只有他老成持重，才能擔負這個衆人所付託的使命。

「你們暫且不要火性子，」許久未曾發言的良濟伯伯，終於說話了，「要我去說話呢，我

是會去說的。大甲嬖嬖不是一個不明理的人，我們想得到的，她那里會想不到？啞巴生瘰疾，寒熱自家知，她也有她說不出的苦處！肚子大在那里啦，難道你能用鋤頭挖它出來？比不上兩月三月的，一把草藥就濟得了事，如今是快足月啦！你們說，大甲嬖嬖總不好拏刀殺了她呀！——」

「不好趕她出去嗎？」

「趕她出去？趕到那里去！再說呢，她又犯着那樣不明不白的病症！大甲嬖嬖那里會沒有她的想頭！」

良濟伯伯的說話，使大家靜默起來了。他們並不完全同意他這種寬容的態度，在這陣靜默里，孕育着一種不滿和反抗的情緒。

「你們知道茂虎子那里去啦？」有人突然想到那個業已從村子里絕跡的兵士。

「誰知道！聽說到縣城里去啦！」

「到縣城里去做什麼呢？」陶元寶問。

「做什麼！他還能做什麼！」良濟伯伯沒好聲氣地回答，「蒼蠅找糞缸，老鼠鑽穀倉，你們還怕他會麻雀變鳳凰，飛上天去不成！」

這老年人的氣憤，顯然是生於對大甲嬖嬖婆媳倆的同情和憐憫。那從前線回來的兵士，原

是一顆難惹的沒皮果子，誰也對他沒有好感。銀花的該受懲罰，並不能減少人們對他的憎惡；相反地，他的殺害大甲嬖嬖家小黑狗，即使是極端不滿銀花那種喪廉鮮恥的行爲，在這件事情上，大家也仍然有過公正的評論的。就是這時候的提起他，也決沒有利用他的胡作亂爲來對銀花作幸災樂禍的意思。現在看見良濟伯伯這種憤慨態度，人們便重新靜默了，覺得對於這樣一個敢於無惡不作的人，還是不要在他身上多費口舌的好。所以當他們又復談起話時，原來的線索業經中斷，話題便轉移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四一

一連幾天的陰雨天氣，在這山謬里，時序業已過了冬至，開始着嚴酷的寒冷了。

由於霜雪的降臨，村前田野間，蕎麥早經刈割，紅薯也收挖殆盡，點綴着這小小盤地的，只有那越年生長的麥苗，以及傍依田壩的菜畦。村後蝦蟆岡上，大部分的樹木都已彫落，雖還剩着少數的冬青松柏，也顯得十分頹唐寂寥。整個大地，業已進入冬眠狀態，失掉了蓬勃的生意和繁富的色彩。這原屬一年中間的農閒季節，是農民們攜帶「火籠」，看守家屋的時期。然而，就在這樣的日子裡，風聲越來越緊，說是日本人正在距離這山村不上三天路程的地方進兵，連八里路外的鎮上也業已開到一批防守的軍隊，而山口外的狼尾莊，則竟然又在徵集壯丁和軍糧了。在蝦蟆村，雖說居民們都持有一種模糊的信念，認為日本人的進兵，決計不會進到這樣的山僻之中來的；然而恐慌和憂慮仍屬難免，鄉保長們的勒索不用說了，軍隊的騷擾更將不可想像。村子衰敗已甚，住民們很少能有餘糧，實在再經受不起什麼災禍了。

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慌和憂慮，和大甲嬭嬭家是完全無關的。在這對不幸的婆媳的家裏，業已充滿着痛苦，再也沒有容納新的愁慮的餘地。在這些日子裡，庚午嬭嬭曾經不止一次地到大甲嬭嬭家里來。不愧是蝦蟆村最善良的一副心腸，這吃長齋的老婆子，眼淚汪汪地勸慰

着幾被痛苦所掩沒的婆媳倆，一遍又一遍的，完全不嫌厭煩，也不計效果。她的勸慰，對大甲嬌嬌和銀花兩人，並不是沒有用的；由於她的溫情，大甲嬌嬌又復照料起久被忽略的豬子和雞羣，而銀花，竟也稍稍恢復錯亂的神志，不分晝夜的喃喃自語業已停歇，卻重新流着眼淚，沉溺在深遽的悽楚之中了。

晝夜交替着，對於銀花，每一剎那的過去都是異常難堪的。她雖是一個飽經患難的，倔強的人，但臨到這樣的關頭，也完全無法安置自己了。如像一個刑期將近的人，她只能等待着那最後一刻的來到。當神志稍稍清醒的時候，她便以一種祈求寬恕的眼光，望着在屋子裏蹣跚走動的婆婆。她的胸口塞滿着酸苦無告的情緒。她願意自己即刻死去，從此和這個如此酷待她的世界永別。

「媽……」她想對婆婆說句什麼話。

大甲嬌嬌怔怔的望着她，在老人渾濁不清的眼睛里，傳達出一種恐怖的神情。

婆婆的面容，使她把原想說出口來的話，重新吞咽回去。婆婆業已够可憐了，她再不能對她說那樣的話。她希望在自己死去之後，那冥冥之中的主宰者，能够允許她有一個報答婆婆的恩典的機會。

「就是變雞變狗也是好的，」她在心里作着決定。

然而，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迫害還是不能饒恕她們。一天下午，小甲叔叔父子兩人又一次的蒞臨。這天小甲叔叔很少開口，卻放任着兒子陶八月的大聲咆哮。彷彿是存心來大伯母家從事爭吵的，這粗獷自大的年青人對大甲嬸嬸說了很多無理的話，而且對銀花作着種種恫嚇。大甲嬸嬸完全失落在生氣和驚愕之中了，沒有回答他一句話。最後還是小甲叔叔阻止住他，悻悻的離去了。

在小甲叔叔父子兩人剛一進門的時候，銀花便躲在自己的房子里。她再沒有面目出去見人了。如果在以前，她決不能讓婆婆獨自一人去承受陶八月的無理，但現在，她卻只有吞聲飲泣的份兒了……

當婆婆眼淚汪汪的回到房里來時，作媳婦的迎着她，說：

「媽，你還是答應了他們罷！」

「答應他們？」大甲嬸嬸倔強地回答，「我偏不答應！我要讓他們來敲！」

「媽，還是答應罷，用不着爲了我的緣故……」

銀花的說話，使得作婆婆的大爲不解了。自己的拒絕他們，完全是爲了她一個人——只要自己在這世界上生存一天，就必須庇護她一天。至於將會招來怎樣的結果，從來就未曾去想像過。一切聽憑着上蒼的安排！要來的就讓它自然來到！然而今天媳婦的態度顯然有着奇異的改

變了，從媳婦的神情里，大甲嬸嬸看出一種可怕的東西。

「銀花，只有都聽天由命呵！」她告訴她。

「媽，」媳婦順從地回答，「是的，聽天由命……只有聽天由命……」

從隔壁碾屋天井里，又復傳來八月嫂刻毒的咒詛聲了。近些日子來，幾乎每天早晨，八月嫂總要對那失敗了的敵人，作一番勝利的示威。現在，她是更加振振有辭了。敵人既是無抵抗的，正當自己施顯身手的機會，她決不願意輕易放過。但在這時，她是真正氣憤着的。對於公公和男人的懦弱無用，她抱着無窮的不滿；作爲補償，她唯一的辦法便是到碾屋天井里來，給敵人以毒咒。她剷刮出所有用於罵詈的言辭，比以前每一次更惡辣，更不留情，她盡性地拍手蹀脚的咒詛着，甚至使用着非常穢褻的語句，作着諷刺和嘲弄。

這天晚上，和往常一樣，大甲嬸嬸於收拾了廚房和豬食之後，便和媳婦到臥房里來。在吃晚餐時，銀花的食量非常少，不過神情還好，和婆婆說了很多話。婆媳兩人談到豬子，談到農事，談到糧食，也談到保甲長的捐稅和攤派，甚至還談到言之過早的關於年節的準備。這種對於日常生活的關心，在這些日子里，是業已完全被疏忽了的；如今重新談着時，彷彿是談着別人的事情，有着一種生疏隔膜的感覺。

到了臥房里，依然繼續着適才的談話。不過，很快地，大甲嬌嬌便入睡了。很久沒有像今天晚上這樣易於入睡，感謝上蒼的仁慈，這會好像憂慮暫時離開了她，關於家常的談話，使她獲得了片刻的安謐。

然而媳婦銀花卻是清醒着的，完全沒有睡意。她輕輕喚了婆婆幾聲，知道婆婆業已入睡，眼淚便迅速地湧上她的眼眶。她睜大着眼睛，四週是濃厚的黑暗，而且異常寂靜。眼淚滲出眼角，沿着顴骨，流入耳邊的鬢髮。一種要出聲哭泣的衝動，在她心胸里激烈地走動。她竭力壓制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吞噬着淚水。她的雙手撫着自己的肚子，它是隆起得這樣高，里面的「孽障」正在有力地動彈，彷彿對她的決心作着抗議，彷彿要撞破障礙爭取自己生存的權利。「無頭孕……」八月嫂的咒詛聲在她耳膜上響着。她捏緊拳頭，不過隨即鬆開，卻抓住棉被的一角。

「牛二坤……牛二坤……」

她在心里叫喊着。他去了，一去就不再回來。他現在在那里？可還記得她？……眼淚更多地湧出，而且有聲地滴落在枕頭的席子上。她在破碎不全的回憶里浮沉着。可憐的媽，暴躁的爸，不幸的男人以及死於非命的女兒……一一在她的回憶里出現，又復一一的消逝。……

「秀秀！秀秀！」始終固執地黏貼在她眼前的，是女兒的面貌和身影，恍惚之間，她看見

就在自己的床前，和自己距離得那麼近，那里站着女兒，渾身赤裸，頭髮淋着水滴，嘴角邊滲出着淡紫色的血……「媽！」她聽見她在叫喊，在咧開嘴微笑，在對她作着撒嬌的姿態（這早熟的女孩子慣常在老祖母和母親面前這樣做）……「秀秀！你來啦！」她不禁失聲地呼喚出來，但遂即清醒過來，女兒的幻影頓告消失，眼淚又復奪眶而出……

「媽！媽！」在支坐起身子以前，她輕聲喊道。

沒有回答，婆婆大甲嬸孀顯然睡着了……一陣不可遏制的酸楚之情，非常劇烈地湧上心頭……她實在是不願意的，她對這世界並不是沒有留戀的，然而她只能這樣了，再沒有別的路可走。她曾經千百次考慮過，在她眼前一片黑暗，她沒有看見一絲一毫的光亮。這是命！庚午嬸孀的話是不錯的，一切全屬命定！……嘆嘆嘆，彷彿是從窗外傳來的聲音。「無頭孕……」她又聽見八月嫂的咒詛聲。肚子裏的「擊障」又復一陣動彈。她咬緊自己的牙齒，在黑暗中作了一個猙獰的表情，迅速支坐起身子……

「銀花……聽天由命……」

大甲嬸孀在作着嚙譴，而且還間歇地磨動着牙齒，發出深長的歎息。

「媽！媽！」銀花輕聲呼喚，同時下床，渾身顫發。

眼淚泉湧似的從眼眶流出，她更緊地咬着牙齒，坐回床沿。「只有這樣！只有這樣！」她

在心里說着，於是，突然地，她站起身，輕輕摸到門邊，開了門，走出了房子……她手腳失措，神志陷入昏亂……在黑暗之中，如像有人牽着牠，拉着牠，推着牠……

「媽！下世變豬變狗！……」她呼喚着。

這時她業已下了天井，開開大門。

大門外面，一片濃黑。夜風吹着。只穿着單衣，在下床時她竟沒有披上棉襖。她忘記了寒冷，忘記了一切。她踣跌倒了，但即爬將起來……

艱辛的掙扎！……她到了池塘旁邊，重又踣跌倒了。眼睛崩決似的湧出眼睛，她哭泣着。她環顧着四週，她看見了一切，但又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一片濃厚的黑暗。嘆嘆嘆，一種神祕的聲音，從池塘對面發出……啊！她看見了，她看見女兒秀秀站在黑暗的池塘里，渾身赤裸着，嘴角邊滲出着淡紫色的血，臉上浮現着微笑……

「秀秀！秀秀！」

她呼喚着，張開雙臂作着擁抱的姿勢，向前面奔跳過去……

四二一

一個月過去了，年節快到了……

在這一個月里，平靜的蝦蟆村曾經發生過一場巨大的激盪。當戰爭情勢最危急的時候，日本兵曾經一度佔領了縣城。離蝦蟆村八里路外的鎮上和山口的狼尾莊里，都會經到臨過很多潰敗的軍隊，還有縣城以及縣城附近的難民，甚至連蝦蟆村也運到了不少富戶們的食糧，受到了搶奪劫掠的威脅。然而，日本兵很快地便退去了，不上十天，情勢便緩和下來，平靜便恢復過來了。

畢竟是僻遠的山村！正當戰爭情勢十分緊急時，銀花的悲劇發生了。不消說，這事情給了自己的關心。即使只有十來戶人家，在蝦蟆村，對於銀花這種結局的反應，也是多種多樣的。作爲死者最大敵人的八月嫂，由於平日所積累的怨恨，在聽到銀花投水的消息的最初一刻，她是會經懷過欣喜之情的：一個壞人，理應得到這樣的壞下場；但當她擠在人叢中間，看見了死者可怕地膨漲着的屍體之後，他的眼睛也不禁變成潮潤了……而經常地聚集在陶元寶家，對死者作着種種苛刻的評論的人們，例如塌鼻狗，他簡直小孩子似的哭起來了，並且也是冒着嚴冬

的寒冷，下水打撈屍體的一個人。豬大耳朵也是的。陶元寶夫婦，還曾經幫助過大甲孀婦很多的忙，爲這完全昏了的老人做了很多事情。至於陶八月，在聽到這消息的當時，就和女人爭吵了一場，認爲銀花是她逼死的，至少她負有責任，甚至要她去抵償死者的命……

死是人生最大的解脫，活着時受盡酷待的銀花，這時便得到人們充分的寬恕了。

於衆人的幫助里，把死者草草地安葬之後，在陶元寶家屋中的夜談，一連幾天，人們的評論集中在這件事變上。對於蝦蟆村的居民們，雖然戰爭進行在數十里外，也彷彿十分遼遠；而銀花不幸的結局，才是發生在眼前的事實。在大家的評論里，都儘量發挖着死者生前的美德；即使略有微辭，也莫不出之於惋惜的口吻。不論怎樣，這總之是一個爲蝦蟆村歷史中所罕見的巨變，任何人都不應該再存絲毫幸災樂禍的心里。就連元寶孀婦吧，也不止一次地稱譽着死者，誠心誠意地承認她是一個出色的女人。塌鼻狗也不再詆罵女人不是東西了，人們甚至沒有把他對銀花的哭泣當作嘲弄的材料。而良濟伯伯，在給年青人追敘着蝦蟆村歷來非常稀少的幾次類似的事變之後，便開始慨歎起日亟的世變來了。世界的齷齪，乾淨；戰爭的不可思議，官廳的貪婪胡塗，鄉保長的寡廉鮮恥，一切都使他憤懣，使他痛恨。對於銀花的死，他所有的不僅是同情的憐憫，更是悲憤和恚怒。他尤其是不肯寬宥那從前線回來的兵士，那樣胡作妄爲的人，在過去的蝦蟆村是沒有的；而且，那樣可怕的罪行，也不應該得到衆人的饒恕……

「變啦！什麼都變啦！」他歎息着。

終於，戰爭的緊急情勢過去了，到了年節邊了。人們從村後蝦蟆岡上砍下松柏長青的枝葉，從鎮上採辦來紅燈和鞭炮，家家戶戶洗滌着桌凳，宰殺着鷄鴨，都在忙碌着祝福的準備了。平靜的蝦蟆村，彷彿重新恢復到原來生活的軌道，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然而，有一天晚上，塌鼻狗忽然氣喘不迭地奔到陶元寶家中來，臉色蒼白，手脚失措，吃吃地說是在村前池塘邊碰見了銀花。披着長髮，穿着單衣，七孔流血，她在黑暗中無聲地走着，輕輕的哭泣着，同時呼喚着自己的名字。這可驚的消息，使得當時聚集在陶元寶家的幾個從事閒談的人毛骨悚然了。尤其是平日多說了銀花壞話的元寶孀孀，便覺得死者冤魂的出現，乃是爲了對仇家的報復，於是力主男人應該在年節以前，到銀花的黃土墳上去燒一次香紙。而且，從那天晚上起，人們便經常地聽見夜間有冤魂呼屈的聲音了。

塌鼻狗當真碰見銀花了嗎？他沒有錯誤嗎？他自己言之鑿鑿，人們也就深信不疑。根據鄉里間的常識，凡是死於非命的人，冤魂不散，塌鼻狗的遭遇，完全沒有置疑的餘地。然而，實際的情形是，塌鼻狗所遇見的，卻是另外一個人，是大甲孀孀。自從銀花投水自盡以後，這不幸的老人完全陷入昏憤的境地了。白天，她躲在自己的床上，人們無從知道她是怎樣過活的，她在做些什麼事情；晚上，她便出了屋門，在池塘旁邊來回地走着，輕聲呼喚着媳婦的名字。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她這樣做有什麼意義？誰知道？誰能知道？……

過了年節，小甲叔叔和兒子陶八月央請了幾個親戚和族衆，和大甲孀孀商談狗狗一肩（兼）兩挑（挑）的事情。這一次，大甲孀孀立刻依從了，什麼異議的話也沒有說。不過，這件事情的終能順利地得到完滿結果，並不能使小甲叔叔有絲毫的滿足或快意。他是一個飽經生活的艱辛的人，他老了，銀花的慘死更增加着心境的淒涼。在開春後的溫暖的陽光里，他總是坐在屋前的矮凳上，默默無言，鼻子抵住兩膝，齒齦間夾着一枝旱煙管，全身彷彿結成一團憂傷。而當他在村路上走動着時，他便低垂着頭，滿臉愁容，跨着遲滯的步子，好像受了傷殘的大地的悲哀，拖累着他的腳，重壓着他的背，使得他拾不起眼來了。

在蝦蟆村所有的人們之中，真正應該感到喜悅的，仍然是八月嫂。雖然她也變得沉默些了，雖然她不再在公公和男人面前說銀花的壞話，雖然她始終對死者負着罪疚，竟至黃昏以後，便不敢到碾屋里去，但她還是十分滿足於自己的命運的，因爲在她的肚子里，業已懷着孕了，而且她深信這一定又是一個男胎。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九四七年二月脫稿於福州龍山巷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行發有續書新·種八十出已

(基本價)

- 1 現代美國文藝思潮 卡靜作·馮亦代譯(文學批評) 9.10
A. Kazin: On Native Ground(上下二冊)
- 2 海上歷險記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長篇小說) 3.40
Edgar A. Poe: 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
- 3 密西失比河上 馬克吐溫作·畢樹棠譯 (長篇小說) 6.00
Mark Twain: 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上下二冊)
- 4 珍妮小傳 德萊塞作·朱葆光譯……(長篇小說) 6.20
Theodore Drieser: Jennie Gerhardt
- 5 康波勒托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長篇小說) 2.60
Ernest Hemingway: Caporato
- 6 漂亮女人 陶樂賽·派克等作·羅穆南譯(短篇小說) 3.00
Anthology of American Short Stories
- 7 愛倫坡故事集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短篇小說) 2.80
Edgar A. Poe: Selected Tales of Poe
- 8 溫士堡·俄亥俄 安德森作·吳岩譯……(短篇小說) 3.70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 9 在我們的時代裏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2.00
Ernest Hemingway: In Our Time
- 10 沒有女人的男人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2.20
Ernest Hemingway: Men Without Women
- 11 華爾 騰梭譯作·徐遲譯……(散文) 4.80
David H. Thoreau: Walden
- 12 現代美國詩歌 各案名作·袁水拍譯……(詩) 3.40
Anthology of American Poetry
- 13 草葉集 惠特曼作·高寒譯……(詩) 5.20
W. Whitman: The Leaves of Grass
- 14 朗費羅詩選 朗費羅作·簡企之譯……(詩) 2.90
H. W. Longfellow: Selected Poems
- 15 悲悼 奧尼爾作·荒蕪譯……(戲劇) 3.50
Eugene O'Neill: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 16 傳記 勃爾曼作·石華父譯……(戲劇) 2.90
S. N. Berhman: Biography
- 17 林肯在依利諾州 夏爾烏特作·袁俊譯……(戲劇) 2.90
R. Sherwood: Abraham Lincoln in Illinois
- 18 人生一世 薩洛揚作·洪深譯……(戲劇) 2.40
W. Saroyan: The Time of Your Life

售出價實數倍市門司公本按價基列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299B

2,5,17



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